

NOW!
THE FIRST
COMPLET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

ALL THE FACTS
ABOUT THE CHANGING
OF SEX THROUGH
HORMONES AND SURGERY.

HARRY BENJAMIN, M.D.

Including:
Case histories,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surgery
plus

**24 pages of photographs,
some previously available
only to physicians.**



作者：哈里·本杰明（Harry Benjamin）

译者：San若梦

编辑&校对：瑟诺（aka. SirnoChan）

中文译本编者序

瑟诺

这是一本出版于1966年，由医学领域的专家编写的关于跨性别群体比较全面的早期严肃科普著作。尽管20世纪60年代距离现在看起来很遥远，但书中所述的很多东西仍未过时，可以看作现在跨性别者之间流行的共识的雏形。初次看到这些如此进步的东西可能会让人惊喜，甚至比中国大陆的精神科医生普遍要更加进步，比如书中对不同方面性别的分类，将性别分为解剖性别、法定性别、产房性别（类似于指派性别）、内分泌性别，以及最重要的心理性别；书中把变性欲者和易装欲者分到同一个程度不同的标度里面，显现出一个跨性别光谱的雏形；书中肯定了HRT的必要性，认为HRT是手术之前进行过渡以及检验变性欲倾向的手段，其中所述的HRT药物其中还有一款还在较为广泛地使用（Estradiol Valerate，EV，注射用戊酸雌二醇），并预言了透皮吸收制剂的可能性；书中介绍的SRS术式现在也很常用，即阴茎皮翻转和肠道成形；本书不仅叙述了比较受大众关注的女性倾向跨性别者，还涵盖了男性倾向的跨性别者的案例与分析。

书中有一些看法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且偏向于医本主义。书的标题使用的即是*transsexual*一词，一般译为「变性人」，来代指那些「想要改变性别」的人，也就是现在说的跨性别者（*transgender*），本书译者统一称为「易性欲者」。本书的性向标度和案例描述中的性别焦虑必须用下体手术改变的跨性别者是异性恋取向的，并认为这种程度的跨性别者的指派性别男女比是3: 1。而且本书作者尚未有尊重性别认同称呼患者的明确意识，仅仅比较勉强地用心理性别对应的代词称呼术后的患者。但编者相信读者能感受到作者对跨性别者这一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爱。尤其是在那个依旧保守的年代，这种关爱显得更加可贵。

本书译者将*transsexual*译为「变性欲者」，但编者想到，仅从字面意义来看，这个词和我们熟悉的另一个在医院精神科常常看到的词「易性症」患者，几乎是等同的。对于本书而言，对照原文的这种翻译是比较合适的，译者写了一些自己的想法，附于本文之后。编者也坚持这样「不友好」的翻译，并认为可以赶走一批过于热衷于文字上的政治正确的人，本书的内容也并不全是对跨性别者有利的内容，由此也作为一种预警。

书中所描写的年代是美国对跨性别者普遍保守的年代，但恰巧很多情况是与现在的中国大陆类似的，相信处于此时此地的读者也能共情到文中的跨性别者生活之艰难。作者也考虑了一些同样会被中国大陆精神科医生和大众提及的问题，并予以反驳，包括同性恋、易装癖与变性欲的区别，童年经历、精神分析的阉割和同性恋幻想（当时美国心理学很盛行精神分析流派）作为动机的解释，以及使用顺应心理性别之外的方法治疗变性欲者，读者可以作为充实自己理论的武器库。有趣的是，书中的案例中提及多个男性变性欲者为了「矫正」自己而从军的经历，但结果是军旅生涯并不能扭转他们的变性欲倾向，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为了扭转自己从军但失败的例子，甚至早期几例都出身自军队体系。书末的一个案例中也透露出一种类似于「脱跨入顺」的想法，变性手术如此成功以至于不会看出曾经做过手术，当事人也倾向于不把自己的经历向术后伴侣以及外人讲述。另外，当时美国的法律对易装者在公共场合下的严格之甚显然要大幅领先于我国，而精神科医生普遍的对跨性别者的不友好、限于资金变性手术很多要出国匆匆完成，以及在术后修改到新身份存在困难，也与我国现状类似。

这种情况下的经历具象化，将在相对保守的环境下的跨性别者的处境和心态较为完整地进行了叙述，而

这样翔实的叙述要比社交媒体上的只言片语更加丰满也更有力量，目前中文圈似乎也有类似的项目（华语跨性别口述史，但因为某次著名的内斗没有公开的文章）。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可以引起共鸣的困难：父母亲戚为了避免社会压力把当事人的幸福放在次位，和法定伴侣没有性生活且互相欺压，医生普遍不合职业道德的不友好或者通过了精神科的严厉审视但被保守势力粗暴地拒绝手术并损失时间与金钱，经济上的困难，着异性服装出入公共场合而导致被捕和在男监被监禁的风险。而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周到的自述，也充满着感染力，也许也能帮助类似处境的人去表达自己。

书中并没有像中国大陆的医生那样轻视易装欲者，易装欲者并不全是因为满足性兴奋才选择易装的，而且是可以过渡到轻度的变性欲者的，并且有可能因为法律原因选择变性，而且他认为不应该也不可能扭转易装欲者。书中描写了持续至今且不分国界的变性欲者恶劣的习性，如酗酒、嗑药、情绪敏感、自我中心、思维幼稚、自杀自残，以及用卖淫来证明自己的性别认同并积攒手术的费用。

最后，本书的一个目的是，证明变性欲者可以在变性手术之后以其期待的性别生活，书中的案例大部分都对变性手术的效果很满意，术前的阴霾被一扫而空，而且患者可以不被发现异常地结婚和工作。编者怀疑是因为成年白人的面相都比较有棱角，骨架也大，白幼瘦审美不是唯一主流所以两性之间差异不是太大。

本书有一些落后于时代的部分，关于这些请读者仅作为历史参考。书中推荐的HRT用药，除了注射用的戊酸雌二醇之外，十一酸雌二醇虽然以间隔长而成为传说中的药物，但对肝脏不好，而口服用药中的乙芪酚、炔雌醇、普瑞马林也都有相当的风险。把雌激素药膏涂在乳房上使乳房变大的做法会提高乳腺癌的风险。关于手术的效果，现在虽然采用的术式是类似的，但各方面都有所提高，男性倾向跨性别者的手术虽然复杂，但可以植入假体，从而有一个可以勃起的阴茎，而女性倾向跨性别者的手术质量也提高了，虽然还是要扩张，但失败的概率应该比文中所述少一些，而且可以用龟头组织做比较逼真的阴蒂成形。

简单介绍一下作者吧，哈里·本杰明（Harry Benjamin）是一名来自美国的德裔内分泌学家和性学家，在临床帮助了很多跨性别者。在1948年，他开始参与到对跨性别者的治疗，并在治疗中大胆引入了性激素，其后他接诊了几百名患者，并受到了积极的评价。1979年，哈里·本杰明国际性别焦虑协会以他的名义成立，并在之后更名为著名的世界跨性别者健康协会（WPATH）。

无论如何，很高兴能看到本书有汉化，因此编者才得以能了解这本年代久远，但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著作，并以合理的时间消耗进行整理。原译文以带文字的图片形式在知乎上发表，由于原文是连载形式，不方便阅读和流传，于是有了自行排版为pdf的想法，编者从一个网上流传的电子档中补充了参考文献和图集的部分。

在编辑中本人所做的工作，一是将文章按纸质书的标准大致进行排版，把分多篇连载的同一章的内容接续起来；二是对一些原文使用的特别格式导致的难以阅读的英文人名（尤其是在脚注中）进行初步的梳理，以便分辨出不同的人名；三是对一些翻译腔进行了修饰；四是替换了一些少用的汉语词汇用法。

为了让本书从图片转为文字，编者使用了OCR技术，缺点是识别率有限以及不能自动分段，引入了一些新的错别字，并加大了工作量。在编辑过程中已进行了一些校对，奈何时间仓促，可能仍有遗留。编者使用的排版软件效率堪忧，也有可能是编者使用方法不对，对中英混排支持不太好，总之编者希望有一个更有力的排版手段。加上编者并非纸质书排版的专业人员或高阶爱好者，本书的版式可能存在很多小错误。

虽然编者对所谓「真正的跨性别者是异性恋」这个说法并不感冒，但在进行本电子图书的编辑过程中，社会身份仍然是90%男性的自认为非二元的编者去了一趟精神科，并多多少少因为：1. 单恋对象是指派男性；2. MMPI的MF分值超过60分，因而在没有过多叙述的情况下初诊开到了「部分易性症」的诊断。编者看来也是被医本主义和刻板印象所偏袒的一分子，加上总觉得自己还是很男性化，而且并不是特别的排斥，这样反而让编者有些惴惴不安。编者之前一直对中推上「跨性别女同」的泛滥感到疑惑，但到完稿的时间段，编者这个「90%的女性恋」，在把自身放置于社会结构之中时，也终于在浪漫取向上对更广泛的男性翻车了。是的，他妈的竟然真的翻车了，虽然编者的单恋对象这之前就认识了（而且所谓「单恋」绝不是我一个人又在意淫）。不过编者仍然不相信这么多跨子都有相当的反思性，是必须动医学手段才能解决的编者现在也成为了不相信心理性别存在的一员，但编者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浸淫于社会太久，已经没有办法不按表观性别对应的生理性别来要求自己，所以所谓的transition还要大搞特搞。（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让我把自己严苛对待的世界的！）总之，编者相信这本书应该不会有太多人看的，所以就在这里自由一点。读者如果有问题，可以发邮件到sirnochanchan@hourai.xyz。

关于【变性欲】一词译法之我见

译者@San若梦

对笔者所译长篇科普著作《变性现象》，曾有网友对【变性欲】一词的译法提出质疑，认为是“污名化误导性词语”，更公认的应该是【跨性别者】。为此我专门翻译了来自【性别光谱-Gender Spectrum】网页的这篇短文《性别的语言》，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及看法。

先把文中与此问题相关的两个条目的英文原文及我的译文附上，供大家对照、检验：

【Transgender - Sometimes this term is used broadly as an umbrella term to describe anyone whose gender identity differs from their assigned birth sex. It is also used more narrowly as a gender identity that reflects a binary gender identity that is “opposite” or “across from” the sex they were assigned at birth. —跨性别者/变性欲者（Transgender） - 这个术语有时候大体上被用作一个综合性术语，用于描述所有那些其性别认定与出生时被指定性别不同的人（此时中译【跨性别者】被较普遍接受 - 译者注）。它同时也被更为狭义地用于一种反映二元化性别认定 - 与出生时被指定性别“相反”或“在另一边” - 的性别认定（此时中译为【变性欲/变性欲者】更为适宜 - 译者注）。】

【Transsexuals - An older term that originated in the 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mmunities. Still preferred by some people who have permanently changed, or seek to change, their bodies through medical interven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hormones and/or surgeries. Unlike transgender, transsexual is not an umbrella term. Many transgender people do not identify as transsexual and prefer the word transgender. —变性欲者（Transsexuals） - 一个源于医学及心理学领域的更旧时的术语。有一些已经永久地改变了或是正在寻求改变他们的身体 - 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激素及/或手术等医学干预 - 的人们仍然更倾向于此术语。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不同的是，变性欲者（transsexual）并非一个综合性术语，许多跨性别的人们（transgender）并不认定为变性欲者（transsexual），而是更倾向于跨性别者（transgender）一词。】

如上第一条目所示，在现今的英语世界里【transgender】一词的用法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广义层面上的中译【跨性别者】目前似乎已约定俗成，我个人虽然不喜欢此译法，但既然其已被较普遍接受，那我也如是采用。

狭义层面上的译法我采用的是【变性欲者】，它包括在跨性别者这一广义概念中，是这个涵盖很广的性别光谱上最为极端的一条谱线。处于其上的这一群体，他/她们的核心认定就是改变性别：男变女或女变男，而【变性欲/变性欲者】的译法最为准确地表达出该群体的核心属性。

在此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变性欲/变性欲者】含任何贬义，它是一个描述客观状态的中性词，与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等等描述客观存在的性取向状态的词汇一样，都属中性词。

最后回到我所译的这本科普著作《变性现象》上来。这本书初版于距今已逾半个世纪的1966年，书名所用的【transsexual】一词为著作者本杰明医生首创并于英语世界里流传开来，至今仍然在用。如上第二词条所述，它的含义及涵盖范围与【transgender】的狭义用法基本等同，即特指那些以改变自身性别为核心诉求的人们；通览全书，著作者虽然用了相当的篇幅论及此一涵盖广泛的现象里六种程度不同的类别（参见第二章性向标度的图表），但书名【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所特指的显然仅限于该标度上的第V、第VI类别，即真正的变性欲者。

所以我最终选择的是《变性现象》而非别的哪种译法，因为相信这是最合乎逻辑、也最符合原著者本杰明医生原笔原意的译法。

不过《性别的语言》开篇那句话说得很好——“从澄清我们是怎样使用不同的术语而非断言它们代表着这些术语最终或唯一的定义开始。”——这篇短文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阐明选择【变性欲】这一译法的思路，澄清可能造成的一些误解。

一家之言，供大家参考。

献给我的妻子，格雷琴。

我一生的伴侣及灵感的来源。

感谢她的洞察力、耐心以及永无衰竭的奉献，我才可能把那么多时间用于本书的准备上，而那些时间原本都是属于她的。

——哈里·本杰明

目录

前言及鸣谢.....	1
第一章 性别之交响乐.....	3
第二章 易装欲、变性欲、同性恋.....	8
为定义、诊断、归类而做的问卷调查.....	8
易装欲与变性欲的对比.....	8
约根森案例.....	9
变性一词及其同义词.....	10
性角色的错位.....	10
定义与分类.....	11
性目标的选择.....	11
所有的易装欲者都是变性欲者吗？	12
性向标度（S.O.S.）.....	12
与同性恋的关系.....	13
第三章 新旧层面上的易装欲者.....	18
不带情绪的易装.....	18
假性易装欲.....	18
真正的男性易装欲者.....	18
易装欲的性根源.....	19
有恋物癖的易装欲者.....	20
有潜在变性倾向的易装欲者.....	20
易装欲者的出版物.....	21
解读易装欲.....	22
易装欲的不合法性.....	23
易装欲者的家庭生活.....	24
易装欲者的太太们.....	24
随附偏差.....	25
第四章 男性变性欲者.....	27
生活和爱情中的变性欲者	27
变性欲者的心理状态和性生活	28
男性变性欲者的身体状态.....	30
变性欲者的困境.....	30
不自由的.....	31
三种不同类别的变性欲者.....	34

	变性欲者面临的更多困境	36
第五章	变性欲的起因	40
	遗传性来源	40
	内分泌的来源	42
	心理学来源	43
	儿时条件作用	44
第六章	变性欲的非手术管理	48
	易装欲的治疗	48
	变性欲的心理指导	49
	变性欲的精神分析疗法	50
	雌激素治疗	50
	雌激素的准备	52
第七章	变性手术	55
	第一部分 手术的技术	55
	第二部分 手术的本质	57
	禁忌	60
	变性手术的四种动机	61
	手术的完成	62
第八章	51位男性变性欲者及她们变性手术的结果	65
	手术数据	65
	个人信息	65
	变性手术的结果	67
	一起成功案例	68
	手术后的变化	69
	男性变性欲者手术后的生活	71
	关于变性手术的医学文献	71
	结论	73
第九章	易装欲及变性欲在法律层面的问题	74
	易装欲者的“易装”	74
	三起案例	74
	一个解决办法？	75
	一条古老的法规威胁着外科医生	76
	法律上更改性别	77
第十章	女性变性欲者	80
	女性变性欲发生的频率	80
	症候学	80
	性生活	81

起因	81
体检数据	82
社会地位	83
管理—治疗	83
手术	84
治疗的效果	85
附录A 结论及展望	87
附录B 人类性别的互补性 (Gobind B. Lal)	89
附录C 变性欲：神话的、历史的、跨文化的方方面面 (Richard Green M.D.)	92
神话学与恶魔学	92
古代历史	93
文艺复兴时期至十九世纪末期	93
跨文化数据	94
北美印第安人	94
除美洲印第安人之外的	96
结论	97
附录D 变性欲者的生活 (自传及生平简介) (R. E. L. Masters)	99
变性欲者的自传：一位变性欲者的童年 (爱娃)	99
变性欲者的自传：走出困境 (贝蒂)	107
变性欲者的自传：当变性欲者结婚了 (克拉拉)	115
变性欲者的自传：一名女性变性欲者自传 (乔)	125
人物生平简介： C	133
人物生平简介： H	138
人物生平简介： K	142
参考文献	145
图集	149

前言及鸣谢

要就医学文献还未曾涵盖的一个议题写一本书，既是个挑战又有其阻碍，而变性欲即是一个这样的议题。

阻碍在于缺乏以前的观察来与自己的观察结果相比较，而这种比较对整个议题能提供更为有意义的评估。

挑战在于这些观察的新颖性，以及在并无预设观念、没有斧头供人磨光、没有最喜好的篇章任人琢磨的情况下描述临床图像和事件的努力。观察的结论因而也是“未遭污染的”、直接从观察中得到的。

作为一名既非外科医生也非精神科医师的人——准确地说只是个性学问题的学生，以及一名长期从事性学方面实践的临床医师——我觉得对于必须的客观性而言，自己处于一个相当好的位置。

世上存在着一个相对很小的群体——其中男人多于女人——他们想要“改变他们的性别”。这种现象主要的症状过去被精神科医生及心理医生偶尔描述过，但对此问题更为深入的认识，尤其在普遍性的性学以及治疗的意义上，仍是被大范围地忽视着，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仅仅是在过去（大致而言）的十三年间此议题才被注意到，而且还是在极为犹疑的情势下。

克丽丝汀·约根森案例引发出对此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假如没有她的毫无疑问来自于其内心深处力量的勇气和决心，变性欲现象仍然可能不为人知——肯定不会以此名称为人所知——而且仍然会被当作仅仅是跟医学科学挨着点边的什么东西。对那些病人各自所遭受的损害假如不是绝望的话——医学界最大可能仍然会对此议题全然无知，并且仍然漠视其表现。即使是现在，任何朝向一定程度地放任那些病人的意愿一也就是说，“改变性别”——的治疗尝试，都经常会遭遇到医学上的皱眉，有时甚至是傲慢的拒绝及/或谴责。

因此可以说，假如没有克丽丝汀·约根森以及她并未寻求的对其“变性”的关注度，本书几乎不可能成篇。

因此如果说荣誉属于她（以及另外几位在美国和英国公开其经历的病人中的先驱）的话，那同时也必须属于那些充满勇气并富于同情心的丹麦医生们。是他们，第一次敢于违背那本来应该是不可违背的性与性别概念的禁忌；也是他们，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¹发表了他们的发现；更进一步的，作为真正的医生，他们在考虑可能来自同行的批评之前，优先考虑的是病人的利益。

批评很快就来了。新的或者更准确说革命性的医学及外科手术，很容易找到它们的反对者，尤其是当涉及到性时。然而诸如此类的龃龉在医学史上并非新鲜事。

一般而言，保守和谨慎在管理科学尤其是医学的进步上是最值得推崇的品质，不过当保守成为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谨慎恶化成仅仅是利己的时候，它们就变成了弱化、妨碍以及阻止进步的负作用力，对科学和病人都毫无益处。因此对那些将病人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良知作为他们唯一的行动指南的勇敢的、真正的科学家、外科医生及医生们，应该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

当决定以描述之前十年间我本人的临床观察为主要目的写作本书时，我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会遭遇来自于肯定不仅限于医学界的各个角落的反对。打破一种禁忌总是会飞快地搅起各种情绪，虽然理性化的努力会随之而至。这种意在保卫男人的性或性别的禁忌之强大，第一次被汉堡大学精神病学家Johann Bur-

chard强调出来。

然而自然法力对此禁忌一无所知，事实就是事实：两性同体现象就是存在，身心俱然。我曾见过太多的变性欲者，他们的面目和痛苦被虽然诚实但无知的反对弄得模糊不清。更进一步的，在经历过五十年的行医生涯之后，时至人生的暮年，我觉得自己已无需对一种道德意义甚于科学意义的不认同太过在意。

尽管如此，鼓励还是需要的。那些鼓励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那些本国及国外的医生们和朋友们，他们自己在一些病人中观察到变性欲现象并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支持者们，在此致以我衷心的感谢。还要致谢的有本书的合作者：科学作家G. B. Lal博士、精神病学家Richard Green医生、以及性学家-作家R. E. Masters。还有出版人， Julian Press的总裁Arthur Ceppos先生。同样的还有我的同事，外科-妇科医生Leo Wollman在技术性问题上提出编辑方面的建议。还有我的朋友Wardell Pomeroy医生经常性地提供优质帮助。纽约的律师Richard D. Levidow先生帮助我检查法律层面那一章的准确性。

对精神科医生Robert W. Laidlaw医生、Johannes Burchard医生以及编辑Brooking Tatum先生对本书的鼓励和兴趣，我致以诚挚的感激。

不期而至的间接的鼓励来自于Erickson教育基金会主席Reed Erickson先生，他提供给我一份为期三年的资金，以进行易装欲和变性欲方面的研究。此项研究刚开始很短一段时间，因此并未包括在本书里，但它给予了本书写作所欢迎的道义支持。我对Erickson先生的支持及所有积极参与此项研究的同事们致以真诚的感谢。让我们期待他们的名字很快会出现在随后发表的文章里，这些文章很可能会很好地修正、改变、补充或是证实本书随后章节中的陈述。

对于一位能干的秘书在从医疗记录里提取至关重要的科学数据、将其制作成表格并整理成有用的形式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有哪位作者能够表达出足够的感激呢？很难。在此我只能感谢Robert Allen太太，即我办公室文员，善解人意且令人尊敬的Virginia，对她在本书准备工作方面的帮助、她对工作的奉献以及她充满才智且有效的合作，我致以感谢。

还有纽约的Rhoda Sapiro女士、旧金山的Maureen Maloney小姐，对她们在许多方面随时提供的、有价值的帮助，我致以谢意。

哈里本杰明
纽约
1966年春

1. Hamburger Chr., Stürup G. K.与Dahl-Iverson E., 易装欲，《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53年5月30日第152期。

第一章

性别之交响乐¹

英文中几乎没有哪个词比“性”，在定义模糊含混及其所具有的情绪化内涵上能出其右的。它看起来很明确（男性和女性）但实际上很不明确（我们以后会看到）。对性的本质和含义等研究得越深入，它就越失去一个确切的科学性意义。对许多人来说是如此神圣的解剖结构，已经越来越接近被推翻，只有性的社会性及法律上的重要意义显现并存续下来。

根据字典，性（sex）和性别（gender）这两个词属同义词，其实不然。在随后的篇章里会变得很明确，“性”更多地用于表达性能力、性欲、性活动等等，而“性别”是性中之非性，有人曾如是表述过：性别在腰带之上，而性则位于腰带之下。然而这种种的区别，并非总是那么尖锐或连续，因此为免太过学究气，性与性别在这里或那里都可以互相交换使用。

随着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研究的发展。“男性”和“女性”的概念已然变得不确定，绝对的分别（一分为二）已不存在。以生殖器辨雌雄的主流思想已开始动摇，至少在科学界是如此。

更进一步，还有对性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反应，很普遍地因人而异。比如同样一个事物。对一位客观的科学家比如金赛^a来说是一种意义，而对一个像康斯托克^b般狂热禁欲的圣斗士来说。其意义完全可以是南辕北辙。一个碧姬芭铎^c会以其自己的方式看待性，一名交际花也会如此。个普通公民也许不会在任何这些解读里发现与他或她自身的共鸣，但对于性之一词的意义或是它应该具有的意义，也同样会有他或她自己的看法。

生物学家、医学家、临床医师、心理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最后还有牧师和神学家，他们都常常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并研究性。在一些情况下性意指性别。另外一些意指性感、性关系，偶尔还意味着“堕落的”，或者是什么“淫秽的”以及色情的。

人们涉足性关系的目的和原因，因人而异，因势而异。在动物世界里，性欲是繁衍后代的工具，动物们出于本能地仅为此目的而进行交配。人类性交并不以此为原则，但罗马天主教会却是如此希望：人类性关系的目的应该与动物一样。仅为繁衍后代而已。但大多数个人都是从性中寻求欢娱，或者至少从令人不愉快的压力下得到缓解。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性不仅有繁衍后代的作用，同时也提供欢娱，只是这点还不被社会承认，也极少在任何学校包括医学院里被传授。而性学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枝学科，仍然在正规的医学教育中被广泛地忽视，这对那些年轻的医生们及他们将来的病人们，都是极为不利的。

对头脑简单的路人而言，世上就存在两种性别，一个人不是男性就是女性，亚当或是夏娃。但知识越多怀疑越大，学识更为丰富的人们意识到，每一个亚当里都包含夏娃的因子，而每一个夏娃身上都有亚当的影子，身心俱然。

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知道还存在着身体性别存疑的真正的和假性的健雄同体现象，他同时也熟谙同性恋、双性恋、易装欲等等，这些令人困扰、怀疑、迷惑及不确定的关于性的表现。

在此还必须加上一条不成熟的性意识。即孩童的性意识（心理分析法的专用词，即多形态的悖性），其中一些经常延续至成年，可能导致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各种偏差形态，比如施虐/受虐，还比如经常是形态怪异的各种恋物癖。有些个人的确是“陷进”他们那种幼稚的性意识里不能自拔。

关于性欲的表达，除了如此的多样性，其实还有一种更为基本的、除了搞研究的科学家外很少被考虑但对此书所论及议题至关重要的多样性。那就是各种不同类别的性别，尽管相互重迭、交集，但能被识别、区分。

通常说来，科学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将原本模糊不清的问题搞清楚、看明白，然而一当进入“性之谜题”，现代研究者们实际上却是造就了——目前看来——更多的模糊性及更多的复杂性。取而代之传统的、以解剖结构的差异判定两种性别的，是全新的观念：关于性别也许有超过十种独立的概念和表达，每一种对于那位个体来说都至关重要。以下是我想到的一些此类性别：染色体性别、遗传性别、解剖性别、法定性别、性腺性别、胚胎性别、内分泌（激素）性别、心理性别以及社会性别——通常是基于其被抚养长大的过程而判定的性别。

染色体性别大致等同于遗传性别，是最基本的性别。也是最先被考虑的。它同时决定着性与性别。

受孕时，当父亲的精子细胞进入母亲的卵子之际，将来的孩子的性别就确定了。如果父亲的精子碰巧携带Y染色体（约一半如此），胎儿将会——在正常情况下——发育出雄性性器官，出生就是男孩。如果是携带X染色体，正常的发育会为胎儿提供雌性性器官，结果就是生出女孩。

母亲的卵细胞总是携带X染色体，所以正常男性染色体组合是XY，正常女性XX。在一些很罕见的案例里，各种还不能完美解释的非正常组合都有发生，比如XXY、XXYY，甚至XXXXY等等等等。这些染色体的非正常组合导致孩子在身体上及精神结构上或轻微或严重的先天性缺陷，都曾被观察到，其中一些组合被很贴切地描述为性别的“马赛克”。根据最近的研究，似乎染色体组合越不正常（比如X染色体越多），孩子智障、睾丸细胞畸变、生殖器及骨骼失常等等越严重。²

这些性染色体即所谓的性别决定因子的形态，都冻结在每个身体细胞包括血液细胞里，因此每个个体的真正性别，都可以通过用显微镜观察，通常是从皮肤、口腔壁粘膜或血液里提取的细胞的结构来确定。

要确定一个人的真实性别，并不总是需要研究人体细胞所携带的所有染色体（46个，即所谓的染色体模板），科学家们也可以——更简单。当然显示的信息更少——只在细胞结构里寻找所谓的性染色体。如果找到了，那该个体就是女性，男性呈“性染色体阴性”。染色体性别的一个分枝因而可以是“性染色体性别”。

关于遗传性别还有许许多多需要了解的，在我们懂得更多之前，对一些精神异常和性偏差的可能成因，也许最好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目前它们大多被归因于心理性条件作用；但也许在一些仍很模糊的遗传性缺陷里能找到更多的解释，比如对随后的环境影响起倾向性作用的因素。

排除可能导致雌雄同体的畸形状态的妊娠期意外，初生男孩或女孩会通过其第一和第二性征器官的存在或不存在来显示他们的性别。睾丸（及卵巢）因与生育繁殖直接相关，为“第一性征”。男性的第二性征器官为阴茎、阴囊、前列腺、雄性毛发分布、浑厚的声音等等，再加上雄性心理（比如争强好斗、自信、以及诸如此类的特性等等），所有这些性征都通过被称作雄激素的睾丸激素而一直发育并维持着。女性第二性征包括阴唇、外阴、子宫（及其月经周期的功能）、阴道、乳房、较宽的骨盆、女性声音、女性毛发分布、以及常见的女性精神特质（害羞、顺从、易感等等）³。

总而言之，第一及第二性征构成了另一种也即“第二种性别”：解剖（或形态）性别。

同样，其下又可分枝出生殖器性别或生殖腺性别，生殖腺为睾丸和卵巢的总称。

生殖器性别在日常思维或语言中，决定着谁是男人及谁是女人。看得见的性器官的确提供了这个最简单的识别方法，一条不成文的法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由此生殖器性别又成为另一种性别：法定性别，虽

然实际的法律条文里并无此定义，不过约定俗成就是如此。

性别错位在此区域时有发生，且并不鲜见。妇产科医生或接生婆都可能被蒙骗，他们通常是飞快地看一眼初生婴儿，就马上恭贺新晋父母喜得贵子或千金。但是他们可能已经出错，雌雄同体——或者更常见的——假性雌雄同体的畸形已经在他们眼皮下逃过；或者是性器官发育得非常之不完全，“未完成的”（如John Money这么称呼的），又或者睾丸未降等等，都导致观察者被误导。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产房性别就不是真实的性别，法定性别也因此搞错，将来的各种复杂问题也许正隐约闪现。

我们说起过性腺性别，但是更仔细考察之后必须分作两个类别，因为性腺有两个独立的功能，生产胚胎细胞及分泌荷尔蒙，所以我们又有了胚胎性别和内分泌（或激素）性别。

胚胎性别只涉及生育繁殖。正常的睾丸生产精子，只要有精子就是男性。正常的卵巢生产卵子，只要有卵子就是女性。

但男性——或女性——并不意味着男人气或女人气。这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意指“性”，后者“性别”，它们囊括了整个的人格特质。阳刚的男人和阴柔的女人主要来自遗传，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内分泌性别的产物。一个男性身体里充沛的雄激素倾向于使其更为阳刚，一个“男人中的男人”，而充沛的雌激素则会保证——至少一定程度上——一个典型女性温柔可爱的阴柔之美（在此我主要指的是身体特征，许多心理特征也可获得）。

但内分泌性别并不仅仅与性腺相关，别的一些腺体也提供对保持性别状态至关重要的激素，两性皆然。没有正常的垂体活动。性腺的分泌功能会受损害。没有肾上腺正常工作，一个男人失去的雄激素据说比他的睾丸被割即被阉割失去的还多，不过这个理论只是基于实验结果，与门诊观察并不一致，也许需要修正。

正如同解剖性别从来也没有百分之百的男性或女性（我们都还记得男人的乳头和女人的阴蒂，即发育不完全的阴茎），内分泌性别也一样，其“混合”程度更甚。睾丸和男性肾上腺都能产生少量的雌激素，而雄激素或多或少都能在卵巢和女性肾上腺中找到，后者比前者含量更大。它们新陈代谢的最终产物都能在血液和尿液里被定性及定量检测到。

因此也很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是“两性同体”，解剖意义及内分泌意义上都如此，不过由占据优势的一方决定了我们是男性或女性。

两种性别分别所含的另一种性别的激素的不同含量，对该个体的外表及行为都会产生影响。然而外表主要由先天性遗传决定，而行为举止还有后天性环境和教育的因素。因此激素治疗法（或者外科手术）或多或少可以对内分泌性别产生影响。使男性变得阴柔或使女性变得阳刚。这仅是一个例子，说明那若干个不同“类别的性别”里的某一个，是可以被人为改变的。所有那些性别，除了先天性遗传性别，别的都不是不可改变的。

接下来是比其余任何一种都更加灵活可变而且非常重要的心理性别，它可以和别的所有性别完全相反。对于那些不幸的遭遇此困境的人们来说，前路多险阻。他们大多悲剧一生，本书其后所有的篇幅都会充满他们不幸遭遇的本质、他们的症状、他们的命运、以及可能的救赎。

这些病人感觉他们的头脑和灵魂都被“禁锢”在一个错位的身体里，而许多精神科医生尤其是心理分析师，将他们所处的这种困境归咎于缺乏一个正常、健康的成长环境，即童年时代的条件作用。关于这个理论以后再议，但在此足可以说明的是，受到过同样的并不正常健康的童年生活影响的许多人，成年后都完全正常，并没有很明显的这种在性别上身心分裂的状态出现。所以一定有一个更加本质性的因素（童年事件之外的），才是造成这种精神状态的真正原因。

所有这些性别分裂的状态里，最令人震惊的是变性欲者，他们的问题与易装欲和同性恋纠缠不清，这些我们在以后的章节里会看到。

想归属于相反性别的变性欲者以及只是想装扮成相反性别的易装欲者，有时候不为人知地以非出生性别生活着。这种情况下，心理性别决定其社会性别，后者原本是由出生及从小长到大的性别决定的，而这两种性别都是以解剖性别（亦即法定性别）为基准。正常情况下这些性别是一个人依此着装，并且在这个世上找到他或她的归属感的性别。

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后述这些不同定义的性别包括心理性别。与其余那些性别都水乳交融地和谐共存着。

对此简介综合、总结如下：正常的男性（先天性遗传正常），有着男人的体型和声音、充沛的雄激素、令人满意的力量、能保证繁衍后代的精子数，感觉自己是个男人，对女性产生性吸引，对装扮成女性或是“变性”感到恐惧。他通常为人夫为人父，做着与他的性和性别相匹配的工作，也即法律上和社会里都毫无疑问。

先天正常的女性恰好呈现出一幅相反的画面。她自我感觉、看起来、表现出、以及起的作用都是一个女人，完全无意其它，通常也是为人妻为人母。穿着打扮都只对男性有吸引力。其性和性别从法律上或在社会上都毫无疑问。

如此或多或少听起来很完美的性别之交响乐是正统。然而不和谐之音时时响起，比我们预想的更多。不幸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和现行法律对于那些被自然或生活（先天本性或后天教养）在性向上注入不和谐之音的人们，却不予理解和包容，这些人通常都被谴责、被唾弃，他们包括变性欲者、易装欲者、类阴阳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其它有偏差形态者，不过后面几种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为数甚少且处于极其不利位置的个例。是有人挑战传统和正统思想（不仅限于医学界），其中的一些，尤其是变性欲者。可能能够成功改变他们的性别并且寻求到一定程度的幸福，而这种幸福是被我们现在的社会所剥夺了的。

我们的性向必须无瑕，它必须严格按照传统和法律规定的模式来运行，不管它们是多么的不合逻辑，也无论它们有多伪善。

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性别的稳定性的干预，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忌讳之一，因此任何的逾矩都招致激烈的、情绪高昂的反对，甚至在医生们之中都如此。所有这些在后续章节中都会论及。

-
1. 此章以“七种性别”为题，以稍微修订过的形式，出现在《性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1961年2月. 第27卷，第7册）。
 2. Day Robert W., Levinson Jeremy, Larson William, Wright Stanley W., 男性中的Y染色体，《儿科学杂志》，1963年，第63卷，第589~598页。
 3. 这仍是个具争议性的问题，究竟有多少的“男人气”和“女人气”特质是与生俱来的，又有多少是后天养成的，源自父母的责备或是诸如此类的童年小调：小女孩用什么做的？/糖、香料和所有好东西/那些东西做的小女孩/小男孩用什么做的？/鼻涕虫、蜗牛和狗尾巴/那些东西做的小男孩。

- a. 金赛, Kinsey, 1894-1956, 著名性学专家, 著有《男性性行为》和《女性性行为》——统称金赛报告——为世界性学领域的奠基之作。——译者注
- b. 康斯托克: Anthony Comstock, 1844年~1915年, 管任美国都政部检查官, 是个致力于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的政客。“Comstockery”及“Comstockism”都指他所大力推进的信息监管运动, 其中如同避孕之类的信息都被认为是不体面的、淫秽的。——译者注
- c. 碧姬·芭铎: Brigitte Anne-Marie Bardot, 生于1934年, 法国演员、歌手、舞者、以及时装模特, 之后成为一名动物权利活动家。她是上世纪五十及六十年代最著名的性感偶像之一。——译者注

第二章

易装欲、变性欲及同性恋

为定义、诊断、归类而做的问卷调查

易装欲（TVism）作为一个医疗诊断，可能是约四十年前由一位德国性学家赫希菲尔德博士（Dr. Magnus Hirschfeld）在他出版的《易装欲》¹一书中提出的。该术语现在在性学文献中广为人知，意指一些个人——男人远多于女人——想要装扮成相反性别的一种欲望，因此也被描述为“易装”。

大多数作者在谈及易装欲时，都把它视作一种性的偏差，有时甚至一种变态。其实二者都不一定是，它还可能是一种“性别不适”的结果，其目的纯粹是为了提供情绪的舒解以及一种并非有意识的性唤醒的享受，这通常只在较后期的生活中才发生。

赫博士和他的学生在德国柏林色的性科学院里见过许多这类人。这所值得纪念的学院以及它著名的内容丰富的博物馆、它的门诊及演讲大厅（Haeckel Saal）都在纳粹还在攫取权力的早期就被其摧毁（1933年）。（这次毁灭发生于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赫博士出版的一份国际性的性学杂志《性别》出版之后不久，其时他并不在德国）。据说学院的保密文件里有太多关于一些重要纳粹官员的数据，这些官员以前都是赫博士的病人，他们不能允许秘密外泄的危险持续存在。

在1920年代，我多次去拜访过赫博士及他的学院，在那里我见到过一些病人，其中包括易装欲者。不过他们去那里很少为看病，而通常是为了从柏林警察局搞到在公共场所装扮成女性的许可证而去求赫博士帮忙的。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许可证都会发放，因为这些病人并没有以“伪装”或“冒充他人”的方式进行犯罪活动的倾向，“易装”被认为有益于他们的精神状况。

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建议用“eonism”——取自路易十五的法国宫廷里著名的易装欲者Chevalier d' Eon de Beaumont的名字——一词来描述易装欲。埃利斯是想以此方式把这个词与性施虐狂（sadism）和被施虐狂（masochism）两个词的渊源联起来。后述这两个词取自法国人Donatien de Sade侯爵（后来的伯爵）和奥地利作家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名字，此二人分别是这两种性偏差最著名的鼓吹者。

因为女性的时尚打扮比较宽泛，加上其它原因，易装欲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只涉及男性。他们易装的欲望通常跟别的一些偏差混在一起，尤其是恋物癖、自恋癖、被捆绑的欲望（捆绑式性交），以及怎么被羞辱的欲望（被施虐狂）。

易装欲与变性欲的对比

易装欲（TVism）其实并不鲜见，虽然不可能准确地说出究竟有多少易装欲者（TVs），比如在美国。从修课的学生（自身也是易装欲者）那里我得到一万到一百万的估计。许多易装欲者都不为人知。他们只在自己家中沉溺于此嗜好，可能只有最亲近的家人有时甚至只有太太知道。另外一些则被在公共场所“装扮”成女性并被陌生人视作女性所吸引，他们也许希望被发现甚至被逮捕，而这种危险本身对其而言又格外增加了吸引力。还有一些可能完全以女性身份生活着，他们的真实性别在死后才被发现。

易装欲者大多数都是异性恋者，许多可能是潜在的双性恋者。他们“感觉”是男人，知道自己是男人，

并且结婚生子建立家庭。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在“易装”时。其身上的女性角色会对一个毫不知情的正常男人的关注产生同性恋的反应。易装欲者的婚姻经常都是风雨飘摇，因为很少有太太能忍受看着她们的丈夫着女装。一般的异性恋女人都想要个男人当她们的丈夫，而不是看起来像女人的男人；但是彼此的妥协经常足够维持婚姻。大部分都是为了孩子的利益。

这本书的目的并非要详细讨论易装欲的方方面面，而主要是变性欲（TSism）。然而，在此插入一章深入解析易装欲。是为了更清楚地揭示出变性欲。重复不可避免，但是对此议题的相对生疏——即使在医学界也如此——也许使得这些重複合理合法。假如不是合意的话。

有变性欲的男性或女性，对于自己归属于由身体解剖结构（尤其是生殖器）划定的性（或性别）非常不乐意。为避免误解特此说明：这与雌雄同体现象完全无关，变性欲者身体结构很正常（虽然偶尔有发育不完全）²。这些人可以通过穿上相反性别衣服即易装，来一定程度上地抚慰自身的不幸福，他们因而也是易装欲者。然而，“易装”能够让真正的易装欲者（他们对自身形态上的性别并无不满）满足的同时，对变性欲者来说却仅仅能起到次要的、局部的、暂时的帮助。真正的变性欲者觉得自己归属于相反的那个性别，他们想成为那个性别中的一员并且具备那个性别的功能，而不仅仅是看起来像。对他们来说，第一性征器官（睾丸）及第二性征器官（阴茎及其它）都是令人恶心的畸形，都应该用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加以改造。这个态度看起来是这两种综合症（一系列症状的总和）——也即易装欲和变性欲——诊断上的主要区分点。

易装欲者（TV）通常不想受打扰，他并不需要医疗界的帮助，除非想要一个精神科医生把自己治好。但变性欲者（TS）却是把他全部的信念和将来都交到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的手中。这些病人想要接受一种被称作“变性手术”的矫正手术，来使其身体至少跟他们觉得自己归属并且热切地想要归属的性别相似。

改变性别的欲望长久以来已为心理医师们所知晓。这类病人很罕见，他们的非正常状态在过去的科学杂志上有各种不同的描述，比如“全然的性倒错”，或者性角色的倒错”。除了一些毫无效果的心理疗法试图治好他们这种奇怪的欲望之外，医学上完全无能为力。他们中有一些可能在精神病院里凄清度日，有些在蹲大狱，其余大多数都是社区里悲哀不幸的一员，除非谁自杀。仅仅因为最近以来在内分泌学及外科手术技术方面的长足进步，这幅画面才有所改变。³

约根森案例

一位不幸的年轻美国人是最早利用到并受益于这些科技进步的人之一，他名叫乔治·约根森，是一位退役士兵，现为摄影师。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变性”的欲求，并最终幸运地在他家族籍贯的丹麦找到了充满同情心、科学的客观性及勇气的医生们来帮助他。就这样，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乔治·约根森成为了世界闻名的克丽斯汀·约根森，她不是第一个接受变性手术的人，但她的变性却是第一个流传广泛的案例，此案例将医学上的这个可能性传播到了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

对于约根森案例，克丽斯汀本人不乏洞见和自我克制的事实陈述——可惜只是在一篇杂志文章里——在那些同病相怜的人们中引起极大的情绪激荡，他们骤然间就懂得并“找到了”自我，而且还看到了从一种不幸的存在之中得到解脱的希望。公众中有对克丽斯汀坚持信念的勇气赞许有加的，有对她的医生持批评和怀疑态度的，当然还有站在道德高地的公然谴责。这些旁观者情绪化的反应，在克丽斯汀被纽约的一家餐馆和夜店驱逐时达到一个荒谬而偏执的地步。

包括精神科医生在内的医生们对此案例意见不一，但是很保守的《美国医学协会杂志》还是发表了一篇由克丽斯汀·约根森的丹麦医疗团队所写的文章⁴。这个团队由著名的科学家、内分泌科医生克里斯·

汉堡领军，他们在文章里完整地描述了约根森案例（或是一个平行案例）的源由、本质以及包括手术在内的治疗方案。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医生对于一起显然本质上属于精神病理学的病例使用超出精神分析疗法的医疗手段持批评态度，这在精神分析师中尤甚。另外一些对性的问题不甚了了的医生，把变性欲和同性恋混为一谈。“哦，又是另一个童话”，一位医生在谈及约根森案例时如是对我说。

对于一个一般而言正常的男人或女人来说。要改变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或性别简直不可思议，尤其是还要采用包括大手术在内的如此激烈的手段。因此变性欲者要想寻求到理解、同情、尤其是感同身受的共鸣，是极端困难的。尽管如此，这种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自残并不罕见，而有多少原因不明的自杀是源自于变性欲者这种绝顶的悲哀，谁都无从猜测。

变性一词及其同义词

1952年，在引起轰动效应的约根森案例之后，我受邀为如今已不存在的《国际性学杂志》就此议题写一篇文章。在发表于1953年8月的这篇文章里，我为此几乎还是不为人知的综合症选择了变性欲（*transsexualism*）一词。然后是1953年12月，在纽约医学院里我对心理分析疗法发展协会所作的一次演讲（一个仅讨论男性变性欲的专题研讨会的一部分）里也选择了同样的用词。（受此病症折磨的人最好被称作“变性欲者”（*transsexual*），比同时被使用而且很不幸地我起始也用过的“变性主义者”（*transsexualist*）一词更为简洁）。阿姆斯特丹的Van Emde Boas医生情愿将此类病人称作“变性人”（*transexist*），它更简短但对美国人的舌头来说有点别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Jonn Money博士很适当地写作“反性欲”（*contra-sexism*），但忽视了其彻底改变的欲望。汉堡和他的同事们将变性的欲望当作“真正的易装欲”（*transvestism*）或“易装欲”（*eonism*）。已逝的David O. Cauldwell医生1949年在《性学杂志》⁵上描述了一起一个女孩想成为男人的奇怪案例，他将这种状态称作“变态型变性欲”。Daniel C. Brown⁶医生把变性欲视作与“性角色倒置”有关联的一个词，特别意指那种想要或是接受手术改造生殖器的倒置。他将“倒置”（*inversion*）一词最为宽泛地用于易装欲、变性欲及同性恋。“期待能囊括大多数倒置的案例”⁷。这些便是变性欲一词及其同义词。

继汉堡团队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文章，以及我于1954年在《美国心理治疗杂志》发表文章（由前一年的演讲组成）之后数年内，美国医学文献里几乎再没有任何与变性欲相关的参考资料。与此同时由我的临床记录汇集而成的资料稳步增长，1963年10月我受邀在纽约大学医学院报告我的临床经验，这次演讲内容近一年之后发表在《西方外科及妇产科杂志》上（1964年3月—4月刊）。之后不久又相继做了另外两次演讲，一次是在性科学研究学会的年会上（1963年11月）⁸。一次在阿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杰克布医院（1964年4月）。这些基本上概括了我目前为止的工作。

“变性欲”（有时被称作“变性主义”（*transsexuality*）一词的使用。看起来赶上了最近几年国际医学文献的步调。它对两性都适用，但在分章论述的少见得多的女性变性欲者引起关注之前，以下内容都是专指男性。

性角色的错位

易装欲和变性欲的关系，值得更进一步的审视和反省。二者都可视作一种相同的精神病理学上潜在的症状或综合症，即性或性别角色的错位或不确定。易装欲较轻微但更常见，变性欲严重得多但较为罕见。

易装几乎在所有的变性欲者（极少的例外）里都存在，然而大多数的易装欲者并无变性的欲望（可能有潜在的）。在临幊上看起来，易装欲和变性欲是否交集，取决于性和性别取向被搅乱的程度深浅及其先天和后天原因。变性欲在最初可能仅仅显示出易装欲，但这是否表明一种渐进的特性，完全不能确定。
(参见第四章，“男性变性欲者”)

定义与分类

在以前发表的医学文章里，我根据他们的临床表现，把易装欲者分成三组。第1组仅是想要“易装”、“易好装”出门、被别人视作女性而已。他们想要被允许如此。因此他们的问题是与社会和法律的冲突。其中大多数都觉得自己是男人、工作是男人的，并且以丈夫和父亲的身份过着正常的、异性恋的生活。

第2组表现出更加严重的精神困扰，可以理解为介于易装欲和变性欲之间的中间状态，病人的情绪在二者间摇摆不定，他们需要比仅仅是“易装”更多的东西来抚慰他们心理性别里对女性成分的需求。他们想要一些身体上变化使其更为接近女性，同时又害怕用手术来改变生殖器。不过这种欲望可以在幻想和白日梦中上演。与第1组相同，阴茎仍然是给予他们性愉悦的器官。大部份仅是通过自慰达成。他们渴望通过激素治疗达到一定程度的乳房发育，这带给他们很大的情绪舒解。病人们可以接受心理治疗，但经常很排斥因此也不能从中受益。他们的冲突不仅是与社会和法律，同时也是与医学界，极少的医生熟知他们的问题，大多数的医生都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除了拒绝接受就是把他们作为精神病案例送到精神科医生那里去。

这种与社会、法律及医学界的冲突，在第3组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和悲剧性，因其由完全发育成熟的变性欲构成。变性欲者显示出大得多的性⁹与性别角色错位以及深得多的情绪困扰。对他而言，他的性器官是令人恶心、憎恨的源由。还有他男性的体型、毛发分布、男子气的习惯、男性服饰以及男性性别等等，全部都是。他只为了那一天，当他的“女性灵魂”不再为他的男性身体感到愤慨。当他能像个女性一样存在社会上、法律上以及性上都如此的那一天而活着。与此同时，他通常过着无性生活，或是偶尔的、想像着自己是女性的自慰。

这就是出现在我面前的二百多位病人，在我对他们所作的临床观察中大致呈现出的三个类别的图像，其中超过一半的人被诊断为变性欲者（TSs）。

以上的解读，即这是一种因性与性别错位导致的困扰，易装欲最轻微而变性欲最严重，看起来很现实且与事实相符。Lukianowic¹⁰和Burchard¹¹这两位精神科医生，分别是英国人和德国人，大体而言都认同此观念。但还有另外一些概念值得考虑并提出来。

性目标的选择

有些调查者相信，易装欲与变性欲这两种状态应该截然分别开来。主要以他们的“性感觉”及他们选择的性伴侣（目标选择）为分界线。易装欲者——他们说——是男人，感觉他们自己是男人，又是异性恋，只不过想要打扮成女人。变性欲者感觉他自己是女人（“被禁锢在男人的身体里”），被男人所吸引，这说明他是同性恋，假如考虑他的性别已由身体状况决定了的话。但是，他根据自己的女性心理性别来诊断。认为自己对男性产生性欲是异性恋，也就是说属于正常的。

性伴侣的选择是可变的。有一些易装欲者是双性恋，作为男人他们受女人吸引。当“易装”时他们又对男人产生性冲动。机遇可以是决定性因素。这些病人的自我陈述并不总是可靠的，他们想要自己的行为符合传统，或者至少表现如此。他们也许声明自己是异性恋，但其实同性恋倾向更强烈，只不过给压抑下去了或者就是干脆不承认。有的根本不需要再承认有同性恋倾向，因为易装欲已经让他们产生足够强烈的犯罪感。有的承认异性恋性关系在仅依赖于幻想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变性欲者以此解释他们的婚姻及父状况，这种解释极为可能是正确的。）

在最初面谈时。病人可能看起来归属于第1或第2组的易装欲者，他经常会很犹豫马上就透露变性愿望。

只有在更近距离接触、建立起信任之后，他的偏差的真实状态才会慢慢显现。这种表面上的“渐进性”在我的152位变性欲病人里有5、6位能观察得到，我在本书里会有说明。

相反的情况很罕见但我也见识过。很明显的易装欲者甚至变性欲者，因为治疗或者——更大的可能——来自外部的影响（比如遇见那个对的女孩），而向异性恋及“正常”生活转变，但能持续多久还是个问题。

所有的易装欲者都是变性欲者吗？

再回到易装欲与变性欲的差别上来，一种更简单同时又更加统一的概念以及相应的定义可能需要考虑，那就是有着或多或少对性或性别不确定性的易装欲者，实际上可能都属于变性欲者，只不过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程度较轻但数目较大的无意识的变性欲，他们的情绪通过易装就能得到缓解抚慰，并不需要其它治疗。这是易装欲（第1组）。

程度中等的变性欲要更多的需求才能重建并维持一种情绪上的平衡。他们不能单靠着女装就能确定其女性身份，一些身体上的变化尤其乳房发育是缓解情绪的必要条件。这些病人在沉溺于易装的嗜好和变性的需求之间徘徊不定（第2组）。

对程度非常深的变性欲（那种“真正的、确定无疑的变性欲者”）来说，如前所述、以后还要更深入阐述，变性手术是其压倒一切的欲望。易装仅是一种不充分的帮助，如同阿司匹林对于脑肿瘤一样（第3组）。

这必须留给以后更进一步的观察和更深层的调查来确定。易装的欲望是否从自然和起源来说真的也是变性欲。很多可能是，但这得把有经常性恋物癖的易装欲排除在外。

假如这些试图定义和归类易装欲者和变性欲者的努力看起来模糊不清、难以令人满意的话那是因为要在这两种综合症之间划出一条准确的、科学的分界线本来就不可能，我们现在连一个可用的、客观的区分这二者的诊断方法都还没有。我们——经常性地——不得不听着一个情绪非常困扰的个人的陈述，他们的态度可能跟心情一样改变，可能倾向于告诉医生他们相信医生想听的话。更进一步来说，自然本身并不墨守成规，生活和爱情的沧桑变迁导致情绪的迭荡起伏，以至于周定的界线很难划出。

诚然，通常来说变性手术的要求只有变性欲者才具有，其实可以作为定义使用。同样真实的是，易装欲者把他的性器官当作带来快感的器官，而变性欲者厌恶地别过脸去。但是，即便是这点在每起案例中也并未有明确定义，没有哪两起案例是一样的，类型和群组之间的相互交错、模糊不清经常是在所难免的。

性向标度（S. O. S.）

作为一个初步的、但很实用的假说，附录的图表1标明有六种临床观察所显示出的不同类别的易装欲-变性欲综合症。标度上只标有六个类别。但实际上列出来的有七个，第一个是描述的平均水平、正常的人。七个类别是受金赛标度（Kinsey Scale, K. S.）启发而来的，可描述为性向标度（Sex Orientation Scale, S. O. S.）。

在此提醒读者朋友，金赛标度是在Kinsey, Pomeroy及Martin三位所著的、具纪念意义的《人类男性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¹²一书中提出的。它是一个在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划分的精妙的标度。一个在完全的异性恋与完全的同性恋之间容许无数中间状态存在的人类性行为的连续

谱。金赛标度将它们减至从零到六的七个类别，零代表排他的异性恋男人或女人，六代表同样排他的同性恋者，三即是双性恋者，他能同等程度地对两种性别的人都产生性冲动，其余数字（一、二、四、五）表明、诊断为相对应的中间状态。

性向标度（S.O.S）也同样列出七个类别或类型（不一定是阶段），但零类别单独列出来，因其可适用于任何有正常的性或性别取向的人，对这些人而言“易装”或变性的想法是完全的陌生和绝对令人不快的。不管那人是异性恋、双性恋或同性恋者。在此必须再次强调说明，余下的六个类别并不也永远不可能被清楚分离，临床画面所显示的只是粗略的、系统化的、理想化的，因此那些可能在这些类别中寻找自己的易装欲者和变性欲者们，将会发现自己的图像往往是介于两个记录下来的类别之间，其主要的特征列于两个相临的纵列。类别I、II、III属于原先的第1组，类别IV属于第2组，类别V和VI则等同于第3组，如附录的图表1所示。

图表1

第一组	第I类	假性异装欲者
	第II类	恋物癖异装欲者
	第III类	真正的异装欲者
第二组	第IV类	非手术变性欲者
第三组	第V类	中度变性欲者
	第VI类	深度变性欲者

随后的章节我们会利用这从I至VI的各个类别，联系案例历史来建立起对相对应病人的诊断。参考图表1能够帮助读者对这些具体的个人及他或她的问题有稍微更清晰的了解，但在此必须重申，大多数的病人都是介于两种类别之间，有的甚至表现出更多类别的症状。

在此我的意图就是想要说明，关于易装欲和变性欲现象，有多种概念及分类的可能性。将来研究和观察也许能确定哪一种可能性最接近真相。这样也许我们就能真正了解其起因。假如这个起因通过将来研究建立起来，那其分类可能需要相应的修正，与此同时这个性向标度可以有其实用的、诊断上的作用¹³。

与同性恋的关系

“同性恋”一词从来就没有给我任何幸运的感觉，它表明了一种排他性，一种仅限于一个很小的男性群体即排他的同性恋者之中的有限性。根据Kinsey, Pomeroy及Martin，这个群体（他们标度上的第六类别）仅占男性总人口的不足4%。

再自《人类男性的性行为》一书（第652页）摘录：既然只有50%的人口在其整个成年生活中是排他的异性恋，4%排他的同性恋，那看起来有将近一半（46%）的人口在其成年生活中有参与异性恋及同性恋的性活动，或者是对两种性别的人都有性反应。

假如我们允许自己对那46%使用“双性恋”这个词的话，那很显然同性恋一词被用得太频繁，原因是某个人一生中只要被发现一次同性恋行为，太过平常的是他就被永远打上同性恋的标签，但当然实际上他

并不是。

因此，假如我们对“同性恋”和“同性恋者”的使用控制在仅仅是上述的4%，对其余的都仅仅用同性恋行为、倾向、以及或多或少的话动，那我们离真相又更近了一些，同时也更加公平。无论如何让我们记住，那些所谓的同性恋者，其实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是双性恋者，尽管他们可能是排他地以同性恋或异性恋方式生活着。

这些是值得提醒的基本事实。

更进一步，同性恋的取向可能只是一个症状，如同易装欲和变性欲一样，有着各种可能的起因和源头，而这些起因和源头也许依存于某个遗传的或先天的（体质性的）倾向里，或者是某种后天获得的状况。

从某种角度来看，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是“雌雄同体的性向”（intersexuality）这个极具描述性的词没在这个国家使用开来，除了用于雌雄同体的畸形，就是说纯粹指身体结构之外。为什么不能也用于心理性别上的异常性，原因不明。不过算作对美国科学界的妥协吧，“雌雄同体的性向”不应该被用于易装欲、变性欲、或是同性恋。

这三种性偏差间最明显的区别在于性伴侣：对我们目前的讨论而言，就是一个男性性伴侣的存在或不存在以及他的重要性。同性恋性活动没他不行，他是主要因素；同性恋者是一个男人，他并不想变成任何别人，他仅仅是对另一个男人产生性冲动而已；即便是他很女人气，但仍然与自己的男性性别和阳刚气相和谐。易装欲者和变性欲者就没有这样的和谐。另外，易装欲（即易装，cross-dressing）完全是独自的行为，根本不需要伴侣来达到享受的目的。变性欲主要的目标是性别的改变，对一个男性性伴侣的需求在之后可能或多或少会变得急迫，但他已是次要因素，而且经常是可有可无，并且一点也不具有连续性。

男性同性恋者的性关系就是男人与男人，而一个男性变性欲者的性关系则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横梗其间的只是需要用手术改造的身体解剖结构。易装欲者的性关系（大多数）是异性恋性伴侣，只不过性交时男人经常是采用女性体位。

换言之：

同性恋是性的问题，影响着两个人，一个性伴侣（同性别的）是基本的且并非可有可无的先决条件。

变性欲同时是性和性别的问题，他们首要关注的是他（或她）自身，性伴侣是次要的虽然偶尔可能至关重要。

易装欲是一个与性及性别有关的社会问题，易装欲者并不需要性伴侣（为易装的目的）。

同性恋也好，双性恋也罢，他们在性或性别角色上都没有错位，即便是被称作“皇后”、同性恋中偏阴柔的那些也如此，原则上“易装”也仅是一个便利而已，情绪上并非必须，而且没有任何改变性别的欲望。

也有同性恋者从易装里寻求情绪上的满足，语义学上可以把他们称作“同性恋易装欲者”或者“易装欲同性恋者”，他们就是单纯地为自己的性愉悦而想要易装并且有个同性的伴侣而已。

丹尼尔·布朗（Daniel Brown）¹⁴说的，“同性恋的判断标准，单纯就是涉及两个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而变性欲的标准（参见第7页的解释），则是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即这个人的认知、感觉以及行为都是相反的性别的。”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会见到的查尔斯·普林斯（Charles Prince）建立了一套关于这三种偏差起因的理

理论，该理论涉及孩子与错误的父母的身份认定，尤其是男孩与他的母亲或是另一个女性。他说：

那些对性感女人钦佩不已的人，很可能会在性行为中表现出阴柔气，这些人就成为了同性恋：那些注重心理层面的，坚持自己是因在男性身体里的女人并且感觉自己是女人的，还要用去势手术来使身体跟心灵统一的，他们就是变性欲者；最后是那些注重女人的社会性层面的，他们通过显示自己的阴柔气质包括服饰、腹部、发型及举止等等来仿效女人，这一类就变成易装欲者。¹⁵

说了这么多，似乎很显然问题“变性欲者是不是同性恋者？”必须用“是”和“否”来回答的话。假如考虑身体结构，那就是“是”，若优先考虑精神，那就是“否”。

接受了变性手术、性结构与女性相似了之后的情况又如何呢？这个“新的女人”还是个同性恋的男人吗？假如墨守成规和学究气占上风，那答案就是“是”；但只要用理性和常识来看，只要病人被当作一个个体的人而不是橡皮图章，那答案就该是“否”。

这种思维再次清楚显现，我们所谓的“性别”，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概念，没有什么准确的、科学的意义。在“男性”与“女性”之间，“性别”是一个有着许多“中间态”的连续性概念。¹⁶

用以下描述来收束关于本章标题所言三种偏差的讨论吧：

易装欲者有社会问题

变性欲者有性别问题

同性恋者有性的问题

-
1. 《易装癖，一项关于色情易装欲的调查》，由Ferd. Spohr Verlag于1925年出版。译者注：原文为德文。
 2. 在一些罕见的案例中，据说当腹腔被打开时发现有一种结构上的异常，比如男性身上有卵巢。这种状况的变性欲者也属假性雌雄同体。
 3. 有几位大胆的外科医生在三、四十年前曾施行过“变性手术”，但结果非常值得怀疑，假如不是负面的话。大多数案例里，他们都仅仅是阉割或除去阴茎而已，并没有试图构建阴道（参见1933年由Dutton & Co.出版，Niels Hoyer所著《从男人变成女人》里描述的Lilly Elbe的案例。）
 4.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53年5月30日，第152卷，第391-396页。
 5. 《性学》，1949年12月。
 6. “易装欲和性角色倒置”，《性行为百科全书》中之一章，由Hawthorne Books, Inc.于1961年出版。
 7. “倒置和同性恋”，《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958年4月，第28卷，第2册。
 8. 发表于《美国精神分析杂志》，1964年7月，第18卷，第3册。
 9. 性（sex）是解剖学和生理学的问题。“男性”（male）和“女性”（female）是关于性的术语。但性别（gender）可以被理解为先天性的和后天性的即学到的特质的融合，“男人气”（masculine）及“女人气”（feminine）因而是属于性别这一概念的表达。
 10. Lukianowicz, D. D. P., 关于易装欲不同层面的问卷调查，《神经及精神疾病杂志》，1959年1月，第128卷，第1册。
 11. Burchard J. M., 《易装欲和变性欲的结构及其社会学意义》，1961年由F. Enke Verlag出版。
 12. 1948年由W. B. Saunders Co.出版。
 13. 在设计出第一版的性向标度图表之后，我将它出示给两名本身即是易装欲者同时对于易装欲问题最热心的学生看，他们分别设计出自己的图表来。其一同样认可七个类别并记录如下：

类别	特征
1	恋物癖者
2	轻度异装欲者
3	真正痴迷女装的异装欲者
4	无性类
5	涉性别类变性欲者
6	重度涉性别类变性欲者
7	变性手术后的变性欲者

另一张图表里，划分出五组类别的易装欲者以及估计的各自流行度如下：

类别		百分比
1	恋物癖者	25
2	自恋癖者	50
3	露阴癖者	10
4	假性变性欲者	10
5	变性欲者	5

对这两张图表所示的各自类别或群组的细致而有趣的描述，也许——至少如此希望——能在别处找到机会发表。将诸如此类“来自内部”的估计与我自己的严格“来自外部”的性向标度作比较，显然是非常有价值的。

14. “丹尼尔·布朗（Daniel Brown）。《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1958年4月。
15. 摘自1963年11月在性科学研究协会（SSSS, The Society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Sexuality）所作演讲摘要“男性身上女性气质的表达”。也可参见C. V. Prince发表于1957年1月的《美国精神分析杂志》上的文章，“同性恋、易装欲及变性欲”。
16. 也可参见“关于人类性别的补充”（作者：Gobind B. Lal）一章里带有哲学意味的惊人的讨论。

性向标度 (S.O.S.) —— 性与性别角色偏差及不确定性 (男性)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简述	第I类 易装欲者 假性的	第I类 易装欲者 恋物癖的	第III类 易装欲者 假性的	第IV类 变性欲者 非手术的	第V类 真正的变性欲者 中度的	第V类 真正的变性欲者 深度的
性别“感觉”	男性的	男性的	男性的 (但可信度较低)	未确定/在易装欲与变性欲间摇摆不定	女性的/ (“禁锢于男性躯体”)	女性的/完全“性心理上的”倒置
着装习惯及社交生活	作为男人生活/偶尔从“易装”中获得刺激/非真正易装欲者/正常男性生活	作为男人生活/定时或不定时“易装”/男装下“易装”	持续或尽量“易装”/可作为女人生活或被接受/如无它法可在男装下“易装”	尽量“易装”但不够缓解其性别不适/可作为男人或女人生活,有时交替	只要可能就作为女人生活及工作/从“易装”中获得不完全的缓解	可能作为女人生活及工作/“易装”给予不完全的缓解/性别不适感强烈
性目标选择及性生活	异性、双性或同性恋/“易装”和“变性”可能主要发生于自慰幻想中/可能仅享受易装欲文学	异性恋/极少双性恋/恋物下自慰/犯罪感/“自涤”及复发	异性恋, “易装”时除外/“易装”给予性满足及缓解性别不适/可能“自涤”及复发	性欲常低/无性或窒息式自慰/可能是双性恋/也可能结婚并生子	性欲低/无性、窒息式自慰或被动的同性恋活动/也许曾结婚并生子	年轻时有作为“女性”与男性建立关系的强烈欲望/之后性欲低/也许通过性交时幻想的方式曾结婚并生子
金赛标度	0-6	0-2	0-2	1-4	4-6	6
变性手术	现实中并未考虑	拒绝	实际拒绝, 但受此想法诱惑	受诱惑但不要求, 或者不承认受到诱惑	要求/通常是暗示	急迫地要求并通常达到/表示
雌激素治疗?	无兴趣/无表示	极少有兴趣/偶尔有助于降低性欲	作为一种实验很诱人/情绪上可能有帮助	为舒适及情绪上的平衡而需要	作为手术的替代方式或预备工作而需要	作为部分的缓解而要求
精神分析疗法?	不想要/无必要	可能成功/(在一种认同的环境里)	假如不成功通常是指不能治愈	仅仅是指导, 否则就拒绝或不成功	拒绝/对于治愈毫无大概作用/放任自流的心理上的指导	仅对缓解症状起心理上或精神分析上的指导作用
评论	仅是阵发性地对“易装有兴趣”	可能以男名和女名模仿双重(男性和女性)性格	可能具有双重性格/趋向变性欲	社交生活取决于形势	期盼并为手术目标而努力/通常达到	憎恶其男性性器官/假如受挫时间过长有自杀或自残的危险

第0类: 正常性向及认知, 异性恋或同性恋。 “易装”或“变性”的观念既陌生又令人不快。绝大多数的人。

第三章

新旧层面上的易装欲者

想着女装的男人有各种不同的动机。有的与感情有关，有的并不掺合任何情绪。

不带情绪的易装

有人装扮成女性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为了不被识别的伪装，比如为了躲藏或是逃避追捕，或是越境。女人也会为同样的伪装目的而着男装。靠这些手段帮忙进行犯罪活动时有耳闻，一些本来进不去的地方，比如俱乐部、非公开的会议场所等等都混进去了。侦探为设局化装成女性等等。所有这些都不是易装欲者。

职业伶人在舞台上“易装”，他们从工作中得到情绪上的抚慰，但并非所有的都是易装欲者，甚至更少的是变性欲者。大多数是同性恋者，有的有易装欲倾向，有的没有；同时还有一些“直人”，他们仅仅是靠这类舞台工作谋生而已。

还有就是同性恋男人的“易装”，亦即为了参加什么比赛而装扮成女性，或者是作为男妓希望吸引正常男性而易装。他们的目的通常与易装欲无关，着女装只是巧合、不掺合情绪、也不带性欲的。当然也有变性欲的男妓，我们后面会看到。

严格意义上的易装欲，总是有情绪牵涉其中，或多或少还夹杂着情色、性刺激、以及经常性的自慰满足。

假性易装欲

易装欲里最轻微的（性向标度上第I类）可以用以下这个案例代表：

V. A.是位职业男性，教艺术的老师，还在学心理学的学生。在他六十多年的人生中，他认为自己很大程度上是同性恋者，至少在最近几年如此。结过两次婚，没有孩子。他最近过世的第二任太太生前是个律师，而且是位相当善解人意的伴侣。他年轻时的性史在金赛标度上应该是3（双性恋），现在大概是5。

当被问及易装欲时他说：“当然，我曾经因为穿女性内衣甚至整个‘易装’而获得巨大快感。那是一种性刺激，对男孩女孩都有用。现在我不再‘易装’，即使在从前我也玩得很少。”

很多此类案例毫无疑问存在，但因其并未到强迫症的地步，也未引发别的并发症，不需任何治疗，对个人和社会都无关紧要，所以可被称作假性-易装欲者。

另外还有很少一群人大概可以归为此类。他们出于羞耻或恐惧基本不会整体“易装”，但是非常喜欢易装欲的幻想和文学。很难确定该把他们归类为假性易装欲还是完全不算。

真正的男性易装欲者

很大一个群体的男性易装欲者（TVs）可以被称作“真正的”，因易装是他们偏差的主要症状，假如不是唯一的话。他们易装往最轻了说是源于一种强烈的、有时甚至压倒一切的情绪上的欲求，且毫无疑问包含性的意味。其中有的几同上瘾，沉溺越深“易装”的欲望越强烈。

此类真正的男性易装欲者大概可以称作阶段性的，另外一些情况也可称不完全性的，当他只是或频繁或稀疏地在一定场合易装，或是仅仅在他的男装下穿一些女性内衣饰品。假如他是完全以一个女性身份生活。那就是持续性的。

这些事实也许同样适用于女性，但此章内容仅针对男性。女性易装欲似乎比较少，且其现状比较值得怀疑。女性时尚允许女性易装欲者可以不太引人瞩目地着男装，她的偏差仅仅被视作傲慢，而男性易装欲被许多人反对是因为被视作侮辱他人。

易装欲有史以来就存在，并不局限于某个种族或族群¹，或是社会阶层。一位很能干的研究易装欲的学生——其本身也是易装欲者——用“詹妮特·汤普森”的笔名写作，如此说道：“它看起来从明显情绪稳定、境况富裕的家庭，到不稳定的、贫困的、破裂的家庭，都会发生。经济的、社会的、婚姻的、家庭地位的、或者职业类别的。这些所有因素没有哪一个能说得上对易装欲的产生起决定性影响。”²

易装欲的性根源

我曾许多次问过易装欲者。“你们从‘易装’里究竟得到什么？”很自然的。答案因人而异。

“当易装时，我好像感觉到一种不间断的性高潮。”这是最直白的涉及性的回答。

“强烈的性刺激”、“性释放”、“性闪耀”、“美好的性愉悦”，另外一些如此说。

也有不涉及性的，通常来自年纪稍长的易装欲者，或是变性欲者，或是正在接受雌性激素治疗的，他们说：

“当易装时，我终于感觉是我自己了”，或者“那是一种味道甜美的放松”，还有一位心满意足地伸着懒腰宣称：“这才是生活”。很多诸如此类的表达，显示出甚于性快感的对性别不适的缓解。

对男性易装欲者来说，性的原因在其易装生涯之初尤为明显，没有任何一位有经验的临床医生会怀疑绝大多数易装欲者的性根源。因此在大部份的医学文献里，也许是很不幸的它被视作一种性的偏差或变态，经常被承认的易装之时或之后的自慰活动证实了这一观点。也是经常被提及的，随之而来的犯罪感和恶心感，再加上净化即清除掉那些女性服饰，也同样证实了——最基本的——易装欲的性本质（“性交之后每个人都有负罪感”——译者注：原文为拉丁文）

在一个异性恋关系中（大部分真正的易装欲者明显都是异性恋者，有些可能是双性恋者），仅仅是局部的“易装”，比如穿件女性睡衣。也常常保证有效力。

许多易装欲者在他们人生的后半段，“易装”更多是为了情绪上的舒解，甚过有意识的性的原因，这点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我们也必须记住，许多易装欲者都有着尽可能减少这种“任性”的性本质的倾向，因为他们想要遵从道德规范，也就是说我们文化里这种反性的氛围。

至于说一种想像的易装欲的非性本质，现代作者中坚决持此观念的是查尔斯·普林斯博士，他本身就是易装欲者。他很愿意看到易装欲一词被“femiphilia”一词取代，其意为“对阴柔之物的喜爱”，他相信如此就能将易装欲和性的关联消除掉。以后我们还会谈及他的观念。

之前提及过的那位观察相当敏锐的“詹妮特·汤普森”不完全否认这种偏差的性根源。但补充说道：“易装欲应划入行为举止问题的范畴，而不应该是通常归属的性问题范畴。”

论及此议题的老一代欧洲作者，比如性学家Krafft-Ebing, Havelock Ellis, Hirschfeld Mol, Bloch Rohleider, 以及其他记录了许多类别的易装欲者，其伴随而来的症状里大部份都含有明确的性的意味。下面所有这些我们都可找到参照：“异性恋者”、“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窒息式自慰

者”（autoerotic）、“自恋者”、“恋物癖者”、以及“虐恋者”，还有之前提及过的“连续的”、“局部的”、或“阶段性的”易装欲者等等。所有这些定义大多具描述性，是它们的主要价值之所在。各种的排列组合都可能存在，没有任何两个案例是完全相同的。每一个易装欲者都沿着他们各自的道路在行进，很难划入一个呆板的分类法里，对此以后还会有讨论，但在这里我可以说，在我看来易装欲者是他们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性结构的产儿，同时受文化因素及童年条件作用影响而成型，因而它才能够呈现出无限多种不同的临床景象。

哈维洛克·艾里斯（Havelock Ellis）相信易装欲者有两个基本群组：一个仅仅是“易装”，而另一个“感觉”⁴自己属于相反的性别，虽然并没有使自己的身体结构与之相匹配的幻想。这个观念跟我的惊人的相似：一组包括易装欲者，一组包括变性欲者。

金赛及他的同事们⁵意识到这个现象有“很多不同的状态以及很多不同的源由”。

易装欲望及活动的启动或者“导火索”（启动（inception）在此并非因果关系（causation）或是起因（etiology）的同义词）我相信可以是双重的：（1）恋物癖（性向标度第II类）及（2）潜在的和基本的变性欲（性向标度第III类）。第一重代表性的偏差，第二重代表性别的不和谐。

有恋物癖的易装欲者

有恋物癖的易装欲者通常在孩提时代就开始，对女性服饰（通常是妈妈的或姐姐的，因为她们的最容易拿到，也非乱伦的）里某个特定的物件产生不正常的兴趣。比如底裤、灯笼裤、紧身胸衣、胸罩、睡衣、以及其它一些衣物，但还有鞋（尤其带高跟的）、长筒袜、手套等等。这些物件通常用于自慰。一位勤于思考的有易装欲的学生，从自身的经验及与别的易装欲者私密的交谈里，把这些所恋之物分作外在的”和“内在的”。“外在的”从鞋开始。“内在的”从内衣裤开始，然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衣物都能成为所恋物。“外在的逐渐地趋向全套的女性装扮，包括富于女性刺激的发型、衣服和化妆。⁶“内在的”一组有恋物癖的易装欲者通常跟别的男人一样生活着，较少着全套的女装，只是一直在正常的男装下穿些女性服饰，比如底裤或胸罩，若是没有这些，他们的受挫感几乎难以承受。

多年前我有一位病人⁷，是个年近七旬的男人，他出门时就习惯于这种形式的易装，只有在家时他才会完全“易装”。一次他在大街上出了事故，人事不醒地被送进医院，当他身上穿的女性内衣被发现时，对易装欲毫不熟悉的检查医生把这个事实写入了医院记录（我就是在那看见的），还有“脑震荡”的诊断和“病人显然是个道德败坏者”。唯一令人安慰的是，这一类医学上的无知发生在二十多年之前。

我的另一位年近六旬的病人，性取向主要是异性恋的药剂师，对年轻人的服饰有种强烈的迷恋（civitism），恋物癖的“易装”之后看起来也就四十出头。他打扮成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所体验到的“性的光芒”（他的自我描述）甚于打扮成女性。他说有一次，将近五十岁时的某一天，他一人在家。正沉溺于一个年轻男孩的装扮中，门铃响起，他打开门，一个男人站在那里。因为门厅处灯光昏暗，那个人把我的病人认作一个孩子，问道：“孩子，你妈妈在家吗？”那带给他的刺激是如此强烈。他几乎达到性高潮。

有潜在变性倾向的易装欲者

易装欲的另一个启动原因不是恋物癖，而极大可能是一种先天的或后天早期获得的“潜在性的”变性倾向（性向标度第III类）。这些病人（跟真正的变性欲者一样）永远不变地都把他们偏差发生的时间追溯到最早的童年。“打从记事起，我就想成为一个女孩”在他们的历史中经常出现⁸。当然很可能这一类的说法仅是表达一种希望如此的愿望，但是大部份的证据，不仅来自于病人本身还有他们的亲人，都指

向一个事实，绝大多数的案例里，易装的倾向都发生在孩子五、六岁时。

要清晰而明确地区分易装欲的这两种启动原因，恋物癖和潜在的变性欲，并不总是可能。恋物癖可以渐变为（基本的）变性欲，许多案例病史重复显示了这一点，不过前者很可能是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后者的成分，否则最起始的对一件或多件女性服饰发生过度的兴趣，很难进化为全套“易装”的欲望。这也因此就能解释，基本的变性欲时不时地看起来有着渐进的易装欲本质。

在我看来，易装欲之性的成分，表现在恋物癖这一起因上甚于潜在的变性欲这一起因，后者（跟真正的变性欲一样）经常是较低的性欲加上对性别不满占上风。

易装欲者的出版物

研究易装欲之谜最投入的学生之一，就是前面提及过的查尔斯·普林斯，他是《易装欲》这本“由易装欲者出版、为易装欲者出版、关于易装欲者”的杂志创办人和主编（以维吉尼亚·普林斯之名）。杂志创刊于1959年，曾极大地帮助了在这种孤独的偏差里饱受痛苦的人们，使他们第一次知道自己并非唯一，还有许多人处于同样的境地。在接受了这样的自我之后，许多人终于学着与易装欲和谐共存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感。

《易装欲》予人以一种“主题”杂志的印象，“维吉尼亚”作为这个易装欲“妇女联谊会”的教师、导师及发言人，其名字占据了大部分的地盘。还有一位助阵的共同编辑“苏珊娜”，经常贡献些有意思的想法。通过对订阅者的问卷调查以及给科学和教育杂志做演讲、写文章，普林斯“从内部”做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而大多数别的作者（包括现在这位），都肯定是“从外部”来探讨的。

普林斯想用“Femmespersonator”（F. P.）一词来取代易装欲者，理由有二：第一是消除很普遍的与同性恋现象的混淆，这种混淆使易装欲一词受损；第二如前所述，是想“把一些性给摘出来”。不幸的是，Femmespersonator又很容易与“男扮女装者”混淆，因此也很难说是最好的词。去性的努力仅仅是一个例证，证明易装欲者中存在着的经常性的枉顾现实以及一直以来惯于自欺欺人的能力。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能够客观地正视自己，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缺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他们“易装”时，太多时候他们看起来完全不像女人，而仅是着女装的男人，而他们自己看不见这点，那也是为什么其中一些被逮捕的原因。有人一直要等看到《易装欲》和《变》上刊登的照片才相信这个真相。虽然不幸，但这种自我欺骗是可以理解的，假如考虑到这个愿望本身就是那永远存在的动机的话。

普林斯还出版了名为《女人之镜》和《剪辑图表》的附属刊物，但是对原来那个有教育意义的、值得称赞的事业没有任何助益，甚至可能因其模糊的商业性减损其价值。

对易装欲者性动机的抵赖，恋物癖者除外，是为了使其更值得尊重因而也更为公众接受。“维吉尼亚”和她的追随者们相信，“为了装饰和个性的表达”以及“为了舒解男子气与社会期望值的问题”，这个对于易装欲的解释是正确和合理的。

普林斯发展出一套相当苦心经营的理论。他相信易装的欲望和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原因。男孩子被教育要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比如说不能表现出娘娘腔、不能太轻意地哭、不能玩洋娃娃而应该玩火车等等，这样他们与生俱来的女性成分就被人压抑下去，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迟早会爆发出来，这就导致易装的欲望。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但一个客观的、情绪上不受影响的旁观者和临床医生不能同意。文化的压力实际上对每个人都存在，但易装欲者相对于整个人口数来说只是少数，极少数。

另外，想把性从易装欲里摘出去，就好像要把音乐从歌剧里摘出去一样，简直就是不可能。有太多病人

的病史证明了，对易装欲而言，性比性别牵涉得更多，虽然性别自然也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动机。

易装欲和变性欲综合症，这两种性和性别偏差的真正原因还有待发现。也许一种不成熟的、未发育完全的性结构（被一种错误的教养促成了）与易装欲的成因有关，即使是缓慢地经过很多年之后，“易装”带来的在社会上的满足感及性别和谐，遮盖住甚至取代了其原始的情色性。

一个显然更加客观的方式在《变》这本更新的关于易装欲的杂志上找得到。它的能干的主编佛雷德·肖（用不同的笔名写作）与好几位称职的合作者一起，同样通过信件和照片为读者提供自我表达的机会，同时通过科学上的辩论提供教育和信息，为各种不同的观念提供表达的平台。

他们不认同“维吉尼亚·普林斯”和她的核心理论，即“体内的女孩”导致易装欲者成为这样的人、做着这样的事。然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理论其实包含一丝真理，即生物学上的事实是每个男性身上都包含女性的元素，反之亦然。然而我们的文化和教养导致了（对男性和女性）阳刚劲和阴柔气这样世故的要求，而不允许“内里是女孩”这种男人的存在，只有在易装欲、变性欲以及一些同性恋的条件下才可能。所有这一切当然都非普遍性的。

在《易装欲》和《变》这两本刊物里，易装欲者写的文章以及寄给编辑的信件为心理学家提供了很有意思、很有价值的资料。许多的易装欲者和变性欲者表现出的经常是幼稚的、完全自我中心的态度，偶尔会令人惊异地具有很强说明性，伴随着一种被深深困扰着的、不现实的、受挫的精神状态。越是直言不讳的，其作者越是倾向于变性欲。但有很多文章和信件也非常明智，有时还不乏幽默感。

无论如何，有机会写这些稿件并看见它们被印刷出来，具有不容低估的治疗价值。全部的功劳都应该归于那些勇敢的先驱者，是他们创办的杂志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假如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他们可能在这里或那里诱导了一个易受影响的人，那可能性是这个人迟早自己都会出柜成为易装欲者。而且这个对于少数人的理论上的风险，远远地被许多人实际所受的益处盖过。

然而，那些想要逃离他们令人困扰的嗜好的易装欲者，只能躲开这些出版物，以及所有易装的诱惑、收集的物件等等，并且训练自己在一个完全“正常的”（原谅我不能准确表达——译者注：原文为拉丁文）环境里生活。

易装欲出版物上那些描述细腻的“易装”以及许多冠以女性名字的照片，对易装欲者来说是无尽的愉悦，对心理医生们可以起指导性作用，对其他所有人来说全然无聊。毫无疑问那些“女孩气的杂志”对同性恋者、“肌肉男”对异性恋者，也是同样的效果。鞋店和女性性感内衣店的橱窗分别可以为那类恋物癖者提供性刺激（“淫秽”，我们的道德家会如此说），但对其他人则完全无感。所以说老话诚不我欺：“心中有佛，所见皆佛”，或者“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解读易装欲

易装欲可能是潜在的或隐蔽的同性恋的观点，有好几位作者都阐述过，尤其是维也纳心理分析师 Wilhelm Stekel⁹，至今还为追随者们赞同。他们的解释看起来足够简单，但对不怀成见的临床观察者来说，听起来并不正确。金赛和他的合作者们也认为不对。有太多的易装欲者很明确是异性恋者，给他们再增加一个情绪上的负担（同性恋）——他们对此偏差经常是很排斥、拒绝的——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精神分析的理论有时就像邪教——假如不是宗教的话，对普通的临床医生来说经常都很费解。他们的解释和分析尽管时常令人着迷、有时还充满诗意，但看起来太过牵强甚至荒诞不羁。

精神分析法有一套它自己的语言和行话。在易装欲（和同性恋）这个领域里，精神分析师们贡献给了我们这样一些概念：“长着阴茎的母亲”、“有阳具的妇女”、“易装欲想要克服”的“阉割恐惧”，诸

如此类，不必赘述。这些精神分析的概念被广泛地当作科学性的发现或是有独创性的理论接受，然而也受到批评和拒绝。批评者指责这些理论仅是智力“游戏”、复杂的巫毒——假如不是完全的废话或胡说八道的话。笔者既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对以上哪个表述最可能是正确的做出判断，此处也非表达偏好的地方。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大学教授Buerger-Prinz, Giese及Albrecht在一本很重要的德文专著¹⁰里说，精神分析法理论“缺乏临床观察证据地思考可能性”（现象学）。

精神病学家、德国汉堡大学老师Johann Burchard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精神分析理论更易于接受的解读。在最近的一本关于此议题的德文专著¹¹中，他说同性恋和异性恋的易装欲者和变性欲者，在性上是双取向的：一个针对自我，一个针对伴侣，对一个无性的易装欲者或变性欲者来说，性欲对象完全回归自我，即使是自慰也可免去，这些案例变成性高潮缺失症。

在其它类别里，一个伴侣或物件（恋物癖的）起着一定作用，而自恋型的易装欲者有镜子里自己的镜像。Burchard认为易装欲是一种起因尚未知晓的病理发育的结果，与另外一些性偏差相似，是非精神性的综合症。

弗洛伊德本人假如今天还活着的话，应该不会否认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基础，因为他相信“遗传的、先天的、不仅是教育的因素。”¹²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Robert J. Stoller博士，在他最近一次关于人类性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演讲上，回忆起弗洛伊德关于性行为在大脑的物理结构——可能还要加上化学组成——中一定有很深的根源这一观点的确信。

大约在1930年左右，我在数次的维也纳之行的其中一回曾拜访过弗洛伊德。那时他的家和办公室都还在贝格施特拉瑟，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维也纳大学生理学教授、著名的“青春期垂体”¹³发现者Eugen Steinach博士引荐了我并帮我约定了时间。

与弗洛伊德共度的一个小时令人永生难忘。在诸多的其他话题中，我们讨论了身体与头脑的关系（Steinach的研究课题引发的话题），当说到一个与我的观点——“情绪的不和谐，很可能源于我们内分泌腺的不和谐”——相关的双关语时，弗洛伊德大笑着表示完全认同。

假如说我从这次的拜访学到了一件事的话，那就是从现在的一些从业人员身上看来，弗洛伊德本人绝对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他的生物学背景和训练使其不同于那些“极端主义者”比如Bergler之流。另外，弗洛伊德伟大到足够能意识到自己偶尔会犯错，并且勇于承认错误以及尽力改正错误。

易装欲的不合法性

典型的或真正的易装欲者，是完全无害的社会一员，他以一种完全独自的方式获取性愉悦和精神满足，其特殊的性表达并不需要一个伴侣，这点使其与所有那些所谓的性犯罪者截然分开。然而，根据法律上的一个严格解读，他同样可以被起诉，即便是在他自己家这种私密空间（一个“围墙”之内）里“易装”，当然更不用说着女装出现在公共场所。¹⁴

有的易装欲者学会了如此聪明地化妆打扮，且其举止行动是如此的自然阴柔，以至于像俗话说的不能被“读出来”。这给予易装欲者格外的满足感，因为他们觉得成功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的（第二）人格。这个“新的”女性人格强化了所有的易装欲者都假定拥有的女性名字。男人谈起他的女性对应者时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这对不了解状况的人来说特别容易搞糊涂。我知道这样的例子，有易装欲者拥有两个驾照，一个男性身份，一个女性身份，而且还有两个社会保险卡，以备不同时间打两份工之需。

易装欲者的家庭生活

我所知的易装欲者大多数都以男性身份生活着，但着男装时可能很痛苦。因为不感兴趣，他们不擅长着男装，经常显得邋里邋遢。他们渴望回到家里、穿上女装放松的时刻。有的可能仅仅是一条精美的女裙，在那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太太们经常陷入困惑且无所适从，唯恐孩子们瞅见他们的父亲着女装，或是有客人来访而丈夫来不及溜进浴室换衣服。

为孩子们将来的心理发育着想，他们理当受到保护，不应该知道自己父亲是易装欲者以及看见父亲“易装”。尤其会使一个男孩对父亲形象的认定，可能受到无法修复的伤害。我有一个变性欲病人告诉我说，“她”（这位病人以女性身份生活，虽然并未接受过手术）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着男装，也从未见过母亲（也是易装欲者）着女装。当然在如此一种病态的条件下，似乎很难成长为一个正常的成年男性。但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案例，很可能有意无意地被病人夸大了，以此来为自己的变性欲辩护，无论如何这都是非典型的。

不管怎样一个父亲都没有任何理由让孩子们看见自己公开地沉溺于易装欲的愉悦里，也很少有妻子和母亲能忍受这种事情发生，虽然我知道有两、三桩这样的婚姻存在。

那些必须靠“易装”来维持一个精神上的平衡的易装欲者，假如受挫太久，可能会发展出另外一些更为严重的症状。我看见过以酗酒来替代的，嗑药的习惯也是这样起的头。我也看见过神经紧张、敏感易怒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工作丢了、家庭破裂。“一丁点小事就能让他怒发冲冠”，一位太太如此讲述她的丈夫——当他一次又一次地不能“易装”、不能着女装“成为他自己”时。

我有一个病人，作为男人来说相当的羞怯懦弱，但一当回复到他的女性角色，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作为女性，他没有了那种自我意识和那种不安感，对此他自己解释道：“身为男人，总是被期望要自信，要有那种进攻性和强势姿态，但那不是我的天性。这种期望对女性就没有，所以作为女性我就感觉很自在，很安全，才感觉是真正的自我。”在他的男性角色里，这位病人有强烈恐高症，想着乘飞机旅行就恐慌。但“易装”之后，这种恐慌烟消云散，他定期地乘机旅行并能享受飞行的乐趣。

不是所有这类“紧张的”症状都属心理性的，一位明智的医生应该有低血糖的意识。易装欲者和变性欲者所感受的强烈挫折感，再加上（经常能观察到的）糟糕的饮食习惯，能导致一种功能性的低血糖。这种病症可能会引发情绪上的极端表现、判断和控制缺失、强迫性行为，同时还有身体上的不适、晕眩、阵发性昏迷、心悸，等等等等。适当的医学治疗、特别关注饮食，都会大有助益。

易装欲者的太太们

易装欲者的太太们自身也构成了一个心理问题。我与至少一打的太太们交谈过，她们中大多数人都营造出一个勇敢的表象，声明自己对丈夫的爱并未受到影响，但承认说对易装欲当然不会感到开心，有时甚至极感痛苦。但有少数，极少数的说她们很享受帮助丈夫“易装”及“化妆”，并且的确跟喜欢他的男性角色一样喜欢他的女性角色。她们是在自欺欺人还是女同性恋者？我曾许多次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只有更深入的心理学探索能提供答案。丈夫作为情人的能力以及妻子的性需求，对于一桩婚姻能否持续往往是决定性因素。有的能（假如取得共识的话），许多不能。

我还观察到比较罕见的案例，那就是妻子的同性恋倾向超过异性恋倾向，因而更喜欢她的丈夫是个女人甚于是个男人。由此产生了一种类似女同性恋的关系，不仅满足了双方的需求，还使其丈夫在变性欲基础（性向标度第III—第IV类）之上的易装欲找到一个几乎是理想的发泄渠道。

可能大多数的易装欲者太太们都愿意忍受丈夫的嗜好，只要别让她们必须看见自家先生着女装就行。我

还知道有结婚多年但妻子从来不知道丈夫有易装欲的，尽管他定期地每月数次在外面沉溺于此嗜好。

Hugo Beigel在一篇题为“易装欲者的太太们”的文章里描述过相似的情况。

任何一个易装欲者都不应在将自己的怪癖诚实以告之前结婚，那太不公平。太多的人都没有这么做，随后付出沉重代价。在Buchner的调查中，72%的人都没有预先告知。

随附偏差

之前曾暗示过，一些随附而来的变异或偏差经常使易装欲更加复杂化，它们特别让太太们揪心，并且还加剧了自身的问题。这些在除易装欲者出版物之外的文献里极少被提及。

最危险的一种大概是“束缚”的欲望，偶尔还伴随着自缢的企图。这些企图可能稍微过头了、营救可能来得稍微晚了、一个神秘的令人费解的“自杀”又上了头条了等等，这种情况发生得有多频繁，谁都可以去猜测。

鞭打也偶尔发生，通常是易装欲者着女装去登门拜访妓女并做此要求，或是想要在她们的家里“易装”，仅与她们用“女孩的呢语”聊天，就跟“一个女孩对另一个女孩”一样。有些有受虐倾向的易装欲者会同时想要被羞辱，他们身着女仆装，想被使唤着洗洗涮涮、擦地板之类的，他们愿意付高价来买这种“性服务”。我知道一位著名的心脏科专家就是定期沉溺于此，这是唯一适合他的性生活。

恋物癖（性向标度第II类）使另外一些易装欲者的性生活复杂化，同时还给婚姻生活增添一个格外的压力。有喜欢皮草和皮革的，他们用相当不菲的花费买夹克、大衣及整套外衣，以至于妻子们完全有正当理由抱怨——假如她们自己买不起这些东西的话。

这同样适用于昂贵的丝绸女裙，还有更加昂贵的定制女鞋，易装欲者经常要求格外高的后跟，而且每次都要是新的。相当的费用还花在假发、首饰及各种小玩意儿上。

易装欲中的自恋倾向已经被说得太多。是的，这个类别的大多数都是在镜子前度过异乎寻常的时间。崇拜他们自己着女装的形象，只不过这个形象经常都打扮过头，戴了过多的装饰品。但他们是否真的像那传说中的河神之子一样“爱上”了自己，那是另一个问题。夸张的女性虚荣也可能导致同样的行为，还有就是为了显摆他们的新裙子、假发套或发型而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的愉悦。镜子和相机在一个易装欲者的生活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附件，既然这些都是无害的且在精神上有所助益，那就有它的正当性。

这里讨论的易装欲者主要都是性向标度上第II和第III类，其易装的症状目前看来在临床观察中最显著。那些在性向标度上属第IV类、有着改变身体状况欲望的，比如通过激素治疗使其乳房发育或者接受整容手术，整体上已显示出变性的倾向，将会包括在下一章的内容里。

1. 参见附录C，作者Richard Green博士，第173页。

2. 《国际性学杂志》，1951年5月。

3. A. Taylor Buckner在他提交给加州大学的硕士论文中，以一份寄给262位《易装欲》（一本为易装欲者办的杂志）订阅者的问卷调查表为基础。报告了在性交过程中所用女性服饰的情况如下：

服饰种类	百分比
高跟鞋	10
长筒丝袜	16
紧身内裤	22
睡裙	26
整套着装	19

4. 在此处和别的地方所提及的“感觉”，只具有极弱的科学性意义，因为它太模糊、太主观，不仅可能从此案例到彼案例意思不同。就是同一个体也会因情绪变化而改变。
5. 金赛（Kinsey），Pomeroy, Martin, Gebhard: 《人类女性性行为》，1953年由W. B. Saunders Co. 出版，第679页。
6. 《变》，1964年，第3册，第3页。
7. 他的案例由B. S. Talmey医生在1914年2月21日的《纽约医学杂志》上全面描述过，除了在此报告的事故之外，该起事故发生于这位病人生命的最后时日。
8. Buchner发现在他那群《易装欲》读者中，最早的易装经历发生时间如下：

年龄	百分比
4.9岁之前	14
5至9.9岁	39
10至17. 9岁	39
18岁以后	8

9. Stekel起初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但后来变成他的竞争对手和反对者。
10. Buerger-Prinze H., Albrecht H, Giese H., 《男性易装欲现象》（原文为德文——译者注），1953年由Enke Verlag出版。
11. 《易装欲和变性欲的结构及其社会学意义》（原文为德文——译者注），1961年由F. Enke Verlag出版。
12. 《弗洛伊德全集》（原文为德文——译者注），伦敦Imago Publications出版，第70卷。
13. 睾丸里生产激素的构成部分。
14. 参见第9章的法律层面。
15. 在Buchner的统计中，有20%至37%的易装欲者如此感觉。
16. Buchner发现太太们的态度如下：

太太的态度	百分比
完全接受并予以合作 ^a	25
只允许在家里但当她面异装	11
允许但并不想亲眼看见	20
知道异装欲但全盘反对	21
对丈夫的异装欲并不知情	18

- a. 在我所观察的案例中，25%太乐观了。
17. 《性学杂志》，1963年7月。

第四章

男性变性欲者

阅读完前几章的读者应该都对（变性欲）男人相当熟悉了。他们不仅仅想要靠易装来使自己看起来像女人，而是想要在外表及功能上都成为女人，并且想利用任何可能的医学技术来达成愿望。换言之，这是一个因为倒错的性别角色和错误的性别取向而倍感痛苦的男人，他想变性。

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来说这些人是在自欺欺人，没有什么真正的变性是可能的。性和性别（为明确计再重复一遍）在受孕时就决定了，或者是两个分别来自母亲和父亲的X染色体奠定了未来一个女孩的基础。或者是一个Y染色体（来自父亲）和一个X染色体（来自母亲）保证出生的是个男孩。

然而变性的愿望一直持续存在，而且以所有实际的目的论，对这些个人将来的生活及其在社会上的地位来说，这个愿望是可以达成而且已经达成了。这个从男性到女性的改造，只涉及可看得见的生殖器和第二性征，至少从外表看来是可以很成功且很可信的。

然而不管这个人以相反的性别身份生活多久，也无论他接受了哪些手术或激素治疗，只要做一个染色体检测，还是会发现他真实的染色体性别保持不变。

生活和爱情中的变性欲者

很少有人能像一个变性欲者那样持续不断地不快乐（变性前）。他（或她）的生活中，只有一些非常短暂的时间段。比如那些极少的听说某个变性手术是可行的充满希望的瞬间，还比如他在名字、着装、及社会接受度上都假冒女性成功的时候，他能够忘掉自己的悲哀。并非总是充满激情但时常受挫的性欲，更多的是性别不和谐给变性欲者们带来的令人心碎的极端痛楚，导致他们成为自残、自杀、或是这些企图的永远的候选人。从酒精和毒品里获取虚假的解脱也是常见的并发症。

自残并不罕见，在我总计152位男性变性欲者中至少发生过4起。其中两位是企图自宫但不得不放弃，然后打电话找医生。一位在朋友帮助下完成了这项工作，另一位仅是把阴茎割伤，之后缝了好几针才修复好。有比这多得多的事件见诸报告，还有更多的可以很有把握地想像得到。

这三位已自宫或是企图如此做的病人，最后都成功地在美国接受了手术，将睾丸和阴茎除去并建造了一条阴道。她们现在都以女性身份生活着。第四位还在希望着能在美国内找到一位富于勇气且善解人意的外科医生，否则就只能等筹够资金后去国外一趟。

这些自残的行为有些是出于绝望，另外一些更多是深思熟虑的算计，是为了逼着外科医生去完成这项生殖器改造的手术。医生本来是拒绝做这个手术的，原因可能是他的职业理念、或是缺乏医院设施（那些必需的许可被医院董事会卡住）、或是惧怕批评、或是考虑现行法律等等。

最后，那些没有受过此类手术训练的外科医生可能对自己的技术缺乏信心，害怕手术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对病人而言）而导致的后果。律师们据说也都是劝阻医生们不要做这类手术。

因为变性手术不能施行而导致的“动机不明”的自杀事件，毫无疑问发生过。

我还鲜明生动地记得胡安，他非常希望被叫着胡安娜，一名年纪三十的真正的变性欲者。除了性别上的

不幸之外，他身体上最大的缺陷是一把黢黑浓密的胡子，假如想去除的话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另一个缺陷是，对别人针对他给人留下的女人气印象及他假装的同性恋倾向的评论，他敏感感到几乎偏执的程度。再有就是极度的贫穷和较低的受教育程度，所有这些加起来导致了完全看不见未来有什么希望的深深的不幸。

我给予他的心理上的帮助及雌性激素治疗的作用那时已达上限，应该是外科医生接手拯救这位病人的时候了，然而手术治疗并无可能。

我好几个月没听见胡安的消息，然后在1963年圣诞节期间收到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本杰明医生：

我终于不得不放弃挣扎了。我现在的存在，就是在悲哀中等着离开这个我一直悲惨地活在其人世的那一刻。

请感谢维吉尼亚。愿上帝保佑你们健康善良，好使你们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善待你们的同类。

永别了，J。

试图联系他但都失败了。我情愿相信他这封信仅仅是个歇斯底里的哭喊，但可能性是，他的确找到了他看得见的能解决他的问题的唯一方案。

同情、理解尤其是任何程度的感同身受，对变性欲者而言一般都只能在同类中找到，所以他们总是很急切地想认识同病相怜的人，或者至少通通信。亲密的友情经常是在两个变性欲者在手术前后住在一起时建立起来。与流行的假定恰好相反的是，这样的友情完全没有性事掺合其中，他们就像两个孤独的“正常女人”住在一起，各自期盼着一名男性作为性伴侣，除非无性状态占了上风。

对他们的家庭来说，这些变性欲者往往是巨大的问题。这个人的着装和举止可能都是令人尴尬的娘娘气；留着长发；可能和正常男人恋爱：被反对多了就以自杀相威胁；谈起将来的手术后生活都以女性自居，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尤其是父母，他们很难轻意接受一个儿子成了女儿；还有兄弟姐妹，对于一个兄弟成为姐妹持同样态度。但这个病人的感觉是，处于存亡之际的是他的未来人生，他可不愿为了讨好别的谁们而牺牲自己的生活。亲戚们常常是为了避免在周遭邻居朋友的流言蜚语中感到尴尬而反对“变性”，这个孩子可能得到的幸福屈居第二。

变性欲者的心理状态和性生活

“对被认知、被关注、被接受的需求，加上内在的被拒绝、被漠视的感觉，在所有话题中都是显著的。”Worden及Marsh两位医生很公正地这样说。

许多变性欲者明显完全没有性生活，如同Burchard说过的。他们中有一些的性欲已经朝内转向自我了。自慰也偶尔发生，但欲望很低，尤其在雌激素作用下降得更低直至零。

但另外一些变性欲者是有性生活的。有那些还维持着一个正常的，就是说与一位女性的婚姻生活的。他们说借助幻想、在性交时采用魔女式（在下面的）体位或是穿件女性睡裙等等，都能有性生活。这些已婚的变性欲者有的向我描述过一种精神状态，那就是性交时阴茎好像已经失去了所有者的概念。“阴茎完全可能反过来是我太太的，插在我的身体里。”一位病人这样表达道。另一位说得更加直白，“我不知道是我在干别人还是被别人干。”精神分析师们也许能为这种现象找到什么高妙的解释。

当然另外还有一些变性欲者有正常的男朋友，不管他们是否以女性身份生活，他们对待他们都如女孩子。他们希望着、工作着、攒着钱，就为了能做变性手术，进而能合法地结婚。偶尔也有两个人提前就

以已婚夫妻身份生活，除了少数几个亲密的人外，别人都不知道他们从遗传上来说其实是两个男人。当然，害怕被发现、被逮捕、引发丑闻之类的恐惧一直都存在，这也导致他们精神上处于一种危险的平衡状态。

性关系各个不同。“丈夫”最经常的是用肛门替代还不存在的阴道。“妻子”可能会声称有性高潮，但是在雌激素治疗下，“她”很难勃起，但这完全不被认为是什么缺陷，而是刚好相反，因为所有男人气的表现都是令人厌恶的。勃起通常被描述成很痛苦，这可能用心理焦虑来解释。随着雌激素治疗导致的前列腺萎缩，射精逐渐减弱直至最后消失。

这样一种组合里的“丈夫”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课题。是他有真正的或潜在的同性恋倾向所以会被一个变性欲男子吸引吗？很自然的，这种吸引是对这个男人身上的“女人”而言的，但是否有可能完全正常，异性恋男人能够忘掉对方身上男性性器官的存在，甚至在手术之后忘掉它们曾经存在过？

当然也有一些变性欲者发现卖淫是一个很有用的职业，从精神需求和一些实际的理由来说都如此。这里我不是指那些为了“生意上的原因”而打扮成女人的男骗子，而是说的那些（还未经变性手术的）变性欲者，他们扮着普通的妓女，找正常的异性恋男人为客户。他们相当聪明地用一条绷带把阴茎和阴囊拉进两腿之间，以此将生殖器藏起来；一件紧身束腹大概能进一步保护他不被某个太过好奇的张三”识破；他拒绝正常的阴茎插入阴道式性交，而是提供肛门或口腔服务，对此解释说是因为例假或是最近刚做过流产，或是仅仅就是他喜欢“法国式”。他邀请客人玩乳房。那通常都是经激素治疗或隆胸手术之后变大了的。这给予他很愉悦的感觉，同时也平息了客人可能产生的任何怀疑。这样做所存在的缺陷和危险，被这种完完全全被当作女人接受的极大满足感所抵消。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件事——扮作女性一次又一次地吸引正常的、异性恋的、毫无怀疑的男人，为他们提供性服务甚至还以此挣钱——更能证明自己的女性魅力的？

卖淫这行除了可能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即便作为不法职业所有的害处）外，还有起决定作用的实际的好处。变性欲者不仅可以靠此谋生，还可能攒够去国外（1965年时通常是卡桑布兰卡）一趟的钱，而那是他一直以来的目标。

究竟有多少男性变性欲者在变性手术之前从事卖淫这个职业，不可能有任何准确度的估计。他们为数极少，可能全国也不超过几打。至于为数更少的在手术后、甚至在合法成为女性之后，还全职或兼职地做妓女这一行当的，人数很难估计（参见第八章）。

曾经发生过几起这样的案例，谁谁突然间就搞到一笔来历不明的钱能出国了（然后回来就是个女人了，有人如此调侃道。^a）。因为知道变性欲者那种压倒一切的、疯狂的想成为“女性”的欲望，疑虑不时在我头脑中浮起：他们的资金来源也许在卖淫之外还有什么不法渠道。很容易令人想起与同等疯狂的毒品君子所犯的那些同样的罪恶。

至于那些还未接受变性手术的病人的心理状态，即便是一种受限制的、仅是部分满足的性生活，对他们中的一些来说也比完全的受挫、完全没有性发泄要强。精神神经性的症状，在我看来是性方面受挫越大越严重。截止1964年年底，在我所诊治的152位变性欲者中，有大概6到8位被精神病医生诊断为偏执狂或精神分裂症，但我心里一直就有一个疑问：这种精神病的反应或是精神神经方面的症状，究竟有多少是源自受挫的性生活及变性欲状态带来的对性别的不适感？

俄勒冈大学的精神病学家 Ira S. Pauly 博士，在最近于洛杉矶召开的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第 120 届年会（1964 年 5 月 4 日）上发表演讲时说道：“因为孤立，变性欲者没有能发展出与人交往的能力，所以经常呈现出精神分裂或人格不健全的状态。”⁴

经过雌激素治疗以及变性手术，通常病人的精神状态会有所提高，但绝不是所有的案例都如此。这方面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观察、研究。但一个一般性的准则是，变性欲者不是精神病。

男性变性欲者的身体状态

对变性欲病人的身体检查通常不会发现什么异常状态。除了一位女性变性欲者（有卵巢，有一个发育不全的子宫，还有一个很小的开口在下面的阴茎），我不曾见过别的健雄同体的异态。（这起案例的病人经过手术改造后，以男性身份生活，适应得相当好。）在我的病人中，未发现任何一起所谓的克兰费尔特综合症（Klinefelter syndrome，一种染色体的异态，主要特征为男性乳房发育、不育、及智障等等），尽管变性欲和克兰费尔特综合症这样的组合在医学文献中曾被观察到及报道过。

除此之外，男性和女性变性欲者在遗传基因上来说都是正常的，性染色体在两种性别中都被反复检测过，结果都是很正常的所有男性为负、女性为正。在我的三个相当公开说明过的案例中，一位男性及两位女性变性欲者，他们的所谓染色体图像即所有（正常为46条）染色体以图像形式的表达，被检测出来没有发现任何的异状。

一件有意思的事发生在一位女性变性欲者身上：作为男性生活的“他”曾被送去一个专事这方面研究的实验室做性染色体检测，涂片从口腔粘膜上获取，然后报告给我的结果是“男性”。

对此结果有些吃惊的我打电话给实验室，告诉检测者他刚刚在一个解剖性别为女性的身上发现了一个遗传性别为男性的人。这位见过那名病人并理所当然假定他是面对着一个男性的检测者愣住了，然后对我说：

“有阴道吗？”

“有，确实有。”我答道。

“那让我做一个染色体图像，”他要求道，性染色体检测不是很清楚。”

这样一个图像完成后，诊断结果毫无疑问是“女性”。

所有的病人都定期接受检查，主要看是否有性发育不健全、不成熟、或性征不明等等。对此类状态的诊断建立在生殖器的检查基础上，这种检查自然会允许在个体尺寸上存在一个丰富的多样化；还有骨骼上的测量，比如说宽度比长度大；以及测量17-酮类固醇的低端分泌液，此即出现在尿液中的男性激素的终端产物。个人主观性的症状自然也会考虑进去：比如性欲和性能力都低于平均值，任何的性生活包括自慰都开始得较晚。等等。

这一类或多或少各各不同的发育不健全，被称作性腺机能减退但极少能到性征不明的程度在 152 位男性变性欲者中有 61 位，约占 40%。这类发现最终可能会被证明对变性欲的起因有显著意义。

变性欲者的困境

“我再也不能忍受所有这些了，”我的一位病人说道，还特地用手往下指着。“这个不属于我，它必须除掉。”

另一位变性欲者，已经成功地以女性身份生活和工作了好些年，为家人所接受，并做了一个效果极好的隆胸手术。她最后还是要求我送她去一位外科医生那做生殖器改造。我实在忍不住问她为什么，在她已经成就了这么多并且看起来相当满足的时候。她很震惊，用手往下指着说，但是女孩子没有那个啊！”

对任何一个真正的男性变性欲来说，最大的困境都是到哪里去做变性手术，即便他们找到一位愿意且有

能力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毫无疑问美国有很多这一类的泌尿外科医生），问题还是没有根本解决。动手术需要医院设施，而医院有董事会，那些董事会部分由门外汉组成，其中包括神父、牧师、和法师，没有董事会的批准，手术就不能在那个特定的医院施行。

我的一位病人有过深为烦扰的经历，不仅对他是烦扰，而是对任何一个公正的人包括独立的医生都如此。作为一名受过良好教育且极善表达的人，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几年前发表在如今已不存在的一本西海岸的杂志《性与审查制度》上。我为这位病人真实的陈述打动，同意为他的故事写个介绍，其中我解释了关于变性欲的基本事实，并讨论了（很遗憾地）此时此刻还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医疗审查制度。以下便是这位病人所写陈述的轻微缩略版：

不自由的

作者：William J. O'Connell

这篇文章意是关于自由，关于一个人因此也是潜在的所有人怎么样被剥夺了自由，不是在俄国或德国而是在致力于保卫自由的美国。这是关于我的问题，因为我参与其中。这是关于我怎么样致力于追求幸福，怎么样选择了一个特定的目标并且确信我之达到该目标不会伤害任何别人对他的幸福的追求，怎么样在我追求我的幸福的路上受挫于一帮人，一帮心胸狭隘、自以为是、把他们自己搞成现代的动用私刑的暴徒、外表越文雅实质越危险的一帮人。我不要求你，读者，关心我的受挫感，但是必须关心自由，我的和你的。

我选择追求——更准确地说，不得不追求——的幸福，很简单也很令人震惊，那就是一个能改变我表面性别的手术，因为我是作为一个身体结构为男性，但头脑和心灵都是女性的人。如果你，读者，现在就转身并嘟哝着：“哦，他们中的一个！你的确该受挫！”——那么你同属于那些动用私刑的暴徒，同属于那些因为他们不一样就评判黑人、评判犹太人、评判有污点的人的人。豹子不能改变它身上的斑点，而我也不能——即使我愿意——改变我灵魂里基本的女人本性。假如这世上真的有不朽的灵魂，那我猜想我的一定是女性。无论何时何地，确定无疑的是，我从婴孩时起就知道——称直觉也好，认知也罢——没有任何疑虑地知道我属于女性，并渴望着置身其中。在印度出生长大的英国人回到英国的家，同样于我而言从来都是：成为一名女性就是回家，也许是个34岁老处女单调乏味的家，但仍然并且永远是家。这就是我的幸福：明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正是这样一个女人。对此你可能会觉得（尤其假如你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这追求的可真是个令人好奇的幸福。是的，但是，在一片荒漠里白水胜过香槟。

我生活中的痛苦不仅仅源自偏见和误解，更多的是一种矛盾、一种灵魂和肉身分裂的痛苦。我被迫作为一个男孩和男人“生活在谎言中”，一直痛苦着，一直虚假着，即使着女装，但不是真正的成为女人，也同样的虚假而且还危险。那怎么办呢？一个问题隐含着一个解决办法：我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灵魂和肉身，改变一个元素来适应另一个。把一个不可改变的女性灵魂的可能性先放一边，我还是必须说我的头脑和心灵——我的灵魂——已经被千千万万个渴望、选择及女性价值塑造成型；我若不先终止自身的存在，绝对不可能获得一个男性的灵魂。任何一个精神科医生都会承认，“治愈”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假如让头脑顺从不是办法的话。那剩下的另一个选择就是：改变身体来适应头脑。这在一定限度内是可能的，而且对于能够接受假牙和眼镜、整容手术和义肢的人来说，这不应该显得不合常理。一个男人可以通过控制着毛发和乳房等第二性征的雄性激素在内分泌意义上变成女性；可以通过对去除男性生殖器、同时用手术创造一个阴道在解剖结构意义上变成女性。她不能生育孩子，但是肯定的，假如她在身体结构、激素、及心理意义上都是女性，那她就是一个女人。这个有限度的成为女人变成我的目标，这就是我所追求的幸福。

我的决定是基于这个清醒的认知，那就是我的人生在它的虚假中难以忍受。经过一些艰难的、现实的考虑之后，我去看一位性学家，一位在腺体及其分泌液领域充满智慧的人。他以善意和

理解接待了我，并推荐我去看一位精神科医生，后者证实了他的判断，那就是我神智清醒并且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幸福在何方。然后他很谨慎地开始使我女性化的过程，即使用雌激素及另外一些雌性激素。几个月过去了，我的乳房开始发育。还发生了别的一些变化，其间我的医生一直在研究、测试、观察我，然后终于——辉煌的一天——他同意我做手术了。

这位技术好、为人谦恭有礼的外科医生不愿仓促行事，他必须要以自己的良知确定他所作所为对我是最好的。我没法怀疑这位高尚的绅士跟那位性学家一样。真正地践行着希波克拉底的誓言：让病痛者的需求引领他的救治。为了双倍的保险，他又推荐我去见另一位精神科医生，后者随即又召集了一个同业小组。经过许多个小时的讨论、询问及研究，这三位精神病学家意见一致地都建议手术，并附加说他们无力改变我的女性灵魂，而外科医生能通过手术对我有极大助益。即便如此这位外科医生仍然未被完全说服。我们又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最后他终于同意了。“现在，”我想，“现在终于漫长的等待和漫长的焦虑都过去了，现在我的生活将变得和谐并且有意义，现在我的伟大的探险……”

但是我没有估算到偏执、成见及怯懦。

两个星期的等待床位之后，我进了医院，被告知说只要他们的精神科医生同意。医院就提供手术设施。其中的一位在第一天出现过，经过谈话和测试之后也赞同他的同行们的意見，这就使得总计五位精神科医生全体一致地赞同手术。负责组织协调的医生也来了，对我很友善也很同情，但是延误发生了，有一位本该来的精神科医生，看起来并不乐意出现。一天又一天，我躺在那里，咽着无荤腥的食物，抽烟不得不到室外去——一项不仅是由我自己的宗教信仰，也是由医院规定所强加的戒律。

最后那个无比重要的组织委员会的一个人出现了：委员会因为来自医院的“宗教成分”的抗议，要重新审核我的案子。但我的来访者，尽管他本该代表我这一方，向他的同事们陈情，但看起来只想说不愿听；我认为他的想法早已成型，而公正或“病痛者的需求”在其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存在的空间。

组织委员会拒绝批准手术。他们没有叫我陈述自己的案例：确实非常明显的（一位医生告诉我的），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我。只想着怎么安抚那些“宗教成分”。因此那些由性学家、外科医生、以及一长队的精神病学家所做的严谨的、认真负责的研究，通通白费。医院不惜牺牲他们的信誉（因为我是签了一个毫无疑问的同意书才被接受入院的）和使命（帮助那些求助者），仅仅为了那少数几个偏执狂。所有这一切之上，他们还毫不犹豫地收了我二百美元，那是我辛辛苦苦为手术攒的钱——二百元就买了一场难受和极度的不尊重。在这家医院拒绝我之后，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别的医院还会接受我；无论如何，我的短暂的假日又得等下一年了。除了接受失败、回到西雅图的家以外，我无计可施。之后我两次写信给那个委员会表示抗议，并提供了宗教上支持手术的理由。没有任何回复——也许他们还用钟声、圣经、和蜡烛举办了一个逐出教会的仪式呢。更加可能的是个体的灵魂对这些“基督徒绅士们”来说并不重要。

这次的惨败该怪谁呢？我是在寻求我的幸福，这个幸福不会伤及任何人，但我被那些偏执的、自以为是的人阻止了，我的自由被剥夺了。没有太多什么说法能减轻这个当事医院的罪愆，因为他们准许我入院，按照一个他们后来撕毁的约定收费，那些投票否决手术的绅士们在他们由“苦痛者的需求”引领救治的誓言前十足的虚伪——他们是被偏执和怯懦引领，而我的需求没被考虑过。但另外的医院呢，虽然没有那么可耻，但一样的怯懦。是什么令他们不愿意准许一个几乎有半打的医生深思熟虑后都认定是必须的手术？在我看来，令他们胆怯的有三个因素：合法性、宗教、及对自由的不尊重。

法律在这一类事情上不清不楚。普通法和某些古代法规禁止故意伤害罪，而故意伤害罪指的是使人丧失自卫所需的肢体——一只握剑的手臂或扣扳机的手指。要把性器官视作在自卫中有用稍微有些因准，更何况这样的法律当然是针对未经许可的武力致残。简言之，故意伤害罪的法条并不能自动应用于经病人许可的去除性器官——假如能够丝毫应用得上的话，尤其是法庭本

身也对某些罪犯施以宫刑。然而一个抱有成见的地区检察官还是有可能会拖出这条法律来，并用在一个参与手术的医院身上。是否会被判有罪，特别是高一级的法院是否会维持有罪判决。也许值得怀疑。而外科医生们愿意冒此风险，只要他们的良知许可，因而很难相信医院拒绝我是因为这条法律。

宗教，而且并不一定是名副其实的宗教，是导致医院持此态度的背后推力：确实这也很可能会是说服一个地区检察官行使故意伤害罪的公众舆论的背后推力。公众舆论毫无疑问对此手术充满敌意，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围绕着最近那起有名的一个美国士兵变成女性案例的遮遮掩掩的嗤笑：人们被一个男人身上的女人味以及去除男性生殖器而震惊（比对于女性去除卵巢更甚）。毫无疑问，这个态度是基于女性低人一等的观念，此观念在圣保罗福音书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很明显，一个在基督教早期做梦都想不到的手术并未在圣经里被禁止过，也没有任何的章节可以解释成在精神上禁止，因此那种宗教上含糊不明的对此手术的敌意并不意味着基督教真的反对。我自己作为一个虔诚的浸礼教徒，曾经有理由思考此手术的道德意义，也许比那所医院里的“宗教成分”更深刻，比那些不假思索就谴责的许多人也更深刻。我并不声称自己的推证就是合理的，确实我只能提出这条推理的思路来。基督教对灵魂不灭的信仰只能是加强这个观念：假如在肉身和灵魂之间产生矛盾，易堕落的肉身应该顺应灵魂。有的人争辩说摘除器官是截肢——但是“假如你的眼睛冒犯了你……”（译者注：圣经马修书里的引语，大意是假如你的眼睛冒犯了你，就挖出来扔掉）？真正说来，假如灵魂是女性，这个手术应该是治愈的种子。但是所有这些争论其实都毫无必要，因为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人具有自由意志来选择天堂或地狱以及到达彼岸的路径。当医院把他们的宗教观念强加于我，且没有医院的牧师来询问过我的看法，他们实际上就是剥夺了我行使那个自由意志的权利。

而我的自由，宗教的以及俗世的，都被剥夺了，被那个特定的医院以及每一个心照不宣的医院拒绝手术给剥夺了，这点有必要特别说清楚。我们所珍视的自由是什么？有人曾说过，要定义自由就是限制自由，而限制自由就是摧毁自由。这并不完全正确，应该有一个且只有一个对自由的必要的限制：一个人不能够在伤害他人的权利之上行使自由。所以一个人不能把砒霜放在沙拉里，不能把原子弹秘密卖给微笑的苏联人，或者开车撞翻老太太。没有任何别的正当的对人的自由的限制。至于说怎么定义自由，至少可以说它不是负面的，不是“顺从的自由”或“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奴隶就有这些——但他仍然是不自由的。自由就是一个人选择、执行、追求幸福的权利。“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哲学就是，人必须拥有完全的自由，来探索世界和宇宙以寻求生活之避的答案。”——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如此写到。还有另一位：“个体自由的真髓就是有偏离（于正统）的机会。”

我求索自己人生之谜的答案，但找到的这个答案被剥夺。我做出选择，但这个选择被剥夺。“是的，但你的选择不正常啊。”我听见有人说。嗯，是的，我同意，确实如此，偏离正统。自由就是可以不一样的自由，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没有人会被我的获取幸福伤害到，除了一只漠然的猫，我没有任何需要我抚养的人。至于社会，它已经有那么多的来自罪犯、炸弹、以及太多政府的恐慌，肯定不会被一个女人，一个已不年轻、与朋友喝喝茶、花盆里养养天竺葵的女人伤害到。在美国假如有一天来临，当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仅仅因为那个原因而受到谴责，当法庭（和医院）没有勇气来抗拒如此非理性的请责时，那时自由将亡。

你，读者，难道应该关心这个吗，既然你并不想要——当然不想要！——我所想要的？你当然应该。因为自由是不可分的。假如今天我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剥夺了，它就开了先例。也可以在你对正统的偏离中剥夺你的自由。这个事实——我想要的是只有极少数而非大多数的人想要的——难道应该改变我拥有它的权利吗，哪怕是最小程度的改变？如果你热爱自由，你应该去解读伏尔泰并高喊：“我不认同你所为，但我誓死捍卫你如此作为的权利。”我很努力地做了，有技能的人们站立一旁施以援手，然而在我和我寻求的幸福之间，横亘着一个无形的幽灵，它由偏执、自以为是、及对自由的不尊重构成，被所有渺小的胆小鬼支撑着——而它赢了。那正是最恐怖的——它赢了！我们时常听见国歌，唱得不很清晰但充满热情，其中包括这

么激励人心的一句，“自由者的国土”。但是我的自由在这片土地上被剥夺了。⁶

用这位病人的近况来结束这个故事吧。大约一年之后，她在国外找到一位技术娴熟的外科医生，手术如我相信的那样成功，她现在是个更加心满意足的人。

在讨论更多的变性欲者的缺陷及困境之前，三种类别（性别标度（参见图表1）上第V、V、VI类）的案例各一如后。

三种不同类别的变性欲者

第一类虽然置于“变性欲者”之下讨论，但其实是在易装欲和变性欲之间摇摆的一个中间状态，他的易装没有任何恋物癖倾向，而是基本的变性欲倾向。他以易装欲者身份生活着，但若是对自己诚实以待，他肯定会想变性，也就是说接受手术。外在的因素或是惧怕疼痛，也许会阻止他真的去做手术。通过“易装”及雌性激素治疗，他设法过得还算舒适。

皮特·A.（虽然他极其愿意被叫作爱琳）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来自俄勒冈州的一个还挺有名的音乐家，结婚二十五年，有一个对自己父亲的嗜好一无所知的已成年的女儿。妻子知道而且尽可能好地面对，但是不想看见他“易装”，大概偶尔的化装舞会除外。

皮特年近五十，肤色偏深，头发刚开始灰白，稍微有点过胖，但是皮肤好得会使任何一个正常的妇女嫉妒。作为一个男人，他说话轻言细语，很温柔，但并非女人气。作为一个女人，他很有吸引力，完全可信，可以被看作一位学校校长、一名家庭主妇或是一个贵妇。

他是独子，从小就有欲望想穿女孩子的衣服，被当作正常的男孩养大，受过良好教育，大学毕业。他旅行很多，到时便尽可能地“易装”，否则他说自己就会是个“紧张的废物”。雌激素对他几乎同样的必要。经过很多实验，他找到一个剂量能使他平静，乳房略丰满，但又对他的性能力未造成太大影响。他声明说，他与太太且只与她有令人满意的性关系。他在大学时代有过极少的同性恋接触，之后就没有了，虽然他认为自己也许会很享受。

当被问及变性手术时，他承认说假如他在这世上是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做手术。但现实的状况是那样做会伤害太多人，不能继续职业生涯以及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准。因此他并不考虑手术以及完全的变性，他设法通过“易装”和雌激素来继续目前的对“幸福的追求”。皮特的类别在金赛标度（K.S.）上该算2或3，性向标度（S.O.S.）上的第IV类。

瑞克·V.年近六十，是一个更为真正的变性欲者。遗传上和解剖结构上都是正常男性，但瑞克已经以女性身份生活并在一间商业办公室工作七年之久（因此以后都用“她”相称）。她没有任何男装，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她作为男人曾有过一段不快乐的婚姻，有两个现已成年的孩子，并且已成为祖父。瑞克最着急的是要做变性手术，使其作为女性的身份合法化，也使自己能感觉身体和心灵更加互相协调。男性生殖器的存在相当令她烦恼。有一位精神科医生同意她的状况应该做手术，但目前瑞克还没有攒到足够的钱来认真考虑手术。通过心理引导及相当持续的激素（雌激素）治疗，她生活在一个合理但稍微不稳定的情绪平衡之中。目前瑞克没有性生活，她应该被叫作无性的及无高潮的。她不愿谈及的过去的生活是双性恋，在金赛标度上该算3。性向标度上显示的是个相当典型的第V类。

哈里特是一个全身心的变性欲者案例，性向标度上算第VI类。根据案例历史，其童年是在短期收养家庭及类似住处度过的。因为这位二十八岁的病人在1964年此书写作之时仍以男性身份生活和工作着，他应该（在他的故事开头）被当作男性，称作H.。

抱着治愈自己的易装欲和变性欲的希望，H.十九岁就结了婚，对方是个非常单纯的十七岁少女，其女人

气被H.以非理性的占有欲嫉妒着。通过幻想的帮助，他成功地生养了三个孩子。虽然作为一个成功的推销员，他是个很好的养家男人，但当他和太太第一次来见我时，他们的婚姻正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他的易装欲（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使婚姻不稳的主要原因，显著甚于任何变性的欲望。（他后来承认说是故意没提他的变性欲望，怕我像之前别的医生那样起抗拒心理。）为了孩子想保持婚姻的勇敢企图注定失败。当H告诉我他在家乡曾接受精神病治疗时，我建议说让我打电话去咨询那位精神科医生，取得他的精神病诊断，然后看看在他现在接受的心理治疗之上，再加上雌激素的话，对抚慰他情绪上的骚动有什么益处。

这位医生真给我来了电话，但令我震惊的是他站在一个非医学的、而且严苛的道德立场上。“这个人想要做一个手术，”他跟个牧师似地说道，“但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改变上帝所赐的身体。他太太应该离开他，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H.是个堕落的、没一处优点的恶棍。”诸如此类的话。这个医生没有拿任何精神病诊断给我，我又写了封信去询问他的医学（精神病学）上的观点，但没有回复。

H.当时还是个深受困扰、不知所措的年轻人，他告诉我说跟这个精神科医生的定期疗程花了大价钱，换来的却只是双方争论以及他对自己的痛斥，他没有得到任何心理上的帮助，状态每况愈下。

在我的建议下另一位精神科医生对H.进行了检查，发现他智力优良，并非精神病，而是个被深深困扰着的变性欲者，就任何可能的治愈而言，目前的精神分析疗法对他根本没用。他建议手术。

在H.曾两度试图自杀之后，配合以雌激素治疗的心理引导使他能够继续——虽然并不稳定——一份可依赖的、薪资足够好的工作，以攒够了钱后去国外手术。几次想在美国国内手术的企图都告失败。

H.是个体形纤细、有吸引力、长相很女人气的男人，在1964年体检时，他着女装的外表更易被接受得多。在金赛异性恋—同性恋标度上，婚姻生活中的他可以划分为4，但现在应该是6，换言之完全的同性恋。性向标度上属第VI类。

1965年年初，那美妙的一天终于来临，H.飞去欧洲接受那个能把他变成一个他向往了一辈子的女人的手术。在医院待了对这么一个相当重大的手术而言并不充裕的时间，以及一次非同寻常的辛苦的飞行之后，H.回到家来，完全累垮了，不过很开心。他是被迫以男性身份进行的这次旅行，因为迫不急待地想着女装而很不适当急着回家了。并发症（一些内部脓肿）产生了，需要做更多的手术，但是夏天结束时。一位大为好转，“快乐得发狂”的魅力十足的年轻女性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

一个办公室文员的工作机会出现，H.显然被录用了，并被当作任何一个正常的女孩子对待。然而因为伤口恢复延后，一次并不十分成功的手术的后果带来一系列不适。除此之外生活看起来很美好，到秋天时H.遇上了她的迷人王子。

一位负责任的、善解人意的年纪稍长的男人（与她过去人生里那位十七岁少女差了十万八千里），悉知这整个的状况。现在是她忠诚的丈夫，他们正在计划领养一个孩子。家务活代替了办公室工作，虽然还有几个小手术要做了才能完成身体上的变性，但真实的幸福感似乎充溢在H.最近（1965年11月）给我的信中：

我已找到从来不曾梦想过有可能的幸福。我好喜欢是一个女孩子，假如不得不做十次手术才能成为今天的样子，我一样也要去做。女孩子的生活是如此美妙，整个世界看起来是如此美妙的不同。现在我的生活唯一欠缺的也许就是一个女孩，D.（她丈夫）说等所有法律上的问题办妥之后，也许我们会领养一个。

目前为止，此案例似乎有个快乐的结局。

变性欲者面临的更多困境

寻求手术治疗的困难并非变性欲病人面临的唯一困境。任何别的医学上的帮助。包括激素治疗，都可能被过于小心、过于保守的医生拒绝。Walter C. Alvarez医生在他最近的一篇编者按里说道：

“……因为全民性的无知、谨小慎微、以及对被自然严重欺骗了的人缺乏同情心。没有谁施以援手。”⁷对这些医生（他们通常对这个问题很不熟悉）来说，变性欲者是“精神病案例”，应该接受精神病治疗，也许该关进精神病院。但是，唉，任何有过相关经历的人都深知，精神分析疗法在改变这种病人的态度上之无能为力。怀着一种相当不专业的抗拒心理，一些医生据知在精神上曾伤害过这些病人，以下为一例：

最近我休诊的一段时间，我的一位变性欲病人被误送到另一个对此问题很不熟悉的医生那里，年轻人需要咨询的事其实就是打雌激素针剂。不幸的是，这个医生亮瞎眼的无知显然还揉和了如此非医生职业性的举止，以至于这位病人写信给我说：“这个医生对我的态度是满含愠怒和愤慨，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什么吓人的物种，他压根儿不想与我同处一室……”

唉。当一个医生情绪化的反应战胜了治愈者、绅士及科学家的身份，这样的经历还会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家庭医生通常是父母将举止异常的孩子带去检查的第一个人，通常他都会建议他们带这男孩（或女孩）去看精神科医生。青春期或更以后的时期，同样的情形可能还会发生，而我一遍又一遍地被告知，精神科医生就会诊断是“同性恋”，并且——最好的情况下——劝解病人接受他（或她）自己的状态。但是“同性恋”的生活对变性欲者来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并不喜欢，实际上他很不喜欢同性恋者，并且感觉自己跟他们没有任何共通之处，他的孤独感因而变得越来越明显、痛苦。

易装有助益，但并非所有时间都如此，而且也不够。法律禁止他们“易装”并以女性身份工作，但这实际上可能是手术能够实施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结合雌激素），假如病人的需求持续的话。

据我观察，至少有十或十二位男性变性欲者以女性身份生活并有合法的工作，通常是办公室工作，其中大多数在我写作此书时仍如是，不过他们真实的性别不为雇主或同事所知。即便是精神上烦扰不断，还是有几位在工作上非比寻常的成功。有时我很想知道他们的成功是否源于精神上两种性别特质的幸运结合（男性的逻辑思维和进取精神，加上女性的直觉）。有一位这样的病人在向我描述她的工作时如是说，“当我参与一笔交易时。仍是像男人一样感觉和行动。”

另一位病人，做过手术后以她一直向往的女性身份生活，一次——因她的主刀医生跟我有联系——从一个二手车贩子那儿付现金买了一部车。车贩子向她保证是笔好买卖，但开出去才几个街区车就被证明是残缺品，几乎没法开回刚买的地方。

车贩子听了她的抱怨，但拒绝还钱，也不肯换车，“你给自己买了一部车，女士。”这是他唯一说的话。“女士”红了眼，随着一句“那咱们走着瞧，你这混蛋”，她出手给了车贩子平生最给力的一击。也许在她潜意识的回忆里，双面骑士从衬裙里拔出剑来保卫他的荣誉，她的阳刚再加上军队的训练，都暂时回到她身上来。她也拿到了退款。

为了帮助可能陷入法律困境的病人，当她们“易装”后外出或是以女性身份生活时，至少给她们些许的安全感，我写了一份证书给她们带在身边。全文如下：

相关者鉴：

此证书证明，其携带者，_____，正在接受我的专业治疗和观察。

这位病人属于一个相当罕见的变性欲者群体，该群体在医学文献里亦被称作精神上的雌雄同体。她们的解剖性别亦即身体是男性，但心理性别亦即头脑却是女性。所以她们感觉自己是女性，假如她们着女装并以女性身份生活，都是出于不可抑制的内在的欲望，而并非想要犯罪，或是“以假面骗人”，或是非法“假冒他人”。

基于多年的经验，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观点是，变性欲者大多数都内敛温和，因此对社会毫无威胁。当身为女性时。她们活得更快乐，通常比被迫身为男性时更少神经质。假如社会对这些人采取一种宽容态度，给予她们追求那种特殊幸福的权利，我不认为社会会因此陷入任何危险。跟所有此类病人一样，_____已被严重劝诫过，任何时候都要举止端庄、低调，并且谨慎交友。

这个证书实际上用得很少。有一次在以“假冒他人”之名实施的逮捕时，我听说警察把它撕得粉碎并扔在病人脸上。另一次侦探产生了恻隐之心，让病人走了。（“她”是被一个嫉妒自己的朋友告发说是乔装的男人）另外两起，我的证书在法庭使案件被撤销。然而另一起，“假冒他人”的判决被地区检察官拿到，他之后还向地区医学协会——我是该协会的终身会员——投诉我的证书。这个投诉还被上呈到相关政府部委的“职业操守处”，我被两位律师彬彬有礼但很坚决地要求，不能再写此类证书，它们可能被裁决违法，因而也是“不守职业道德的”。就这样，我对变性欲者所面临困境的一点小小帮助，也被宣告无效。

对一些变性欲者来说另一个缺陷是阳刚的外表，他们试图改变的能量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平坦的胸部是最糟糕的特征，假如激素治疗太缓慢或是不够有效到造出一个媲美女性的胸部，就做隆胸手术。他们的胡须用长时间的、连续的电蚀除毛法去除，偶尔也用此法来去除一些别的体毛，除非后者被雌激素治疗影响到足够令人满意。

一个大鼻子被整得更小、更女性化；锻炼和按摩用于改变不满意的身体轮廓；秃头的迹象及后退的发际线用从头皮上别的部位获取的毛发来植发治疗；声音训练被用来改变声线，从一个男中音至少变到女低音。一起案例里一次成功的手术削减了一个太过显著的喉结，另一起是下颚的形状被改变。

所有这些措施大多是在变性手术之后而非之前施行，以完成变性的全过程，同时也许使自己越来越女子气的欲望得到满足。不过它们显示出变性欲者的负担，尤其是在经济因素导致一些或全部这类的措施不能施行时，这些负担愈显沉重。

对许多变性欲者来说另一个缺陷是他们的个性及言行举止。从一种所谓的“性格化神经官能症”到直言不讳的敌意、以及偏执地要求医生的帮助等等，各种不受欢迎的特质都存在。不可靠、欺骗、不感恩、再加上令人生气但也可以理解的缺乏耐心，在并不算少数的案例中可能毁了他们自己得到帮助的机会。许多的变性欲者都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只关注他们自己的问题，从来不顾及别人。一位外科医生曾写信给我说：“我们不断积累的经验便是如此的事实，他们（变性欲病人）中大多数人手术前会情愿做这世上任何的事，手术后便啥事都不愿做了。”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病人令人感动的知恩图报，且十分合作，他们补偿了医生的诸多失望。唉，但他们看起来属于少数。

还有一个缺陷是，变性欲者们在思维及行动上相当常见的不成熟，受期待的快感所驱使，她们常常犯下最不现实的错误。我曾见过三、四十岁的成年男人浪费积蓄去国外，找那些他们仅仅是“听说过”、既没有更多的信息也没有预约的外科医生。另外一些成为江湖骗子及骗人的偏方的牺牲品，而且还很少长记性。

当受挫感和不快乐强烈到难以忍受时，变性欲者所面临的危险就会有酗酒和毒瘾，这点丝毫不让人吃惊，我仅仅好奇它为什么没有发生得更为频繁。我的病人里有不超过三、四位，是我意识到有酗酒问题的，毫无疑问还有别的人很仔细地不让我发现。在几起案例中，只有当“易装”被迫中止时，过度酗酒才被用到，一旦恢复，酒精便不再需要了。

毒品使用大概同样如此。我只发现过一起“血管注射毒品”的泄露秘密的印迹，而“镇静剂”的使用偶尔会有人承认。

一个悲剧性案例是琼。我遇见她时她二十六岁，刚做完变性手术及隆胸手术，是位令人注目的有吸引力的红发女郎，性格活泼，有时可能有点轻率，靠当应召女郎及酒吧女招待维生。好几年没有她的音信，当再见时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她的吸引力荡然无存。体重大减，老了很多，看起来病容憔悴。她成了“镇静剂”的瘾君子，并且至今还陷在泥沼里。一天她被发现死在租赁屋里，有语焉不详的自杀的流言但无证据，医检官办公室将其死因列为致幻毒品”。最大的可能性是，她死于第一次实验性注射毒品时剂量过大的事故。

在我观察下有几起案例，犯罪使变性欲者的生活更加复杂化。卖淫之外，还有极少例的偷窃、伪造文书、及企图讹诈，但都是发生在手术实施之前。

但我们千万别忘了，绝大多数的变性欲者都不过是完全不快乐的个体，其中一些因为他们性别上的偏差而变得格格不入，这种偏差在目前为止还不为社会、法律及医学界了解并被认可为一种不该他们承受的不幸。

无数的信件证实了变性欲者经常面临的令人绝望的困境。在我的文件里，有许多许多的可悲的、幼稚的、粗野的、受教育极低的，另外一些却是高度复杂的、充满智慧的、甚至卓越的。

丹麦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汉堡医生，在他作为克丽斯汀·约根森的医生而被人提及名字之后，收到过类似的私人文件（译者注：原文为法文）。他发表了⁸从465封这样的信件里获取的很有意思的统计数字，并附加了由其而来的摘要。比如许多写信人抱怨他们从医学界那里受到的待遇，一个人写道：“在这里没有充满关爱的手伸出来为我指明方向，而更像是双拳痛击。”

汉堡医生得出如下结论：

这么多书信，来自几乎500位深陷不快乐之中的人们。给人留下排山倒海一般的印象。悲剧性的存在一个又一个地揭开，他们哭求帮助和理解。令人绝望的是意识到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到他们。我感觉这是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恳求医学界及负责的立法机构：尽最大力量来安抚这些与我们同类的人们。他们被剥夺了和谐幸福人生的可能性——尽管不是他们的错。

（请再读最后四段）

登载于第一卷第三册《变》上，由Lorraine Channing所写的一篇文章，“每一天，我都生活在谎言之中”，阐明并回应了汉堡医生所说的话。

从童年时起我就一直与别人
不一样——我看待世间的事情
与众不同——我从来就不能
从一个寻常的春天获得激情

——埃德加·爱伦·坡：《孤独》

每天我都生活在谎言之中，我的人生就是一个谎言，因为我被迫戴着面具，成了一个非我所选的舞台上的演员，我不能做不能行我之所愿所感。

但，我并不邪恶，也不是罪犯。

实际上，我向往成为最高意义上的好人。我想要给予、想要助人、想要保护别人、想要学习、想要创造，也许在所有这些之上，想要爱……及被爱。

我看着自己，看见的是所有那个我不能成为的人、那些不能做的事，我的心痛苦得无以复加地哭泣，因为我最深切的欲望——于我而言最自然的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我被迫成为不是我的那个人，被迫像那个不是我的人那样行动。

我看别的妇女，看见她们与孩子们在一起，这使我想起自己不能有孩子，不能给他们生命。

孩子们是用来拥有、拥抱、珍惜、照料、养育及培养的，没有他们，我会永远有缺憾。成为一名跟孩子接近的母亲、护士或老师——所有这些都与我无缘。

噢，成为一个女人并像她们那样生活！做她们做的事情，去她们所去的地方——这些对我生死攸关。我向往像她们那样打扮——穿她们所穿的衣服，戴她们所戴的首饰，用她们所用的化妆品，所有这一切我都想——这些都象征着她们的女人气质、她们的女性身份、她们存在的根本。

那我就跟别的女人一样了吗？不是，我不是一个女人，从身体到她们所过的生活都不是。只有在我的灵魂及想象里，我是一个女人。在我存在的最深栖息处，我跟她们一样。在我的内里，我是她们之中一员。我怎么才能更像她们呢？

这是我想要的、向往的、寻求的，甚于任何其他。现在我仅是不完全地活着，我身陷囹圄之中——一座由我的身体及不理解的社会所构建的牢笼。

直至我能够变得更加像别的女人——假如有任何可能的话——我必须生活在谎言之中，一天又一天。身体上我是个男人，但意识里和情绪上，我都是个女人。

我是一名变性欲者。

-
1. 如前所述，根据字典，性与性别是同义词，但正如普林斯博士很好地阐述的，性是“处于腰带之下”而“性别在之上”。
 2. Worden F. C., Marsh G. T. 寻求变性的男人的心理因素，《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55年4月9日。
 3. Burchard J., 在性科学研究协会的演讲，1963年11月2日，纽约。
 4. 《普通精神病学档案》，1965年8月，第172页。
 5. 一项关于性腺机能减退（第一及第二性征的）本质的研究现在正在进行中。
 6. 录自《性及审查制度杂志》，旧金山 Mission 大街 693 号，第 1 卷，第 2 册。
 7. 本质性基础上的性向异常”，1965年7月5日《现代医学》
 8. “从465封男人和女人的私人信件看变性的欲望”，《内分泌纪要14》（译者注：原文为拉丁文），1953年，第361-375页。
 - a. 此处为双关语：abroad: 去国外，a broad: 一个女人。——译者注

第五章

变性欲的起因

变性欲的起因。以及其改变性别的欲望从何而起的可能的来源，大概是本书最具争议性、最令人迷惑、同时也是最朦胧不清的部分。仅仅是将更多心理性因素的方面考虑在内的科学性调查，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变性欲的可能源头在医学文献里讨论得很少且无多少具体细节，最常见的一个简单说法就是未知。几乎不变的是，它总是跟易装欲和同性恋联系在一起，二者都使其更加混乱。

两种主要的理论，一种与可能有机的也即生物性的（与生俱来的），但不一定是遗传性的来源有关，另一种则经常得多，仅仅跟心理性原因有关。

注重生物性因素的作者们很可能把易装欲和变性欲都看作“雌雄同体”现象，但那些几乎只限于欧洲的科学家们。美国的作者们如前所述，却把“雌雄同体（intersexuality）”这个术语专为性发育紊乱的可见迹象，亦即为雌雄同体（hermaphroditic）或假性雌雄同体（pseudo-hermaphroditic）而保留着。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在一个大得多的范围内使用这个词，把不仅仅是易装欲和变性欲，还有同性恋都包括于“雌雄同体”中。“Zwischenstufen”（“中间状态”）一词是Hirschfeld和他的学院使用的。

在更现代的作家中，一位维也纳医生Helene Stourzh-Anderle以她异常博学多识的目前仅以德文出版过的著作《性的构成精神性变态、犯罪及天才一而不同凡响¹》。作为一名临床医生，她更认同生物学途径，但同时也未看低弗洛伊德及其学院所做的巨大贡献。

她的观念是，易装欲、变性欲及同性恋都是雌雄同体的表现，可以与发育不成熟的（亚有性的）特征结合起来看，一切都根植于一种先天的性构造。由一种“有障碍的染色体性”引发。这里需要提及德国人Schlegel²的研究，他发现“雌雄同体”的男人和女人在盆腔出口及手的大小和形状的测量上有别于正常人，Schlegel声明说从上千起的检查结果中他能证明这种差别。因而可证明一个构造性因素存在于“雌雄同体现象”之中——自然地，易装欲及变性欲归属其类。在这个国家，心理学派与精神分析学派在性偏差这个领域仍占主导地位，许多心理学家尤其是分析师只有很少的生物学背景及训练，有的看起来实际上很蔑视生物学上的事实，坚持夸大心理学上的数据。这种状况是如此严重，导致针对此问题呈现出一幅扭曲的、片面的图像。

偏向生物学的精神病学家们强烈地不认同，有的甚至是谴责精神分析学派的解读，但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

变性欲（别忘了本书讨论的主要就是此现象）两种可能的生物学来源是遗传的和内分泌的。

遗传性来源

还没有任何变性欲特征的遗传性来源得到证实。在几起被变性欲复杂化的克利菲尔特综合症（或者相反情形）案例里，常见的遗传性病因被找到，病人显示出47对染色体（而非正常的46对），其中一对组合为XXY而非XY。同时还有那些常见的临床发现（参见第二和第三章）。所有已被报告过的没有其它并发症的变性欲病人，都显示出正常的染色体性别。

但我们要记住，遗传学仍是一门年轻的科学，我们的研究方法相对于将来可能的方法也许还相当粗糙，目前我们还仅仅只窥见这座神秘冰山之一角。所以我们理应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同时记住在医学上相对于肯定的发现而言，否定的发现说明不了多少问题。发现的缺失并不能否定它们可能的存在。

最近发表在《英国心身研究杂志》³上的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题为“变性欲者的染色体组型”，作者为J. Hoenig和J. B. B. Tom，报告了对十三位变性欲病人的遗传性研究。文章作者得出如下结论：没有一位病人显示出雌雄同体现象或别的身体上的异常，也没有染色体上的异常被发现。但这些阴性的结果并不能排除染色体异常与这种状况有关联的可能性。”

未来的与易装欲和变性欲有关的研究，也许能顺便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数据，有助于我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性的本质，澄清谜思。并修正现有的一些概念。

我们仍然习惯于说当有（或曾经有）睾丸和阴茎就是“男性”，而有（或曾经有）卵巢和阴道就是“女性”。现在我们已看到，遗传学家们在现有的知识上又增加了染色体性别，而它并不总是跟解剖性别一致。还有多少未知的因素是等待澄清的，没人能说得清。甚至“变性欲”一词都可能被证明不合适，假如那天发现有解剖性别为正常男性的变性欲者实际上是遗传上的女性，或者至少在遗传上非正常男性的话。若果如此，那我们面对的就是变生殖器欲而非变性欲。

在最近的一篇重要而博识的论文《性异常周期表》里，作者M. M. Melicow和A. C. Uson湖士简短地讨论了变性欲，不过他们还是以（更为人知的）易装欲称呼⁴，当论及可能的起因时他们说：

这种性偏差的起因未知。人们可能会猜测性染色体中有一个基因与男性或女性的鉴别和感觉有关，它在男性身上就紧密地依附于Y染色体，女性身上就依附于两个X染色体或其中之一。如果这种链接破裂，这个通常是紧密依附于同性鉴别基因的确定性别的基因。可能就会换位，转而去依附异性鉴别基因，导致变性欲的产生。（Iso-equal）

诸如此类的理论，的确比心理学上的“条件作用”能更好地解释变性欲者认为自己是相反性别的令人震惊的深度和强度。顺便也能解释其对治疗的抵触。

挪威奥斯陆市立医院精神病科主任，Per Anchersen在他的文章“易装欲的问题”⁵里简短讨论过其起因。

他本人检查过六位变性欲者，但沿用汉堡医生的术语，把他他们说成“真正的易装欲者”，他没有在病人身上找到“基本的精神疾病”的任何症状。他觉得双性恋、某些形式的同性恋以及易装欲是“一条性偏差线上不同的阶段”。

其中两位易装欲者是同卵双胞胎。“从儿时起他们就表现得像女孩”，十六岁后。他们“一直分别在不同的厨房里工作。”……两个人都“强调他们对同性恋男人的厌恶……”，一个很急迫地想要变性，另一个情愿等着看兄弟的状况再说……“智力上两个人都属弱智，智商为74。”

这似乎是目前在医学文献里报告过的唯一一例同卵双胞胎变性欲者。我的病人里从未有过。

Anchersen引用Kallmann关于同性恋双胞胎的研究如下：“在四十对同卵双胞胎中，不仅在性取向上有完全的一致性，甚至其性活动的发展及表现都完全相同……许多案例中，双胞胎们从儿时起就分开生活了。”⁶

Albert Ellis，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表示不认同。他说：

假如同性恋是一种直接遗传的人类特性，那么合理预期，很高比例的同性恋双胞胎的父亲，都应该有显著的同性恋史。但既然此现象并未被发现，既然也没有别的证据显示同性恋者的父亲

、叔伯、或别的男性亲属、在相当大百分比的案例中被证实为同性恋。那么与同性恋直接相关的真正的遗传性因素看起来就很不可能。先天性因素，可能，但很难说是遗传性的。⁷

内分泌的来源

变性欲在内分泌上可能的来源，在几起案例中被相当完全地研究过，除了几个很值得怀疑的发现之外，没有什么确定的证据被发现。在我的152位男性病人中，如前所述有将近40%被发现有不同程度的明显的性发育不完全（性腺机能减退），其内分泌因素的重要性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这样的条件下，垂体及生殖腺可能有责任，当然是由先天性原因引发的。

几年前一位美国的精神病学家，Robert J. Stoller及其合作者⁸报告了一起案例：一位明显是变性欲的男性，有一个典型的女性身材以及女性毛发分布，但有睾丸及正常的阴茎，同时剖腹手术又显示没有女性的内部器官。不管怎样。有“证据显示来源不明的雌激素的影响……对睾丸组织的显微检测没能找到产生雌激素的细胞。”

但之后不久Schwabe及其合作者⁹报告了另外一位可能是变性欲男性的案例。大量雌激素（比正常的两倍还多）在睾丸里被发现，而责任在生产激素的睾丸间质细胞。

沿着这些线索还有更多的研究完成了，都得到否定或值得怀疑的结果，但还有更多的工作在进行中。我们不能忘了，变性欲病人并不常见。并且可靠的科学研究只能在必需的设施，比如医院、实验室及研究所存在下才能进行。

最近几年有累积的证据显示，妊娠期激素药物可能对新生儿造成严重的后果。要是母亲在孕期的任何一个时间长度里服用睾酮或黄体酮（通常是为防止流产），可能会导致新生儿生殖器畸形。而且已经在遗传性别为女性的新生儿身上看到结果了一假性雌雄同体。

一个想法在此肯定会产生：那胎儿是男性会怎样呢？正常状态他有九个月时间都处于母体的雌性激素（她的雌激素）影响中，这有没有可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干扰了胎儿发育，导致新生儿的男性气被抑制。以至于生出过于女性化或者发育不全的婴儿来？¹⁰也许母体身上的黄体酮及少量的睾酮能够起到“刹车”的作用。中和掉雌激素，可能正常状态正是如此：又或者一种新陈代谢的转换在身体内哪儿自动发生。（肝脏？）但也许这并没有总是发生，也许在那个小小的大脑里有一个特别敏感的“性中心”，不知怎么的在发育中受到母体雌激素的损伤，从结构上或者化学上。这能否解释为什么男性易装欲者、变性欲者及同性恋者远多于女性？

孩子的大脑有别于成年人，其脑电图显示的脑电波在四岁前都看不出成人的模式。¹¹对成年人无害的东西，可能就会对小孩造成伤害，比如雌激素。

假如考虑母体在孕期中的内分泌状态，女性变性欲者很自然地就需要不同的解释。有可能是一种异常的由雌激素到睾酮素的转换发生了，导致在生物机理之下出现一种受困扰的化学机理？在一个如孩提时就产生的性别偏差一样模糊费解的领域，推测应该被允许，一条崭新的观测、研究的思路也许不得不开启。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报告，既非遗传性也非内分泌的但无论如何是先天性的，几年前由三位美国的公共卫生医生，E. G. Williams、J. D. Richard和M. Pescor提出。¹²它与神经系统对一种直接作用于神经的强力药物普洛斯的反应有关。

正常的男性和女性反应相似，同性恋男性也一样，但是，这种药对于“女人气的男人”的神经却毫无作用。根据作者的说法，这也许显示出一种可能的先天性的身体特征，它与一种酶有关，这种酶参与了神

经刺激肌肉动作的化学反应。

据我所知的最准确信息，这些实验还未被重复过，因而这个观察结果并未被证实或详尽阐述过。但是根据以下几段内容，它们看起来获得了特别的重要性。

最近期的一个与可能的遗传性及内分泌起因有关的理论，由俄勒冈地区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William C. Youg¹³及其团队提出。它可被称作神经中枢性的或大脑中枢神经性的，神经中枢结构及大脑中心是其“目标”，也即激素影响的接受器官。它们的遗传特性能够决定这些激素怎么产生影响。

主要研究猴子的俄勒冈团队，重点指向“激素对中枢神经系统组织构建的作用机理”。他们说，“累积证据显示，生殖腺激素在决定（性）行为上扮演了一个很广泛的角色”，通过它们“区分或构建中枢神经组织。”

所以，维也纳的Eugen Steinach¹⁴的奠基性实验——给去势的女性植入睾丸使其男性化，给去势的男性植入卵巢（之后注射雌性激素）使其女性化，在五十多年之后找到了现代化的实证、解释及详尽的阐述。

最近的关于大脑的研究同样揭示了一些相关的事。比如前额叶切断术，切断大脑皮层与更深、更原始中心（脑边缘系统的）某些部位的联结，有时会导致奇怪的、不受控制的性行为。但临幊上又有另外一些案例，脑叶切断术却消除了这样的行为。

借助极其纤细的插入大脑结构的电极的帮助，我们能检测到对刺激的反应。电极移动哪怕几分之一毫米，恐惧、愤怒或是性兴奋都可能被引发。

另外还能想到一些可能的先天性来源，比如早期的脑膜炎或是出生时脑损伤，但没有相关的证据被发现。

但是，最近有一篇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大脑研究院Roger A. Gorsky博士的报告可能会被证明非常重要。根据《科学通讯》¹⁵上的报告。Gorsky博士发现至少有一部分的大脑，即所谓的下丘脑，生来就是女性的。“除非在此发育期间有分泌睾酮素的睾丸组织将这部分的大脑建构成男性的，它将一直是女性的。”

既然下丘脑与垂体功能的管理关系甚大，那次级的内分泌异常就很可能发生。

精神创伤似乎也会导致一时的易装欲。一名男子向我报告过这种案例：他之前从来就不是易装欲者，但在其父亲突然过世之后他转向易装。几个月之后欲望如起始时那样突然就消失了，不过这看起来似乎是易装的倾向以潜在的或被抑制的形式存在着。精神上的震荡只不过将其“激发”成现实。这种精神机理也许能解释偶尔的“假性易装欲”的举动（性向标度第I类）。

心理学来源

变性欲的心理学来源比那些可以被称作“先天性的”受到多得多的关注及支持（至少在美国的文献里）。这些来源中，刻印现象应该首先提及。

刻印

这是指在幼时最早的一个发育的关键时期，大概在十八个月到两岁半之间的一种学习的形式。这个理论是以最初由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 Z. Lorenz¹⁶）做过并描述出来的令人信服的实验为基础的，他们也许能偶然地在人类身上找到相似性。

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Green和Money¹⁷如此说道：

刻印被一种特定的、有知觉的刺激引发，这种刺激在一定范围内可变。劳伦兹的经典实验显示出，刚孵出来的雏兔效仿母兔的反应可以被实验性地操控，雏兔能被任何长宽比例正确且能移动的替代物刻印上。当他蹲伏着用他自己替代母兔时，雏兔们跟随着他，也只跟着他，而且在他身边展示出对它们自己母亲一样的忠诚。劳伦兹用相似方法刻印了刚孵出来的寒鸦，发现当这些鸟儿们长到性成熟时，它们不是把另外的寒鸦而是把人类当作性伴侣，向劳伦兹或其他生物求爱。

Green 和 Money 于是继续得出这些结论：

性角色的偏差也许代表着误刻印，也就是说在此过程中，一个多少算正常的反应——将某个特定的人视为同类并刻意模仿——与一种错误的、有知觉的刺激联结起来。动物里好的和不好的刻印者都能产生，那么也许那些引起我们关注的人类性别错位的案例，其实是有人尤其是受害者被他们的特定环境（误刻印-译者注）的例证。

作者在此很清楚地指明了刻印及其后果的一种遗传性倾向的可能性。他们在自己的病人中发现一种“非经常性的家庭内强有力父母霸权”，以及“这些男孩中许多相对纤弱的体格”。

这又是把刻印这个心理性因素与体格这个身体属性结合起来了。

要证实（而不仅仅是臆想）刻印的困难在于这个事实，父母可能并不记得他们孩子很早时候家里的细节，而病人们自己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然而他们不协调的性别角色在很小时就意识到了。¹⁸

儿时条件作用

科学文献里，在儿时心理上造成伤害的影响即所谓的“条件作用”，是最经常被提及并广泛接受的导致易装欲、变性欲以及同性恋的起因。

以下是我的变性欲病人们向我讲述的，有的是逐字逐句的说明，有的是大意：

我知道父母对我生而为男孩很失望，他们好希望是个女孩。

我妈妈想要我是个女孩，暗地里把我打扮成女孩，并且把我当女孩教养，直到我长到学龄。我是独子，父母很宠溺，他们让我玩任何我想要玩的玩具，而那些玩具都是女孩喜欢的，比如洋娃娃之类。

我是唯一一个男孩，跟五个姐妹一起长大，一直就嫉妒她们漂亮的裙子，并且想跟她们一样。

我父母在我很小时就离婚了，我几乎不认识父亲，是母亲把我养大……

我父母在我很小时就过世了，是祖父母把我养大，他们任我自由成长。

我还记得当我犯了错，我妈妈偶尔会惩罚我，逼我穿姐姐的裙子来羞辱我。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孩，但我父亲想使我成为那样。他恨我缺乏阳刚气并且让我知道他的不喜。他从来都偏心我的姐妹，给她一切她想要的。我嫉妒她，恨过父亲并且现在还恨着。

许多类似的关于变性欲者及易装欲者的早期历史，可以从文献及我的私人往来信件里收集到。（参见R. E. L. Masters那章的案例历史）。Lukianowicz¹⁹在他综合性的问卷调查中。不仅联系他自己的观察，还大篇幅引用别的作者。然而有一种可能性不应该被忽略，那就是这些病人中的一部分，可能更偏向于这种解释甚于先天性的原因，所以他们就允许一个愿望成为思想之父。

Buchner对他的262名易装欲（有很小的未知比例的变性欲）病人，做了如下统计：

家庭背景	百分比
18岁前父母离异	18
父亲形象阳刚	75
父亲强势	52
母亲强势	42

这些数据都是基于最初18年的生活。假如考虑至关重要的更早的时期，条件作用可能会重要得多。“珍妮特·汤普生”说的“对我来说易装欲的起因，很明显是在一个孩子1至5岁的人生阶段内，由错误的、不完整的或是扭曲的性别角色造成。”

毫无疑问儿时不愉快的经历能够造成真正有害的精神上的创伤，这点既不应否认也不能低估其影响。但是为科学的客观性，在此应该再次说明，很多类似的关于孩提时的历史也被那些后来长成完全正常的成年人提出过。这样的历史很少为人所知，只不过因为“正常的”、心态调整得很好的男人和女人们一般都不会去看心理医生，人们得要从亲朋好友中寻找例证。只要稍加努力，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

我们都知道幼年丧父的男子，一年又一年地把他们的人生奉献给他们的母亲，然后根据所有精神分析法理论，他们都应该变成同性恋者、易装欲者或是变性欲者。但是他们并没有，他们时断时续地交女朋友，等他们的母亲一过世马上就结了婚。我觉得条件作用不可能是故事的全貌，除非故事中有一种结构性的弱点，否则条件作用并不能“起作用”。

本世纪之交那时，普遍的习俗是男孩子几乎跟女孩子一样被养大，他们直到五、六岁也即相当关键的几年还留着长长的卷发，穿着裙子。看早年的照片，温斯顿·丘吉尔就是那些男孩中的一个。那么那时候有比现在更多的易装欲者之类的吗？当然没有。

一个与此相关联的关于来源和影响的问题应该被提出来。难道不能是这样的吗，一个长相生来就比较女孩气的男孩“条件作用”了他的父母，以致于他们倾向于忘记他那小小的生殖器，而把他当女孩子养，至到学龄？尤其是假如他们本来就希望来个女孩的话？

“他的举止言谈看起来从来都更像个女孩子，甚于男孩子。”这是父母给我的解释，以此来为他们的错误辩护。

任何时候当“条件作用”违背一个健康男孩的真实本性时，都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一旦足够大了，他就会反抗女孩的裙子等等，因为他想跟别的那些男孩一样。但当错误的养育方式与一种高度女性化的结构相协调时，那就是另外的故事了，那可能就是为将来性与性别的不和谐打下了基础。

有一起我几年前曾观察过的案例，看起来似乎相反的情形实际上也存在。这对父母非常快乐地生了个男孩，但三、四岁的时候孩子变得很不开心且难相处，他想穿女孩子的裙装，并且想被“像别的所有女孩”那样对待。父母和他的两个姐妹为他们的儿子和兄弟而努力压制这种倾向，但最后只得为和平而放弃，他们允许他穿女孩的裙子，但坚持要求他留正常的男孩发型，而这导致了男孩经历了最苦恼的一段生活。

他还是得以男孩身份去上学，但最终成长为一个外表特别女性气的变性欲及易装欲者。他不顾一切地吁求想做变性手术，并由某大学的两组精神病学家对他进行研究。一组建议手术，认为那是维持他心智健全的唯一办法；但另一组反对，因为他们不认为那样会解决他的心理问题。精神分析疗法也试了一阵但

告失败，原因很可能归咎于病人的缺乏合作。借助满怀同情并偏向变性手术的母亲的资助，这位病人最后终于飞去国外，成功实现他的人生抱负。变性手术做了，但只是局部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次没做阴道构建。

即便有缺憾，这位病人在手术几周后我见到他时看起来更满足、精神上更平衡：至少比两年前我办公室时更好。他随即开始以女性身份工作，但变得更彻底的欲望从未消失。又过了两年，他重返欧洲去做阴道构建手术，我最后听到的消息是手术并不成功，因为在人造阴道与直肠之间形成一个瘘管。但更进一步的手术可能此时已经矫正了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这起案例看起来证明了，一个未知的构造性因素是性别认知错位的基础，而“条件作用”显然在该例事件中并未起作用。

1964年4月在阿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杰克布医院）所作演讲中，我报告了在我自己的122例男性变性欲病人中，显示出童年时受条件作用的有24例（20%）。我们还可以给这个数据加上32例（26%）存疑，64例（56%）里没有任何条件作用被发现。（3例里童年历史未知。）

《易装欲》主编C. V. Prince也调查过条件作用可能发生的频率。她给166位已知的易装欲者，其中包括未知的很小数目的变性欲者，发去问卷调查，并将其发现在《性学杂志》²⁰上发表，结果是条件作用据报告“不足20%”。

更近期加州大学问卷调查中心的H. Taylor Buchner给《易装欲》的262名订阅者（大部分都是易装欲者）发出问卷，并报告了如下与条件作用有关的数据：

童年生活	百分比
因为妈妈想要女孩所以被当作女孩	4
被逼穿裙子作为惩罚	3
留着比别的男孩长的卷发	6
记忆里都是跟别的男孩一样被对待	84

总结一下我的印象，在此我想要重复一遍十几年前就此议题第一次演讲时说过的话：

我们的遗传及内分泌机制，构建了一片或者无反应即无繁殖力，或者多少有些反应即有繁殖力的土壤，在此基础上错误的条件作用以及心理创伤能够成长发育为如此一种本质性的冲突，以至于产生如变性欲这般的偏差。

换言之，我们先天性的性构造即染色体性，由内分泌系统支撑并维持着，形成了构建我们性向的实体和物质。早期心理学上的条件作用可能决定了它最终的形状及个体的功能。实体极大程度上是无法医治的，而单独谈功能则是精神分析法的地盘。

-
1. Stourzh-Anderle, Helene, 《性的构成》（译者注：原文为德文），1955年由维也纳-波恩的医学出版社出版。
 2. Schlegel W. S. 《人的性本能》（译者注：原文为德文），1962年由汉堡的Ruetten und Loening Verlag出版。
 3. 1964年第8卷，第157-159页。Pergamon Press Ltd. 出版。
 4. 《泌尿学杂志》，1964年4月第91卷，第4册。

5. Anderson, Per, 易装欲的问题, *Acta Psych. Et Neurol Scand. Suppl.*, 1956年第106卷, 第249页。
6. Kallmann. F., 《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 1952年第IV期。第136-146页。
7. Ellis Albert 《性研究进展》, 1964年由Harper and Row的Hoeber医学部出版, 第164页。
8. Stoller R. J., Garfunkel H. 与Rosen A. C. 一名两性人性別确定的过往及管理, 美国医疗协会《普通精神病学档案》, 1960年4月第2卷, 第379-384页。
9. Schwann A. D. 等, 关于一位睾丸萎缩、泌尿系统促性腺激素正常的遗传男性的青春期女性化问题, 《临床内分泌及新陈代谢杂志》, 1962年8月第22卷, 第839-845页。
10. 性激素的女性化影响通过一位母亲的经历展示出来: 分娩之后不久她开始服用避孕药(含雌激素, 同时还用母乳喂养她的宝宝, 足够量的雌激素进入她的母乳, 导致宝宝乳房变大)。
11. Rudolf Engel 《柳叶刀杂志》, 1951年第81卷, 第523页。
12. 同性恋: 一种生物性异常, 《神经及精神病杂志》, 1944年1月, 第99卷, 第65册。
13. Young William C. , Goy. Robert W. , Phoenix Charles H. , 激素与性行为, 《科学》, 1964年1月17日。第143卷, 第3603册。
14. Steinach Eugen, 《性与生命》, 1940年由纽约Viking Press出版。
15. 《科学通讯》, 1965年8月28日。
16. Lorenz K. Z. 《所罗门王的指环-动物行为新解》, 1952年由纽约The Thomas Y. Crowell Co.出版。
17. Green R. 和Money J., “青春期男孩的女人气-11起案例总结”, 《儿科学》, 1961年2月, 第27卷第2册。
18. Money J., Hampson J. G. 和Hampson J. L., “刻印与性别角色的建立”, 《神经病学及精神病学档案》1957年, 第77卷, 第333页。
19. Lukianowicz D. P. M., “关于易装欲各个层面的问卷调查”, 《神经及精神病杂志》, 1959年1月, 第128卷, 第1册。
20. Prince C. V., “166位穿裙子的男人”, 《性学杂志》, 1962年3月, 第520-525页。

第六章

变性欲的非手术管理

对变性欲的管理方法，大多数案例都与对易装欲的完全不同。尽管本书并非特别讨论易装欲，但有几个关于此一相对变性欲较为轻微的偏差的治疗，以下会提及。

易装欲的治疗

真正的易装欲者一般都不要求治疗，医生们也是在很罕见的案例里才会看他们。他们无需求助医学界，仅仅是想不被打扰地追求他们特殊形式的幸福，也即“易装”，并且希望社会能提高教育程度，从而逐渐形成一个更宽容的态度。

但在有些案例中，易装欲可能对病人来说是个很大的缺陷，他也许就会准备接受治疗，希望能治愈自己奇怪而令人难堪的强迫性冲动。他也许爱上了一个女孩并想跟她结婚，但对方不能容忍易装欲。他也许深受困扰并对自己生气，或是感觉工作受到威胁。或者是他的家庭发现了，然后敦促他去寻求精神上的帮助。精神分析疗法也许再加上催眠术，就会被选为治疗方法，然后假如病人诚实地（至少在他意识清醒的头脑里“诚实”）想要被治愈的希望持续足够长时间，那就有可能成功。有一些曾经的易装欲者声明他们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欲望，但旧病复发经常发生，以至于真实的治愈至少在最初几年应该被视为不确定。

更进一步的，某种形式的“替代”偏差或是神经官能症可能会产生。某些情况下明显的同性恋行为或酗酒代替了之前的易装，而恢复易装最终可能是较为不那么罪恶的行为。

精神分析疗法用于易装欲的形式完全取决于分析师的态度。他也许很宽容，只是指导病人在不与社会或法律发生冲突的前提下，接受自己的本性并与自身的怪癖和谐共处。那种方式当然不可能治愈病状。或者更经常的是，他可能采用任何形式的精神分析疗法，包括深度的、连续很长时间的分析或催眠，以期达到治愈的目的。

任何的成功很大程度都取决于病人持续生活其间的环境。治疗方案的一部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消除易装的诱惑、朋友、易装欲文学之类。继续生活在旧的环境中，就像在酿酒厂或是酒吧里试图让酗酒者戒酒一样。

易装欲者据知在军队里都完全停止了“易装”，虽然可能受挫感或多或少很严重，但一当回到以前的环境甚至普通的城市生活，恢复易装欲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酗酒者可以参加戒酒者协会并可能从中获得帮助，但易装欲者至少目前还没有类似组织可以依靠。不管去到哪里，他周围都有令他强烈嫉妒的打扮诱人的妇女、性感内衣商店、鞋店（使人神魂颠倒的，假如他是恋鞋癖者的话）等等等等。诱惑无处不在，而他的困境深重，只能退守孤城以抵御外部环境的诱惑。

有人说易装欲者只要用点意志力，停止“易装”就可以被治愈了。这纯属废话。许多人都试过，把他们的女装烧了以使自己“净化”，但假如没有精神上的或别的帮助，旧病复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假如易装的欲望（不管是基本的恋物癖还是潜在的变性欲）被强制压抑，很大可能它会找到另一个发泄途径，可能还是更为严重的神经性综合症，当然除非精神上的治疗很成功，或者一个全新的兴趣比如与一个对

的女孩的婚姻，能证明强大到足够治愈。

精神分析疗法结果的不确定性，能用一些新的、相当稀奇古怪的治疗形式来说明。这些最近发表在医学¹及外行的新闻媒体上，被称作“行为”或“厌恶”疗法。

易装欲病人被给付一种催吐剂（比如阿朴吗啡），当恶心欲吐感一起，他就被迫观看事先准备好的他自己着女装的幻灯片，同时还要倾听详细描述“易装”的样式和技巧的录音，治疗会一直持续到呕吐出来或是剧烈的病况导致无法继续为止。

这个相当残酷、相当侮辱人的洗脑方式，被声明是成功的，但其“治愈”的观察时间，在报告时才仅三个月。一个如此暴力的、令人丧失尊严的对人情感生活的干预，难道不会又造成另外的也许是更加严重的替代症状吗？

比较没有那么丧失体面但同样相当残酷的一种新的厌恶疗法，是用痛苦的电击替代呕吐。每当病人做了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比如享受女人的精美服饰、自己穿上一些、同时还有同性恋倾向、沉溺于各种的性放纵以及酗酒酗烟等等，都会被施以电击。所有这些都被当作恶习对待，治疗成功的报告有从英国传来²，仍缺乏证实。

厌恶疗法是否能用在变性欲者身上以及结果如何，未知。

戒酒治疗中所用的戒酒硫很容易被拿来做比较。所有的易装欲者、变性欲者、及酗酒者都是人格有问题者，假如说这些人格缺陷背后的情绪上的骚动都很表面化的话，那同样表面化的症状上的成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能够达到的。但在我看来任何更加深层的骚动（也许是结构性存在的）不会对这一类的厌恶疗法有什么反应，至少对任何能持久的益处而言。

易装的欲望（恋物的或者变性的）里包含上瘾的元素。对一些个体来说，“药量”随时间与日俱增，这在一些案例中可能隐含着易装欲的一种“渐进”的本质。假如不接受治疗、不加以控制。“易装”的欲望可能越来越频繁，甚至通过激素或手术来改变身体的主意也会萌发，尤其是当身处不利——即持续不断的刺激——环境中。精神分析疗法和恰逢其时的适当指导在此可能有帮助，假设变性的欲望不是非常深层的话。

易装欲这种看起来渐进性的病情加剧在治疗中很少被注意到，虽然在几个案例中明显发生了，不过后来这些病人都被证明是最初没有意识到的变性欲。相反的情况更经常被观察到：在雌激素作用下，“易装”的欲望经常变得少需求以及更少涉及性，不能沉溺其中也变得稍微不那么使人沮丧。可能的解释是，通过雌激素，性冲动的强度减弱，而既然易装欲也是性冲动的一部分，那它也同样随之减弱。但我期待着以后的讨论。

前述段落（请允许有重复）主要针对易装欲独有的目的，也就是说不是针对变性欲的主要症状。一当改变身体的欲望浮现，它就不再是真正的易装欲，而倾向于变性欲了（性向标度上第V类，图表见第15页）。完全彻底的变性欲者（性向标度上第V和VI类）通过“易装”只能得到暂时的、部分的缓解，我甚至见过完全不愿“易装”的变性欲者。“有什么好处？”他们说：“那又不能让我变成一个女人，我并非对她的衣服感兴趣，我只是对成为一个女人感兴趣。”那是一个真正的变性欲者的感情。

变性欲的心理指导

假如变性欲者能够通过“易装”得到慰藉，那从治疗的角度出发，第一个符合逻辑的劝告就该是这么做。这种宽容的态度可能会被某些人质疑，那些人或者是在其考量里把法律置于病人之前，或者是对此议题没有足够的经验，或者就是那种自动地就倾向禁止的人。太多的个人都是那样的，只要是他们不喜

欢的就必须被禁止并且受到惩罚，那样他们就满意了。我甚至还见到过易装欲者不喜欢（或者是装着不喜欢）变性欲者到了反对雌激素治疗和手术的地步（自我保护的原因？）。同样也有不喜欢易装欲者及同性恋者的变性欲者。不宽容能在许多奇怪的角落里找到。

我的希望是，本书能促使医生们以及外行们在可能遭遇变性欲现象时，能够采取一种宽容、理性的态度，让事实的光芒取代一直存在着的偏见的暮色。Walter Alvarez³是对的，对其所遇见的一位变性欲者深怀同情，在他的一个新闻栏目里这样写道：

我知道写这个专栏会收到许多谩骂的读者来信，他们会认为我思想污秽。不是的，我仅仅只是在冷静地、科学地谈论这些人们。让我们这些倾向于把他们看作邪恶的人记住，他们的错位很显然是发生在很早的儿时，而那时当然是没有邪恶的。我们必须学着去同情这些被自然严重欺骗了的人们，但是为上帝的恩典，我们也可能被关进这个同样冷酷的牢笼里。

完全以女性身份生活（尽管不合法）对那些不能做手术的变性欲者来说，实际上很可能是救命的措施。我知道的至少有一打现在都是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以女性身份在办公室、工厂及美容院工作，当护士、家政，还有一些，唉，妓女。他们的雇主、同事及客户都对此毫无所知。他们在以女性身份生活之外，最好是还能得到心理上的及医学上的帮助，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实际上得到了。仅仅是有个机会能跟谁聊一聊自己的问题就有它的治疗价值，从一名医生那获得一些理解，而非冷漠、拒绝或是嘲笑，能对缓解他们的负担起到很大作用。

变性欲的精神分析疗法

以将变性欲者治愈到病人能够接受自己是个男人为目标的精神分析疗法，在此必须重复说明，其现有的方法完全都是在做无用功。变性欲者的思想在错位的性别取向上是无法改变的，所有这方面的努力都告失败。纽约罗斯福医院精神科主任医生Robert Laidlaw研究过数名变性欲病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治愈的结果论，“精神分析疗法对他们毫无帮助”。在大量的谈话及精神病学报告中，Laidlaw医生认为变性欲者的状态“是精神分析疗法无法企及的”。旧金山一位有名的精神病学家John Alden医生完全赞同此观念，并多次如此声明过。我个人所知还有许多的精神病学家也认同此说。（参见第七章精神病学报告）

我自己的诊所里，我见过超过十位的病人曾接受精神分析疗法，时间长达三年以上，但在变性的态度上没有一丝半点的改变。

既然很明显变性欲者的头脑不能适应身体，那么往相反方向努力以使身体适应头脑，就很符合逻辑且正当。假如这个想法被拒绝，我们就会面临一个治疗上的虚无主义，鉴于我与那些毫无疑问被变性所救或者至少是明显获益的病人相处的经历，对此我永远无法认同。

这个帮助通过心理指导及以女性身份生活之外的另外两种治疗手段达成：第一，雌激素治疗；第二，手术。大多数时间是双管齐下。

雌激素治疗

雌激素即最重要的雌性激素，在一段足够长的时间里，用足够的药量，能从两个途径对男性身体起作用：不完全的化学阉割及激素上的女性化。除非治疗持续数年，二者的效果都是暂时的，然后有一些永久性的变化会保留，比如一定程度的睾丸萎缩、多少有些明显的男性乳房发育。但一般来说，雌激素治疗一旦停止，逐渐就能恢复原来的状态。

我认识一位病人，通过雌激素治疗后变得适度的女性化、但是身为一个双性恋者而非真正的变性欲者，

他爱上一个女孩，放弃了变性的主意，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只有一个问题还存在，他是否能完全摆脱易装欲，以及能保持多久。

雌激素（里面我通常会加黄体酮）的临床效果，对那些深受困扰的变性欲者可能是激动人心的。这些效果肯定不是有人可能怀疑的那样完全是心理上的，它们明显也是内分泌上的。因雌激素而产生的激素性阉割作用减少了雄激素（睾丸酮）的产出及活性，随之使性欲降低，使病人平静下来，其作用像生物性的镇定药。变性的欲望作为变性欲者性欲的一部分，其强度会降低，虽然对“高强度类别”（性向标度第VI类）而言不总是足够到能给予必要的安慰，这时可能需要加上普通的镇定药。

雌激素的副作用——大多数都极其为病人们所欢迎——取决于个体的反应，取决于用量，最主要取决于疗程的长度。这些副作用里最主要的一个是乳房发育，发育后的样子给变性欲病人提供了极大的精神上的慰藉。男性乳房发育能达到的程度，取决于病人的体质性身体结构，就是说病人所具有的能对雌激素和黄体酮起反应的乳腺组织数量，乳房是这些激素作用的对象。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个体重过低的病人能容易多增加体重，从而增加乳房的脂肪部分。

也许需要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才能使乳房发育到与一个平均水平的、正常的女性相当。胸部大小自然与体重相关，当体重保持不变时，每年可显示出五厘米以上的增长。

经常性的，变性欲者太没有耐心，坚持要从各种不同类型植入物的隆胸手术中得到更快的效果，但结果并非总是令人满意的。我见过一些糟糕的感染、很疼痛且超常坚硬的乳房，同时也见过令人满意的、对病人的精神状况有助益的结果。往最好了说，隆胸手术是一个赌博。

与乳房发育同时发生的还有乳头增大，以及明显可测的乳晕即乳头四周那圈色泽稍异的区域的增大。乳头的过分敏感，有时到了很不舒服的程度，会有一定规律性地发生，尤其是在激素治疗的最初几周。但是这种敏感会逐渐减弱，否则激素的用量就得减少。

雌激素治疗的另一个副作用跟毛发生长有关。除了阴部和腋下这两处例外，全身体毛几乎总是在减少，时间足够长之后竟然消失。胡子被影响很小，需要用电蚀除毛法去除。头部毛发的影响很受欢迎，它通常会长得更快更多；秃头可能被阻止，也可能不会，大概取决于遗传因素。

我经常见到病人皮肤的肌理在雌激素作用下明显变好、并且粉刺也偶尔被治愈。

脂肪可能会从肩部移至臀部，使其更女性化，所以臀围在一年之内、体重总体不变的情况下能增长五至七厘米。

引人注目的影响是性生活及性功能。治疗开始的几周之内。就有一些病人报告说他们不再想自慰，性欲包括“易装”的欲望都大减。不自觉的晨勃减少，甚至没有了；六个月左右，主动的晨勃已很难引发，并且十成里大约有一成的病人描述说有痛感。假如高潮仍能达到的话，那有超过50%的案例都没有射精，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前列腺萎缩。

体检时可以发现前列腺尺寸减小，大约治疗一年之后阴茎也稍微变小（因为不用？），还有轻微的睾丸萎缩。17-酮类固醇几乎普遍地降到低于正常女性，尿液里雌激素含量大幅超过正常值。

所有这些变化都令变性欲者快活，因为他们厌恶男性性感的每一种、任何一种表现。

此时可能应该提及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病人里有大约四分之一，在过去某个时间里被注射过睾酮这种雄激素，那些医生显然是希望通过男性化来治愈病人的变性欲及女人气。唉，这是完全错误的治疗。当病人的身体长出更多体毛，还有方向未变的性欲提高，矛盾也就被激化了。雄激素在我的认知里，对男性变性欲来说就是个禁忌。

对于性腺机能减退的年轻男孩，也许会注射脑垂体的促性腺激素（APL）来帮助他们发育成熟。怀着沿此方向影响自然的希望，我在几起案例中开过每周注射500到2000单位的药量，持续几个月之久，但未见对变性欲产生任何影响。

雌激素治疗的作用，或者是为变性手术提供一个替代手段，或者就像汉堡医生所建议的为手术做准备，试测病人对女性化的心灵反应。“在手术造成不可逆转的结果之前，让我们先在一个暂时的、可逆转的基础上试试看。”一直是我的论点。

Per Anchersen 作出如下建议：雌激素治疗通过抑制睾丸的内分泌所造成的激素性阉割，来达到使病人女性化的目的。这种治疗在病人决定做手术性阉割之前必须持续很长一段时间。⁴

近距离的观察和重复的检查在治疗中至关重要。肝功能检查可能建议要做，其中所谓的碘溴酞钠（bromsulphalein）可能是最有价值的。肝脏是代谢（“消化”）雌激素的器官。可以想像（虽然不一定实际显示出来）长期连续的用药可能会对它产生不良影响。假如有过肝炎的历史，那有一种危险可能存在。

激素治疗可能引发癌症的恐惧时不时冒出来，尤其是通过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报道，比如有些实验结果表明雌激素可以人为地在老鼠身上产生癌症，而他们也承认这类实验与人类肌体的反应并无关系。“这种把易感染癌症的老鼠的实验用在人类身上的企图除了滑稽还能是什么？”Robert A. Wilson医生这样问道，他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已经彻底破除了关于在人生转变时期接受雌激素的妇女的癌症恐惧。⁵

我自己所有的152位男性变性欲者的临床资料里，有141位接受过从中等剂量到还算大剂量的雌激素治疗，有的持续好几年，但没有乳腺癌或任何别的癌症被观察到。有人也许会争辩说，这些大部份都是年轻人，比较不容易得恶性肿瘤。但是那些用甚至更大剂量的雌激素来治疗老年人前列腺癌的泌尿科医生的经验必须被重新提起。除了一起也许有争议的乳腺癌（可能是前列腺癌的扩散）之外，医学文献中上百起——假如不是上千的话——案例里并无别的癌症病例的报告。在一次与这个国家最杰出、最富于经验的泌尿科医生之一的Elmer Belt医生的私人交流中，他说道：

至于说到服用己烯雌酚引发乳腺癌，我们有好几百位病人（想象要是搜索我们的记录，可能会发现这个数目超过两千）曾服用过这种药，但没有一起乳腺癌发生，虽然我们的用量非常高。

雌激素的准备

肠胃外服用

至于说到变性欲治疗中特定的雌激素准备及剂量，大量的实验曾经是并且将来还是必须的，目前医学文献里只有极少的线索。

在我自己的临床实践中，肌肉注射戊酸雌二醇制剂（药厂名Squibb，商品名Delestrogen——译者注）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正面的效果。这是一种吸收缓慢、容易被接受的很有效的制剂（化学名称戊酸雌二醇），剂量20到60毫克（1/2到11/2毫升）。通常会加30到60毫克的己酸孕酮制剂（商品名Delalutin，药厂名Squibb——译者注），一种同样有效的黄体酮。根据病人的反应——以病人情绪上的平衡及身体上女性化的症状而定——这种组合的用量为一周一次或两到三周一次。通常我发现用量的重要性不如用药时间长度及是否按时用药。

另一种更高效的制剂是雌二醇十一酸酯（药厂名Squibb，商品名Delestrec——译者注），此书写作时在美国还未上市，但以Progynon Depot（药厂名Schering）的名称在德国及别的欧洲国家广为人知。它的化学名叫雌二醇十一酸酯（Estradiol Undecylate），溶于油中，同样的吸收缓慢，含量为每毫升100毫

克。每月注射一至两次，每次一毫升就足够、但偶尔需要更大的剂量来解决病人精神上的困扰。

这些雌激素制剂都是油溶性溶剂。也可找到用于肌肉注射的小颗粒的雌激素晶体悬浮液（水溶性的），它们的效力更低。需要用得更频繁（一周两次或更多），持续好几个月才能产生足够的女性化效果。

一般来说，相较于口服药，针剂注射更合适，因为用量更容易测量，见效更快，而且病人为打针造访医生时还能获得心理指导甚至短暂的心理分析，更不用说重要的体检。由病人自己用药绝对不应该鼓励。

口服药

口服制剂也有相当多的选择，可以与针剂配合使用，也可代替针剂。

乙芪酚是最便宜的，但恶心及胃肠道不适等副作用最频繁。更易忍受、极少引起恶心的是乙炔雌二醇，商品名为Estinyl（药厂名Schering—译者注），为取得肯定的效果，最大剂量0.5毫克、每天一次或一周三次通常是必须的。偶尔有病人不能忍受Estinyl的，那结合型雌激素（商品名Premarin，药厂名Ayerst）或混雌激素（商品名Amnestrogen，药厂名Squibb）每天用量至少5毫克也可代替。这些都是很好的制剂，所谓的天然雌性激素，药效稍逊但经常很有用且足够——尤其对做过变性手术被去势的病人——阻止去势后的症状，并更进一步女性化。

雌激素的效力及用量在这类激素治疗中并不总是决定性因素。许多病人有种很不幸的倾向，相信服用的雌激素越多，他们取得的效果越大，但实际可能正好相反。对某个特定病人而言，太大的剂量不仅可能对肝脏造成一定的危害，而且因激素剂量加大抑制了垂体功能，实际可能取得更小的效果，比如在乳房发育上。小剂量可能取得的效果更大，用药规律化及治疗时间长度在我看来比剂量更重要。最佳剂量将基于每个病人个体的情况决定。

最新的用于变性欲治疗的雌性激素制剂是美雌醇异炔诺酮（商品名Enovid，药厂名Searle），一种广为人知的避孕药，含雌激素和黄体酮。这种药很有前景的结果已被观察到，但由多名不同的临床医生进行更为全面的观察是有必要的。我为病人的内分泌控制开出的每天10至20毫克的剂量效果很好，尤其对那些体重过轻的变性欲男性而言，他们的食欲和体重上升几乎能有规律地观察到。对性欲及性功能的抑制作用在我看来不如雌激素，所以Enovid与Estinyl或Premarin的组合偶尔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最后，在肠胃外注射及口服这两种激素的服用方式之外，还有一种局部的（区域性的）用法必须提及。有一种很容易被吸收、含足量雌激素及黄体酮的药膏，对乳房发育很有帮助。Goldzieher⁶及别的一些人已经结论性地证明了，雌激素能通过皮肤被吸收，因此对性腺机能减退的年轻女孩的乳腺发育有帮助。它对变性欲男性也同样有效，虽然仅只是辅助性治疗。

一位二十六岁的男性变性欲者，相当随意地用了一种市面上就能找到的激素药膏，没有接受任何别的治疗，他只是把药膏涂在乳房上。当这位病人来接受我的诊治时，他的乳房组织只有很微弱（假如真有的话）的反应，但对他的二十四小时尿液样品做激素测验发现，17-酮类固醇很正常，但雌激素含量超高（110）：正常值在0至30。

几年前有个生产雌激素制剂的化工厂的工人们，抱怨有男性乳房发育症、性无能以及另外一些女性化症状。他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经常地用未加任何保护的手去处理这种雌激素物质，这种持续的透过皮肤对激素的吸收——虽然是最小量的——被发现是祸因。这类工厂或实验室的工作现在仍在继续，只需戴手套保护好裸露部位。

通过展示上述的经验，我的愿望只是在这个医学界尚未开发的领域里，给医生们提供些一般性的、可能的治疗方向的标线。一个更好的治疗体系很可能发展出来，雌激素的用量该更大还是更小，还有更加

合适的组合等等，都能有更加合理的方式。我本人的信条是“多并不一定就好”，普遍的倾向应该是针对某个特定的病人，尽可能用最小的剂量来达到令人足够满意的结果。

最后，也是对变性欲者的非手术治疗的讨论做个小结，将来的若干年中更引人关注的事，可能是观察这些长期接受雌激素的病人。他们在变老的过程中，会更不容易得冠心病及别的循环性疾病吗？一位因在胆固醇新陈代谢方面的研究而闻名的心脏病专家，偶尔也看过几位接受雌激素治疗的变性欲病人，开玩笑地说道，“这些人可能会长命百岁。”

另外一个可能也有人会问的问题，在未来几年也许就能有答案。雌激素的“化学阉割”将来能够达到与手术阉割相似的效果吗？那些接受过雌激素治疗或做过变性手术的变性欲者，会像去势者那样极少有秃头的，且比平均水平的男人都更少吗？将来的性学家以及内分泌学家毫无疑问在变性欲管理方面会找到新的、引人入胜的研究方向。

-
1. Raymond M. J., 《英国医学杂志》，1956年，第II卷，第854页。《柳叶刀》，1961年3月4日，第510页。
 2. J. C. Baker医生，《英国精神病学杂志》，1965年3月。
 3. 《纽约先驱论坛报》，1957年7月1日。
 4. Acta Psych. Et. Neurol. Scand. Suppl., 1956年, 第106卷, 第253页
 5. Wilson Robert A., 乳腺癌及生殖腺癌中雌激素和黄体酮的作用,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 1962年10月27日, 第182卷, 第327-331页。
 6. Goldzieher Max A., 《老年医学杂志》, 1946年, 第1卷, 第196页; McBryde C. M., 局部使用激素药膏导致的乳房生长,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 1939年, 第112卷, 第1045页。

第七章

变性手术

第一部分 手术的技术

绝大多数的手术案例，都由以下三个步骤构成：(1) 阖割；(2) 阴茎切除；(3) 构建一个人造阴道及外阴部的整容外科手术，结果应与女性的相像。

(1) 阖割术。这个技术为每位泌尿科医生所知，但有些外科医生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睾丸是该去除呢，还是保留下保留下来但让它隐而不见。一位倾向于保留的医生这样描述他的技术：

病人的第一个、然后是另一个腹股沟环打开，睾丸从阴囊分离并往上按压穿过腹股沟环进入腹部，腹股沟管随即像肠疝手术中那样闭合上。现在睾丸就像没有伸出来一样，位于会阴之外、腹腔之中。它于是看不见、摸不着，失去了生殖功能但仍保留腺体功能。

这些外科医生们想要保留睾丸的原因主要在内分泌上的，是基于一个理论，即变性欲男子的睾丸也许能产出比正常水平多的雌激素。在第五章里报告过的这一发现加强了此观点，虽然那些发现尚未被证实。¹不管怎样，这个原因是支持病人想达到的女性化目的。

外科医生想要保留睾丸的另一原因是法律上的技术性问题，他不会被指控为（可能是违法的）施行阉割手术。

我相信大多数的变性手术里，睾丸都是被摘除了，也就是说病人是被阉割了的。病人的同意很可能有利于手术的施行。

大多数的变性欲者，他们自己是更愿意被阉割以去除掉更多的男性气，但偶尔也会有病人基于一个奇怪的、毫无根据的想法而想要保留睾丸，那就是在以后的性关系中必须有它才能达到高潮。这点令人吃惊，那些错误的信息、迷信以及流言蜚语是多么经常地在变性欲者中流传，而他们比别的任何人都更应该需要正确的信息。

(2) 摘除阴茎叫作阴茎切除术（penectomy或peotomy），它在技术上最主要的困难在于保留一个有正常功能但大为缩短的尿道。我在此方面看见过很糟的结果，尿道需要持续而重复的扩张甚至矫正手术。技术不过关的外科医生还曾留下阴茎残余部分，这导致以后的并发症。

(3) 整容手术对泌尿科、妇科及整容外科医生都是个挑战。它可分作两部分：构建一个与女性相似的外阴部。以及一条在功能上可用的阴道。

阴囊组织被用来制作大阴唇，在一位技术娴熟的外科医生手中，它的外貌最终几乎可乱真。我知道的一起案例里，甚至一位妇科医生都被骗过，他做了一个阴道检查（毫无疑问是表面化的），然后声明说“我在这女孩身上找不到任何尿道。”

偶尔阴茎上的皮肤被用来制作似小阴唇的皱褶。所有这些组织都包含感觉神经末梢，以后也许会帮助传递性满足，可能在高潮中得到极致快感。

人造阴道的构建，对许多变性欲男子（那些主要为性的原因而做变性手术的²）来说，是手术最关键的部分，它的成功与否标志着整个变性大业的成功或失败。

过去许多年来人造阴道的构建在变性手术中都是分别施行的一步，安排在第一步的阉割术及阴茎切除术之后数月甚至数年之后。随着外科技术的日益完善，所有这些现在都在一次手术中完成。

至于阴道整容术，裂开的会阴里有一条八至十英寸深的囊腔，位于直肠上部，与其离得很近但有足够距离，可作为之后也许存在的一条阴道的坚实板壁，消除或最大程度减低形成阴道直肠瘘的危险。这个囊腔或通道从前前列腺的背部穿过，切口向上从会阴开口的顶端延伸至精囊泡的后部表面。现在的问题是，怎样铺垫这条通道的内壁以使其保持打开的状态并用作一条永久性的阴道。

有三种材质一直且现在仍然被用作此用途。最老的办法是用大腿、臀部或背部的皮肤，这些皮肤柔软、毛发较少、但没有自然的润滑作用。借助一种叫植皮刀的特殊仪器，这些皮肤被切成薄薄的植皮，然后把植皮绕置于一个直径约两英寸的橡胶模具上。这片皮肤切片随即被插入囊腔内并缝合在会阴皮肤上以防滑落。假如一切顺利的话，这些皮肤切片会在里面愈合，借助人造润滑剂，病人就能有一个功能性的阴道。关于阴道功能及阴道润滑剂，在生理学方面最引人瞩目的研究由W. H. Masters和V. E. Johnson做出，那些对此特定领域尤其感兴趣的人们，可直接追寻这两位科学家的相关文章³，定能从中获益。

然而阴道扩张——最初用一或两根手指，然后用一种仪器、一支试管或是一个塑料模具——至关重要。有的病人必须戴一个模具达数月之久，假如他们不戴或是不定期扩张，阴道极为可能收缩得越来越厉害，直至最后完全关闭，那就要求重新手术。只有在阴道和直肠之间的壁过薄，持续的压力可能导致瘘管生成的情况下，才不建议戴模具。

近年来一种相当巧妙的，就我所见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方法，由一位在摩洛哥的法国外科医生Dr. George Burou独家使用并臻完美。不是使用身体上的皮肤来铺垫阴道内壁，而是将被切除的阴茎上的皮肤剥离，然后由里向外翻转，像手套上的手指那样；这个管状器官随即被插入事先已准备好的通道，被用来构成最后会成为阴道的通道内壁。阴茎皮肤较之身体别的部位的皮肤更为优越，因为它完全没有毛发，却有使其能与一个性器官最为相似的神经末梢。这两个切口的表面通常能毫无障碍地愈合在一起，但阴道扩张如前所述地同样是必须的。包皮未经切过的阴茎更好，因为有更多可用的皮肤，因而能将阴道做得更深。不管怎样，阴茎的外部皮肤之后就代表着阴道的内壁。

两种方式的手术之后都可能产生并发症，主要有伤疤结痴导致的收缩、偶尔的肉芽（瘢痕瘤）以及阴道深度不够等等。它们可能需要额外的小手术来矫正，只有在阴道被彻底覆盖、对正常性关系完全无用时才需要大手术。

第三种技术作为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被巧妙地设计出来但极少用于构建阴道的第一次尝试，它可能是别的方法失败之后更合乎逻辑的方法。

这个第三种方法是用肠道的一部分即回肠的一段来作阴道。这个手术更为艰巨，因为它不仅需要打开腹腔，还需要用到一个更为复杂的技术来保证移植时妥当的血液供应。好处是黏膜（有天然的润滑剂）代替皮肤形成阴道壁，而这种阴道壁可能比较不会收缩。

有一位病人前面三次都不成功，第四次再试阴道整容术，这种方法看起来成功了。不过我只有这位病人的书面报告，没有对本人做过检查，也没有妇科医生检查过。

另一位病人最近刚接受了第一次的回肠圈移植手术。早期结果很不幸，这位满怀希望的年轻新晋“女孩”术后几周都被严重的腹痛及阴道排泄物所折磨，而那个阴道的入口就它被期待的作用而言也太狭窄。最后发现是有腹部脓肿生成。需要做个新的手术来除去，同时阴道入口也会被拓宽。

在非外科医生的我看来，显然一个最终的使男性变性欲者能成功变性的外科技术还有待完善，也许迄今为止对外科医生们来说这样的机会太少，他们很难获取将来的经历可能带来的技术。还有个必须考虑的

困难是，完全成功案例的缺失也许会挫伤这些病人们对手术的继续接受。

对大多数的变性欲者而言，他们高度敏感的本质、令人不安的情绪上的稳定性以及依赖他们合作的不确定性，都能够更全面地解释医生们进军这个对许多人来说极具争议性领域时的迟疑不决。

对美国的病人来说还增加了一个困难，是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去别的国家做此特定的手术。因为急着尽快回家，他们被剥夺了外科医生足够的观察时间以及他们自己所需的重要的术后照顾。

将来不管什么时候，当变性手术被视为合法的手术，甚至也许是专业中的专业，然后成为受尊重的治疗方法，那外科技术一定会随之提高，而随着技术的提高，也许就能更经常性地获得好的结果。

对于能够有所选择同时感到幸运和负担的变性欲者来说，也许他们会面对一个风险更小。奖赏更高的未来。

第二部分 手术的本质

一个如此重大且不可逆转的、用手术改变男性生殖器官的过程，绝对不可能随意就开启。手术的意向因此必须非常严谨、最为慎重地做出。病人想做手术的请求可以以最能打动人的方式呈现给医生，但是在同意之前医生必须确定他不是在面对一个性格不成熟者的一闪即逝的、情色意味的情绪，而是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深切而诚实的信念。

所有此类手术施行之前，都必须通过精神病学的评估，以确立不仅是否有精神病存在的可能（这也许会、也许不会成为手术的禁忌），而且还有适当程度的智力及情绪上的稳定性。更进一步，这必须是精神病医生的观点，那就是再没有别的任何方法能帮助这位特定的变性欲病人拥有一个更幸福的未来。

不知有多少次我收到精神病医生的报告陈述这些事实。以下是我收到的或是引起我关注的一些精神病报告的摘要。

任教于一所大型学校的一位精神病学教授跟介绍病人给他的外科医生写道：

另外作为这次全面的精神病评估的结果，我认为没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治疗能够使她更男性化或是满足于男性的角色。这样的治疗将注定会失败。

评估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精神上的疾病，这位病人不是精神病，我也不相信她将来任何时候会是。她的性格特征本质上就是个女性，而且她对女性角色也适应得非常好。一整套的精神病测试证实了我上述的印象。

另一位杰出的、在变性欲领域经验丰富的精神病医生，在介绍一位病人给一位外科医生时这样说：

我不能从这位年轻人的性格上找到任何病态的焦虑，他整个的情绪防卫症状绝对的稳定，我预料不会有任何情绪上的困难发生。

我全心全意支持这位年轻人想要手术的愿望，并且从精神病学角度建议手术。

还有另一位精神病学家用这些文字表达了他的观点：

没有证据显示接下来的一年里，会有任何重大的精神病进程或是任何事会发生，总之他不太可能会变成精神病。基于他优异的智力，他能够自己做决定。我认为精神分析疗法的任何努力都将是白费力气，他的性格特质不可能通过现今任何可能的精神分析疗法而有任何改变。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的变性欲病人都愿意提请精神病评估，或是等着任何人的同意。他们通过朋友或熟人去找自己的外科医生，通常是在国外。

为了让每位变性欲病人在经历这么重大的、脱胎换骨的手术时。都能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我写了个“劝示”给他们，最先发表在《性学杂志》上⁴，然后在好几份别的很可能会被变性欲者看到的出版物上刊出。杂志的名称包括作者名都附于注释4里。

与此相关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性学杂志》的一位读者给主编写了如下一封信，这封信相当典型，从我的文件里能找到很多的复制版：

亲爱的大夫：

怎么才能结束我的悲哀？我的身体在别人眼里看来是个男性，可在头脑和心里我都把自己看作一个女性。

生活在我身上施展了个肮脏的骗局，逼迫我披着一个男人的外壳生活，但内在的感情和精神都是女人的。虽然我的性别是男性，但我真的认为自己绝对是在女性这边。除了没有乳房之外，我有个女性化的身材，偶尔当我着女装时（我经常感觉必须这么做才能安抚情绪上的紧张感）曾被告知非常漂亮，人们用尊敬和羡慕的眼光看我，这在我着男装时没有发生过。

也许我可以一直着女装，但又怕会一直生活在被揭穿以及被逮捕的恐惧中。那没有用的，即便是现在，我感觉自己是个真正的女人藏在一个虚假的男人身体里。

我知道有些跟我一样的人，在经历过经年累月的煎熬之后，能够通过治疗和手术实际上变成女人，得到解脱和幸福。我坚信要终结我的悲哀，这也正是我需要做的。

我想要改变自己的性别。你能帮助我吗？

-F. T. S.

正当这封信被收到时，我的“劝示”也要提交发表，主编立即就很合乎逻辑地把它用着以上读者来信的回答。这里把它照录下来，希望能对所有那些考虑手术这个主意的人有所助益：

医学及现代外科技术的确曾帮助过与你一样的病例，虽然还不多而且结果并非总是很好。

一个能“改变你的性别的手术可能现在是你头脑里最重要的事，有时候你也许会觉得这样一个手术是你一生存在的目的，没有它以及没有通过它能达到的变化，生活毫无价值。鉴于你深植于心的以女性身份度过一生岁月的愿望，这种情绪上的反应可以理解。

但你必须意识到，那种情绪尤其在不同寻常的强烈时，并不总是理性的且有可能与正当的理由相矛盾。因此你应该作出努力，尽可能不带情绪地思考你的问题，且不止一次。让我提供一些更多的知识及常识以助你思考，它也许会被证明对你整个的未来人生都有帮助。

首先性别在受精的那一瞬间就确定了，因此是无可更改的。这个所谓的通过手术“变性”，只涉及那些使你在身体上及法律上成为男人（或女人）的器官。要在外观上从男性改造成女性，一个很严肃、很重大的手术或一系列的手术是必要的。

找到一位能胜任的外科医生的困难很大。目前很少有医院会允许这样的手术。并发症在术后可能发生，可能需要更多的手术，而结果还未可知。通过整容手术人造的阴道可能或不可能在你以后的婚姻生活中正常工作。我是基于不止一位病人的经历如此说的。

更进一步的，手术即使成功了也不能使你变成一个女人。你先天的（遗传性的）性别仍是男性，你必须意识到这个事实，尽管它可能对你以后作为女性的生活并无实际的意义。假如外科医生作为手术的一个步骤将你阉割，从技术上及性腺意义上来说，你既非男性也非女性，而是一个“中性人”。

只有你的心理性别是女性。（否则你首先就不会想要做这个手术。）假如外科医生仅仅只是把你的睾丸置于腹部使其隐而不见，从性腺及法律意义上来说，你还是会被视作男性。

但这是真的，手术后你的生殖器部位看起来就是个女人，并且与女人的功能一样，甚至大多数

这样的病人都报告说在性生活中有性高潮（orgasm）。但是记住，性变得不再重要的时刻可能会来临，到那时你还想要是个女人吗？更进一步的，通过持续的激素注射或口服片剂的性腺治疗——或者时断时续——可能在你的有生之年都是必需的。

你总体的外貌及体型能使你看起来是个女人，还是可能更像个着女装的男人？

别对着镜子问，去问一个客观的外人。

阳刚的体貌——一副粗壮的骨架、一个高出平均值的身高、一个显眼的“亚当的苹果（即喉结——译者注），以及一把厚实的胡须——都可能成为缺陷，因为它们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

法律也可能对你造成很大的困难及很多的麻烦，即便是手术后。在你想把出生证上的“男性”改为“女性”的路上排列着许多的红色封条，但你却需要它去找个新工作，或者去以女性身份结婚。

但是还有，请记住你在这世上并非孤家寡人，你毫无疑问地还有亲戚、父母、兄弟、姐妹。你必须问问自己他们会怎么感觉，假如儿子变成了女儿，兄弟变成了姐妹。在你踏出如“变性手术”这般不可逆转的一步之前，他们的态度和他们的幸福值得你的关心，你只能希望他们会把你的幸福排在他们自己的喜好之前。

宗教信仰可能会使你的良知受到困扰。在你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之前，找到心灵平静及灵台清明。

即便是所有的困难（包括很重要的经济上的）都已克服，手术对你成为可能，你还应该再提醒自己一次，当你从麻醉里苏醒过来时，你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女人。

当你从术后的疼痛及后续反应里恢复过来，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你真正的工作才开始——变成一个“女人”。你必须得学着怎么像女人那样举止、怎么走路、怎么用手、怎么交谈、怎么化妆、还有怎么着装。已有的缺陷会需要特殊的关注。

当然你也许已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着女装等等的经验，但那对你来说或多或少还是个游戏，现在它会严肃得多，因为这是永久性的。另外你的胡子及体毛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所费不菲的电蚀除毛法来去除。

最后但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知道作为女人自己能养活自己？你曾以女性身份工作过吗？我假定迄今为止你还只做过男人的工作、拿过男人的薪水。现在你大概得学习一些全新的事情，你能做到吗？拿着更低的收入你能过得下去吗？

再说一遍，我请把你所有这些问题再仔仔细细地、切合实际地、不带情绪地思考过。假如你能试着——也许在一位心理医生的帮助下——调整自己以适应你目前的男性身份，不管以任何形式或方法能尽可能做到最好，那你肯定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里为你自己省去无数的麻烦，也许还有很多的牺牲。

如果可能的话，找一位善解人意的、但与此并无任何情绪纠葛的人讨论一下你的问题。假如所有的事看起来都是有利的，对于你想要走出的这步，你还是应该去征得一位医生——最好是一位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的同意。假如他认同你并建议手术，那我就要说，“无论如何往前走，一路好运。”

上述劝示是针对想变成女人的男性变性欲者而写的。但也有女性变性欲者，她们想变成男人，并以男性身份生活和工作。她们人数更少，但精神上的问题是一样的，我的解释和警示原则上对她们同样适合。

她们在情绪上同样强烈地想要做的手术自然是不一样的。她们想要乳房尺寸变小以看起来男人气，摘除子宫和卵巢因此不用再害怕例假，有时还想封闭阴道。

很少有人要求更加复杂的生殖器整容手术。比如说构建一个有用的阴茎，就需要一系列复杂的

手术，费用极高，需长时间的住院，而结果还非常不确定。

通过激素的性腺治疗以及心理指导对女性来说与对男性一样重要，但很自然地激素不可能达成永久性的改变。这些只能通过手术，而这点与经历平行过程的男性一样，也是需要成熟的、不带情绪的考虑。

要令我自己满意并同意手术，最重要的是要让我相信一个还算成功的“女人”会由此诞生，并且自然的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能帮助这位病人，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的保守治疗来达到一个更加幸福、精神上更加健康的未来。

至于“成功的女人”，我在此特指外表以及整体性格给人造成的影响。

一副非常男性的体格、一个六英尺以上的身高以及一把浓密的黑胡子，都会引发担忧和怀疑。但即便是有这些缺陷还是有好几起手术都做了，有的经过我的同意有的没有，迄今为止所有案例看起来结果都不错。一位病人在手术几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很明显是个阳刚气的“女人”，全身上下都是纹身，在一个活跃的行业里做得很不错，也没被人看出曾经是个男人，仅仅是被同事们视作一个异乎寻常的人。

她一再地向我保证，任何情况下她都不可能再回过头去做一个男人。“现在这样我至少是我自己，能够放松下来。”是她的原话。

有一两次她以“假冒他人”的嫌疑被捕，当被带去警局检查并被证实是女人时，逮捕她的警察向她道歉，有一次还请她吃了顿晚饭。并非所有的病人在这样的境遇里能应付得这么好，第九章“法律层面”里我们会看到。

一个还算良好的情绪上的稳定性，在我的预后性考虑中占一定地位；另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家庭的态度，假如病人有家庭的话。如果一个个体的幸福，要用另外好几个人的不幸来换取，那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最后但不是最轻微的，我很在意这位未来的女性财务上的前景。“她”能养活自己并且没有摩擦和失败地融入社会吗？我在这方面看见过很多困难，因此倾向于（并未实际如此劝告过）病人在走出不可逆转的一步之前能够以女性身份生活及工作一年左右，虽然技术上来说是不合法的。但这样的试验期并不是总有可能。

可以理解总体的健康状况，身体上的及精神上的，也很可能会影响是否能变性的标示。

手术进行之前，一个至少六个月的观察期至关重要，最好是伴随雌激素治疗，以减低情绪上的紧张度。汉堡医生及他的合作者也做出过同样的建议，而我还发现这样一个观察期对于了解病人性格上的问题简直是无价的。

禁忌

当对病人的状态进行评估而进一步的值得考虑的反对手术的意见出现时，禁忌自然也就显露出来了。这些反对意见可以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哲学上的、医学上的、伦理道德上的或者纯粹就是情绪上的。一种处于活跃期的精神病状态当然肯定要叫停，或者至少应该延迟任何的手术。精神病态的反应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长期连续的、经常是很强烈的受挫感的结果，它们也许对雌激素及别的保守疗法反应不够，因此总是有可能，这些精神病症状或者表现得像精神病的状态（比如“精神分裂症反应”），会在手术后有所提高。

心理医生们尤其是精神分析师们，强调说变性欲者根本的矛盾在于他们对异性的恐惧，这是任何手术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分析的探究之下，这样的一种恐惧也许的确会在手术后还持续着，但是并不会打扰

病人的生活。一些更进一步女性化的愿望和想象也许在手术后占据了那些病人们的头脑，但它们并不一定会付诸语言，而一个更为现实的前景通常就占了上风，尤其是在一些心理指导的帮助下。美容性的手术（乳房、鼻子、下巴、喉结、面部皮肤）偶尔会紧随变性手术之后。它们的动机可以被解读为进一步“女性化的渴望”。

一个相当极端但实际发表出来的对手术的反对意见，由一位精神分析师在对一个假设的医生提出一个假设的问题时如此表达道：

“假如一位病人来到你这里，想要你除去他的正常的左眼或右手，你会仅仅因为他如此要求就去做吗？”

对一位客观的观察者来说，这个比较的不合逻辑之处显而易见。首先一个病人进来就提出这样的要求，单从表面看来就完全是有精神病的。而变性欲者不是精神病，除非谁希望把性别不协调解读为“部分的”或者是“局部的”精神病这么一个很难被接受的诊断。进一步来说变性欲者并不想要摘除一个有用的器官（比如一只正常的眼睛或手）以降低他的功效，而是想要改动一个或多或少（对他而言）无用的性器官以得到一个或多或少（对她而言）有用的器官。诸如此类毫无头脑的比较，在医生这方是否可能源自一种无意识的敌意呢？甚至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在起作用？

精神分析法里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反对手术的论辩，尤其是针对“阉割情结”，但这里并非一个扩展讨论的合适的地方（亦非合适的作者）。

哲学意义上的反对意见可能很大程度上基于违背了一个禁忌，那就是对一个人身体性别神圣性的干预。只不过由于变性手术是在最近一些年被提出来并进行着，这个禁忌的重要性才变得越来越明显。

宗教意义上的反对意见很难在一本书里分析讨论。对虔诚的信徒来说他们的信仰至高无上，因此反对任何的辩论。反对意见即便是从医生这方提出来的，有时候也是如此的充满激情，以至于出卖了它们高度情绪化的潜质，而这种潜质总是伴随着违背禁忌及难以舍弃的偏见。（参见第四章第33页）

医学上或者更准确说内分泌上，我们需要提醒没有任何“女性”能从手术中产生，而仅仅是被阉割的（或者被致残的）男性，有着人为构建的与女性相仿的性器官，而且假如构建成功的话，可以允许正常的阴道性交。这些评论及解释很自然都是正确的，而且病人们都会被告知，但我还未曾见过哪位变性欲者因为这些考虑而改变目标的。他们女性的自我确定明显是如此的彻底，他们心理上（女性）性别感知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刻印？），以至于形态上的性别都必须让路。

另外一些情绪上的反对意见，是基于我们生活其中的反性文化，在此不能详细分析。观点与感伤情绪混为一谈，特别是那些经常充满暴力的妇女组织的抗议，也许源自她们个人损失的想法，也或许精神分析理论里的“阳具美”不知不觉地在起作用。这点在此点到为止。

当然还有法律的问题，我们在后面一章会考虑。

变性手术的四种动机

我的关于变性欲男人为什么想要做变性手术的临床印象，使我在性与性别错位的全景图上分别出四种主要的、基本的动机来。

首先最重要也是最常见的是性的动机，特别是对较为年轻的变性欲者而言。他们的性冲动不是同性恋男子的性冲动，而是被正常异性恋男人强烈吸引的女人的性冲动。做爱时他们的男性生殖器很碍事，因而必须被改造，以用尽可能正常的举止来迁就他们的情人。一个功能正常的阴道是必不可少的。婚姻以及

领养孩子是他们大部分人的目标。但并非少见的，卖淫性质或非卖淫性质的滥交在一段时间内看起来很诱人。“让我试一会儿我的新玩具嘛。”一位非常有吸引力的年轻“变性人”在我向她指出滥交和卖淫的坏处及风险时，这样跟我请求道。

第二个动机总是存在着，但经常被性的动机遮掩，那就是性别的动机，尤其对年纪较长的变性欲者而言，这种想要舒解他们性别上的不快乐的急迫需要可以是强大的、令人钦佩的。“你会想要做手术吗，”我经常这样问道，“假如没有任何的机会与一个正常的男性有任何的性关系？”有的回答得很犹豫，然后说他们得想想。那些都是较年轻的，对他们来说性的动机占绝对优势。但另外一些回答得毫不犹豫，“会。”他们承认说也许将来会失去一些快乐，但收获仍是远远大于失去。“我会在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由。”一位40岁的病人针对他的“被囚禁在”一个男性身体里的说法这样说道。

第三个动机甚至更加的普遍，那就是法律动机。当“易装”或以女性身份生活时，持续不断的被发现、被逮捕、以及被起诉的恐惧，对许多人来说是个噩梦。他们想要合法地成为女人，在法律上改变性别。唉，红色封条——假如不是某些官僚个人的敌意的话——是他们的强大敌人。当男性生殖器还存在时想要改名字和性别（在出生证上）的不可能性（绝大多数的案例），是想要做手术的强烈刺激。手术后要做法律上的更改变得稍微容易一些，但无论如何都非易事。红色封条还是相当持久的对手，尤其是在联邦里的某些州。（参见第九章）

第四个动机是社交上的，仅针对那些在体型、外貌及举止上碰巧显著阴柔的变性欲病人。也许那些不断的窃笑、指指点点以及了然于心的表情令他觉得尴尬，甚至还有来自于那些特别愚蠢的、将来的“宇宙的霸主们”——这些人有时候毫无疑问是潜在的、“抗议过多的”同性恋者——的人身攻击对他构成危险。特别女人气的年轻男子的外表在找工作时很可能是个严重的缺陷。

“我厌恶跟我儿子一起出门，”一位母亲曾这样向我说道，“他的外表让我感到没完没了的尴尬。现在他变性了，像个女孩子一样地生活和工作（正在等着并希望着能做手术）。现在我的新的有吸引力的女儿令人骄傲。从前别人会做令人讨厌的评论，现在只有挑逗的口哨。我喜欢被人看到和她在一起。”

从个人的观察，我肯定能证实这位毫不以别样方式出格的“年轻姑娘”的吸引力。

对许多病人来说，所有四种动机尤其是前面三种都有，它们根据每人各自的特性及所处环境而互相交融、重叠。

手术的完成

说起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坐拥如此多的资源及外科人才的美国，变性欲者即便是有着令人信服的迹象及精神科医生的建议，竟然都不可能做变性手术，至少不能合法地做。他得离开这个国家去欧洲、非洲或是亚洲寻找手术上的帮助。

尽管如此，态度上而不是行动上的一个破冰之举在1964年夏天发生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校长J. B. de C. M. Saunders博士，为回应新闻媒体关于变性手术的询问，发表了一份相当令人震惊的、充满勇气的声明。

虽然大部分的篇幅是在讲述雌雄同体状态的矫正手术，他也说到关于变性欲问题：

……正常的、坚固的性别角色的建立并没有发生，精神上的治疗极少——假如不是完全没有的话——能帮助变性欲病人在生活中接受他们的男性角色。有为数很少的一些男性变性欲者，据知被提供了一些治疗以及以女性身份生活的便利——所用技术与那些用于矫正性方面的身体畸形相类似。即激素疗法、全面的手术改造以及持续的精神上的支持。这些手段虽然在精神健康

及社会适应度方面都得到肯定的结果，但是用于变性欲者身上还是有人迟疑不决，他们主张只有在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能拯救病人的情况下才能启用。……这些在美国接受激素、手术及精神治疗的病人里，有三位曾在过去十年里在旧金山医疗中心就医过。对每一起病例，咨询专家们在长时间的研究之后都得出结论，已没有任何别的治疗方案能够使病人（已经以女性身份生活了）适应男性角色。这类病人非常罕见，不应该把他们与同性恋者或是绝大多数的易装欲者混为一谈。但是对在这里接受治疗的三位病人以及在别处接受治疗的病人们进行长期的观察研究，也许能够为医学界试图搞明白那些正常的以及非正常的性向上的区别，提供一个有用的思路。⁶

我从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大学之一的学校发布的这份官方文件里大篇幅引用，原因在于它在此类文件里尚属首例。同时就我所知还没有哪位变性欲病人被加州大学医疗中心接受进行手术的，我觉得帮助这些病人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与此同时还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机会。政策改变之前总需要先有态度的改变。

在这条进步的路上，另一个令人震惊的进展于1965年1月发生在巴尔地摩。根据报纸上的报道（通过个人信息得到证实），一位法官签发了法庭命令，允许一位外科医生给一名17岁的变性欲男孩做变性手术，而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此案源于这个男孩一犯再犯的违法行为（他偷头套来给自己用），一份由家长和监护官共同提交的申请，再加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的支持，将此案送上法庭。

一些在欧洲国家做手术的孤立案例时不断地在医学杂志及外行媒体上有报道。最近有一个从俄国来的，标题是“在莫斯科变性”。“苏联医生通过手术及激素治疗改变了一位27岁男性的性别……。”“这个手术在最近于列宁格勒召开的医学学术年会的一篇论文里被报告。”报纸说这位留胡须的男人在手术前的一张照片和一张术后的微笑着的女人的照片都一起登出来了。故事里还说这个男人的胡须在手术及激素治疗后都消失了，并且脸型、皮肤、体型、眼睛以及走路姿态，都改变了。⁷

假如一个全面的科学性的调查研究显示出，到最后——比方说二十年的观察之后——变性欲病人并没有因手术改造生殖器而实际获益，不难想像将来可能的前景就是，这种手术将失去信任并被大多数人遗弃。

相反，假如长时期的观察结果显示，接受手术的病人——至少其中的大多数——在他们相反的性别角色里，也就是原本是男性但以女性身份过着还算正常的生活，更加快乐且适应得更好，那么变性手术就会从医学领域的狗窝慢慢成为“受尊敬”的手术而被接受。一些外科医生也许会专长于此，发展出令现有的技术相形见绌的新技术。迄今为止的所有观察（接下来一章就会显示）都指向这后一个方向。

与我同一年龄段的年长的外科医生及内科医生们，都很容易记起整容手术的历史。

五十年前我还在德国上医学院，整容手术开始以美容目的为病人重塑鼻子及在脸上做拉皮手术。我记得柏林一位专做鼻子的外科医生，本名叫约瑟夫，因而被称作“鼻子约瑟夫”。他曾痛苦地为自己的作为被批评过，像他这类的外科医生被医学界拒之门外，被那些特别正统的同行们贴上江湖医生的标签。而那时，性甚至还未掺合其中。

一个改变性别的手术很自然地会引发大得多的情绪激荡，不仅因为此前所述的禁忌，还因为繁衍后代被阻断。要使这个论点与合理得不能再合理的对人口过剩的担忧相协调，实在很难。

接下来一章会提供一个简短的、以我自己在过去十三年里对那些接受了变性手术的病人们的观察为基础的问卷调查。

这只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小的数目(51)，不足以得出最后的结论。更多的、历时更长的、尤其由不同的观察者所做的病例历史应该被报告出来。这需要时间，尤其在医生及医学杂志主编们还对发表针对一个如此具争议性议题的数据犹豫不决的情况下。

-
1. “睾丸的女性化”一直被反复描述过，是一种广为人知但很罕见的异常。它是一个遗传男性与产生过量雌激素的睾丸或睾丸瘤的组合，病人因此在外观上看起来像正常的女人，而内部性器官发育不全。那将他们与男性变性欲者区别开来。参见Cafrey和Fitzlen的“两性人的问题”，《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65年5月17日第192卷，第7册，第641，642页。
 2. 参见本章第2部分。
 3. Masters W. H., “人类女性的性反应周期，第2部分：阴道润滑”，《纽约科学院年鉴》，1959年第83卷，第301-317页；Masters W. H.和Johnson V. E., “关于阴道生殖功能的生理学”，《西方外科及妇产科杂志》，1961年第69卷，第105-120页。
 4. 《性学杂志》，1963年12月。本杰明医生是纽约一位著名的内分泌科医生及性学专家，任纽约城市大学内分泌科咨询医师，曾为数家科学和医学杂志写稿。
 5. 《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953年5月30日，第152卷，第391-396页。
 6. 摘录自加州大学医疗中心公共信息办公室于1964年8月6日所发布的文件。
 7. 《纽约先驱论坛报》，1964年12月10日。

第八章

51位男性变性欲者及他们变性手术的结果

手术数据

至1964年年底，我分别在纽约及旧金山的诊所总计诊治过249位男性易装欲者，其中有152位被诊断为变性欲者。但这个数目实际上可能更大，因为有些易装欲者在最初几次的面谈中不会透露他们真实的意图。另外一些很明显的易装欲者，通过或（更可能）不通过任何治疗，就可能会逐渐演进成变性欲者，还有一些是起始被诊断为易装欲者（性向标度上第II或第III类），但实际上也是变性欲者（性向标度上第V或第VI类）。有几位这样的病人被包括在这51例做过手术的病例里面。

这些病人在早些年大多数都是在丹麦、荷兰或瑞典做的手术，少数几位在墨西哥。然后加州的Elmer Belt医生做了一系列的此类手术，其中大约有一半我能够观察其结果。Belt医生在几年前中止做这类手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私人原因。在最近三、四年间，我所知的大多数变性手术都是在摩洛哥的卡桑布兰卡，由一位法国医生Georges Burou做的。有些关于手术的报告偶尔能到我手上，在美国的则更隐秘，在日本的则更自由，偶尔有在墨西哥的，还有几例在意大利。

在北欧的那三个国家，变性手术仍在施行，但是只对他们本国公民，不再扩至外国人，因为害怕超负荷的病人会从别国尤其是美国涌入，这些病人们都想利用丹麦、荷兰及瑞典在性方面更为开明的态度。

据病人们说，尤其在构建阴道的技术上，不同外科医生所运用的技术毫无疑问偶尔会变化。这51例手术中，在我国做手术的大部分都是用从大腿移植的皮肤来构建阴道内壁；而另外那些在卡桑布兰卡做的，则是用的翻转的阴茎皮肤。另有两位我所知的病人，是截取了一小段肠道（回肠圈）来做成阴道，这个技术自然会造成一个更大的手术，因为需要打开腹腔。我的51位病人里有4位手术所用技术未知。

至于说到手术后的疼痛和不适，我所收到的报告差别很大，可能与每个个体体质上对疼痛的忍耐度、心理状态、医院的氛围、手术的技术以及医生和及其员工们的言行举止等等都有关。

从“很激烈”，“我痛得可怕，尤其是在头几天”到“什么事都没有”“我只有极小的不适”，各种不同的描述我都听到过。最常见的抱怨似乎是对于新造的阴道进行扩张，不管用一种仪器还是外科医生的手指，最初的时候都非常痛，有时甚至必须强力进行。

至于费用，病人们向我报告的大多数从两千到四千美元不等，通常包括住院三至四周。对一些病人来说令人沮丧的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付给医生的两千甚至三千的费用了，但当他们要预约一个准确的时间时，发现仅仅在几个月内价钱又涨了五百到一千。不过无论如何，据说手术还是做了，病人被允许赊账。

个人信息

这51位病人在手术时的年龄如下，最年轻的是20岁，最年长的是58岁，平均年龄为33.02岁：

20岁到30岁	23
30岁到40岁	14
40岁到50岁	11
50岁到60岁	3

这些病人的社会（受教育）阶层如下：

上层	6
中层	37
下层	8

手术时这些病人声明的职位如下：

职位	数目
办公室工作	10
销售员	3
音乐家	1
商店业主	3
理发师	6
家庭主妇	5
证券经纪人	1
娱乐圈（表演）	10
家政	1
办公室经理	1
妓女	3
教师	2
实用型护士或陪护	2
摄影	1
退休	1
未知	1

性腺机能减退、也即或重或轻的不同的性发育不成熟，在20位病人（39.2%）中存在。

51例里有9例是家里的独子，约占17.6%，这个比例高于在给定的时间里一般人口的独子比例（最高10%）。

这51例病人中，第一次被报告的变性欲的证明如下（根据病人的“感觉”，比如像一个女孩穿妈妈或姐姐的衣服等等）：

童年早期	43
青春期	2
未知	6

童年时条件作用的证据如下：

确定的条件作用	12
无证据	28
证据存疑	10
早期历史未知	1

在大约23位病人中，性的动机看起来占优势，性别的动机在28例里看起来占了上风，但一刀切的区别是不可能的。如前所释，法律上的动机在所有案例中都存在，而社交方面的仅为少数。

变性手术的结果

要评价手术（所有实际病例中雌激素治疗都包括在内）总体的效果，好几个因素必须予以考虑：身体及精神状态、情绪上的状态、社会地位等等，与手术之前的比较；家庭的态度、社会地位等等，最后但无论如何并非最无关紧要的是性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造的女性生殖器尤其是阴道的适应度。

至于术后观察期，最长的有13年，最短的3个月，平均5至6年。

46例里对结果的描述是基于个人面谈及检查。替代或者是作为体检的补充的来源则是来往通讯，有时通讯的对象是病人的医生还有亲朋好友。

我用好（包括那些可称为极好的）、满意、存疑或不满意来描述总的结果，有意识地倾向保守。几个案例里，在此调查完成之前，或大或小的泌尿生殖系统方面的矫正手术已经做了。另外一些案例里，这种手术可能还需要做，假如结果成功的话调查结果可能还会更好。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以后的整容手术尤其是隆胸手术。

总的结果的印象也包括了性生活，假定它对此特定病人有影响的话，但并非所有都如此。结果如下：

结果	数目	百分比
好	17	33.3
满意	27	52.9
存疑	5	9.8
不满意	1	1.9
未知	1	1.9

要被评定为好，总体的生活状态以及性生活都必须是成功的，很好地融入女性的世界并被社会及家庭接受至关重要。

关于性生活以后还会讨论更多。在此应该说明一点的是，性高潮的缺失假如对病人来说并不重要的话，那评估结果也可以是好。假如这个缺失对病人是痛苦的遗憾，那结果就不会评估为好。

假如结果在以上几个方面都不是很明晰但以别的方式满足了病人的愿望，那就会评估为满意。

每次当我不能确定该算好还是满意时，最后都是选的后者。

评估为存疑的案例，都是只获得了不够充分或互相矛盾的信息，或是对生殖器的状态（外表）及性功能不满意，但病人对性别上的不快乐得到解脱且不后悔的。

评估为不满意的是一位现年64岁的拉丁裔“妇女”，于1955年未经我的同意在欧洲做的手术。她是唯一的一位对变性感到后悔的病人，顺便说一句，手术没有包括阴道的构建。这位病人在他从前的男性生涯中相当富有，一直在商界中有着高薪的职位。虽然作为女人在外表及举止上被完全接受，但她从来就没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收入，一直处于财务困境中。尽管对此一无所知，她还是坚持开设了自己的邮购业务。她精通西班牙语，原本指望是个很大的长项。但唉，最后证明也不是。

她总体的健康状况也垮了，也许是因为心身焦虑的影响（性生活缺乏？）。恢复男性身份的问题现正在考虑之中，而且很大可能是有价值的提议。

在这个案例里，也许当她56岁那年决定做手术时，性的动机与性别的动机以及法律的动机，三者不分上下。但精神上的受挫感加上财务上失败以及衰老的过程等等，可能都导致了现在的不满状态。希望这个状态能在一条新的人生道路上有所改观吧。

这位病人进入女性世界的探险之旅的结果，在此被他自己评估为不满意。我觉得这种自我评估对于平衡不受欢迎的诊断很有必要。在51位病人中并无别的案例与此类似。

另一起案例也是，结果可以被评为“不满意”，虽然这位病人没这么说，也并未表达过恢复男性身份的愿望。这个也是作为女性财务上的失败导致社会地位的落差，以至于现在的“女人”不能与从前的男人相提并论，再加上没有令人满意的性生活。但是女装及女性职位（工厂女工）相对于之前拿高薪的男性工作（建筑师），她还是情愿要前者。在此，性别上的动机得到满足，成为一种补偿因素。

51位做过变性手术的病人中，有3位已不幸离世。一位成功地以女性身份结婚六年，是个家庭主妇及俱乐部会员，很迷人、聪慧的女人，50岁时死于致命的心脏病。¹

第二例根据医检官办公室报告，死于“毒品过量”（参见第四章）。

第三位死时51岁。她的“变性”发生于1954年，在荷兰做的手术，但并未构建阴道。同一年后期，第一次阴道构建的尝试在美国进行，但并未成功。1958年又在美国做了阴道重建，但产生了阴道直肠瘘，不过第二年就成功修复了。

同时这位病人作为女人过得还不错，在一家大公司做了十年办公室工作，完全被当作女性接受。她在最后一次阴道手术后曾享受过几段“性关系”。

这位病人1964年后期死于一系列手术的并发症。好几个肝脏囊肿被摘除，（她在四十多岁时有肝炎病史），胰管上一个良性肿瘤被部份切除，之后胰管上一个“垂伏的”肿瘤又被发现。她还因胃溃疡动过手术，又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但最后直接的死因是肺动脉栓塞。

一起成功案例

既然一个手术结果不满意的案例在前面详细描述了，那公平起见一个结果很好（假如不是极好的话）案例也应该说说。

乔纳森通常被称作乔尼，第一次来见我时24岁。他那时是个很不快乐、很悲伤的年轻人，身材相当矮，有一点点胖，性上稍微有点发育不成熟，在性向标度上算第VI类。他在一家餐馆当收银员，其中一个男

侍领班是同性恋，其不受欢迎的企图让他日子很不好过。乔尼被男人吸引，但他并不喜欢同性恋者，“他们想要的是另一个男人”，他说，“但我觉得自己是个女孩。”

最后乔尼终于攒够了钱，他家人都很理解，我介绍他去看的一位精神科医生绝对建议手术。一年之后他去了欧洲（1955），那几年，他只做了阉割术及阴茎切除术，两年之后一位美国的外科医生帮他构建了一个功能良好的阴道。

然后乔尼（现乔安娜）在一间牙医诊所当前台小姐时，遇见一位比他（现她）大几岁的男人。他曾是现在仍然是一位相当成功的销售员，爱上了乔安娜并娶了她。他只知道她小时候做过什么手术，因而不能来例假也不能生育孩子。他们到现在已经结婚七年，显然很幸福。乔安娜没再上班，只是打理家务，他们过着很正常的中产阶级生活。要比较我曾知道的乔尼与今天的乔安娜，一个就像是凄凉的雨雾弥漫的天气，而另一个则是美丽的春展，或者是葬礼上的哀乐与胜利进行曲。原来的（男性）性别下的旧生活已被全然忘记，甚至想起来都令人不快。

这个“从乔尼到乔安娜”的大变样并非罕见，它在我的病人中大概就能复制十几次，当然存在各种的差异。

但是这些成功的结果不应该让我们忽视其中的风险。在大多数接受手术的变性欲者确定无疑地术后比术前的状况更好的同时，她们并未成为情绪稳定及精神充实的楷模。有一些仍然或多或少的很受困扰、缺乏安全感、情绪上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等等，精神科医生的指导对这些性格上的问题大概能有所助益。但是唉，太少的病人去寻求这种帮助了，这也许是另一个有些人会旧病复发的原因，她们再度陷入抑郁症、滥交、卖淫、以及毒品中。变性欲者的救赎并非总是止于手术，但没有手术却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手术后的变化

身体上的变化

身体上的变化在手术后不久并不大，它们需要时间来慢慢发展。这些变化一般可以描述为去男性化，但实际上女性化可能更多是因为雌激素的作用，甚于手术的作用（参见第六章）。假如手术包括阉割术，那可以想像雄激素的减少会有助于雌激素发挥作用，除非有人坚持那个变性欲者的睾丸一直在生产相当数量的雌激素的理论。迄今为止该理论还未被证实，虽然可以猜想至少在某些案例里可以说是无定论的。

通常住院减去的体重很快恢复，还有轻微的增重（归因于雌激素，尤其是美雌醇乙炔诺酮（Enovid）？）很快发生。雌激素的作用有时看起来在手术后比手术前更有效，即使是更小的剂量，这也许是心理作用，但考虑到睾丸已被切除，也有可能是内分泌作用。实际阉割后的症状极少被观察到，这毫无疑问要归功于持续不断的雌激素治疗。

“女性形态”

对所有变性欲者的情绪舒解来说都是必需的乳房发育，可能在手术后（包括阉割）对雌激素的反应更好一些，但是在此必须重申，我仍然觉得这个特定的反应更加依赖于体质性及遗传性因素，甚于任何形式的治疗法。有时小剂量更加有效，有时又刚好相反，因此各种材质的隆胸手术经常被当作更确定、更快捷虽然也更有风险的办法被采用，以期获得美国式的“性感肉弹”风格的乳房。这种有时显得夸张而不自然的效果，通常是像大理石雕像一般坚挺的形状，看起来并无障碍，一样能带来快感。

在多起案例中，我见过感染严重到必须去除隆胸填充物的。有些整容医生更加钟意把硅胶注射进乳房组织，这种方法我见过一起结果令人满意的，另有两起或三起却是相当负面的结果。

在这个国家最近的一次问卷调查²之后，美国整容及重建外科协会站出来反对在妇女身上用隆胸填充物或其它类似手段，二十三名医生里有十三位在发现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之后已经中止此技术。“还是用胸垫吧，”他们说。

精神上的变化

正如预期，精神上的变化总是比身体上的变化更为明显。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终于完成了的强烈满足感是如此醒目而显著，但是偶尔地也会被不那么令人满意的生殖器的（以及性的）状况、以及需要做更多修复手术的必要性破坏掉。

“现在感觉怎么样，当所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是我的常规问题。回答从“正在七重天上”，以及“哦，如此之美妙”到比较谨慎的“还好，我很高兴终于结束了”。

我的“假如一切重来，你还会要做手术吗？”的提问，绝大多数的回答都是一个加重语气的“会”。有几个有些犹豫；两个回答：“我不知道”；还有一个或两个倾向于“不会”，因为有太多疼痛和不适，还有因为性上的困难或受挫感导致结果令人不值，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参见本章第63页的评论）。

缺陷及失望

失望总是不变地与性功能有关。假如手术结果令人满意，性的动机随之就会要求有合适的性伴侣即丈夫或是情人。即便是个有魅力的女孩，也可能会发现要遇见自己的迷人王子殊非易事，假如她感觉时间正从指缝间流走，很容易就导致不安、不满及抑郁，尽管她一生的野心都已达成，但仍有未解决的难题。

但对那些因性的动机而做手术的病人来说，阴道的状况是首要问题。再次重申：除非恰当的、熟练的阴道扩张从开始就采用，阴道可能会因结痂而收缩，如果数年之后仍如此则会完全关闭。这时需要一个新的大手术来重建阴道，到时可能移植大腿上的皮肤，甚至用一圈肠道。

轻微的结痂、深度不够或是（很罕见）一小块阴茎残留，这些都很容易修复。有四例中的三例都是尿道口需要扩大，一例是有块难看且烦人的阴囊皱叠需要被修短以使其更像大阴唇。紧随手术后的一段时间因各种并发症的可能而令人焦虑。病人的体质性因素、外科医生的技术和经验、认真严格的术后照顾等等，看起来是避免失望并保证最后成功的至关重要因素。

在数目更小的一组病人里，性别的动机超过性的动机，因此生殖器的状况对她们整体的性生活而言并不是太重要。

性高潮

性高潮的缺失只对少数病人来说是个缺憾，即便没有实际的性高潮，病人们一直反复声明有快感及满足。但是51位病人中有超过一半的描述说他们肯定有获得性高潮的能力，即确定无疑的或强或弱的从尿道射精，虽然不是每次都会发生（这在正常的性关系里也如是）。没有阴蒂^a及天生的阴道却能达到性高潮，对此的解释可能有两个层次。首先是终于能以渴望已久的女性角色进行性交的心理效应，其次可能是阴囊（现在的阴唇）皱褶及阴茎（现在的阴道）组织里保留的感觉神经末梢，假定手术是采用的这种技术。有时会需要好几个月，当然还得有一个合适的性伴侣才能第一次达到高潮。但是即便没有，她们也很满足，因为终于能够对她们的丈夫或情人而言成为正常的性伴侣（采用脸对脸的体位）。

伴随着高潮的射精时间很短，它可能通常随前列腺的逐渐萎缩而消失。

修复手术

在这51起病例中，8起需要大的修复手术，7起小的。大手术包括重建新的阴道，使用与第一次所用不同的材料作阴道内壁。小手术通常是去除结痂组织，通过手术扩张阴道或是尿道，医生同时还会给病人开

处方药治霉菌以及扩张阴道的器具。

51例里有12例病人，阴道内壁是用身体皮肤移植的，需要额外的修复手术，有3例用阴茎皮肤作阴道内壁的病人也如是。

男性变性欲者手术后的生活

对真正的变性欲者来说，手术后马上在镜子里看到他的（现在是她的）生殖器，真是莫大的喜悦，那是她的女性身份在视觉上的证明。把女性生殖器展示给医生或是亲密的朋友看，同样也带给她们满足感。

我的秘书告诉我，有一次她不期然地进到候诊室里，看见一位新近做完手术的变性欲病人，裙子掀起来，正骄傲地、非常从容淡定地向另外两位变性欲病人展示她的“女性”生殖器。除了外表，获得一个女性的性生活对未来的生活是最重要的，其中婚姻及领养孩子的可能性又是最殷切的愿望。

假如性别的动机是手术的推力，那性生活就不是那么重要，或者总体而言比较无关紧要。

在51位病人中，有12位作为女人结了婚，同样也有12位之前作为男人结过婚。5位以两种性别都经历过婚姻（作为男性的不成功，有的甚至是无性婚姻），5位作为女性的离婚了³，其中3位后来又结了婚，一次或多次。

在39位没结婚的病人里，23位报告过性关系，其中9位是兼职或全职的妓女，至少在本书写作时如此。

这个不幸的事实即一定数目的病人在手术后立即投身卖淫活动，使得一些医生反对接受手术为合法的治疗。

正如一位泌尿科医生说的：“我不愿意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的诊所变成妓院。”

这种夸张言辞背后不一定只是清教主义思维，可能还有现实的原因（失去别的病人？），或者源自这种想法，那就是医生的职责不仅是保护、修复病人的健康，还有他们的道德。

持此观念的医生也许可以享受与天使同在的感觉，但他很难得到职业道德或逻辑的支持。一位医生难道能拒绝医治一名小偷的右手，因为他可能重操旧业并且也许还伪造支票？一位泌尿科医生——仅为辩论的需要——难道能拒绝医治性无能，因为治好了也许会诱惑病人开始一段违禁的情事，假如是有妇之夫直接导致通奸？

医生几乎不可能对他的病人恢复健康后的所作所为负责，他自己也不应该担此责任，那跟他毫无关系。如上例证所示，这样一种态度能导出无数的谬论来。

关于变性手术的医学文献

对手术结果的科学性报告目前为止的确很不足，但非常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所提升。过去的好几份报告都只与一起病例相关，成功与否不论。1961年John Hertz, Karl-Gunnar Tillinger和Axel Westman在《斯堪的纳维亚精神病学》⁴上发表的论文涉及五起病例，他们的总结如下：

笔者的报告涉及五位易装欲者，两位男性和三位女性。通过包括内分泌科及精神科的全面检查后，他们都接受了激素及手术治疗。男性病人的去男性手术包括摘除阴茎和阴囊及其中的包含物，随之还有雌激素治疗。女性病人的去女性化手术包括摘除卵巢、输卵管、子宫，以及摘除乳房，随后有雄激素治疗。术后的跟踪从三年半到十六年不等，透露出来的最后结果有三例可鉴定为满意，一例毫无疑问是好，第五例原来是满意，至于一次不成功的构建阴道的企图导致了相当深的抑郁症。

一位著名的妇科医生及催眠术学生Leo Wollman医生，检查并治疗过相当数目的做过手术的变性欲者，他这样说道：⁵

“在通过不可逆的手术使男性到女性的身体上的转变成为永久性之前，一次精神上的评估及心理上的检查至关重要，这是同时对医生和病人的保护。另外还建议对病人在雌激素治疗——以减轻性欲及紧张情绪——下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

还有建议说，作为一种先锋技术，催眠进展（hypnotic progression），在真正对变性欲者的需要及志向的评估方面也许是种重要手段。这种对未来的投影，在某些案例中也许能为那些还犹豫不决的准女性们驱除一定的错误想法，并在最终的手术前提供第二条思路。

随着准备性的雌激素治疗提供乳房组织及降低男性性欲，变性欲病人在通过手术去除外部的男性生殖器及构建一个功能性的阴道之后，立刻开始了一个新生活。许多不同的手术程序被设计出来并且也实施了，得到一些不甚明确的结果。但是在那些药物及手术已成功改造出一位表观上的女性的案例里，这位男变女的个体的“妇科的”问题需要引起特殊的关注。

对这位病人来说理解及温和的对待是必需的。手术后最常见的抱怨，不算痛苦的康复期的话，就是尿道膀胱炎引起的尿频，抗生素治疗能够有效地很快止住这种令人烦恼的泌尿问题。

一个相当不寻常的抱怨是对尿道里出来的尿液流向的控制，当尿道开口过高，尿液会越过马桶边沿射出来。这种令人厌烦的状况可以通过调节骨盆的倾斜度以使尿液流进马桶内。

另一个很常见的抱怨是变性欲者（现为女性）不能圆满完成性交。这可能是很多因素所致，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1) 阴道是人造的；2) 阴道口太窄；3) 阴道直肠隔膜太薄；4) 阴道内壁不够润滑；5) 因激烈性交导致阴道囊破裂结痂，新结的痂造成阴道出血。

对上述交媾困难状况的治疗因势而异。简单的卫生手段、合适的润滑方法、新的性交技巧、用凯丽牌铝质扩张器或杨氏胶木扩张器来扩张阴道、戴一个结实的表面平整的塑料模子来保护尿道口、以及那些通常给予新婚夫妇的明智的劝告等等，都是些对身心均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那所有之上，最要紧的是妇科医生对待他的病人要像对待“女性”一样——因为这是“她”确实应得的，在经历过那么漫长而昂贵的努力才在身体上变成女性之后。医学及心理学调查者所做的大量研究表明，更加一致的帮助能给予这些男性变性欲者——现在表观功能上的女性——之前、这点至关重要。哈里·本杰明基金现正积极地参与一项此类研究中。

1964年5月6日在洛杉矶，俄勒冈大学精神病学家Ira B. Pauly在对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发表的演讲中，很仔细地审阅了关于变性欲的国际文献。我从他的文稿总结里摘录如下：

变性欲者试图否定并颠覆他生物学上的性别，进入并维持相反的性别角色认可。关于其病因的器质性或遗传性说法尚未被证实。一些变性欲病例的证据显示，它是从对人类假性雌雄同体现象研究所获信息的补充，同时还强调了早期学习及条件作用在决定性别角色优先权上的重要性。选择很早就决定了且难以逆转。虽然从精神分裂症意义上来说，变性欲中精神病并不多见，但其最极端的形式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不寻常的偏执状态，这种状态以一个界定明确的幻觉系统为特征，在该系统中该个体试图否定他自己身体的客观存在。偏执型变性欲一词被建议用于描述此种综合症。性心理上的倒置现象被视为一条由各种障碍形成的光谱，从轻微的女人气，到同性恋、易装欲，最后是变性欲，每一条谱线都代表着比前一条更为严重的状态，通常也包含前一种状态的各种表现。这种综合症的最后一步就是想在解剖结构上接近于女性的企图。至少有93位男人和22位女人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手术干预，目前的术后跟踪调查还不

足以从经验上确定手术治疗对此综合症的价值。对此综合症的理解，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展一般的性心理发展，以及希望是可逆的特定的性心理认同方面的知识。

Per Anchersen⁶这样写道：

在关于这些问题的专题论文中，我们发现其中的讨论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及传统观念的特征。Glaus (1952) 提及过两位做过手术（阉割术及阴茎切除术）的易装欲者，之后获得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他自己又增加了第三个相似的案例。

在《心灵》(1950) 上一次全面的讨论中，宗教的及伦理道德的观念被提出来并且扰乱了更加理智的观念 (M. Boss, C. G. Jung, H. Kranz及其他)。在丹麦，Stürup及其合作者保持了一种清醒的、人道的观念，以期成功帮助这些不幸的人在社会上及心理上获得更好的调适。

对变性手术结果的解读，不是像摘除个白内障或胆囊那般容易。太多的因素掺合进来，心理上及身体上的都有，以至于模糊了议题。还有并不是最少见的，观察者自己的态度使其报告染上个人色彩，这些在前面已有探讨。更进一步的，病人们也许仍然带有其神经质倾向的陈述不得不比可测的身体上的变化更多地被当作准绳。也有一些病人想以其陈述来取悦医生，Pauly就把变性欲病人称作“不靠谱的历史学家”。此外，由一个调查者观察并报告的结果并不充分，它们应该由别人来做出补充并加以证实，这些人需要在一个不同的情绪氛围下使用不同的医学标准工作。

我曾听见过一位从未见过一起此类病例但很著名的内科医生谴责变性手术，当说出他的偏见时他就以傲慢取代了知识。我也曾听见一位外科医生及一位精神科医生从总体上贬低手术的结果，而他们只见过那些对结果有疑问或暂时不满意因而找到他们寻求进一步帮助的病例。他们没有看见因而也不曾考虑那些结果很好的、令人满意的因而不再需要医治的病例。我一直在努力避免陷入这样的陷阱。

结论

我的观察迫使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大多数做过手术的病人，不管还有多少困扰，他们手术后的状况肯定好过手术前：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客观的，有的二者皆然。我为自己所见的事实而折服，那就是一个悲惨的、不快乐的男性变性欲者，通过外科手术及内分泌科学的帮助，是可以作为一名女性而获得更加幸福的未来的。如此一来这位个体及社会都同时获益，而对此手术及/或治疗的拒绝，因此在原则上来说并无正当性。

-
1. 这位病人并未被阉割过，因此可能保留了更多的雄激素活动。
 2. 摘录自《科学通讯》，1965年10月22日，第264页。
 3. 或者婚姻被宣告无效。
 4. 1961年第37期，第283-294页。
 5. 私人交流。
 6. Per Anchersen，“易装欲的问题”，《斯堪的纳维亚精神病学及神经病学》，1956年第106期。
 - a. 译者注：与本书所叙的时代已距半个世纪的今天，由男到女的变性手术已能构建从外观到功能都几乎乱真的阴蒂。

第九章

易装欲及变性欲在法律层面的问题

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在科学及常识面前并不一定也是犯罪，易装欲、变性欲、同性恋行为、毒瘾、酒瘾及卖淫等等，都属此列。它们是健康、行为及人品的问题，需要的是治疗和教育而非惩罚，把它们解读为“犯罪”实际上人为造就了仅仅是定义上的罪犯。这特别对易装欲来说是如此，它仅仅是一种行为上的非常态，正如它是一种性的偏差一样。

请再读一遍这个绪论

法律与易装欲-变性欲现象的接触，主要存在于三个分离的区域。（1）男性易装欲者“易装”并着女装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欲望；（2）变性手术的施行，这主要涉及外科医生；及（3）做过手术或（更为罕见的）没做过手术但以相反的性别生活着的变性欲者，他们性别的更改问题。

易装欲者的“易装”

以所有实际效果论，“易装”仅仅涉及把女装穿上身的男人。女性易装欲者很少在法律上遇到麻烦。

实际上任何地方都没有法律明确地禁止男性着女装，但纽约州刑事诉讼程序法规的第887部第7分部被用于对付易装欲，别的州也有相似法规。这条法规说，一个人（指定为“无业游民”）不能以“一张涂抹过的、变色的、被遮盖、被隐匿、不然就是别的什么方式故意使自己不能被辨识出身份的脸”出现，此条法规适用于“在马路上、公共高速公路上、或田地里、牧场里、森林里、或围起来的区域里”的人。

此法规是在一百多年前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而通过的，它是直接为对付那些把自己装扮成印地安人并不时攻击执法人员——当他们试图强制执行一项不受欢迎的租赁法时——的农民而定的。

在这条扫尽“流浪汉”的法规下，易装欲者在走出自己的家门进行探险时，不断地因被识破而遭到逮捕，许多还被判有罪、被罚款、被下狱。理论上他们甚至可能因“易装”而在他们自己家里被逮捕，因为法条里还有个“围起来的区域里”，但目前为止就我所知，这种事还未发生过。

三起案例

一位中年男子，做了多年的航空公司机长，社区内地位很高，新近丧妻，为人父，对其人我知之甚笃且评价极高。他去年在住家附近一条街上被捕，因其戴着个假发、着女装还有些别的。这位男子多年来都是易装欲者，对此他妻子在世时完全知晓且理解并保护着他。现在他居，仅仅偶尔沉溺于自己的嗜好。

因为外形相当阳刚，他知道自己“易装”后出门会有风险，但有时那种欲望很难抵御。因此这次当他冒险出门时，在住家附近被一名警察认出来，该名警察后来在案件审理时成为唯一的证人。没有任何的证词证明被告参与了任何不道德的或犯罪活动，除了他着女装之外。

被告律师指出，（纽约州刑事诉讼程序法规的）887-7条违宪，因为它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正当的法律程序”的条款。法庭无视此条款以及针对人品之类有助于被告的证词，判定被告有罪并罚其在劳教工厂服刑两天，但随后又判缓刑。也许法官觉得这个法条与明显的常识相矛盾，因而以此来帮被告一把。

然而伤害已然造成。他的顾主知道了他被判有罪，他所有的职责都被中止。搞笑的是，他被捕之后航空公司立即就有一个他的上司打电话给我，询问这人神智是否正常。在我答说他的精神完全正常之后，这位上司问我道：“你会让你太太坐他的飞机吗？”（他在这家航空公司当了二十多年机长）。“当然会，我回答道，“而且我自己也会完全放心地坐他的飞机，他的易装欲与他的能力毫无关系。”

但我的及别的证词都没起作用，被逮捕和被判有罪不能抹去，这个男人失去了他的工作，时间正好在他还差一年就有资格领取退休金之时。案件被提起上诉，但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复审，此案到此结束。

我的另一位病人又有不同的经历。他是个变性欲者，与很多人一样过于急迫，在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能变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女人之前就做了手术。“她”很容易就能被“读”（识别）出来。

变性手术后从国外归来，因为身体结构已经不是男性，她感觉在女性这个新的角色里很安全也很自信。但有两个侦探不这么看，他们以“假冒他人”的罪名逮捕了她，她说自己是女性的申诉只得到“噢，是吗！我们来看看。”她然后被带到警察局，一名女警检查后告知侦探他们搞错了，嫌疑人是个女人。但是与之前描述过的一起案例¹——执行逮捕的警官用晚餐邀约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相反的是，这两名侦探为摆脱尴尬（逮错了）又想出个别的法子。他们把罪名从“假冒他人”变更为“卖淫”，这女孩不得不因涉嫌卖淫而受审，但一位睿智的法官意识到实际的指控是什么，立即将其驳回。

我怎么试图保护易装欲者尤其是更易受攻击的变性欲者，让他们随身携带一份说明证书，以及我的努力怎么随之失败的，都在第四章里描述过了。

一种苛刻的、迂腐的、稍微有点自动化的严守法条，经常都不过只是对常识的废止，然而我们还是能从偶尔发生的例外——通过一些高层官员或法官充满勇气的行为——里得到些许安慰。

如下例：

一位易装欲者E，多年来以女性身份生活着，我通过与其频繁接触而知道她是个受尊敬、负责任的人。虽然出生证上性别及姓名都是男性，但她想以女性身份去欧洲旅行。我给华盛顿国务院的护照办理处写了一封信，呈上了所有支持E申请一本女性身份及名字护照的事实。没有任何评说意见，E的请求就被批准，她收到了想望的护照。上述部门里一定有谁的权威大得足够否决那些技术性细则，在此常识战胜了可能的“规则和条例”。

假如这位官员，无论是他还是她，能读到这些文字的话，我要向此罕见的一丝勇气和智慧致敬。

一个解决办法？

易装欲者以“假冒他人”的罪名被逮捕并被判有罪且经常伴随着坐牢的判决，在这个国家每天都发生着。有时被判无罪或保释取代了下狱，也不总是因为法庭这方的从宽处理，而是因为被告外表是如此的女人气（且很可能没有男人的衣物），以致于没人知道他该去男监还是女监，放了他也就是最简单的走出窘境的办法。但我也知道别的一些案例相当具有中世纪的残酷，用强制性的剃头及狱衣来使易装欲或变性欲者“男性化”之后把他们扔进男监，当然也就使他们暴露在男狱友的嘲笑及性虐待之下。

所有这些都可以避免且正在被避免，比如德国汉堡一个开明的政府就找到了办法，既帮助了易装欲者同时还伸张了正义。以一份医生的证明为基础，汉堡警察局为易装欲者开具了一张卡片，并非允许他们“易装”，而只是说明警察局知道这个人是易装欲者。仅此而已，但已足够使该人免除任何因“易装”而引起的“犯罪意图”嫌疑以及进一步的逮捕。

三十多年前我为了自己一位易装欲病人的利益，给纽约警察局局长Edward P. Mulrooney写信，建议了上述那个当时正在柏林使用的办法。得到一个彬彬有礼但持否定态度的答复，指出说那得先改变法规才

行。

两位德国心理学家在最近为一家医学杂志写的文章里建议并举例证实说，无论在何地，社会的宽容度更大，法律允许改名及着女装，易装欲者内心的平静得以提升，那他工作及管理自身的能力从经济上和心理上两方面都因而得以提升，最终是社会获益。顺便说一下，这样一种办法在某些情况下能够预先阻止变性手术的要求，如前所释（见第七章第60页关于手术的“法律上的动机”）：

在此也许很适合重复一遍《变》这本易装欲杂志在其第四期第一卷(1964)里提供的：“怎么防止被捕演变成一场灾难。”

承认你的男性身份，假如在公共场合被执法人员询问。

检查这位警官的身份证明，尤其是当他碰巧着便装时。

只给出你作为男性的姓名及住址，假如被一名真正的警官要求这么做。

把你男性法定身份证明拿给警官看，假如被如此要求的话。

平心静气地跟着警官去警局，假如他决定要带你去那里。

等你一到警局，马上坚持要跟一位律师或公设辩护人联系。

要求延期出庭，假如你的律师不在法庭里。

不要试图逃跑或摆脱警察，假如他挑战你。

不要试图跟逮捕你的警察或任何别的警察讨价还价。

不要给出任何的陈述，不管书面还是口头。

不要回答任何关于同性恋议题的问题。

不要给出任何关于你的工作或顾主的信息。

不要承认或否认逮捕你的警察加诸于你的罪名。

不要与另一个狱友或任何人讨论你的案件，在开庭之前。

我有时在想，是否Chevalier d'Eon曾经也遇到过这样的麻烦，因而需要这些忠告。

一条古老的法规威胁着外科医生

比那个威胁着易装欲者的法条还古老的一个法规，可能用来禁止变性手术的施行。那就是所谓的“残害身体法”，其来源可追溯到亨利八世的时代，用纽约一位律师R. V. Sherwin³的话说，“跟我们现在讨论的议题没有任何一丁点的关系。”

英国在那个年代有许多战争，士兵们太过经常地用自残或让别人帮他们截掉一根手指或脚趾甚至一只手或一只脚的方式来逃避服兵役，国王因此立法禁止摘除一个士兵身上任何用于防卫必需的肢体以致使他战斗力减弱。要将男性生殖器形象地划进此条目很困难，然而这条古老的英国法规连同许多别的法规都包含并仍然存在于我们现在的美国刑法里，并且可以用来起诉外科医生，至少理论上如此。我知道有位外科医生就是在被地区检察官警告之后才拒绝施行手术，我本人也在打听相关信息之后收到另一个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寄来的警告信。虽然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起案件在此法条下被起诉的，但它毫无疑问起到了恐吓医生的作用，否则这些医生可能会愿意偶尔为变性欲病人施行手术。至于他们究竟是害怕实际的法律上的麻烦，还是害怕被勒索，抑或是害怕被主流意见批评，那就只能猜测了。最终可能会需要最

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来驱散残害身体法笼罩在外科医生头上的阴云，使他们能够依据科学及自己的良知行事。

司法改革以蜗牛爬行的速度而臭名昭著。旧金山一位有名的律师J. W. Ehrlich在他最近的一本书《合理的怀疑》中说：“假如医学跟法学一样停留在开倒车的状态，那今天的医生们最主要的治疗方式还是在放血。”

但还有一点不应该被忘记，很多针对变性手术的反对意见都是源于宗教，正如同大多数有关性的法规及有关伦理道德的立法一样。有人也许会问，在一个原本应该是政教分离的社会，这样的立法是否合理。

在纽约一位有名的律师Harriet F. Pilpel的书《性与法律——关于虚伪的研究》⁴中，关于我们的性的法规他如此说：“它们只能通过窥探、告密及设置陷阱来强制执行，它们将‘罪过^a’当作犯罪，简言之就是说它们与我们今天生活的现实，甚至与职业道德都完全不同。”

法律上更改性别

变性欲者做过变性手术之后，甚至有的在手术之前，当他或她已做出决定要以相反的性别生活及工作，那在法律上改变性别就变得刻不容缓。这通常需要申请新的，或是改变或是修正旧的出生证。正如《性与成文法》⁵一书的作者，性科学研究协会律师Robert V. Sherwin正确地指出的，出生证并不能被改变，因为它仅仅就是：证明一个人出生了的证书。只有它的说明出生的是个男婴或女婴（连同婴儿的名字）的备注才可能被改变，但也只是“可能”。“法条及规章”可能会阻止擅自改动一个“与生命过程有关的文件”（怎么“与生命过程有关的”是个无实际意义的问题）⁶。我见过一些极端迂腐、官僚的医生，偶尔有些是任公职的，用一种如此傲慢的自负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至于对他们手下不幸的牺牲者来说，再没有什么能帮到他们了。

实际上在美国，很大程度上由申请在法律上改变性别的那个人出生的那个州决定。有的州非常容易，只要求填写一些表格，附一份医生证明，然后一起寄到相关的人口资料统计局就行了。

我曾重复多次用过以下的陈述：

敬启者：

以此证明张三，现名张三妹，在过去的____（年份数）年间，一直处于我的专业医治及观察之下。

三妹属于一个相当罕见的变性欲者群体，医学文献里亦被称作精神上的雌雄同体。

19____年月，三妹接受了变性手术，____月之后，我对她进行了检查，发现她在生育及性的意义上都已丧失男性功能，但已具备女性功能——换言之她可以有婚姻意义上的性关系。

男性的法定身份将不能与目前的事实一致，三妹现在必须被当作女性性别。我确实相信有一种我们还未辨识出的体质性的因素，在出生时就存在并且导致了其后变性欲（一种精神分析法对其无效的状态）的发展。

少数的州立即就颁发了一份新的出生证，名字和性别都顺势改过。另外一些州要求一个更为复杂的称作法庭命令的程序，有时这个过程是如此的费资耗时，以至于申请者只得放弃，继续违法地以他或她的“新性别”生活，指望着也许永远不会需要出生证，比如为结婚的目的什么的。（去一趟内华达州也许是个办法。）还有另外一些州，此一请求是如此的新奇、前所未闻，以至于他们只能采取拖延策略或者干脆就是拒绝，除非申请人能提供原始出生证有错的证据，这点对变性欲而言当然是不可能的（至少目

前如此），除非在明确的雌雄同体的案例里才有可能。（参见附录）

我知道一位睿智的官员，只要有医生出具一份实验报告表明雄性-雌性平衡不正常的数值（比如17酮值很低），他就颁发一份新的出生证。他用此办法帮助过好几位做过手术的变性欲者开始新生活，直到，唉，官僚主义、无知或是这些因素的总和逮住了他，逼得他只能无视或者拒绝要求合法更改性别的申请人。

这样的性别改变，对一位认真负责的行政管理人员比如卫生部官员的确构成一个问题。它涉及法律以及医学上的问题，而律师及医生们可能都不认同。将来的一个修正案是否会扰乱统计数据？这是合法的吗？这么容易就能获取一份新的出生证是否会诱惑那些本来可能会安于现状的病人去做手术？（这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很安全地做出否定回答。）

有一件事看起来是确定无疑的。在针对变性手术提供意见、予以同意以及实际施行时，极度的保守主义应该占上风，但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已经走过不可逆转的手术这一步的既成事实的病人，我们应该给予所有可能的帮助。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作为一名医生也是作为公众一员的责任，尽可能为这些人们铺平道路，以使他们能够作为相反性别的一员，在新的人生中获得成功。

请再读一遍最后一段。

有没有可能让卫生部门有这个权力，在一位官方认证的医生的检查基础上颁发“性别证”呢？这样能在不触碰出生证的前提下满足做过手术的变性欲者的需求（参见附录A）。不管怎样男性变性欲者可能会发现哪条路都并不好走，假如他还跟手术前一样想当个遵纪守法的公民的话。

如此一来变性欲者的困境在法律层面也存在，如同医学层面一样，部分原因也许是对“男性”和“女性”实际上并没有法定的定义。这样一个定义看起来几乎毫无必要，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答案，或者是以为知道，但我们在前面章节尤其是绪论里已看到，刚刚兴起的遗传学已经使此议题变得模糊。我曾问过旧金山一位博闻而著名的律师Kenneth Zwerin先生，法律是如何定义这两个性别的，他的回答是如此清晰而令人震惊，值得在此记录下来：

Zwerin先生写道：

就我的调查研究显示，从来没有任何司法裁决定义过“男性”和“女性”这两个词的意义。

有很多的案件是涉及发生在女性身体上的强奸，另外一些案件将“男性问题”这个术语解释为遗产继承之故，但裁决都未说明这些词语特定的含义。

我们的民事法典只允许一名男性与一名女性之间的婚姻。但我们的法庭还从未被要求过给出这些指定事物的含义。

因为法庭不提供建议性观点，我必须得出结论，那就是这个问题在司法上还从未被提出来过。

作为一个外行，我只能得出结论，法庭被要求对男性或女性生殖器在决定一个人性别上的重要性作出裁决的这一天也许不远了，到时遗传学或心理学意义上的性别都不再可能被无视了。

-
1. 参见第4章。
 2. Birker H.及Klages W. “作为社会医学问题的易装癖”，《心理治疗及医学心理学杂志》（译者注：原文为德文），1961年，第11卷，第1页。
 3. Robert V. Sherwin, “易装欲的法律问题”，在一次关于变性欲和易装欲的专题讨论会上的报告，《美国精神分析杂志》，1954年4月，第3卷，第2册。
 4. 《Harpers杂志》，1965年1月。

5. 1949年由纽约Oceana Publications出版。
6. 接生时匆匆而就的“男性”或“女性”的诊断，可能会有问题，尤其是以将来的发展的眼光看。那么官方的文件又是怎么样“与出生有关”及真实的呢?
 - a. 译者注：指违反宗教戒律或道德规范的“sins”。

第十章

女性变性欲者

也许这很不公平，本书只有一章的篇幅专门用于女性变性欲者：不公平是因为她的精神问题从各方面来说与她的男性对应者一样严重。但是女性变性欲发生的频率比男性的低相当多，本书前面章节所的临床经验是以152位男性变性欲者的案例为基础的，而在此报告的女性变性欲者数目只有20人（1964年年底为止）。即便如此，将来的某一天她也许值得专门的一本书单独用于介绍她。

女性变性欲发生的频率

我的一系列病人里，女性与男性（此处原著者笔误为“男性与女性”——译者注）变性欲者的比例是一比八。根据I. S. Pauly¹仔细梳理的国际医学文献，别的调查者发现的比例是一比三或一比四。我自己在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说过，那个时候我自己的临床实践里比例为一比六。

但所有这些数字意义都不大，因为它们不过表明这些病人碰巧出现在某一位特定的医生诊所的频率而已。更有意义的是在约根森案例引起世界性关注之后，克利斯蒂安·汉堡医生根据收到的病人来信而给出的一比三的数字。

汉堡医生的报告²以465位病人的756封信为基础，其中有“三倍于女性的男性想要变性”。汉堡相信这个一比三的比例，原因“可能在自然界里是生物性的”，他继续说道“导致此结果的一个因素还可能是我们报告的这起病例，涉及从男到女的变性。

这起知名案例的确是关于一位男性变性欲者的，但想成为男性的女性病人可能也同样被变性的可能唤醒，这得归功于十三年前报刊杂志上的文章所报道过的现代医学的进步。

假如一位女性变性欲者变成为男性后，能受到跟克丽斯汀·约根森一样的关注，那就可能会有更大数目的女性病人申请治疗。至于说其中有多少仅仅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因而不会被允许接受治疗，只能是猜测。

与此相关的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在我们的文化里，想生而为男性的女性大约是想生而为女性的男性的十二倍之多。这是她们在一次盖洛普式的民意测验中说的，她们都是正常的女性，性取向及性别认知都正常，其中可能很自然地包括一个非常小的、小到不具统计意义的数目的女性变性欲者。

有此统计数字在胸，女性变性欲者比男性变性欲者少得多这点看起来令人迷惑。但是一个更加亲密的、与母亲的关系（在九个月的妊娠期间曝露于雌性激素），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汉堡的“生物性”原因？）

与此有关联的值得提及的是，女性同性恋发生的频率比男性的要低。根据金赛研究，女性同性恋比男性少约50%，其中只有约30%报告完全的同性恋行为。“金赛报告”的合作者Wardell Pomeroy医生³所做进一步的观察表明，可能只有占男性八分之一的女性以“明显的”同性恋身份公开出现（“明显的”是指那些一般描述为“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

症候学

女性变性欲者与男性变性欲者有许多共同的症状，以前数章所述大都可以用于女性。

女性变性欲者对于自己“就该是个男人”的确信，与男性病人相反的确信一样强烈。她憎恶自己的女性形态，尤其是鼓起的乳房，经常用胶带把它们捆绑起来，直到能找到一位整容外科医生，愿意帮她把乳房减到男性的比例。

变性欲女人深爱正常或同性恋女孩，通常是温婉阴柔那种类型的。除了想作情人，他们还想当丈夫和父亲。

我的一位病人当父亲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让一个特定的男人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直至这个男人使她受孕，然后这个男人就得放弃对她及孩子的所有权利。她像个父亲一样扶育这个孩子，一个男孩，并希望孩子把她当作父亲，虽然当他足够大时被告知这个事实，那就是“父亲”其实是他的母亲，他的“亲生父母”。这种糊涂局面在孩子头脑里造成的精神上的影响值得研究。这位病人坚持不懈地要求接受治疗及手术，好使自己“成为”男人，而被医生们拒绝后充满敌意的反应，导致她好几次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关进精神病院。对这一类的病人，Pauly用了“妄想症变性欲”这么一个很贴切的标签，但自然仅仅是一个标签。至于病人是因变性问题受挫引发精神病才有这样的“反应”，还是变性问题本来就应该看作她精神病的一部分，还是个未解决的问题。

这位病人即使是短期接受了雄激素治疗，现仍时进时出医院，而是否允许她(他?)拥有这孩子的监护权，在本书写作时仍未定。对其案例的更深入的研究也许在将来某个时间值得发表专述，

月经对女性变性欲者构成一个心理创伤，雄激素对它的抑制提供了巨大的情绪上的舒缓。兴趣、态度及幻想等等都偏于男性，典型的男性化的职位比如士兵、消防员、卡车司机等等会是她们的理想，但经常得不能再经常的是她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屈就办公室工作。正如有些她们的男性对应者一样，她们经常在工作中显示出很强的能力，可以在生意中或职业上获得巨大成功，这也许得益于她们体质结构上男性和女性相混合的特质以及心理上的发展。

性生活

从性的角度来说，女性变性欲者可以是热情的情人，像男人一样追求他们的女人，但与女性同性恋不一样，对后者她们很强烈地不喜欢。他们向往有阴茎，但大多数都很现实地明了，要通过整形外科手术来构建一个有用的性器官，将会是一个复杂的、困难的、高度不确定的且最昂贵的过程。我的二十位病人里只有一位做过包含好几个阶段的手术，但最后的结果如何还是个问题。他的医生向我解释说，第一次手术的尝试被病人过早地去玩骑马而毁掉！

我与另一位素未谋面的、十分聪颖的女性变性欲者有过很广泛的交流。他描述说做过33个整形外科手术，但其男性生殖器虽然算是可用，似乎还是并不完全令人满意。那些尝试过构建阴茎的外科医生们，各个所采用的技术都差别很大，Gillies和Millard⁴所编写的教材讲述得相当详细。据说俄国人在此类手术上的经验比任何别国的人都更全面。

有的案例中，义肢即一种用塑胶材质做成的人造阴茎的应用很成功。在美国要获取此物很困难，必须有医生的处方，但在欧洲较容易，在东方就更简单。

二十位病人中有五位在我遇见他们之前作为女性结过婚。他们进入这些婚姻的原因。或者是抱着逆转自身心理倾向的希望，或者是由于家庭的压力，或者是为了逃避家人的监控。所有这些婚姻都以失败告终，或被宣布无效，或离婚，还有一起是角色转换——妻子变成丈夫，而那位前夫变成了妻子。有的从未完成过性交，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在三位病人中有四人次怀孕，一位打胎，一位

流产，一位正常生产两次。这位病人现在以男性身份生活（是否作为男性结了婚未知），有两个孩子，“他”是他们的母亲。性交的技巧很自然的是因人而异。爱抚、亲吻，随之而来还有某些形式的生殖器的触碰，手动刺激形式的共同自慰可能与口交一样频繁。最受渴望因而也可能是最频繁采用的是脸对脸的体位，是一种对异性恋性交的模仿，女性变性欲者在上，用阴蒂与伴侣的生殖器区域发生摩擦。可以通过变性欲者闭着的双腿插入那个女孩张开的两腿之间，或者四条腿交缠即所谓的“腿交”（dyking）来实现。

起因

那些关于男性变性欲起因的推断。基本都可以等同地用于女性变性欲，尤其是与条件作用相关的部分。确定的条件作用在两起案例里被证实，在十一起里完全没有，其余七起存疑。

相对而言很大数目（二十中有五个）的独生子，可能会使人想到其父母是想要个男孩，因为这是对头生子或独生子更为期盼的性别（传承家族姓氏之类），因而父母可能会被诱惑着把这孩子当男孩抚养，即便她是个女孩。但那些能够被问到的父母都没有证实这个观点，尤其是有一位母亲坚持说她就是想要个女儿，并且从来没有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即这个女儿，她唯一的孩子，已成功变性为一个男人。在至少另外三起案例中，母亲在之后的生活中对于生的是儿子而非女儿怀着同样强烈的不满，非常之明显。

即便是条件作用在女性变性欲者的成长中起了一定作用，本质性的“性理论”无论怎样都未能被驳倒（参见第五章）。正如一位母亲告诉我的：“在最早几年，即便在她变成假小子的很久之前，我就知道我的小女孩有什么问题，她从来就更像个男孩子得多。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其实父母才可能被他们的孩子条件作用，而非相反。

二十位病人中，十九位报告说他们性别认知偏差的最初证实都是发生在“童年早期”，另一起案例不明。

体检数据

除了性腺机能减退症状看起来比我们预期的还要频繁之外，女性变性欲者的体检数据通常显示出一个正常女孩的状况，这与男性变性欲者相同。我的二十位病人中，九位都有或多或少的明显症状，十位没有任何显示，一位不明。

性腺机能减退的诊断很大程度上以经期历史、妇科检查以及体检数据为基础。一位月经从未有过（原发性闭经），七位月经开始得很晚（十六或十七岁），同时还或者量少得反常，或者周期紊乱，或者很痛。

通过妇科检查，发现其中六位有“小子宫”。基本的测量没有显示出与男性一样频繁的异常状况。没有卵巢发育不全（特纳综合症）被发现，但是这种遗传性异常的可能性不应被忘记，假如那些常见的发育不全的症状比如身高不足之类存在的话。（此类病人通常但并非所有都是性染色体阴性，即遗传意义上的男性。他们大多数都被当作女孩养育。他们有四十五条，而非四十六条染色体，只有一条X染色体，没有Y染色体（XO））。

一位病人是女性假性雌雄同体，他在人生后期做了矫正手术，并且作为男性很快乐地过了五年的婚姻生活，直至丧妻。

除了妇科检查，性染色体及激素化验只要可能也应该随即就做。后者包括17-酮体、雌激素以及F. S. H.（腺垂体促卵泡激素）的24小时尿液检测。定期的检查，包括肝功能测试及阴道涂片测试雌激素活动都应该加上。

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及受教育程度分为高等、中等及低等。高等包括那些高中毕业的或者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低等指小学未毕业的，中等就是介于这二者之间的。但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地位可以对此归类稍有修正，所以一个出身富裕或者社会地位较高家庭的女孩，本身只受过“中等”教育，也许会被归类于“高等”。

因此，二十位病人中，六位属高等，十二位属中等，只有两位属低等。以下是她们的职位：

职位	数目
艺术家	2
艺人	1
图书馆员	1
工程师	2
卖主	1
牧场或农场工	3
办公室工作	6
工厂工作	2
餐馆工	2

自然地职位都可能会变，尤其在治疗或手术后，法律上性别改变完成更是如此：他们人生的模式就会发生变化，比如丢弃女性服饰，这点在女性变性欲身上发生得比较渐进，因为男性的变性因其变性手术更明显可见而显得更突兀。

管理—治疗

病人里来咨询及寻求可能的医治的多是二十几岁（十二位）：一位还是少年，四位三十多岁的，三位四十多岁。相对于男性变性欲病人第一次见我时的平均年龄29.3岁，女性平均年龄是30.3岁。

假如病人是未成年人，必须提供父母或监护人对治疗的书面同意。

对这些通常是深受困扰、极不快乐的女孩们，最快捷的帮助不过是借给一双同情的耳朵，倾听她们讲述自己的生活及未来的志向。嘲讽、说教或是充满敌意的拒绝，与对男性变性欲者的状况一样，都是不道德的、伤害人的且无效的。

假如医生没有立刻拒绝激素（雄激素）治疗，没有试图排除将来某一天手术干预的可能性，病人就能获得极大的情绪上的舒缓。假如他坚持要用精神分析疗法，可能最后是弊大于利。但仅是精神科方面的评估通常是被接受的。

至于说最快捷的治疗方法，就是一系列的雄激素注射至到月经被抑制住，然后用最小可能的剂量使其保持被抑制的状态。我发现庚酸睾酮制剂（药厂名Squibb，商品名Delatestryl）是最好的制剂，因其效力很高而吸收较慢，所以最多只需一周一针，1毫升含200毫克睾酮。我通常从每周半毫升（100毫克）到3/4毫升（150毫克）开始，至到第一次月经不至，以及阴道抹片显示明显的角质化减低（表明雌激素活性降低）。这个目标多久能达到由体质性因素决定，但通常在每月500毫克的剂量下，再来一次月经以后

就会停止了。一旦停经的目标达成，每月注射两次，每次 $3/4$ 到1毫升(150到200毫克)的剂量，一般就足以保持——对病人而言——这种快乐的状态。

治疗所带来的男性化的副作用，可能对病人保持情绪上的平衡有助益。很缓慢地可能脸上和身上会有更多毛发生长，稍微更低沉沙哑的噪音，可用一个手动测力计测试出来的更好的体能，还有通常会发生的体重增加，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水份得以保留。偶尔一次的利尿剂或是低盐饮食会被建议使用。另外一个明智的作法是给病人警示，脸上可能会长粉刺，要是足够严重，可能会需要中断治疗，月经也会随之立即恢复。雄激素治疗下头发会变稀疏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存在的，虽然实际上我从未见发生过。

与性相关的，性欲增强几乎是规律性地被报告，还有阴蒂的尺寸及敏感度或多或少明显增大也有发生，在有些病人身上阴蒂长大到足够当作一个小阴茎。

每当性欲似乎变得过于强烈时，睾酮注射液里可加一个小剂量的黄体酮，但那当然又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对月经的抑制效果，所以这个方法在子宫切除术施行之前很少有用。一种口服镇静剂可以有所帮助。

我发现口服雄激素帮助很少，而且好几种里面都含有甲基睾酮，这种成分对肝脏可能造成危害，因此不应该长时间服用。

手术

一个包括摘除卵巢的完全的子宫切除术，经常被女性性欲病人强烈渴望着，但也正如男性变性欲者们渴望的变性手术一样，也几乎一样地难以达成，因为很自然地外科医生们对摘除健康器官犹豫不决。

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延长时间的雄激素治疗，一种类似于假性雌雄同体（增大的阴蒂，体毛等等）的身体状态发展出来，因此一些外科医生感觉这时施行手术才有合理性，尤其是假如病人的社会地位（作为男性）已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几起案例里病人没有足够的幸运在美国找到外科医生，不得不出国或是去墨西哥做手术。

在此报告的二十位女性变性欲病人中，九位做了子宫切除术，其中八位是完全的，一位保留了卵巢。九位病人在手术时的平均年龄为35.5岁，其中四位二十多，两位三十多，两位四十多，一位五十多。相对应的男性平均年龄为33.2岁。

看起来很奇怪的一件事是，女性的变性手术没有把包括关闭阴道作为常规，就我所知只有一例做了，这个关闭阴道可以使以后的声明，即病人已不具备女性的功能甚至性功能变得合理，进而应该使得在法律上改变性别（比如颁发一份新的出生证，或是修正原来那份）容易得多。

削减乳房尺寸使其与男性相似的乳房切除术，对许多病人来说至少跟生殖器手术一样重要，这完全取决于乳房有多大（即便在雄激素治疗可能已造成萎缩之后）以及这种“凸起”对病人特定的生活模式及性生活造成多大的困扰，性伴侣在这方面的喜好也许是个决定因素。这种整容手术在美国几乎跟子宫切除术一样难以达成，有些外科医生一直拒绝病人的要求，直到子宫切除术及雄激素治疗已经造就一个更加男性的性格以及随之而来的更易为人接受的迹象。

二十位病人中有五位只做了乳房切除术，五位做了乳房切除术和子宫切除术，四位做了子宫切除术但没做乳房切除术。因为我很不幸与好几位病人失去了联系，也许可能甚至是很可能，他们当中更多的也做了其中之一或者两种都做了。

二十位病人中有十六位接受了雄激素治疗。卵巢切除术之后月经被抑制住，睾酮的剂量可以比之前减少相当多。术后为病人精神状态着想，进一步的男性化会被建议，它对于阻止人为的更年期症状也有用。有时仅是丙酸睾酮口服片就足够了，口服含片比如丙酸睾酮油剂（药厂名Schering，商品名Oreton）就

很合适，它们不是吞服，而是含在舌头上或是脸颊与牙龈之间，在那里被口腔中的唾液粘膜吸收。不建议用甲基睾酮口服片，因为如前所述，长期服用可能损伤肝脏。

治疗的效果

以要求病人接受她自己是个女人的现实为目的的精神分析疗法，被证明对女性变性欲者跟对男性变性欲者一样的无效。此疗法只是作为缓解紧张情绪的指导有些作用，还是在医生对病人男性化采取放任态度的前提下。假如病人已成年、并非完全的精神病、且有相当理智，医生可能最好就是说“至于男性化及将来的人生，你得自己做出决定。”

雄激素治疗及手术，其中之一或是二者皆具的结果一般都确定是令人满意的，除了一例存疑之外（稍后会论及），所有我医治的病人（二十位中的十五位，他们的命运我都知道得相当清楚）都从中受益。他们仍然有各种问题，不时还会抑郁（大多数都是反应性的），或多或少有些明显的神经性或精神神经性特征。他们在任何治疗之前是不快乐的、备受困扰的人，治疗之后也并非就是无尽的快乐或是再无困扰，不过谁又是呢？但他们是在变得更好，更好地在生活、工作、职业中找到令他们满足的位置，无论是作为一个单身汉还是结婚的男人。

一位带着一种先天性臀部疾病出生的人是个残疾人，手术后从整形外科角度看他并非正常人，但是能够相当轻松自如地行动。此案例可以用来作对照。

之前提及过我十年前见的一位年轻女性，学生、音乐人，看起来她的治疗及手术（保留卵巢的子宫切除术及乳房切除术）的结果都令人怀疑。她结过婚又过婚，接受过好几年的精神分析治疗，但还是想变性。手术后她试图以男性身份生活，但随后改变主意，又回复女性角色，甚至通过隆胸恢复乳房形状。但她没有不快乐，也并不感到后悔，她的双重性别也许带给她满足感。很不幸的是最近几年我都没有机会见到她，但通过信件往来以及从她的医生那里，我知道她感觉自己在治疗上的各种尝试“基本上是有作用的”。

做过子宫切除术的其余八位病人，一位的结果不知，七位都必须说好，假如不是非常好的话。

六位病人作为男性与女人结了婚，其中两位手术前、四位手术后，都没有离婚。两位病人前后以女性及男性身份经历过婚姻。

一位二十六岁备受困扰、非常不快乐的女孩，四年之后的现在已成了个忙碌的满脸胡须的英俊男士，而且是个骄傲的丈夫和父亲，有一位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合法领养的孩子。

一名困惑的、不开心的女孩，经历过两段灾难性的婚姻、一次自杀企图、数年毫无效果的精神分析治疗，七年之后的现在是位四十出头的男人，在艺术界有一定影响力，与一位极为聪慧的女性结了婚，现在生活圈子里只有极少数几个这对夫妇的朋友知道这位丈夫的过去。

还有另一位女士，在社会上、体育界和商场上都很有名，但为自己错误的性别身份备感痛苦，在四十六岁那年接受治疗并做了手术。三年后的现在这位英俊的充满年轻活力的男人，与一位迷人的女性结了婚，继续能量十足地在不止一个生意场上活跃着，并且完全作为一名男性被朋友同事们接受，其中好多人“根本不知道”。

乔治（以前的安）现年四十三岁，来自于一个不同的环境，一生都艰于谋生。她是独生女，她母亲对于女儿想跟随自己的愿望变成男人充满敌意，父亲对此不感兴趣，所以乔治安就走了她或者说他自己的路，以男性身份尽力生活得好。他打着不同的工，盼望着并且为这一天——他的经济能允许他摆脱女性的“诅咒”即月经，使他能过一种唯一能给予他平静心情及一定程度幸福的生活——而努力着。

这一天终于来到，一位满怀勇气和同情的外科医生为他做了子宫切除术，雄激素治疗为此铺平了道路并完成变性过程。一位比从前快乐无限的人，正在为他自己的诸多好品性寻求正确的出路，我觉得他的机会比五年前她的机会大太多。

鲍比亦即从前的玛丽，与乔治很相似，甚至在外表和举止上都如此，尽管他们并无任何血缘关系。十年前第一次来见我时，三十七岁的他以男性身份生活并工作着。他那时候已成功做了子宫切除术及乳房切除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法律上改变性别。红色胶带处处设置障碍，等了好几年，在各种不同的医疗证书帮助下，他终于拿到新的出生证，这给他的精神生活及事业前景带来惊人的良好效果。鲍比现在是一位相当成功的建筑师，与人相处比过去几年好太多。他唯一的遗憾是年事已高的母亲一直未能谅解他变性的事实，虽然他姐姐已经接受。鲍比有些写作的天赋，现在正在写自传，出版的话将有可能成为第一部由女性变性欲者写作的书。

还有更多案例可以叙说，几乎都是一样的令人满意。对那些目前还不可能做手术的病人来说，雄激素治疗至少能部分替代。对另一些病人造成深切困扰的是，他们不能在法律上改变性别。但是前景令人乐观，变性手术及激素疗法最终会被医学界视作对变性欲的可接受的治疗方法，男性女性皆如是，法律及行政过程也会随之跟进，目前几乎在全美各州都存在着的技术上及官僚上的障碍，也会找到办法加以克服。有那为数不多的几个州——剪除红色胶带，为病人们颁发新的出生证（可能将旧的出生证留档保存），因而极大地帮助他们展开新生活——确实应该为他们符合逻辑及人性的举措获得最高赞誉。（参见附录A）

-
1. Pauly I. S., 《普通精神病学档案》，1965年8月，第13卷，第172页。
 2. Hamburger Christian, “从465封男人和女人的私人来信看变性的欲望”，《内分泌学》，1953年，第14卷，第361-375页。
 3. 《性学杂志》，1965年5月，第653页。
 4. 《整容手术的原则与艺术》，1957年由Little Brown出版。

附录 A

结论及展望

(1965年12月5日)

本书前述统计数字的收集截止于1964年底，至1965年底被观察过的易装欲-变性欲现象总计达307例。其中193例为男性（性向标度上第VI、V、VI类），62例已做完手术。另外还有27例女性变性欲，其中11例已做过子宫切除术或乳房切除术或二者皆备。其余的男性都是易装欲者。

这些多余数目的临床观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由本书中呈现的临床观察所得出的暂时性事实。有几个确定的因素似乎浮现出来。

变性欲状态的起因大体上来说还是模糊不清的，但是希望之光在大脑生理学家们的实验文献里，这里或那里地闪现。

孩童时代的条件作用以及可能的刻印作用无疑与变性欲现象的发展及强弱程度有关联，但只能视为有贡献的或是好几种可能的起因之一。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物性的但并非一定是遗传性的根源或禀性，看来是越来越可能。除心理学及内分泌学之外的更多研究，其方向最大可能会集中于两个领域：遗传学及神经生理学。

前所未有的更加完善的遗传学（染色体的）研究可能会找到线索，大脑生理实验及神经学研究甚至可能希望更大。很自然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也即生物性的大脑中心结构上的异常，可能会找到它们的遗传性基础。大脑的下丘脑区域似乎给出越来越多的信息，将它的功能（结构？化学？）与性行为联接起来。假如这些被证实，比如说一种生物性的改变——从大脑某个区域摘除一个肿瘤之类¹——可能导致同性恋行为的发展，那人类性向的一个崭新的令人震惊的一面，包括变性欲，就可能成为事实而不再仅仅是猜想。

心理学研究必须继续澄清变性欲的心理学结构，内分泌学同样的将会分析异常状况，但它们可能会更多地被解读为伴随因素而非起因。

从治疗这端来看，无庸置疑地，手术和激素疗法能把一个悲哀的对自身性别适应不良的人，转变成一个更快乐的与相反性别更为协调的人，虽然不可能完全免于神经官能症。这种变化的程度取决于体质性因素以及个人新生活将于其中展开的环境。

性别重建手术亦即变性手术，有选择性地对一类变性欲者而言最终会被作为一个合法的治疗手段而接受，这在写作此书时至少是可能的，除非有什么激进的、新的治疗手段能成功地使心理性别与解剖性别协调融合。这样的手段现在还难以想象。

外科技术在将来必须加以完善，以使那作为女性弥足重要的性生活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展示出来。

司法改革必须跟进。比如说变性手术后，必须找到办法以使新性别下的生活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并且新的性别应该很容易获得，不应该有太多的技术细则。常识必然获胜，切合实际的经验应该先于理论性的考虑。

发生在最近的一起事件应该在此说一下，以强调将来对法律问题采取更为现实的方法的必要性。

东部某个大城市的卫生部门收到好几份来自做过变性手术的病人的申请，要求“修改他们的出生证”（并且包括他们的性别），因为他们解剖结构上已非男性，现在以女性身份生活着并具女性功能。

该卫生部部长非常睿智地将此事交给一个由医生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很认真负责地对此一新奇问题进行了研究，然后在他们的报告（1965年10月4日）里得出如下结论：

1. 由男变女的变性欲者虽然表面上的性别是女性，但其染色体性别仍为男性。
2. 法条和出生证之类的记录是否应该修改，并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帮助这些有心理疾病的人适应社会，很令人怀疑。委员会因此而反对为变性欲者在出生证上修改性别。

委员会还会指出有另外一些办法可以帮助这些病人：获得法院命令来修改名字和性别：修改出生证使其显示新的性别，但同时也显示原来的性别及性别的改变。

由于这份报告的力量，这个卫生部通过了以下解决方案：

解决了。基于所有可考的证据包括医学院公共卫生委员会的报告，卫生部董事会的感觉是，不能为变性欲案例修改卫生法规以提供在出生证上改变性别。

这就是说变性欲病人被医学界抛弃了，只能依赖于司法决定。

在这个医学委员会的集体意见（虽然有不同意见的声音）里，看不见的“染色体男性”压过了非常看得见的“表面的女性”，换言之一个非常实在的性别改变的证据，即去男性化手术之后表面看起来的女性性别，被判决为不如那个从表面谁也判别不出来的遗传性的男性性别。同样的道理也一样适用于女性变性欲者。

假定说不管是这个医学委员会还是卫生部，在目前形势下都不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²，但是最终，这种令人愤慨的学术态度在现实的压力下一定会土崩瓦解。这个现实的建构将由病人的福祉，或者由新发现的科学上的证据比如说变性欲的结构性本质来完成。

在后来的案例中，一个与现正用于那些被误判性别的新生儿相似的程序，可能看起来很合乎逻辑。卫生部门这时就能授权修改证书，原始的（错误的）证书被消除，新的证书取而代之。

出生时被误判性别与（先天性的）变性欲之间的唯一区别，就只有时间这个因素，即是说出生后多长时间这个事实才被发现并充分证实。

至于说变性手术后在法律上改变性别，在1965年的美国病人们都是各凭运气。他得要出生在这些州里，州政府办事都是出自善意，剪除红色胶带，对有医学证据的申请都颁发新的出生证书。假如他不幸出生在上述那个州里，那他就得要有钱，强咽下着裹糖衣的失望丸，将自己的命运交到一位法官手上，然后期盼最好的结果。

-
1. Petti-Dutails D., 《神经学杂志》（译者注：原文为德文）第91卷：129-133页，1954年。（在太阳穴叶损伤病人身上观察到同性恋行为）Anastasopoulos G. 《维也纳神经医学杂志》（译者注：原文为德文）：131-161页，1959年。（之前从未显示出同性恋倾向的男性太阳穴叶损伤病人，其所示的女性化行为引起关注。）
 2. 幸运的是对变性欲者更为有利的形势在另外好几个州都存在。

附录 B

人类性别的互补性

作者：Gobind Behari Lal¹

性别将男人与女人结合起来又分离开来。关于这种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与分离，人类的思想随人类的进化而改变，一种特定的思想会永久性创立的那一天可能永远也不会到来。

在过去六千年的亚欧史中，男人和女人的这种性-结合-与-分离已经体现于神学、政治、艺术及神话思想中。自从现代科学的崛起，男人-女人性关系受到科学上概念性的对待，其中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解读尤为重要。

当几种不同的神学，尤其是犹太教及其分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强调(1)男人与女人的分离、(2)男人对女人的霸主身份，达尔文的理论已指明男性和女性起源的同一性，他们从相同的基本活性分子进化成不同的性别，男性和女性。

于是古老的关于“相反性别”的说法——从神学神话里，神（男性）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这两种绝对分离的生物——被现代生物学改写了。用相同的分子，化学家们能生产出雌激素和雄激素这两种强效的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从相同的核酸里，造就男人和女人的染色体进化出来。医学艺术能够戏剧性地将一个男人女性化，或者一个女人男性化，当然现在还没有男人被变性到有能力生育孩子的程度。

但是我相信，医学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最后一定会使把一个正常的男人变成为一个有生育能力的正常女人成为可能。

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母亲或是更多婴孩的更多生育者，世界人口正在令所有国家的统治者惊心地膨胀着。从男到女或从女到男的性别改变，其真正重大的意义在于：它颠覆了某些错误的甚至根植于迷信的信念和传统，以及把男人和女人像两个隔离的种类一样分割开来的法律。

绝对的、制度化的把人类划分为两个性别，这种划分对男人和女人同时造成伤害的认知并不新奇。有少数激进的思想家、圣徒、诗人、情圣以及理性主义者，在国王及神父等强大的男性专治下，一直保持着男人与女人是相似的这一不同的信念。毕竟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男孩有母亲并且遗传、获取了她的许多特质，一个女孩有父亲并且同样获得他的各种特质。那就意味着在任何一个人类个体身上，都没有纯粹的男性或女性这种单一性的性别。

在那些意识到每个人类个体——传统上被视作只具单一性别的生物——性别复数性的宗教思想家中，有异端的印度教圣徒，19世纪加尔各答的罗摩克里希纳。

作为一个没有受过任何学校或大学教育、没有一个大都市的复杂背景、孩童时期就和一女童结了婚的男人，罗摩克里希纳具有一种能够看破许多欺骗与谎言的天赋。不想背上孩子的负担，对家庭生活漠然以对，他将自己投入宗教中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解读宗教。他成为神也即梵天——古代印度的雅利安神父-哲学家——的信徒。梵天的教义是泛神论，即神存在于自然中，而非另外一种形态以及自然的创造者。它认为神就是整个宇宙里的万事万物，隐含着无数物质的形体。

因此罗摩克里希纳推断道，男人和女人不过是同一个梵天不同形态的表现而已，假如要将其人格化，那梵天就是“天堂里的父亲”，但同时也是“天堂里的母亲”。为了用这种思想和感情来训练他自己及他

的信徒和仰慕者，他习惯于编排戏剧并亲自演出，有时扮演男神一角，有时又扮演女神。

他的传记作者之一Christopher Isherwood这样写道：“当罗摩克里希纳颂扬madhura bhava（甜美的情绪）时……他真地着女装，并模仿女人的举止。”他会争辩说，一个人对梵天的理解被他或她的“自负”——其重视的是个体与整个宇宙的分离——所阻碍，这种自负始于一个人对其身体的意识，像这样的：“我有一个身体。”从这个“身体意识”又涌出两个更深层次的、互相都是排它的意识：“我是个男人”或“我是个女人”。假如这个虔诚的宗教徒、梵天寻觅者，能够让他或她自己严肃地相信，那怕只是一小会儿，他或她属于“相反的性别”，那他或她就能很好地克服两种性别完全分离的“幻觉”，因为他或她就能知道这种分别并非像他们以为的那么绝对。²

有人用世俗的语言翻译罗摩克里希纳的思想，得出如下的概念：“人类在性别上有两面性。没有哪个人是只具男性或女性的单一性别的，两种性别都同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当然二者之间的相对比例并不等同，极少数个体除外。

对男人或女人身上性别双重性的认知，当从非生殖性角度来看待性现象时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因为正是作为一个生育者即母亲，与一个非生育者之间的区别，造成这两类人之间尖锐的分离并使这种分离明朗化、具体化。相反，性的层面里与嬉闹、快感、刺激、陪伴、合作等等有关，而与生殖无关的，都没有尖锐的分界线。

以嬉闹和爱为目的的性，更像是大海里的波浪，而不像彼此分立的岩石。正是这一类的对性别的认知，是罗摩克里希纳从宗教意义上认为的对建立一种新的、更好的文明唯一重要的。

当今现代物理学上的一些概念为我们提供了的隐喻，能帮助澄清我们关于男女两性的关系及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的性别双重性本质等等。

自牛顿以降至1900年的经典物理学里，物质是物质，能量是能量，物质不能被生成或毁灭，但能从一种形态转化成另一种形态。与此相似的是，能量也不能被生成或毁灭，但能改变它的形态。物质和能量就像两个彼此独立的国家，它们不能互相转化。但是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其中一个最令人惊奇的概念之一就是，物质和能量是同一种物理存在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实验上一团或一点物质可以被转化成电磁波；而电磁波比如说伽马射线，也可以被冻结成物质颗粒。希望这个物理法则也可以为转变一个人的性别而做的外科-医学努力提供一个类比。

物理学上另一场革命是对光的经典理论的放弃。什么是光？在1900年，绝大多数的物理学家都相信光是由“以太”——一种填满宇宙空间的、看不见的物质，正如罗摩克里希纳的梵天——的波或震动构成。但是一些实验显示，在一些自然现象中，光表现出它的射线其实是一束束很小的、分离的子弹，也即能量颗粒或叫能量包。这引发了什么样的惊愕啊！光怎么可能同时是波和粒子？光怎么可能同时像水又像岩石？

为解决这个思考的难题，玻尔教授提出一个新的物理定律：“互补性”。

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与互相矛盾对立、充满敌意的概念相反，它们彼此互补。

要完整地描述光的性质，科学家必须同时描述它的粒子性和它的波性。现在任何的物质粒子和任何形式的能量都被完整描述成既是粒子也是波。互补性的意思就是指两个事物的关系，必须是它们在一起才能使一个事物变得完整。

借用物理学上这个类比，我们可以作这样的陈述，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性别上的完整性，需要两种性别——男性和女性——的共用存在才能达到。

当然这种对于人类性别的全面认识，相对于过去那种传统的、单一性别的教条，更加适应现在的时代。随着对节育、人口抑制等的呼吁，我们正在贬低生殖作用在性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女性正在越来越多地进入另一个活动及成就的半球，那个过去只为男性的权力和威风占据的特权的堡垒。

我们越少思考“性别的战争”中的“相反的性别”，越多思考“兼具不同比例的双重性别的人类”，一个比当今世界更加具包容性的文明就越有希望达成。假如不以他们的“女性特质”为耻，掌握权力的男人们也许会变得更柔顺，那么原子武器就不会发射，像1914年8月的枪火发射——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造成的恐怖时代仍未结束——那样。

1. The Hearst Newspaper荣誉科学主编。

2. 摘自《罗摩克里希纳》，作者Christopher Isherwood，纽约Simon & Schuster出版。

附录 C

变性欲：神话的、历史的、跨文化的方方面面

作者：Richard Green，医学博士

现今被称作变性欲现象的证据，可往回追溯若干世纪且广泛跨越不同的文化。古典神话、古代历史、文艺复兴、十九世纪历史以及文化人类学等等，无不指向变性现象的四处弥漫。

“transsexual——变性欲”一词相对来说源自近代，在历史资料中没有找到过，因此很多的推断必须在解读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甚至特别提及的“变性（change of sex）”，可能也只是意味着“易装（change of dress），或是与生殖器有关的同性恋行为，其意涵更加丰富的假设——一个个体的跨性别身份——并不明显。以下的参考资料中，跨性别认同的标准已被达到。

神话学和恶魔学

希腊神话中，变性欲的影响被戏剧化地指派给了女神维纳斯·凯丝缇娜（Venus Castina），她对囚禁在男性身体中的女性灵魂的渴望充满同情和理解。[4]¹

一些特定的关于变性的神话经常出现，不仅作为欲望的结果，有时也是一种形式的惩罚。比如泰瑞西斯，一位色班预言家，据传曾经在Cyllene山上遇见两条蛇在交尾，他杀死了那条母蛇，为此被变成一个女人。后来在他逐渐喜欢上自己的新形体并作证说在性交时女性的快感十倍于男性后，他又被交回成男人——又是作为惩罚。[13]²

另有一个神话是关于塞西亚人的。他们入侵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离开时他们的殿后卫士将Ascelon的维纳斯神庙洗劫一空。女神据说大怒，以至于把那些强盗都变成女人，并进一步下令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受相似的惩罚。[19]把塞西亚的“非男人”描述成与宦官类似存在的希波克拉底这样写道“他们不仅跟随妇女的职位，而且显示出女性的倾向，举止也像女人。当地土著把原因归咎于神灵……”[21]还有另一个记述与古代王国弗里吉亚有关，在那里大地母亲赛贝拉的配偶阿特司天神的祭司们，都必须被迫去势，以示对阿特司天神的尊重，祂据说是在一棵松树下自我去势的。祭司们据说（被去势后）即成易装欲者并执掌妇女的职责，其中一些祭司据信接受超过了摘除睾丸程度的去势、而是把整个外生殖器都去除了：[29]

前述泰瑞西斯的神话与东印度一个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相类。根据摩诃婆罗多的传说，一位国王因在一条有魔法的河里沐浴而被变成一个女人，作为女人他生养了一百个儿子，他把这一百个儿子派去与他作为男人时生养的一百个儿子分享他的王国。后来他拒绝被变回成男人，因为这位前国王感觉“女人在性爱中获得的快感比男人多。”与泰瑞西斯的命运相反的是，这位被变性的国王愿望成真。[13]

不仅有这些有神力改变性别的天神，还有能够使人类和猛兽都变性的巫术及恶魔。女巫据说拥有能改变人性别的毒药³，有的说是既能男变女，也能女变男，有的争辩说变性只能有一个方向。因此恶魔声称只能把女人变成男人，却不能将男人变成女人，因为这是自然法则，增加而非减少。在1489年出版的《女巫之槌》（Hammer against Witches）——此书被用作对疯子的“治疗方法”的来源近三百年之久——中，一个目击证人的证词，据说是罗马，有个女孩被恶魔变成了男孩。[25]

古代历史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说里就存在着那些对自己的性别角色极端不满意的故事。亚历山大时代的犹太哲学家菲洛写道，“他们对于人为地、尽力地使用每种可能的方式把本来是男人的自己变成女人，毫不感到羞耻，而是尽可能地在外部装饰上表现出来他们当中的一些渴望完全变为女人，甚至不惜截除自己的生殖器。” [26]

罗马诗人马尼留斯（Manilius）写道：

这些（人们）永远对他们俗丽花哨的外表毫无顾及；他们把卷发做成起伏的波浪状……打理毛茸茸的四肢……好啊！恨他们（自己）身而为男性的一切，渴望不长毛的胳膊。他们穿女装……（他们的）步子都细碎如女人的步态 [26]

关于一些罗马人的更多描述翻译如下：

但为什么

他们还在等待？难道现在不正是

他们试一试

这种弗里吉亚的时尚并把

工作给完成了——

拿把刀，一刀砍断

那块多余的肉的好时候吗？ [5]

甚至在罗马帝王的历史上据报告也有“变性”的例子，最早之一的变性手术很可能就是在臭名昭著的尼禄王的命令下施行的。据说一次尼禄在盛怒之下，一脚踢在怀孕的妻子肚子上因而杀死了她。满心悔恨的他试图找个面目与死去的妻子很相像的人，与此命令最接近的是一位曾经是奴隶的青年男子斯泊朗（Sporum），据报告尼禄于是命令他的外科医生们将这名前奴隶变成女人，手术“变性”后俩人正式结了婚。

另一位罗马帝王赫利奥伽布拉斯（Heliogabalus），据报告正式与一位很有势力的奴隶结了婚，并在婚后承担起妻子的责任。据描述他“很高兴被称作希洛克勒斯（Hierocles）的情妇、妻子、皇后” [4] 并且据说要把一半的罗马帝国送给了那个能帮他造出女性生殖器的外科医生， [1]

介于罗马帝国时代和十六世纪的欧洲之间的，流传着一些大概不足为凭但却还是令人惊奇的关于第九世纪的罗马的故事。这与一位被称作教皇约翰八世的人物有关，据报告在公元855年，这位被提名为教皇利奥四世继承人的人，事实上是一位女性。在一本科圣朱利叶斯三世批准的出版物里叙述道“她在一大群观察者眼前生出一个婴儿，但母子都死了。” [9]

文艺复兴时期至十九世纪末期

十六至十八世纪的法国历史，贡献了数个公开的变性欲人物。另外在此一时期，对君主的尊称是“Sa majeste”，其字面意思就是“女王陛下”。这个女性尊称的使用起始于对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的尊敬，他希望被当作女性。据报告在1577年2月的一天，女王陛下为使其意图被强烈地感受到，在他的副手们面前“着女装，戴着长长的珍珠项链，穿着低胸的裙子……” [9]

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贵族中，德舒瓦西（deChoisy）神父，也即弗朗索瓦·蒂莫洛（Francois Timoleon），其强烈的变性愿望给子孙后代留下生动的第一手描述。在孩提及早期的青少年时代他的母亲完全把他打扮成女孩，十八岁时这个活动仍继续着，他的腰被“非常紧的紧身胸衣箍住，那样就使他的腰部、臀部及胸部更为显眼。”成年后曾有五个月的时间，他在喜剧表演中扮个女孩，据报告“每个人都被骗过去，我有些情人，对他们我施以小恩小惠。”三十二岁时他成为路易九世派驻（古泰国）的大使。关于其性别身份，他写道：

我认为自己真真正正是个女人。我曾试图找出这种奇特的快感是怎么产生的，现在是这么看的。被爱被倾慕是神的属性，而男人——目前看来他虚弱的本质所许可的——同样有此野心；但是是美产生了爱，而美通常来说是女人的一部分……我曾听见有人在我身旁低语“这是个漂亮女人”，对此我感觉到的快感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别的什么可比拟，野心、财富、甚至爱都不能与之对等……[4, 9, 15]

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性行为之一是查尔斯·迪昂（Chevalier d'Eon），其名字已成为“易装欲（eonism）”的代名词。据报告他着女装在历史上首次登场，是作为蓬巴杜夫人的情敌、路易十五的漂亮新情妇。当他的秘密被国王知晓后，后者从自己最初的错误中获益，将迪昂变成了他信任的外交官。有一次在1755年他秘密出使俄国，装扮成国王的驻俄使节的侄女，第二年又着男装再回俄国去完成使命，路易十五死后他永久性地以女性身份生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生活在英国，至于其实他形态上的性别真的是男性，还是着男装的时间仅仅是女扮男装而已，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死时查尔斯·迪昂总共以男性身份生活了49年，女性身份34年。[4, 9, 15]

另一个有此兴趣的神父是迪昂特赖格（d'Entragues）神父，他试图用经常从脸上放血的办法来复制女性脸部苍白而有趣的美丽。[9]最后一个相关的神父是贝卡雷利（Becarelli），一个假的救世主，他声称自己能够指挥圣灵为其服役，并吹嘘说拥有能够“改变性别”的药。身体的性别虽然不能改变，但男人吃了这种药会暂时相信他们自己变成了女人，而女人变成了男人。[25]

最后，还有一位终其一生都被视作珍尼·萨薇丽特·德兰格（Jenny Savalette de Lange）女士的人，当他1858年死于凡尔赛宫时被发现原来是个男人。他在世时设法搞到一份指定其性别为女性的替代出生证，与一个男人订过六次婚，还获法国国王致赠一年一千法郎的年金以及凡尔赛宫内一套免费公寓。[9]

下述简略的由医生们报告的案例历史，可用来对十九世纪末期作个历史性的评论。布洛赫（Bloch）描述过十九世纪中叶有一个人，从在其母请求下担负女性的职责（缝纫及编织），变成完全的女性化，拔去胡须，盘起头发，垫高胸部及臀部，并且所有的举止都是女人……他把自己叫作弗富德丽卡（Frederica）……他设法骗过（男人），手法是如此的彻底以致于他们（不知不觉地）与他发生肛交。[2]克拉夫特-埃平（Krafft-Ebing）报告过以下由一位病人作的第一手的陈述：

我感觉自己是个男人形态的女人……我觉得阴茎就是阴蒂；尿道是尿道及阴道口，那里一直感觉有些湿润，即便当它实际上是干的，阴囊是大阴唇。简单来说我一直感觉外阴部……我的乳房这样小，它们需要更大的空间。假如一个人不能受孕的话，女性的快感又有什么用呢？

[23]

跨文化数据

北美印第安人

针对世界上好几个地区所做的人类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跨性别行为及身份问题的各种资料。

在本世纪前四分之一里，关于北美印第安人好几个部落的传统习俗的大量数据被收集到。“在这块大陆的几乎每个地区，从远古时代起就好像有男人着女装并履行女性的功能……”[32]

在约马（Yuman）印第安人中，有一群称作elxa的男人，他们被视作曾遭遇过一种“性灵的转换”，源自大多在青春期所做过的梦。一个男孩或女孩若是梦见一样东西太多，“就会遭遇性别的转变”。此类梦境经常包括从植物尤其是箭头种子那里传来的信息，这种植物本身就据信能可靠地变性。但有一个elxa梦到一条道路，这个梦暗示他将来的职责是女性的工作，当醒来时，他用手捂住嘴大笑起来发出的是女人的声音，他的头脑已从男人变成了女人。别的年轻人注意到了这个，便开始把他当作女人对待。

与elxa相对应的是女性的kwe'rhame，她们小时候就玩男孩的玩具，据说此类女性从来不来月经：她们的第二性征发育不全，有些是男性的（很明显是某种形态的雌雄同体或男性化）。[12]

在约马文化中，埃斯特雷亚锯齿山（Sierra Estrella）中生活着一名易装欲者，这座山和近旁的另外一座山都拥有“改变男人性别”的神力。这种改变的迹象据说“很早的孩提时”就出现，年长者通过一个男孩的举止就知道他会“变性”。Berdache用来称呼那些举止像女人的人⁴，他们在约马文化中与男人结婚，但不会有他们自己的孩子。部落里也包括一些女人，她们就像男人，着男装并与女人结婚。[30]

在科科帕（Cocopa）印第安人中，被称作e L ha的男性据报告就是那些“从婴孩时”就显示出女性个性的人，孩子时他们被描述成说话像女孩、愿意跟女孩作伴、做事也是女人的风格。被称作war'heme的女性，喜欢跟男孩玩、造弓箭、穿鼻子、打仗等等，“青年男子可能会喜欢这样的女孩，但她根本不在乎他，而是只想自己变成一个男人。”[14]

在摩哈维（Mohave）印第安人中，那些注定会成为萨满（用魔力或催眠术来治愈疾病、猜测被藏的失物及掌控影响人们福祉的事件的牧师-医生）的男孩，会“把他们的阴茎拉进他们的两腿之间，然后把他们自己表现给妇女们看，并且说，‘我也是个女人，跟你们一样。’”

那些将要作为女性生活的摩哈维男孩，在十或十一岁那年会有个入门仪式。“两位妇女把年轻人抬起来，并抬到室外去……，一个穿上裙子跳舞，年轻人跟着模仿……，两名妇女分别把他的新裙子的前后两片给他穿起来，并为他画脸……。”这样的年轻人说话、大笑、微笑、坐着以及动作都像女人。新入门的人然后还会有一个与相反的性别相配的名字。这些alyhas坚持要将阴茎叫作阴蒂，睾丸叫做大阴唇，肛门叫作阴道。但那些相对应的女性hwane并不坚持要用对应的男性专用词汇来称呼自己的生殖器官。

当一个ayha找到丈夫之后就会开始模仿月经，他拿根棍子在自己的大腿之间摩擦直到血流出来。当他们决定怀孕时会暂停“月经”，“分娩”之前他们会喝一种能引发剧烈肚子疼的豆制剂，以此来与“阵痛”相配。随之就是被视作“死胎”的排泄，排泄物还被仪式性地埋葬起来，然后还有一段丈夫和妻子“共同服丧的时间”。[10]

可获得的人类学资料，对别的部落里相似的做法也有简短提及。

在纳瓦霍（Navaho）族中，nadl E这个称谓可用于易装欲者，也可用于雌雄同体，但通常是前者，他们在被同族的人提及社会关系及年龄时，都以女性称之，法律上也被授予女性身份。[20]

加利福利亚印第安人里的i-wa-musp（男人-女人）组成了一个固定的社交团体。他们着女装并承担女性的职责。当哪个印第安人表现出想要逃避其作为男人的职责时，他就会被强迫站在一圈篝火里，然后被给与一张弓和一根“女人的棍子”，他必须二中选一，之后永远遵从那个选择。[27]

最后在普韦布洛（Pueblo）人中据说有如下的活动发生。一个很强壮的男人，“最具男子气概的人之一”被选出来，他一天被手淫好几次，并几乎一直不停地骑在马背上。

逐渐地，生殖器官如此令人恼火的弱点导致在骑行中的大量泄精，然后睾丸和阴茎的萎缩开始，胡须脱落，声音失去深度及音域……兴趣及性格都变得女气。这个“mujerado”在社会里失去男性的地位……他的努力似乎都是在使自己变得尽可能与女性相像，并且使自己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各种特质都脱离男性越远越好。

美国陆军部一位前卫生局局长曾这样生动地描述过这样一位：引起我关注的头一件事就是乳房体异乎寻常的发达，大到几乎与一个怀孕的妇女相当。他告诉我说他曾给好几个丧母的婴儿喂过奶，他从自己的乳房里挤出大量的奶来给他们……。（这种现象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像是虚构记忆）[18]

除美洲印第安人之外的

在古亚洲、古代地中海、印度、大洋洲及非洲部落里，很多着女装并模仿女性举止的男人，作为萨满、牧师和魔术师被高度尊崇着，他们的超自然力令人既恐惧又尊敬。

西伯利亚土著中的雅库特（Yakut）人中有两类萨满，“白色”代表创造的力量，“黑色”代表毁灭的力量。后者倾向于女性化举止，他们像妇女一样头发中分，上衣外面戴着代表乳房的铁圈；跟天生的女性一样，在居室里被禁止躺在马皮的右边。[7]

至于西伯利亚人，变性主要发生在古西伯利亚族中，也即楚克其族（Chukchee）、科里亚克族（Koryak），塔卡德布族（Kamchadeb）以及古亚洲的爱斯基摩人（AsiaticEskimo）[7]

在居于北冰洋海岸的楚克其人中，据报告有一个颇为奇特的萨满教的分支，其中一些男人和女人据说经历过局部的或者甚至完全的变性。一个变过性的男人被称作“柔软男人”（yirka'-la'vl-ua'irgin）或者“跟女人一样”（ne'vechica）以及“变成后的女人”（ga'cikichece）。变性过程是在很早的孩童时期在Ke'let的命令之下进行的。

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变性。第一阶段要变性的那个人仅仅以把头发编成女人的模样来乔装女性，第二阶段以着女装为标志，第三阶段的变性更加完全。要变性的青年男子必须放弃自己本来性别的一切行为和消遣而转向女性的。他的指代名词会改变，“同时他的身体会有改变，假如不是外表上的话，至少也是机能上及力量上的。一个变过性的人……变得……很喜欢……抚养小孩。总而言之他变成了一个具有男人外表的女人。”这个“柔软的男人”过一阵子就会找一个丈夫，这位“妻子”会照顾他们的家，做所有的家务活，准备一切家里的消遣，传说里甚至有些会想要得到女人的性器官。⁵变过性的女人会着男装，指代名词用男性的，把一截从麋鹿腿上摘取的腓肠肌绑在宽边皮带上，并且用它当作男性的性器官”。[3]

在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Tanala）人中，据描述有男人从出生时起就显示出女性特征，他们着女装、梳女人的发式并且寻求女性的职位，被称作Sarombavy。在马达加斯加的Saka lavas人中，小孩子里有谁的外表和举止被注意到像女孩子一样斯文秀气，就会被从同龄孩子中选出来并当作女孩教养。被当作女人对待的马达加斯加人，“最后……都会把自己也视作完全的女性……这种自我暗示甚至到了完全忘却自我真实性的程度……他们还免于服兵役。”[2]

以下这些简短的传闻性记载，说明了在其它一些零散的文化里也有变性现象存在。

在大溪地，一群被当地土著称作mahoos或mahhus的人，“衣饰、态度及举止等等都是假扮的女人，展示出女性中最那种最为空虚无聊，荒诞怪异的撒娇及做作。”他们从很早的孩童时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

方式。[31]

在一些巴西南部部落里，有些妇女被观察到放弃所有女性的职位，并在各方面都模仿男人。她们把头发梳成男性化的时尚，“宁可死也不愿与男人性交。每个这样的女人都有另一个女人服侍她，她与后者结了婚……。”[8, 32]

位于东非的乌干达的兰戈（Lango）人中，一些男人“着女装，模拟月经，并且成为别的男人的妻子之一”。[11]非洲别的地区，马达加斯加人中（被称作ts ecates的男人），德属西南非的奥农达（Onondaga）人中，法属苏丹的Diakite-Sarracolese人中，都有男人着女装，假扮女人的态度和举止。[6]在Araucanians（智利）人中，据报道有男性和女性的巫师，而男性巫师被要求放弃他们的性别。[2]

詹姆斯·弗雷泽爵士在《金色的树枝》一书中写到：“在野蛮人中广泛流行着一个风俗习惯，那就是一些男人终其一生着女装并像女人一样行为举止。通常他们都是从孩提时就致力于其使命，并且被训练来担负起职责。”据报告这种人在婆罗洲的海迪雅克斯人（Sea Dyaks of Borneo）、南西里伯斯的布吉人（Bugis of South Celebes）及南美的巴塔哥尼亚人（Patagonians of South America）里都能找得到。在刚果王国据描述有专事献祭的祭司，通常都是着女装并且以祖母的称谓被膜拜着。“在野蛮人头脑中，穿上另外的服饰不仅是一个象征……它使其身份完整……。”[6]在祖传鲁（Zulus）人中改变性别（通过乔装改扮）是改变或避免坏运的一种方法。在康坎（Konkan，在印度）人中，通常是儿子一出生就在鼻子上穿孔以将其从男孩变成女孩。[22]

在阿留申群岛（Aleutians）上，男孩子——假如很英俊的话——会被整个按女孩子（Shupans）的举止抚养，并被教授女人取悦男人的艺术，他们的胡子一长出就被小心拔掉；他们会在腿上和胳膊上戴玻璃珠子做的首饰，把头发修剪装束成女人的式样。[24]长到十岁或十五岁时，他们会嫁给某些富裕的男人。[32]还有更进一步的报告说，有时假如父母很希望生个女儿但很失望地得了儿子，就会把新生婴儿变成akhnutchik或shupan。[2]

更近的二十世纪中页，在印度的一个城市勒克瑙，相当多的去势者在投票站冒出来并加入女性选民的行列。这些去势者着女装。据报道非常“吃惊地”发现自己被列为男性选民。“只是在警察的坚持下……他们最终向法律低了头……。这些去势者虽然拒绝进一步的能使其更女性化的手术，但他们已将自己的男性生殖器截去，将阴部重塑成女性阴道的样子”此次事件在去势者内部以盛宴大肆庆祝。[28]

结论

很清楚，这种假定自己是相反性别中的一员的现象，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既非新闻也不罕见，它存在的证据可追溯到最古老的有记录的神话故事。各种不同文化都提供了数据，显示出这种现象以不同的形式广泛地存在着，并且以不同程度的社会接受度融入文化中。对与此类病人相关的现代临床资料的评估，当投射在以历史的及人类学的观点为基础的背景上时，呈现出更为完整的重要意义。最终对变性欲现象全面的理解、评估及管理，会将此种性心理现象的广泛的根源考虑进去。

1. 中括号里所示参考资料，见于脚注之后。
2. 在印度南部，目击蛇类交尾仍被视作倒霉的事，目击者理论上会被罚为同性恋。
3. 关于十八世纪一位据称拥有这种类似药物的神父，参考资料见后。
4. Berdache一词源自西班牙语的bardaja，意为“被包养的男孩”；bardashe源自法语，还有意大利语bardascia：阿拉伯语bardaj（奴隶）以及波斯语barda。Berdache可被解读为(1)一个变性人；(2)一个男人-女人；(3)一个既非男人也非女人的人。[26]
5. 变性通常都伴随着未来的萨满身份；的确，几乎所有的萨满都是他们从前性别的反叛者。[32]

参考资料

1. Benjamin H., 和Masters R., “一种新型妓女”，《性学》，1964年，第30卷，第446-448页。
2. Bloch I., 《关于所有种族在所有时代的奇特性习俗的人类学研究》，纽约人类学出版社出版。
3. Bogoras W., 《楚克其宗教》，1907年Leiden E. J. Brill Ltd.出版，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传记第11卷。
4. Bulliet C., 《维纳斯·凯丝缇娜，天上及人间著名的女扮男装者》，1928年纽约Covici Friede出版。
5. Creekmore H., 《尤韦纳尔的讽刺诗》，1963年纽约Mentor出版。
6. Crawly E., 《神秘玫瑰》，1960年纽约Meridian Books出版。
7. Czaplicka M., 《古西伯利亚》，1914年牛津Clarendon Press出版。
8. De Magalhaens Gandavo P., 《圣克鲁斯省即我们通常称之为巴西的历史》，摘自Crawly E., 《神秘玫瑰》。
9. De Savitsch E., 《同性恋，易装欲及变性》，1958年伦顿Wm. Heinemann医学书籍出版。
10. Devereux G., “摩哈维印第安人中制度化的同性恋”，《人类生物学》，1937年，第9卷，第508-527页。
11. Ford C.和Beach F., 《性行为模式》，1951年纽约Ace Books出版。
12. Ford C., 《加州大学关于美国考古学及人类文化学的出版物》，1931年，第28卷。
13. Funk和Wagnall, 《民俗，神话及传奇的标准字典》，Leach M.。
14. Gifford E., 《科科帕人，加州大学关于美国考古学及人类文化学的出版物》，1933年，第31卷。
15. Gilbert O., 《伪装成女人的男人》，1926年伦顿John Lane出版。
16. Graves R., 《希腊神话》，1955年巴尔地摩Penguin Books出版。
17. Grinnell G., 《夏安印地安人》1923年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18. Hammond W., 《男性和女性的性无能问题》，1887年底特律，George S. Davis出版。
19. 克拉夫特-埃平（Krafft-Ebing）引述希罗多德。
20. Hill W., “纳瓦霍文化中雌雄同体及易装欲者的状况”，《美国人类学》，1935年，第37卷，第273-279页。
21.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空气，水及环境》，哈蒙德（Hammond）引述。
22. Joshi P., “康坎人中的恶魔眼”，《人类学协会杂志》（孟买），1886-1889年，第1卷，第123页，Crawly E.的《神秘玫瑰》引述。
23. Krafft-Ebing R., 《性变态人格者》，1931年，布鲁克林，内科及外科医师书籍出版社。
24. Langsdorf G., 《1803至1807年间在世界各地的游历》，Crawly E.的《神秘玫瑰》引述。
25. Masters R., 《爱神与恶魔》，1962年，纽约，Julian Press出版。
26. Masters R., “女性气与同性恋”，《同性恋行为百科全书》，Elis A.和Cory D.（编辑），1966年，纽约，Citadel Press出版。
27. Powers S., 《1871年加州的部落》，Crawly E.的《神秘玫瑰》引述。
28. Siddiqui T.和Rehman M.,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去势者”，《性学》，1963年，第29卷，第824-826页。
29. Spencer R., “去势在文化上的方方面面”，《cibaSymposia》，1946年，第8卷，第406-420页。
30. Spier L., 《吉拉河区域的约马部落》，1933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31. Tumbull, 《环球旅行》，Westermarck E.于《道德观念的产生及发展》中引述。
32. Westermarck E., 《通德观念的产生及发展》，1917年，伦顿Macmillan出版。

附录 D

变性欲者的生活

作者：R. E. L. Masters

本书余下部分由变性欲者的自传性陈述以及对其简短的生平素描组成。前者由我选择，后者由我撰写，以求使读者对变性欲者的性格及日常生活能有个非正式的同时又稍微更亲密的了解。所有的自传和素描都是对本杰明所呈现的数据及观点的补充和说明，那即是说我有节制地并未引入我自己的推测，而仅仅是对一些公开的行为及（很少）一些表面心理学的方面做了描述。

作为一名性学领域的研究工作者及作者，我曾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性偏差者以及另外一些其性行为为社会所不容的个人，我对于个人欲望与当时的法律及/或习俗的冲突的思考，已经呈现于九本已出版的书及许多短篇文字中。正是基于此背景，我才在此为本杰明关于变性欲者的著作给出我的评价。

这部著作首先应该因其不同凡响的勇气而获得认可及掌声。多少年来，除了病人们的感激之外，这几乎是完全得不到回谢的劳作，有时还会遭遇强烈的甚至是狂热的反对。更何况正如我碰巧知道的那样，这项工作是在财务亏损的情况下进行的，同时还要消耗巨大的时间、能量及耐心。我认为其主要的动机有二：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真正的科学奉献精神。正是这样一种医生的动机，是我们大多数人想要相信但太少能找到例证的。

然而即便是最令人钦佩的动机，其自身也不能引发慷慨的赞誉，工作必须是扎实的，而最好的证据永远都是对病人的效果。基于我与这些病人——其中一些我们现在已是朋友——所进行的诸多面谈，对我来说无庸置疑的是他们都得到了帮助——经常按字面意义来说是赖以生存的——而目前还没有任何别的手段能达到如此的效果。

无需再多说什么，我接下来展示这些自传，然后是几篇生平素描。

变性欲者的自传：一位变性欲者的童年

作者：爱娃¹

编者按：爱娃是位男性变性欲者，如同以下所有自传及病例历史中所提及的人名一样，这是个杜撰的名字。将近三十岁时，他尚未做过变性手术，而那是他生命中最主要的目标。当然并非所有的变性欲者都有个如爱娃一样显然是不幸的童年——破碎的家庭、放荡的母亲、一系列的短期领养家庭等等。相当多的变性欲者出自一般或超过一般水准的家庭，一直跟别的孩子一样被善待、被父母宠爱。这里更加典型的是与别的孩子，易装以及感觉自己是女性而非男性的经历。作为相当长的一篇自传的一部分，爱娃的叙述见下。

我生于二十七年前，其时父母的婚姻已经趋于破裂。母亲那时还与并非我父亲的第一任丈夫有婚姻关系，这个事实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该怎么为我登记注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至今不能获得一份出生证的原因。

拜母亲无能为力照顾我所赐，出生不久我就被送去一个短期领养家庭。出生前我母亲就因为疏忽年幼孩子被判在社区工房劳作60天。据我所知这个判决源自她把和第一任丈夫生的两个孩子留给不负责任的人，自己却与后来成为我父亲的那个男人去小酒店鬼混。

我出生约一年后母亲获准与第一任丈夫离婚，随后与我父亲结了婚并且又已怀上了我的妹妹。母亲再婚后，我就被从短期领养家庭里接走与我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但我的境况并未因此有所提升，因为家里永远有麻烦，主要源自父亲无时无刻不在酗酒及母亲不断线的男朋友们。我父亲会醉醺醺地回到家来，然后他俩就会开始吵架，很快地争吵就会变成暴力。我父亲很经常地会打我母亲，我母亲就会打电话叫警察，他们就会来把他拖走下狱。

我记得有一回父亲跟平时一样醉醺醺地回家来，还带着一只鸡。他逼着母亲把鸡烧好，然后坐在桌旁看着他吃，吓唬我们任何人不能碰那只鸡。我想要一块，母亲试着搞来给我，但父亲从椅子上跳起来打母亲，打得那么重以致于她倒地并划破了头，不得不被急送医院去缝针。为那父亲——再一次——被关进社区工房。

另外一次当他醉醺醺地回家来并开始打母亲时，我捡起一个鞋油瓶子向他扔去，这如此惹火了他以致于他抓起一个大玻璃碗向我扔过来，但母亲跳到我们中间，玻璃碗砸中了她，碰得粉碎，母亲再次去了医院。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件发生，虽然我还不到三岁，但很鲜明地记得。正是在一次这样的家庭大战中，父亲一耳光扇在我的耳朵上，导致我部分耳聋，至今未愈。

因为这些不间断的婚姻问题，他们最终分居了。然后母亲为我们找到一个公寓，对那个地方我记的非常清楚，因为正是在那儿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女性倾向。那时我满三岁不久，我记得那个日子，因为刚好跟我把手穿过一扇窗户并严重划伤那次差不多同一时间。

当我们住在这地方时，母亲要惩罚我就把我送到我们公寓房的三楼上去，而她和妹妹待在楼下，坐在门前的阶梯上。我做过所有能使 I 受到这种惩罚的事，因为独自待在楼上时我会翻检母亲放脏衣服的枕套，捡出她的一条衬裙穿在身上，然后我会穿着这条衬裙走来走去，假装自己是个女孩。至于说母亲对此活动知道什么我不确定，但她声称没有任何抓住过我的记忆。

大约四岁时我又被送到一个短期领养家庭。我对那个家庭只有极少记忆，在那待了一年左右后我被送到一家州政府办的儿童福利院。这个家里有许多孩子，男孩女孩都有，正是在此我的欲望第一次开始给自

己制造麻烦了。我总是渴望着跟女孩们在一起，玩她们的游戏，但不管什么时候管理那处的人抓住我跟女孩子们在玩，都会把我送回到男孩子那边去。我记得自己怕死了男孩子，因为他们太粗暴，我怕受伤。院里的男孩子们对我的喜欢一点不比我对他们的喜欢多。尽管女孩们的宿舍是禁止入内的，大多数的男孩子从来也未走近过，我却到那去过很多次，并且在女孩里有许多朋友。对我而言这与性什么的毫无关系。

虽然许多的女孩都比我年纪大，但她们好像都很接受我。我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但有许多回我都穿上了其中一个小女孩的裙子，就是为了好玩，她们都在笑我，但我还是极其享受这个过程。当然我最终还是被掌权的人逮住并受到惩罚。我肯定对他们来说是个麻烦，仅仅要把我跟女孩子们分开就是。

正是在这个家里我开始上学了，那是我一生最糟糕的时光。我拼命想要跟那些女孩子们一样，憎恶被迫玩男孩子的游戏。但似乎没谁明白或是在意我的感受。我记得学校后面有一片墓地，我总是跑去那里躲起来哭泣，我是那样的迷茫、不开心，以致于很多时候都在哭。我的心哭喊着想要穿那些女孩子穿的漂亮裙子，看着她们大笑，那么快乐，对我就是一种折磨。与此同时那些男孩子意识到我有些奇怪，便开始折磨我，他们好像能从欺负我这件事上获得莫大快感，即便是最小的男孩也能霸凌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从不会反抗。然后没多久那些女孩子也开始疏远我，我完全被孤立，情况糟糕到晚上上床睡觉才是我的唯一解脱的地步。我还不到七岁，但已经想死了：死去，然后永远地去到我平时躲在那哭泣的那片墓地。即便到现在，只要看见一个孩子哭泣，我就又会想起那时候的恐怖来，我对那孩子满怀同情，想象着他问题与我的一样。

我过七岁生日就又被送到另一个家里。这家只有另外四个短期领养的孩子住那儿，其中一个约14岁的男孩，其余都是女孩，其中只有一个比我年纪大。家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农场，我的短期领养母亲是个有残疾的胖女人，她与她的中年女儿一道为州政府照看我们。

我很害羞，虽然这俩妇女在我到达时试着跟我搞熟，我却只是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年老的妇人说我应该叫她“母亲”，并且给了我另外一堆的指示，把我吓得不轻以致于我开始哭了起来。她于是说假如我表现得像个婴儿，那就会被以此对待，她们给我穿上一条纸尿裤、令我羞耻终生。惩罚过后，我们去我将要上学的那所学校接女孩子里最大的那个回家。那就是玛姬，我将会这样叫她，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好朋友。

每个小孩都有一定的家务活要干，而我的其中一些令我憎恶。比如我恨喂鸡因为我怕它们，我不想喂猪因为它们闻起来好臭，我不喜欢搬烧壁炉的柴火因为会把自己弄脏。我一直嫉妒那些女孩子，她们好像永远都是在帮忙做饭和缝衣，还有玩些小游戏。

玛姬好像打一开始就意识到我有什么问题，并且尽她所能地帮助我。她会带我去树林里散步，只要有时间就读书给我听。

学校与从前毫无二致，别的那些孩子知道我跟他们不一样，因此也不想与我交往。假如我被老师逼着一定要参与游戏，当所有孩子被分选成两队时，我永远都是最后被选的那个。最后挑选的那方不幸得很，只能与我困在一起，我真地不能怪他们不愿要我，因为我永远会出错，或是不能胜任自己在游戏中的角色，所以我的那队永远会输。

大部分的课间休息时间我都是独坐在秋千上度过，正是在那某次的课间休息时，我实实在在记得第一次这样跟自己说：我希望是个女孩。我那时差不多九岁了，正上三年级。这特殊的一天，当时我正站在一群打棒球的小女孩近旁，其中有个小女孩正是我平时非常嫉妒的，她叫我把滚到我脚旁的棒球拿给她。当我把球交给她时，她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向我微笑，她那种微笑的方式和她说的“谢谢你”，引起一阵

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淹没了我。突然间，我想要成为她。我满怀绝望地、全身心地想要跟她一样漂亮甜美，我还记得自己说的每一个字，我用一种呢喃似的声音对她说：我希望自己是你，你好漂亮。我开始哭起来，然后突然地就跑了起来，并没有哪个特定的目的地，仅仅是想逃掉。我一直跑一直跑，还没意识到就几乎到家了。那儿附近有个树林，我跑进去在一棵树旁坐了下来，哭得直到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我只知道我的心里在痛，我想要当个女孩，一个真正的女孩，我一直想着学校里那个女孩，但是想得越多，心里越痛。

当我最后回到家里时养母正在等着我，学校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说我跑了而且还在哭。养母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认为那是在我二十多岁之前最为接近的一回，我可能把自己的感情问题告诉谁。我多么想把自己的问题告诉她，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能，相反地我撒了谎，告诉她说我病了。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当然并不是谎言，我实际上病得很严重：心病。我因此得以留在家里一两天，免除正常的活计，甚至被允许帮忙做些室内的活。那多少让我精神振作起来一点。

自从运动场那天之后，我的生活便成了一场可怕的抑郁症。我开始独自一人待在阁楼上打发时间，那里堆满各种各样的旧家具和盒子，这个阁楼很大，因为这是一幢有十五个房间的房子。有一次去阁楼时我开始翻检那些盒子，在其中一个里找到一件旧的蓝色塔夫绸裙子，肯定是1890那个年代穿过的。又捡了其它几样东西，我把它们和裙子一起藏在一个角落里，我本想穿上的，但害怕被发现的恐惧阻止了我。我每天都去阁楼里，仅仅是为了看看那条裙子，从来不敢向我的欲望投降。肯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都没能鼓起勇气试穿我的裙子。

有一天在学校我终于决定了要把那条裙子穿上身，不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晚饭后我急急忙忙做完功课，告诉养母说我想上阁楼去玩那套安装工玩具，因为那不允许拿到楼下来。像平常一样检查了我的功课并且表扬我按时完成功课及分派的活计后，她允许了。心里知道别的孩子起码还有一个小时要忙，我因此能有自己的私密时间，便上了阁楼。

当急步冲上那些楼梯时，我的心充满期盼。我把那条裙子从藏的地方拿出来抱在怀里，好像它是个脆弱的洋娃娃。我脱光自己的衣服，把裙子从头上滑下来，让它一直滑过我裸着的身体。塔夫绸滑过的沙沙声及它触碰到我裸露肌肤上那种柔软的感觉，简直太令我兴奋了。一个原本胆怯、抑郁、情绪化、不快乐的孩子，突然之间就被彻底转变成一个热情洋溢、容光焕发的人格：一个一直被迫蛰伏在一个畸形的、残缺的身体里的人格，一个一直想要抓住机会宣示其存在的“女性的人格”。我就那样站在那个布满灰尘的阁楼里，一个应该是男孩的孩子穿着一条陈旧而破烂的裙子，但全身心地感觉到我是跟这世上其它任何一个女孩一样的女孩。最终我成为了运动场上那个毫无所知地折磨得我厉害至极的那个女孩。

我想要跑下楼去秀给全家人看，我想他们都看看只需这么一点点就能让我多快乐。当然我知道不能那么干，我从未像现在这么清楚地知道我得严密地保护自己的秘密。我开始在阁楼上走来走去，我的裙子嗖地快速移动着，紧贴着我的身子的感觉是如此美妙，我已经在开始想像要是完全打扮起来该是什么样了，我开始想像自己在裙子下穿着内裤和衬裙，甚至还留着长头发。这时听见养母在叫我，我飞快地脱下裙子穿回男孩的衣服跑下楼去。

别的孩子们现在已做完功课，并且决定我们要做冰淇淋。我说了下要回阁楼上去把我的玩具收拾好并被允许了。一回到阁楼我就很小心地把我的裙子叠起来放回藏的地方，我知道这仅仅只是个开始，这将给我的人生带来些许意义。我回到楼下加入大伙，感觉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快乐过了，我的养母注意到了我突如其来的、明显的欢欣鼓舞，评论说她得要更频繁地把我一个人送到阁楼上去。

生活在一段时间里仿佛容易了一些，即便是学校里其他那些孩子也不来烦我，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抑郁的情绪很少再来，我整个的人生观都有所提高。我全部的生活都包裹在我的造访阁楼中，它们几乎是唯一对我有意义的事。在学校这给我惹来一些麻烦，因为我花费太多时间在做白日梦上，有时在课堂上被叫到时我会听不见自己的名字，更不用说知道老师一直讲什么。为这些事老师们责备我并送纸条回家给我养母，但我就是不能注意倾听。相反地我会做白日梦，想像自己是个漂亮的公主，中了坏蛋的圈套，一位强壮英俊的王子骑着白马来解救我。这一类的白日梦经常造访我，其中我永远是那个悲伤的女孩，从来不是那个救人的英雄。我梦想着这些梦想，是如此的鲜明生动，以致于当它们结束时，我回到现实失望得要命——那仅仅只是一个梦而已。

学校的功课因我耽于幻想而受影响，我因此遭到养母的惩罚。刚开始我被罚早早上床，但不起作用因为我会躺在那里幻想得更多。很明显我并不介意被罚上床，因此养母决定必须用别的什么惩罚手段来治愈我的“固执”，我被赶到玛姬的小房间，而她则搬到楼下客厅中的沙发上睡觉。

我被罚住玛姬房间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从外面锁上，而且在那我只能一个人睡觉，因为我怕死了黑暗，他们便把所有的灯泡都取走了。我想是养母在别的惩罚都失败后，想用这个所有可能的手段中最厉害的一招来迫使我改邪归正。但被锁在黑暗的房间里我吓坏了，只得踢门撞门，大声嚎叫请求把我放出去，然后我就会被抽一鞭子或是好几鞭子，直到最后安静下来想方设法入睡。

我不记得这些手段使我中止了白日做梦，但老师的纸条终于没再来了，这所起的作用是令养母相信对我最有效的惩罚就是把我锁进玛姬的房间。有时候他们会一整天都把我锁进那里，把饭端来给我，只在吃饭时间才允许我去洗手间，而且还不让我冲马桶，这样才能看看我是否为了走出房间而撒谎。

我并不介意白天的时候被锁在那里，尤其是在发现玛姬的衣服仍然留在壁橱里后。很快地我就试穿上了她的衣服——首先是内裤和衬裙，然后一条裙子，然后我会照着镜子，看见镜子里那个我知道就是自己的女孩。我开始盼望着在白天被锁进来，好打扮成一个女孩玩过家家，假装自己是妈妈。我的枕头变成个小婴孩，我会把她放床上，喂她的奶，跟她说话，好像她是最真的一样。

有一回我正穿着玛姬的衣服，是一条我特别喜欢的红色锻裙，突然间听见谁在开门上的锁。我心急忙慌地把它脱下来，以致撕裂了裙子，然后把它扔到床下，飞快地躺倒，把床单拉起来盖在还穿着衬裙和内裤的身上。刚一盖好玛姬就进来了，她是想来看看我在干嘛，还有她刚刚听见的撕裂的声音是什么。我还没能想出怎么回答，她就拉开了床单，看见我躺在那，身上还穿着她的衬裙。

所有我能够想得起来告诉她的就是，我穿上它是因为它摸起来很光滑舒服。她说这听起来好傻，但是她不会告发我，只要我给她看看刚才她开门时听见的撕裂声是什么就行。然后我就给她看那条裙子，并且承认说自己也穿了它。当我开始哭泣时她用胳膊接住我，并且答应绝不会让任何人知道我一直以来在干什么。但她也让我答应，除了一条漂亮的黄裙子我随时可以穿之外，我不会再穿她的别的裙子，她并且还要我答应以后会解释给她听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

我返回学校的第一天，玛姬在午休时来我的教室找我，我俩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上散了好长时间的步。就在那里，一生中的第一次，我向别人坦承喜欢穿女孩的衣服并且假装自己是个女孩。玛姬，一如既往的甜蜜且善解人意，并没有嘲笑我。她只是告诉我一定要当心，不能再撕坏她的衣服，并且答应下一次我们一起在阁楼上玩时她会把我打扮成个女孩。自那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我有个可以聊天的人，而这个人似乎能够理解我。之后的一、两年间，有时是她在场，有时是我自己，我会穿上玛姬的衣服。但是当她长得大一点后，她开始跑去找她母亲，一天一位社工人员来了，说玛姬回去与她母亲一起长期生活了。再一次的，我又形只影单了。

随后的几年直到我十二岁时，都跟前面几年差不多，我继续憎恶一切男孩气的东西，热爱所有女孩气的东西。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做恶梦，这使得我更加害怕黑暗。我之所以特地提及此点，是因为每次恶梦之后我想要成为女孩的欲望愈加强烈。我现在仍然害怕黑暗，仍然做恶梦，仍然是同样的结果。

十一岁半时，我离开养母家，再一次去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已第三次结婚，现任丈夫同意接纳我，和也是一直在短期领养家庭里生活的妹妹，并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起初情况还不算糟糕，我的新继父身高超过六英尺，体重200磅，给人的印象是他是全城最有男人气的男人，多少对我有些失望。他认为我是个软蛋，经常叫我娘娘腔，并且说我应该更像个男人，除此以外他对我还不错。而我对诸如此类充斥我一生的批评置若罔闻。

我被送去一所天主教学校，过得还不错，直到别的男孩开始霸凌我。我比大多数孩子都更快做完功课并且成绩不错，这一点对我不利；但是更糟糕的是这个事实，我运动不好并且大多时候都自己待着，还有一个事实是，大概因为安静听话，我是修女们最喜欢的孩子。这些加起来就都成了欺负我的理由，很快地我每晚都从学校被一路追赶到家，如果被抓住通常就是一顿揍。

当我的继父得知这个情况，以及我如何拒绝打斗并且只会因害怕而发抖哭泣时，他告诉我说下次我若再被从学校追回家，不挺直腰板为自己而战并且打赢，那他就会用皮带抽我。所以代之以每天一顿揍，我开始挨两顿。

母亲意识到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为自己挺直腰板，她便安排让我转学到一所公立学校。在这所新学校里，跟之前所有的学校一样，起初一段时间我都待得挺好，然后同样的故事又从头开始，我又经常地被追趕着回家并挨打。终于这种情况糟糕到我的老师只能提前15分钟让我回家，这样才能避开别的男孩。

我从未出席过学校里任何的社交活动，我的班主任老师也是我们的艺术课教员及社交部部长，总是要我帮助她为这些我从未出席过的活动做准备。我这时大约十二岁，虽然我一直抓住每个机会试穿母亲的衣服，但还从未能够像我渴望的那样完全装扮起来。我渴望着留长发，穿裙子，看着别的女孩子在走廊里走过几乎令我发疯。我还会满怀嫉妒地听着男孩子们对那些经过的女孩评头论足，我多想那些男孩是对我的评头论足啊！我还对那些乳房开始发育的女孩子充满嫉妒，想象着自己穿着裙子和毛衣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乳房隐现，女人味十足。

特别是有一位身材很好的女孩，总是穿件毛衣来学校，而我似乎总是出现在她出现的地方，并且越看她我越是希望自己就像她一样。晚上在自己房间里我会用一些布料团成球，塞进从母亲那偷来的内衣下面做成乳房的样子，我看起来如此女人气给我一种喜悦的感觉，这是女人气里最重要的。我喜爱穿女装，但是能拥有一个真正的女孩体形是我最大的欲望。我渴望着光滑的肌肤、通常是女孩气的圆润的大腿。最后，在这一切之上，我最想的是在学校的走廊里走着，像那些正常的女孩一样被观看、被尊重。

是的，正常的女孩，因为我的全心全意都是个女孩，但又不是一个正常的女孩。我是一个女孩里的异类，一个必须看起来是男孩的女孩，不能像我向往的那样看起来漂亮，或是表现得娇媚：我不能把书本夹在胳膊下面或是为一些傻事而咯咯笑，也不能为最新的电影偶像神魂颠倒或是谈论转角商店里那双可爱的鞋子：但我的自然倾向恰好正是做所有那些事情。我觉得这世上没有任何的痛苦能与我在人生那个阶段所经历的痛苦相提并论。

我知道自己与众不同但不明白为什么，我知道一直这么不快乐是不对的事但似乎对此毫无办法。学校里没有任何人我觉得能懂得，更有甚者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还引发了我精神上的无尽痛苦。她是个长发及腰的漂亮女孩，所有的人都倾慕她的美丽并且总是为此夸赞她，她的乳房已开始发育，我听见母亲说很快她就需要胸罩了。我是多么地嫉妒她，而她看起来是如此自豪，假如换了是我也会如此。然后还有那么

多漂亮的带花边、彩带和蝴蝶结的舞裙，母亲会为她找条裙子让她试穿，然后家人都会被问到是否喜欢，但给我的一套新西服就没谁在意，只要合身就成。我从不记得在这一生中，哪怕有过一次我为收到任何男装而兴奋或是开心过，母亲因此总是说我不知道感恩。

日子就这么过着，至到那意义重大且被证明是我之后几年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一天。我母亲在晚餐桌上告诉我继父说，她第二天要进城去买东西，还会为些生意上的事去一个邻近的城市。因为要去几乎一整天，她会把我妹妹也带去，而我则留在家里做些家务事。当我听说自己会独自在家一整天时，我知道这将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几乎一宿不曾合眼，想着前方等着我的那些美妙历险直至天明。当我注意到正在下雨时，心几乎裂成了两半。但生意很急迫，当母亲宣布她无论如何都要走这一趟时，我几乎喜极而泣。

终于等到似乎是没完没了的最后一分钟的准备工作完成，她们走了，我继父已离家上班去了，母亲和妹妹一走出门，我就飞快地在她们身后锁上了门。然后我把后门也锁上了，再然后就直接走进母亲的房间，打开壁橱，享受盛宴一般看着那些漂亮的衣服。我是如此的兴奋、激动，以致于不知该从哪开始。

我已打定主意，哪怕就这一次，我要用一个女孩会用到的所有东西全身上下地打扮起来。我脱下身上的男装并且把它们放在另外一间屋里，因为我不想身边有任何东西让我想起自己所深恨的男性角色。我记得感觉有点害怕，想着母亲会因为什么原因而回来，但那时我已不能回头了，即便我想要停止，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停得下来。我打开梳妆台抽屉，找到一条衬裙和一双配套的裤袜，然后开始寻找所有那些能助我完成蜕变的物件。

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调整及钉牢别针什么的，我除化妆之外完全打扮好了。我把头发梳成那种很短的小卷毛式样，然后开始化妆。因为什么奇怪的原因，我一直保持着相当的冷静，直到用唇膏化唇。我无法解释但直到现在都如此，我可以没有什么情绪变化地完成打扮，但一到化唇就不行了，只有在那一瞬间我才真正感觉自己是个完全的女孩。

当用唇膏化唇时我经历了一种全新的感觉。我的心开始觉得轻松愉悦，所有的受挫和抑郁都烟消云散，这样的我经过了这么多年，终于成了一个女孩，不仅在我自己意识里如此，我实际上看起来也像。我被自己新发现的愉悦震晕了，我从不曾知道有这样的满足，我感觉完全正常，没有任何犯罪感，如同我听说过的其他许多人说的在他们第一次完整打扮时所感觉的那样。除了我正在偷穿母亲的衣服这个事实之外，我自己没有任何的理由需要感到罪过的。深藏于我内的所有的女人气尽泄而出，我舞蹈着，尽情旋转着，直到裙摆荡漾开来，我感觉自己想要用尽全力放声高歌。

我喜极而泣。我肯定哭了有一小时，因为当最后终于镇定下来时，我的眼睛都哭痛了。只有在天堂的神才知道我是多么全身心的快乐。最后我下了楼，足够令人惊讶的是我穿着高跟鞋走路居然没什么障碍，虽然这是我第一次穿。我开始做一些家务事，很小心地不把自己的裙子弄脏，我甚至还给自己做了午餐吃，正如别的任何被出门的母亲独自留在家里的女孩一样。所有的事似乎都完美无瑕的自然，我没有过去，没有麻烦，只有当下而当下没有任何麻烦。至于将来，我下定决心只要活着我就要利用一切机会易装。我认为正是在那个瞬间，我才真正向自己承认，我是个女孩。

我的辉煌历险很快就不得不结束。时间很晚了，继父要回家了，我上楼去开始完成令人心碎的任务，脱下身上所有的漂亮衣服。缓慢而仔细地我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每一步都伴随着心碎，我简直不能忍受再回到那可恨又可怕的男性角色，那个令我厌憎的、设陷阱囚禁了我的身体。脱下衣服并把它们全部放回原处后，我去浴室洗净化妆，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回复原来那个悲伤存在的我。我还想说的是，尽管那些衣服感觉很美妙，我喜欢摆弄它们，但这绝不是终点。即使在那时也与现在一样，着女装本身并没有太

大的令人激动之处，着女装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它似乎是唯一自然就该做的事情。当然正如任何别的女孩一样，我想要看起来漂亮，而穿上这些衣服是内在的欲望和感情的外在表现。

当一个女孩能用一件漂亮衣服或是任何一样纯粹女人气的物件来表达时，她真地会感觉到自己的女性气质。当然我喜爱漂亮衣服，像任何一个女孩一样喜欢穿它们，但是假如我的内在不是像我所感觉的那样，那一切都是个假面具而已。对我而言当穿着男性服饰时就是我的假面具，因为正是在那时我才感觉不适。除非我能够在思想上、语言上、假如可能的话行为上，表达出我的女性气质，否则我无法快乐。

确定已经掩盖好自己行径的所有痕迹之后，我匆匆忙忙地去做剩下的家务事，差不多在继父回家的时间完成了，然后在继父读报纸时我开始做晚饭。这之后又有过许多次类似的情况发生，我从来没被抓往过，唯一一件被母亲逮住的事是她发现了自己的一些衣服藏在我的床下。她有个习惯就是每当我做了什么惹她不高兴的事，她就把我早早地打发上床睡觉。某一次这样的时候她进屋来搜漫画书，她以为我在接受惩罚时都在读藏着的漫画书，当她掀起床垫时发现了一条女式紧身衬裤、一条衬裙以及一双尼龙连裤袜，所有这些都是数月前我从她的房间里拿来的。

母亲从未对她发现的事情说过一个字，她只是把那些衣物拿到楼下去。第二次、第三次她再发现那些衣服时，她责备我妹妹穿她的衣服，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相信。

1. 关于此案例更多的信息，本杰明在第32页上有提供，其中病人名为哈里特（Harriet）。

变性欲者的自传：走出困境¹

作者：贝蒂

编者按：贝蒂是位男性变性欲者，已做过变性手术，现作为一名年轻迷人的女人生活着。在这篇贝蒂自传选编中，她描述了自己作为一名变装秀艺人及军人所做的适应生活的努力。这些实验证明结果不能令人满意，贝蒂在二十多岁时接受了“变性”手术，这在以下片断中也有所描述。

我第一次见到变装秀艺人，是在我家乡的一个俱乐部里观看珠宝盒歌剧团的表演，那些穿着华贵盛装的男孩们以他们优雅的举止和可爱的装扮令我兴奋。但当看着这些即使是专业艺人的表演，我都觉得只要有机会我也能跟他们演得一样好，假如不是更好的话。我的一位密友加入了歌剧团当合唱团男孩，我记得那时我希望自己也有勇气能离家加入歌剧团——只是我肯定不想成为一名合唱团男孩。

我们城市最有名的夜店之一某某俱乐部，在每年的万圣节都会办一场变装秀。我们这些同性恋男人们一年中一直都在期盼着这个舞会，因为它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穿着自己最漂亮的服饰招摇过市。作为一名十七岁的“女孩”，我猜想自己看起来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像个女人——各个方面都如此。我的镶着亮片的晚礼服剪裁得大胆暴露，刚好能显示出我“高耸”的乳房，给人以那件晚礼服之下是一个真正的女孩的印象。长长的白色手套、水晶手链以及白色的四寸高跟鞋，帮助我完成一个漂亮女孩的蜕变，我特地为此盛会买的狐皮披肩使一幅可爱女人的画面在整个城市面前圆满完成。我轻松地赢得变装比赛的第一名。

在我人生中的这个阶段，我经常会在家里用自己最漂亮的女装打扮起来，化好妆，然后与别的男同性恋们一起出门去。我母亲把所有这些都当作嬉戏，她甚至还为着女装的我拍照，有一天我把一些母亲给我拍的照片连同我在变装秀上赢了第一名的照片，都寄给那位在珠宝盒歌剧团当合唱男孩的我的男朋友，当他把照片拿给一位正在招募变装艺人的俱乐部经理看时，那位经理肯定被震住了，因为他马上给我发来电报，请求我作为一名变装艺人加入他们的表演。我一生的梦想——有机会能穿那些我喜爱之极的衣服——终于成真。

我在第一可能的时间辞了工作，打点好行装就去了那个俱乐部所在的城市。随之而来的几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兴奋的时候，虽然我一直以为自己很会打扮且像女人一样举止，但很快就知道了其实我懂的还太少。俱乐部里别的舞者从各个方面教我怎么像一个女人那样走路、说话、思考及举止。怎么得体地戴头套、怎么保养头套等等，都是训练的一部分。怎么使用化妆品尤其是舞台表演专用的化妆品，是作为女性上台表演必须学习的重要部分。

从去那间俱乐部工作开始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尽可能像女人一样生活。我任由头发长长，很快就到披肩的长度，天生就是深色头发，我把它们染黑，用别针往上别住，白天或出门时戴上帽子。当我们出去巡回演出时这产生了问题，因为在饭馆或那些男人和男孩都不能戴帽子的地方，我时常被要求把帽子摘下来。我尽力地避免任何事故，通常能成功地以某种方式把长发遮掩起来，以至于很少有人会注意到我头发的长度。

学着为自己的头发做造型以及像个女人一样保养头发殊非易事。虽然我曾观看过女孩们做自己的头发，也能很容易地把我前面的头发卷成发卷，但开始做后面的头发时遇到很大困难。不过一位长年留着长发旅行的很有名的变装艺人L对我帮助很大，教我怎么照顾齐肩发卷的各种办法。我一直觉得别的那些变

装艺人们都有些嫉妒我，因为每天晚上上台表演前，他们看着我梳头发，都会取笑我长长的女人样的头发。每当那些时候，我就感觉白天费那么大的劲把头发掩藏起来都是值得的。

在表演中作为一名合唱女孩我必须又唱又跳。幸运的是我的身体协调性一向就很好，等肌肉酸疼的问题解决后，我很快就对舞步熟练起来。唱歌对我也非难事，因为我一生都在唱歌——虽然从未上过台。

或许在那最初几个星期的培训阶段，最有意义的部分是有那么多跟我具有同样气质和感觉的男孩的存在。我在此之前从未经历过如此完全的被接受、从未与这么多能够懂得那是种什么感觉——想要做个女人，却被配备了男人的身体——的人在一起过，从未能够公开地像我多少年秘密向往地那样像个女人一样穿衣打扮及举止。在与别的变装艺人们一起度过头两、三天后，我就知道了我再也不会比那时更加感觉自己在活着，自己是周围世界的一部分。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开幕的那晚。虽然我曾经常被许多人看见过打扮成女人——并且我希望被倾慕过——但还从未作为歌者和舞者公开表演过。我就知道哪里会出漏子——步子忘了、丝袜滑落、摔个跟头什么的——但幸运的是第一支短歌及最初的紧张感过去之后，表演完美进行。观众们投来的倾慕的目光，加上第一次以女人面目出现在他们之前的兴奋，那种感觉我会永远珍惜。

在沿海地区一个城市表演两个月之后，我们这个小小的巡回剧团又开拔了，而且在所有别的可能的地方里，这回恰好去的是我的家乡。在那里一个俱乐部为期两周的合约为这次巡演划上句号，而我又困在了自己起步的地方。

与此同时，我父母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或者说被改变了。当我们剧团到达我的家乡时，我立刻邀请了父母和姐妹们来看表演，他们拒绝了。当我请求回家去看望家人时，我母亲说：“跟你的同性恋朋友待一起吧。”那些话对我的伤害空前绝后。

就在我成为一名变装艺人之前不久，那个著名的克丽斯汀·约根森案例才刚曝光。当听说克丽斯汀所做的那种手术时，我立刻就认为这样的手术正是现在的我为了变成我所渴望成为的女人所需要的。我向父母求助，请求他们允许我改变性别，因年龄关系我必须求得他们的许可，但是我的父母拒绝了我的请求。我是个极度不快乐的男孩，感觉从任何现实的角度自己既不属于这个性别也不属于那个性别。

应父母的要求我去着了一位精神科医生，这些造访是以后无数次的对遍及全国的精神科医生造访的最初几次，因为我试图搞懂自己以及自己的问题。这最初几次的看精神科医生非常令人受挫，医生和我都发现了我自己早已经知道的事实：我是个公来承认了的同性恋者，同时还具有火焰般燃烧着的想成为一名女性的欲望，对我很不幸地与生俱来的男人的身体几乎没什么欲望想保留。这些看精神科医生的经历，迄今为止对我而言完全都是浪费时间。

我感觉我的将来是在变装表演上。我合乎逻辑地考虑到，对那些我已深爱的女人味的东西，我可以尽可能近地拥有它们，同时等年龄足够大了也许我还能做那个我向往的手术。我的一位男性朋友想留在娱乐圈，因此我俩组了一个舞队，他扮男人，我当然就扮女人。我们在中西部的一个俱乐部找到一份跳舞的工作，很快被一名星探发现，他为我们在东海岸一家俱乐部安排了更好的预约。在那里我的朋友和我，再加上另一位变装艺人的朋友，表演了两个月。

在那几个月里我继续学习跳舞，我们的表演由各种形式的舞蹈组合而成：古典舞、芭蕾舞、脚尖舞以及现代形意舞。我们为新的表演节目长时间地排练，正当一段舞蹈日臻完美之际，我的伙伴决定退出娱乐圈。我们的组合解体，但我很幸运地几乎马上就找到一个变装艺人的新工作。

我们新的巡回剧团由四名变装艺人组成，在东部数个夜店内表演，之后我回了一趟家，去探视父母。因为他们对我的态度仍未改变，还是不肯给予我手术的许可，我在如今才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这个男人的

角色中，变得越来越悲伤。

我又加入了一个游动的变装秀，这次是在中西部的各个小镇上巡演。几个月后我又加入一个更大的秀，在全美及加拿大很多地区巡演了九个月。

正是在这次的巡演中，我最终决定了自己不能一生都从事变装艺人的职业。虽然我喜爱像个女人那样打扮和生活，但从来都知道，每当脱下衣服，一个男人的身体就会从镜子里凝视着我。虽然我生活得与我所如此渴望的一个女人的生活已是最大可能的接近了，但我是生活在一个梦幻世界里，一个只能允许极少数女人喜欢的东西、而没有任何男人喜欢的东西的半状态里。

很难描述我在那时的感觉。我是名同性恋，恋这我从不怀疑，但是在身体结构上不可能像一个真正的女性床伴那样对待我的情人们，我又深感受挫与抑郁。在我二十一岁的第一个月里，我对自己的人生感到越来越消沉、不满，然后有一天当站在一个湖畔凝视着下面的湖水时。我决定了放弃变装艺人的生涯，回归一个男人的生活。

如同之前对于所有生活中我能够有任何程度的掌控的事情所采取的行动一样，当决定了要成为一个男人，我就尽可能地做到极致。我觉得假如能够身边围绕着尽可能多的男人，那也许我就能学着像个男人，怀着这个有意识的想法（以及一些别的也许是无意识的动机的结果），我决定加入美国海军。

一趟飞快的回家之旅（在更快速的剪掉我一头漂亮的女人般的黑发之后），再加上造访海军征兵办公室，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好几年前我作为受害者的那桩强奸案竟然导致我被海军拒绝，当我高声地抗议自己在该起事件中是无辜的，加上他们通过官方调查证实了我的说法时，我最终被接受为一名“新兵”。

在新兵训练营的最初六个星期是我这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学习怎么适应海军生活恐怕对最阳刚的男人来说都非易事，而对我这么一个长久以来都像女人一样生活的人而言纯粹就是悲惨。幸运的是我们都忙得团团转，以至于我根本没有时间来顾及自己的问题。

一趟回家之旅让我受到父母及兄弟敞开怀抱的欢迎，他们对我再一次成为男人大喜过望。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现在自己已经知道我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了。在家期间我尽量地表现出这个形象，那就是他们的儿子再一次真正是他们的儿子。

当我从一个培养人事文员的学校毕业并进入一个驱逐舰舰队时，我非常认真地开始了在海军的职业生涯。我的工作很简单——仅仅就是保存履历文件，做些人事方面的工作——某些时候我几乎喜欢上了它。但是一次造访纽波特（Newport）导致我与一名空军中士的短暂恋情，在海军服役期间，我从来都能毫无障碍地找得到那些我如此想往的充满阳刚之气的情人。

我在海军的职业最终将我带到日本。不管去到哪里我都会很快我到当地的同性恋酒吧，而在神户我找到一间可以用“男性艺妓屋”来最贴切描述的地方。这家酒吧由变装艺人开办，他们以“女主人”或“B-女孩”的身份提供服务，允许男性顾客为他们买饮料，并且尽力满足那些男性老主顾的各种需求或冲动。

在会晤过这家店的主人并且告诉他我在美国当变装艺人的经历之后，我征得他的许可成为这个俱乐部的“女主人”之一。我很快买了一件和服、一双可爱的高跟鞋以及足够使自己过关的化妆品，从一位日本的变装艺人那借副头套毫无问题，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再一次地装扮成了这个我所向往成为的女人。

接下来的两周是我的海军生涯中最似天堂的日子。白天我当然还是得做我那三等兵的人事文员的工作，但是晚上一有可能我就会申请到离舰的许可，打个出租车去到那家夜店，换上我可爱的和服，以神户这

家“男妓屋”第一位美籍女主人面目出现。尽管我只会说很少的日语，但似乎在日本顾客中大受欢迎，他们显然觉得为一名美籍女主人买饮料并接受其服务真的很新奇。想像一下我的兴奋心情——当好几个我舰上同事来到这家酒吧，接受了我的服务却没有一个人甚至开始意识到在那头套和和服之下的人是谁。

回到美国后，在俄克拉荷马度假、与那里一个男孩发生的炽热情感、还有满地威士忌酒瓶的狂欢，这些都是自远东归来后相继发生的、令人目不暇接的事件。现在年已二十多岁的我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试图逃避自我以及自己明明白白的命运——一个女人的灵魂囚禁在一个男人的躯壳里——不过是虚弱的想要延迟那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徒劳之举而已。我意识到自己真地怀念变装艺人的生活，因为那是我所能做到的与一个女人的生活最为接近的事。当我得出这个结论后，在海军里服役的最后几个月变得更加痛苦，同时因为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归宿将是穿着裙子，我因而能够以明显疏离的态度来忍受自己作为男孩——也是水手——的最后这些时日。然后在我收到海军颁发的退役令的第二天，我就打扮成女人登台为一个变装俱乐部跳舞。

再穿上裙子、化上妆，我感到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快乐。当我们的秀开始上路巡演时，我再一次地与早些年当变装艺人时结识的朋友们一起工作。能够再一次地像女人一样打扮、生活，部分地满足了我的欲望，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再一次地感觉像一个人一样地活着。

我们的秀在巴尔地摩表演了几个星期然后转去纽约，在那演了几个短期合约后，终于在一个很有名的俱乐部签下九个月的合约安顿下来。正是在这个俱乐部里我遇见两个女孩，两个原本是男孩的女孩。从我遇见这两位成功的变性欲者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的人生再无别的路可走，除了加入她们——从男性变成女性——之外。

这两位成功的变性人原来都是跟我那时一样的变装艺人。也许这么说不够谦虚，但我真的觉得我肯定能比她们更漂亮、更有女性气质。当她们秀给我看手术的结果以及她们通过雌性激素治疗而变大的乳房，我的第一个想法恐怕跟任何一个与我处境相同的人想法一致：我很嫉妒。我发誓一定也要拥有一个跟现在我眼前的女性身体相同的身體，假如不是超过的话。但是有一件事我跟自己承诺说，绝对不会堕落到像这两个变性人那么低的境地，朝思暮想的手术成功之后却安于卖淫为生。我觉得这两个女孩是想证明什么事，也许是她们能以任何方式成为完全的女人。

到此时我已不再有任何怕被发现女装下其实是个男儿身的恐惧。在纽约的那些年里，作为一名变装艺人，我时常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裙子出门、买东西、看风景甚至约会。很多夜店的服务生恐怕都不会相信，假如他们被告知那个经历光顾夜店、每次都跟不同的男人来的可爱的金发女郎其实自己在那时也是男儿身。当然我的长长的金发使得自己无需戴头套，以及我的习惯性举止等等在那时可能比大多数的“真正的”女孩还有女性气质。在打扮成女人的那么些年里，我从未有过一次被识破。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去看了那两位变性女孩推荐给我的医生。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告诉他自己想接受雌性激素治疗时他脸上的表情，他似乎根本不相信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直到对我做了全面的体检。那次体检的结论加上随后几次的造访结果，使他相信了我是一个真正的变性欲者，这位医生（精神科医生）于是开始给我开雌性激素的处方，我直到现在还持续着激素治疗。

当我是其中一员的表演秀又开始巡演时，我决定留在纽约继续我的激素治疗，因为这种治疗，我已经认定是我所追求的新生活的“脊梁骨”。我很容易又找到一个变装艺人的工作，这回是在这个城市最大的夜店之一，我在那成为一名舞者并很快就把这间俱乐部当作永久性的工作。

1961年夏天，工作原因我遇见了这个男人，这个在我一生中为我付出最多的男人，这个将会令我最强烈

的欲望——那就是成为一个女人——变成现实的男人。他是来自某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驻美大使，因一些很快就会变得明显的原因我不能透露他的名字。但是某一天晚上，在俱乐部的一支舞蹈结束之后，马上就受到邀请去这位大使的桌子与他共饮一杯。喝过几杯饮料，回答了一些相当私人化的问题之后，我已打算回去化妆间为最后一幕的表演做准备。正是在那一刻，对我来说好像是从朗朗晴空传来一声炸雷，他问道：“你愿意变成一个女人吗？”我向他保证说，再没有任何别的事能令我更快乐，好几年来除了这个愿望我很少考虑别的事情，从我听说有此可能的那一刻起我就梦想着做这个手术。大使微笑了，然后他说道：“那样的话，我能为你将它变成可能。”

一边紧张地为最后一支曲子做着准备，我问别的那些变装艺人们是否知道这位大使。当我告诉他们他许诺要为我做什么时，他们大笑起来，但还是建议我认真对待这位大使。到那时我已太紧张以致于几乎不记得跳了最后一幕，我的脑袋快速旋转着，充斥着这个想法——现在这里有一条路，终于能够使自己的人生圆满了。表演结束后我飞快地换回便装，再一次去到大使的桌子与他相会。

虽然为这个男人单单挑选了我作为他想帮助的对象这点感到兴奋，但我还是很疑惑为什么在所有的变装艺人中他会选择我，他恭维地解释说因为我明显比别人已经更像一个女人了。

我变性过程的第一步是大使带我去见一位国际知名的内分泌科医生，其费用若是没有大使的帮助，我永远不可能负担得起。我于是开始了一套规范的雌性激素治疗方案，此方案的效果之一就是，很快地我的性欲就降至不存在。不管怎样说。我到此时对于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的兴趣远远超过任何性满足。当我告诉医生自己不能再勃起时，他很恰当地解释说雌性激素的作用正是化学阉割我。

几个星期的激素注射后我的乳房开始明显变大，第一次我真地能够相信自己正在朝着目标前行。当我手往下摸索，感觉到自己的乳房正在开始成型，那种兴奋真的无以言表。当乳头大到跟别的那些女人一样的程度时，我成了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之一。六个月疗程结束时，我的乳房已经发育到即便是穿男装也必须带A罩杯的胸罩来遮掩的地步。

医生跟我解释说，假如我身体的发育继续目前的速度，那等另一个六个月结束时我就应该可以做梦寐以求的手术了。激素治疗的同时，我开始去看一位电蚀除毛师以去除胡子。我身体上从来就没有多少体毛，在激素作用下甚至更少（头上除外，现在我的头上覆盖着自己长长的金棕色头发）。这一系列的电蚀除毛除去了我脸上残余的毛发，自那以后我再未有过面部毛发的问题。电蚀除毛的钱也来自我的朋友及资助人，那位大使。

终于到了我准备好该做那个经过漫长焦虑等待的手术的时候。大使联系了一位摩洛哥的外科医生，这位医生做过很多此类手术，他的技术据说比别的任何医生都好。一天这位大使只是简单地问我是否准备好了出趟远门去做手术，我满眼含泪，只能说：飞机几点起飞？

在那个美丽的秋天，在那架从Idlewild（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旧称——译者注）飞往欧洲的班机上，再没有比我更兴奋更激动的人了。打扮成个男人但行李里只有女人的衣服，我不禁想，假如我的行李被检查或是意外打开了，看见的人会说什么。

我们去欧洲的飞行一路平安无事，但我太紧张了以致于完全不能放松。当机轮触碰到巴黎奥利机场的地面时，我才开始慢慢地完全意识到这整件事情真地不再仅仅是个梦想。当和来接机的一位漂亮女孩——很快我就知道了她是个成功的变性人——及一位将与我同去摩洛哥、接受同样手术的变装艺人会面后，我觉得自己所有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这间位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市郊的诊所，是一座漂亮的妇产科医院。1962年7月，我以男性身份进入这家医院，注定会在几周之后以我梦寐以久的女性身份离开。我几乎不能描述那天我有多快乐，也许因为

那种巨大的焦虑，一切都似乎变得模糊不清。但是我相信自己从未像在那个七月的一天里所感觉到的——我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在接受 S（另外那名变装艺人）和我作为病人入院之前，医院管理人员要求我们各交一千二百五十美元作为住院费和手术费。我的房间包括窗帘都是纯白色的，除了别的所有东西外居然还有一个婴儿摇篮。我俩的手术都没有定在第二天，所以S和我又有机会聚在一起聊聊我们的未来。手术的日子延迟了一天，那又让我俩都更加的紧张。终于到了S做手术的那天，就像一个紧张不安而又飘飘然的女孩子一样，我去了S的康复间，想看看她的进展。那是巨大的错误，因为任何手术之后，一般的人都会看起来半死不活的。S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没有半分生气，以致于我吓坏了，几乎失去勇气。但我还是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通前彻后地考虑一番，正好那位护士进来了，给我打了一针安定剂，好使我睡得更好。

整个手术我能记得起来的就是自己被从床上抬起来移到医院的推车上，然后从推车到手术台。在手术台上是一下尖利的针扎，然后下一个记忆就是醒转过来，五个小时之后，终于成了一当我终于醒过来并能够思考之后，我掀开床单往下看着我的两腿之间。我的整个下半身都是完全麻木的，纱布包裹着所有手术已完成的工作，我没法知道手术是否成功。很奇怪的我的下一个念头竟是关于食物和饮料，当护士进来问我需要什么时，我告诉她自己想要些吃的喝的。匆忙问过一位医生后，护士给我端来一杯清汤，并且告诫我说不该喝太多这汤，因为按说至少四天之内我都不应该大量吃喝。我马上就把整杯汤喝尽，并且还要求更多。从那以后护士再也不问该给我多少什么的——我要多少她就给我多少，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副作用。

我的整个下半身一直麻木了三天，当我说“麻木”，我的意思真的就是那样，双腿和下腹部完全没有知觉。一根导液管插在尿道里，所以排尿没有问题。甚至第四天医生们进来我的病房除去纱布时，都还是完全没有疼痛感，虽然我的小腿部已有了感觉，甚至上升至大腿。

我是如此的焦虑以致于等不及医生们从那应该已变成我的阴道的地方除完纱布。当纱布揭下来时我只感觉如释重负，然后我看着完成的结果，虽然还是红红的、没有愈合，我已经对医生们所做的令人惊叹的工作——除去我的男性生殖器、给予我一个女人的阴道——感到满意。

……在此应该解释一下，我的男性生殖器被去除后，一条阴道在下腹部被构建出来。这个阴道或叫阴道囊必须要令人满意的大和深，以使我今后能在各个方面行使一个女人的功能。因此一个挺大的塞子被插在开口处并在手术后的四天里都留在那里，以使皮肤围绕着它愈合。当医生把塞子从我身上取出来时，我很惊奇地一事实上我笑得几乎歇斯底里——发现那个塞管直径约两个半英寸、长约八英寸。

甚至只看了第一眼，缝合伤口的线还未取出，我就能够看出医生们在为我构建一条阴道这件事上做的完全是大师级的工作。新的阴唇几乎跟一个正常女性的阴唇完美相似，而且医生们还向我保证说，等伤口完全愈合了，我的外阴部与任何别的女孩的外阴部只会有非常小——假如不是完全观察不到的话——的差别。

我已经被警告过了，手术后最痛苦的时间会是第一次我必须自己排尿的时候。等阴道塞和导尿管都被除去后我第一次自己排尿，很放心地发现居然并不疼……

我在医院里的日子变得越来越放松。手术后的第六天我有点发炎，但是在机警的医生很快打了几针青霉素之后就消炎了。S和我尽力地每天都聚在一起比较我们的手术，虽然她很明显比我稍多一些痛苦，但现在也能很舒服地休息了。虽然我俩都很虚弱，但感觉我们的使命都达成了，我们已经准备好离开医院返回法国。这时医生解释说、在他与我俩了结之前还有最后一个任务要完成：他得为我们扩张阴道。

直到我被扩张阴道的那个上午，我还以为自己知道疼痛是什么，但是当医生和护士一起按住我，医生强力把我的阴道越撑越大、越撑越深时，我以为自己会被这种从未体验过的剧烈疼痛痛晕过去。我在那之前或之后都从来没有流过那么多的血，我颤抖得是如此剧烈以致于医生和护士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按住我。我记得自己咬护士的手臂，用最大的声音咆哮着要他们停止。之后两个小时我还颤抖得很厉害，几个星期疼痛都没停止。我很确信阴道扩张的必要性，但很鲜活地记得在那时我想死去，我知道就是死也不会比那更痛苦。

除了阴道扩张导致的剧烈疼痛，失血过多使我变得虚弱，远比我那时意识到的更严重。第二天早上六点我就被叫醒，穿上海男性的衣服，被急匆匆地送到机场。几乎是在疼痛和失血造成的晕眩中我差点一头瘫进坐椅里，迫不及待地想在飞机上好好休息。但起飞之后不久我又开始感觉到在阴道部位撕心裂肺的疼痛。后来我才被告知飞机的高速起飞造成气压的突然变化，导致在术后不久尚未完全愈合的伤口部位的扩张和收缩。我只知道当巴黎的奥利机场终于进入视线时，我肯定是那架班机上最感轻松的人。

回到巴黎我直接就上了床，除了希望足够的休息能帮助我恢复体力之外别无所求，但是我的阴道出血一直不停，不管我做什么都不管用，等到卧床休息的第一天结束时我知道必须尽快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否则我会死于失血过多。我穿好衣服去了巴黎的一家美国医院，直白地向医生解释了我的问题以及前因后果。出于对分泌物过多的担忧，他告诉我说必须要一天灌洗阴道几次，直到分泌物和流血都停了为止。我是多么的尴尬啊！我以前从未灌洗过阴道，那是个十分丢脸的经历，不得不向医生求教这个最女人气的任务，甚至当医生向我解释其操作过程时都笑了。

多谢善解人意的医生们！在他的照顾下，我的分泌物及过量流血很快就停止了，大约过了八天这样的每日三次灌洗阴道，我终于可以停止那单调乏味的日常工作了。

……当离开法国时，我很高兴能返回美国，但同时又很难过，因为知道就要离开这个我第一次作为女性——我现在知道自己将会一直是——被接受的地方。我登机后被带到头等舱就座。因为我只买了旅游舱的机票，便开始恐慌起来，感觉自己被特意安排在头等舱是因为到达纽约后会有公开宣传活动等着我。因为有此念头压在心上，很自然地我没能好好享受这越穿越重洋的旅行。

但是很好笑的是，我的不安里对于假如有公开活动的话我的外表看起来会怎么样的担心，甚于活动本身可能产生的影响。我知道自己看起来绝对不是最好的状态，而我在返回自己的祖国时肯定想以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形象出现。

身着一条女式的黑色长裤、一件粉蓝色的女式衬衫、戴一副脚镯、穿一双女式便鞋，长长的一头金发卡在帽子下面，我确定自己与在离开美国时的那个人和现在成为的这个人之间的一个什么人相仿佛。飞行中机舱内变得大热，以至于我不得不脱下穿着的蓝色外套，当脱衣时我的头发从帽子里滑了出来。往最轻了说，坐我旁边那位妇女吃了一惊，我知道她很茫然，而当那些空姐都上前来开始检视我，然后又叫上旅游舱的空姐们来看我时，她的困惑有增无减。我们（可能我旁边那位妇女除外）都很开心，但我从未向她们解释过我是谁。我怎么能够呢，假如不想危及落地后顺利通过美国海关的机会的话？

海关是另一个真正的问题。因为落地时并无摄影记者在等着我们，没有谁要找我做公开宣传，实际上压根没人来接我，我因此暂时放松下来。但当我走到海关官员那里，他打开我的行李检查时，我再一次开始意识到自己还没有“走出丛林”。他打开的第一个箱子里，当然装着的全是女装，最上面竟然是我的阴道灌洗包。当那个包包掉出来时，他脸上满是迷惑。他困惑不解地摇着头，问我行李里为什么只有女人衣服。我回答说自己作为一名职业的变装艺人，一直在欧洲旅行，我的所有男装都是用海运寄回美国的。经过一通的哼哼哈哈声，我过了海关，然后几乎是跑向一辆等着的出租车。

在去一位朋友家的路上，出租车司机从他的后视镜里久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说些关于“男同酷儿”之类嘲讽的话。当我们快到目的地时，我取下帽子将一头金发抖落下来，并且让他又久久地看了我一会。任何一个女人都能理解我的快感，当他开始像对待一个他希望与之交好的女人那样对待我，而不是像刚才对待一个变态男人那样时。我还记得当离开他的出租车后，我几乎是像水波荡漾一样穿过街道、走上那座公寓大楼的阶梯时，那种特别的快感。当走到门口时，我转头望后看了一眼，看见出租车司机眼中闪动着一种我之前从未在别的男人眼中看见过的光芒。

我知道，贝蒂，那个真正的女人，终于回家了。

-
1. 这是尚在写作中的篇幅为一本书的自传的一个片段，作者为贝蒂，一位职业作家在协助她写作。假如有感兴趣的出版商想看整本稿件的，可以联系本书的作者。关于贝蒂的更多经编辑浓缩的资料，包含于第 140 页开始的 K 的案例中。

变性欲者的自传：当变性欲者结婚了¹

作者：克拉拉

编者按：克拉拉是位男性变性欲者，已做过变性手术，现以女性身份过着正常生活，在二十岁时，因母亲的催促和“自己想当个男人”的欲望，他娶了个十七岁的女孩，并且长达三十多年一直保持着婚姻关系，直到接受变性手术。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能与他妻子有性生活——借助于想象，穿女性服饰，性交时采用在下面的体位等等各种适应的方式——并且生了两个孩子，在与此篇自述相关的事件开始时，他四十五岁，结婚已二十多年，结婚三年之后便完全性无能以及他的“易装”，使得他与妻子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对相关各方都是种折磨。以下描述的事件，其实在一名变性欲者与一名正常人的婚姻中相当典型。

在1944年年底，华特（我的女婿）用上了他和芭比（我的女儿）的全部积蓄，与一位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小小的制造公司。为帮助这对年轻夫妻，我们邀请他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无限期的。芭比那时已怀孕，还是在为新的虽进展缓慢但似乎正在令人鼓舞地前进中的冒险事业出力。

这对在家的我来说，一个充满麻烦和焦虑的时期拉开帷幕。作为一个妻子和待产的母亲，芭比慢慢发生着变化，她与我之间的冲突发生得越发频繁且狂暴。我料想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我一直被警告要预期的，其根源与原有的矛盾一脉相承——那些我被驱使着想穿的女装。区别在于芭比，她那令人沮丧且坚持不懈的攻击，直接导致了不折不扣的宣战。

“华特什么都不知道——目前尚如此”，她说，下巴拧得很难看。“一定不能让他知道，妈妈和我都认同这点。”她向我妻子梅梅闪了一眼，“我相信你也认同我们这点吧。”

我起身要离开房间。

“拉尔夫，求你了！”梅梅哀求道。

“爹地，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做到这点！你就是不能再穿那些衣服了，就这样！！”

“我已经再三告诉过你了”，我说道，声音已提高，“他永远不会看见我那样。”

“他会的，迟早都会发生！那不够的，爹地！难道现在还不是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吗？”

“梅梅，假如是你怂恿她这么做的……”

“我？是她一天到晚追着我！我能怎么办？但她是对的，拉尔夫，若是华特知道了怎么办？”

“我才不在乎华特呢！”

“你知道你还是在乎的”，梅梅说道。“他是你的女婿，你马上要当祖父了。”

“那使我痛苦不堪，爹地！我看了一辈子了，不想再看到！假如你再不停止的话，等于是把我逼到你那个壁橱里去！我要毁掉你搁那儿的每一件令人恶心的女装！”

这话令我火大到立刻反击，“假如你敢这么做。我俩之间有一个就得离开这座房子，你或是我！让你母亲来做这个选择！”

“芭比，这是你父亲的家”，梅梅警告道，“你不许碰任何一件属于他的东西！”

当我往自己的房间走去时，芭比在说：“他必须得了结这事，必须！”

我找到一把以前撂在一边的锁，挂在我的壁橱门上，以她现在的精神状态，我的女儿还真有可能对我的壁橱下手……

芭比无休无止的干涉令我苦不堪。再也不能在家里穿我心爱的衣服，我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母狮一样在地板上东走西蹿。大多数的夜晚，她都警惕地提防着，不让我有任何打扮起来然后出门遛弯儿的企图。我不知道华特对此是否有所察觉，他是否猜到或是被告知了真相，都并未表现出来。一段时间内偶尔会有一次，他们特别累了，俩人都提前上床睡觉，我才想办法打扮成女人出门去，那些时候我总是一直走到脚上起了水泡，回到家来上床休息就会开始肚子疼，我觉得是肠胃胀气。

1945年年初，我去退伍军人管理局当了个薪资很低的职员，干的都是琐碎、简单的工作，因为那段时间里我神经太紧张，以致于没法于更加费劲的工作，我在那个办公室里交了两位新朋友，帕特和瑞克俩人都是三十出头的已婚男士。

七月里我的第一个孙辈出生，是个女孩，芭比为她取名盖尔。能够再度抱个小婴儿在怀里令我兴奋，这个小天使又极度让我想起她妈妈这么大的时候。我一直催促着梅梅、芭比和华特一起出去，把小孙女留给我照料。

德国投降，战争接近尾声，别的一些退伍军人现在也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工作。互相交流之后我们发现有对我们的公开不满，主要来自于那些在政府机关里待了很长时间的年长妇女。

1945年年底的一天，我的上司洛克伍德小姐找上了这些退伍军人中一名前空军的麻烦。

“你们这些退伍兵，在军队里干了一两年回来，就以为这世界欠你们的生计！她尖声说道，整个楼层都能听见她的叫声，像别的所有人那样去干活，否则这里没有你们任何人的工作！”

当我站在她一边时。她连我一起摔击，“你比别人好不了多少！这里不是慈善机构！我会把你们一伙都清理出去！！”

从那回起我们之间的对立日渐恶化，我要求与主管上级谈话，这是一位灰白头发的妇女，从不大声辱骂别人却与手下员工维持着相当好的关系。她很清醒地聆听我告诉她在我的部门发生的事。

“我们都是退伍军人组织里的一员”，我说，“对此状况假如不采取什么措施的话，至少我会在职责范围内处理这件事情。”

洛克伍德小姐被调去了另一个位置，别的部门的退伍军人听说这事后都来找我求建议，他们也都遇到类似的事情。

“这里的人开始时的态度、好像我们都是懒惰的乞丐”，他们抱怨说，“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来证明我们不是。”

我想出来一个主意，通过域外战争退伍军人局提交一份解决方案，好使在政府机关里任职的退伍军人能拥有资历及别的权利。

日本投降后，我们开始期盼儿子保罗回家，1946年的第四个星期，我们终于得以拥抱到身高六尺、膀大腰圆、完全不似去当兵时的那个小男孩的儿子。他的脸刚毅英俊，虽然戴着一副终生都得戴的眼镜。不似他的父亲，保罗从军的纪录毫无瑕疵，他已经拒绝了一项留在部队任军官的委任，情愿继续受教育。

华特的生意也发生了变化，他的合作伙伴说服了自家一个亲戚加入进来，这人很富有，且有着更加野心勃勃的打算，我们给了芭比和华特一笔五百元的贷款，他们三人在纽约市中心开了一家更大的工厂，看起来似乎是个很有希望的开端。

几个月后这第三位合作伙伴开始焦躁不安，因为生意利润没能达到他的预期。借助于一个精明律师的帮助，他从合作关系里退出，自己没吃一点亏，却把个烂摊子全扔给华特和他的伙伴。

尽管资金日渐减少，两人还是做了不懈的努力来继续。华特再也不是原来那个乐天的自己了，芭比请求再要一笔贷款，梅梅和我又给了她同样的数目。

这年的纪念日游行保罗和我一块参加的。邻居们都出来站家门前观看，其中之一领头为米勒家的父子俩喝彩。我仍是扛旗的，保罗被安排在队列首位，好跟在我后面。当我们经过时，华特跑到前面来，用保罗带给他的进口相机为我们拍照。

前面的队伍停下来了，我们也跟着停下来，我转头去看自己儿子。

“你还好么，爹的？”他问道。

“儿子，有你和我们在一起真棒！”

我告诉自己说，他会接替我的位置，他会成为一家之主。我不能再等太久了，我已四十七岁，已为祖父，还是军人游行中的一名士兵，但是一切都并未改变。我还是必须想办法成为那个我原本就是的女人，

一周后我在单位会议上提交了解决方案，当指挥官布鲁克斯宣读时，同志们都听着。方案通过，并被转至社区委员会，此委员会由我们前任指挥官亨德森主持。

亨德森是个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在事业上有晋阶机会的人，他把我的提案做了几个修改，然后以自己的名义提交给了我们这个组织的全国总会，提案又从那里被提交到一个有来自全美各地的域外战争退伍军人局代表参加的年会上，不久就到了联邦立法委员会的手上，最终被众议院通过，正式成为法律。

在度假村举办的选举夜上，我被提名为主席，因别的所有被提名者都谢绝了，主席一职落到我头上，就职夜对我家人的意义远大于对我本人，那天有将近三百人参加，当我做简短的受职演讲时，我往下看见了梅梅和我们的孩子们。

他们都在想着同样一件事：现在，他们让你当上了这个重要社团的头头，这里没谁知道你是怎么认定自己是个女人并且打扮成女人的，当然你就会抛弃所有那些东西，成为那个他们都以为你是的男人。

我作为主席的职责繁多且累人，除了主持各种会议，还有与委员会的特殊会谈，出席离世兄弟的葬礼，拜访那些生病的人等等。到了年底，我被催促着考虑连任，但这工作太琐碎、太耗时间，我拒绝了再度参选，梅梅听闻此事时最为失望。

保罗回去上大学了，并被选入最高水准的学术团体，我女婿的合作伙伴放弃了，去了加利福尼亚州，把整个生意摊子留给了华特。自那时起我们就都知道，他想继续下去的所有努力都将失败。

因为对华特的担心和对他们未来的焦虑，芭比比以前任何时候问题都大，几乎每天我们之间都会起冲突。

她的一支主题曲就是：我们有个小孩子在家里，这么小的孩子也会注意到一些事情，我不想让她看见你穿那些衣服。

小盖尔有天在我房间里玩耍，我刚从衣橱间出来，没有关上门，芭比进到我的房间，她停在那一排裙子前面，眼睛在衣橱和孩子之间转来转去。

“你为什么不扔掉那堆垃圾？”她问道。

“这是我的房间，芭芭拉！发生在这里面的事与你无关！”

“我的宝贝在房间里，而那个该死的衣橱间的门开着！”

“那你把她抱出去嘛。”

她开始吼叫，我命令她离开我的房间，她叫得更凶，我控制不住脾气开始推她，她反推回来，我猛力扇了她一耳光。她哭出来，保罗跑来救她，到此时我们三个人的脾气都不受控制了，保罗一拳猛击我的脑袋，我应声倒地，他们抱起盖尔离开房间。

我挣扎着爬起来，在床上躺下来。

梅梅回家时，他们向她描述发生的事情，我在床上听见他们说的每一句话。

梅梅尖锐地对我们女儿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过你，别去打搅他！假如他想穿那些衣服，他就可以穿！你管不着！”

“是，但是盖尔……”

“别管盖尔！这是他的家！他有这问题，你也长大了不是？停止打搅他，停止把事情越搞越糟！”

梅梅进到我们的房间，当她看见我头上的包有多大时，眼睛瞪大了，芭比和保罗也来到我的床前。

“对不起，爹的”，芭比啜泣着，“你一向都对我好，只是因为我是如此爱你，才会那么烦恼。”

保罗说：“原谅我好吗，爸？我昏了头。”

“我试图理解来着，爹的，我猜我就是搞不懂，我没有想对你不好，但就是忍不住。”

“我知道，我知道，我告诉他们，让我们都忘了吧。这件事情上我跟你们一样有错，我们都别让它再发生就好了。”

“不了，绝不会再发生，绝不！”芭比发誓道。

但几乎还是又发生了，我希望它发生了，那样的话也许紧接着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是1947早春的一天，全家人除了芭比和我都已上床，我们坐在厨房里，她在读本书，我一边在玩纸牌通关游戏。一边看着时钟，差不多十一点了。

我问“你还不上床吗？”

“我就要待在这里”，她很坚决地说道。

“那本书一定很有趣。”

“还行，打发时间呗。”

我又玩了一把：“你累了，芭比，自己看看吧，上床睡觉去吧。”

她合上书，抱住胳膊，很冷静地看着我。“我知道你想干嘛，我不会让你干的。”

“芭比，干嘛不放弃呢？你一直努力，但什么也做不成。你母亲试图改变我，我自己也一样，但都无能为力。”

“我一回自己房间，你就会冲向你的那个壁橱，然后穿着女人的衣服离开这座房子。”

“已经好几个月了，芭比，我必须得去做，你进去吧。”

她摇头。

“我怎么都要去”，一边说着，我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

“不行，你不能去，因为我会把整座房子都吵醒，也不会让你通过那道门。”

“芭比，你是跟你的一家人住在我的家里，为了帮你们，我是让你们免费住在这里的。”

“我知道，”她表示同意，“但这就是我帮助你的方式。”

我的恳求让位给了更大声的抗议，“你没这权利！你来到这个世界是要过你自己的人生，而不是我的！我是你的父亲，这是我的家！现在我说了，回你的房间去！”

梅梅也醒了：“芭比，她叫道，滚出那个厨房！”她一定是气极了才会用那种语言，

“还有拉尔夫，你到床上来！”

芭比终于放弃，回去她的房间，我坐下来继续玩牌，距离上次的夜游已经太长时间了，看着时钟，我又等了二十分钟才进到卧室。梅梅无声地躺在那里，我飞快地收拾起我的衣服，把门在身后关上，进入浴室。急不可待中，我飞速地化好妆、穿上女装、戴上头套、最后戴上帽子、穿上外套，出门上街。

在离我家几个街区的地方，我的鞋子滑脱了，鞋带断了，我在路阶上坐下来修理。一名巡夜警官走过，我继续散步，他几分钟后又在街角出现，然后跟着我走了两个街区，我转进一条岔路，他追上了我。

“等一下，年轻的小姐。”

我停下脚步。

他示意我走到转角那个建筑的砖墙那面去。街面上很寂静，他靠到我近前来。

我问道：“警官，你想干什么？”

他微笑着，伸出手抚摸我，我慌乱起来，扇了他一巴掌。

“你这魔鬼！”他说，一边摇着我，“你以为你是谁？”

他摇我摇得太厉害，以致于我的头套滑错了位，我试图把它归位，可是因为看不见自己，只能越弄越糟。

“我们来看看这是啥哈？”他嘲讽地说。

他拉我走到一个警局电话箱旁，给警察局打电话要车。二十分钟后警车来了，我被带到警局。

距离上次我在警局办公桌前经历这种仪式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使人毫无戒心的，天真无邪的少年，能够轻易赢得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警佐的同情。这个人问了我几个粗暴的问题，然后眨眼之间我就被以男妓的罪名登记在册了，这个过程发生得如此飞速，我都懵了，我知道装扮成个女人是犯法的，我一直都是自愿地承担这个风险，但是男妓！

我拼命地想洗净这个罪名，但他们基本上不听我的恳求——我不过是出来散个步，想着自己的事，根本没往谁跟前凑过。

那个逮捕我的巡夜官是个新人，他把这事看作引起关注的机会。我又被带到一个中尉警官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哭了出来，把这事的经过又向他说了一遍。

“你是个男人还是女人？”他问道。

“男人”，我回答道。

他说：“把那东西取下来。”他指的是我的假发。

我取了下来。

“你干嘛这么做？”他问。

故事听起来并没有啥说服力，但这是我在此类紧急状况下唯一能用的。我解释说是关于做家务事的问题，我穿着太太的家居服做事，这样可以省下我自己的衣服，做完事之后我想透透气所以就在上床睡觉之前出门散会步，

“你结婚了？”

我向他保证我结婚了，有两个已成年的孩子以及一个孙女。我还说起自己在陆军服役、驻军海外、参与过北非战役等经历。

中尉很专心地听着，我看得出自己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再经过几轮问答后，他转向那个年轻的巡夜官，

“我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他说，“我们可以让他走了。”

这个新兵并不同意。作为执行逮捕的警官，显然他有权利坚持我被控有罪。

“好吧，假如你是那么觉得的”，中尉说道，“不过我没看见这桩案件里有任何卖淫存在，我们得把那条去掉，只算行为不端。”

“为啥，中尉？”那名警察坚持道。

他的上司交得不耐烦了：“因为你并没有他卖的证据！没有证据的话，上法庭你会被人嘲笑死！好了，把他带到办公桌那去。”

一小时后我坐进一辆巡逻车里，手还被在车中一根铁柱子上。我们的车停在一座我认不出是在这座城市哪个区域的石头建筑前。

一个坐在办公桌后的警察问了更多的问题，把我的回答写下来，然后收缴了我的手表和身上所有的钱。我被领着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经过一排牢房，我的高跟鞋底敲击地面，发出奇怪的回音，牢房里的犯人紧贴铁栅栏好能看我一眼，传来一阵评头论足、邀请、口哨及狂笑的合唱曲。

守卫拿起他的电棍，“你们全都给我闭嘴！否则我敲碎你们的头！”

我以前也听到过下流的评头论足，但从未有过像现在听见的一样。

我被关在一间单人牢房中。我的大衣被拿走，只穿一条薄裙坐着，直到早上六点守卫拿着我的一些男装出现，梅梅在接到警局的电话、被告知我在哪里后，带着我的衣服赶来。

我穿上自己的裤子、衬衫、鞋子和外套，但因没有肥皂和水，我无法清洗掉脂粉、口红、眼妆及指甲油。

九点时我被带到他们称之为牛栏的地方，在那里所有的犯人被集中起来，然后再被带去法庭，当然我被人盯着看，伴随着粗俗的玩笑话以及低声的窃笑和大声的哄笑，不过这回被人嘘嘘安静下来。

我的名字被叫到，守卫打开通向庭审室的门，示意我进去。

某某法官正在坐堂，我看见眼睛通红的梅梅。我走进时，在庭审室后排的记者和摄影师中引起一阵兴奋的混乱，梅梅身子一僵，焦急地转向法官。我都能够看见报纸上耸人听闻地写着：前美国大兵、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祖父，在大街上被逮住穿着女装，在法庭上手指上还涂着指甲油、脸上还化着妆。我完全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而且偌大的庭审室内所有人的眼睛都投注在我身上。

梅梅走近法官席，高声叫道，“法官先生，我求你啦！”

“这个男人是你丈夫吗？”

“是的，先生。假如他们拍了照片并且放进报纸里，这会毁了我们的家庭和孩子们！我丈夫不是罪犯！他之前从未进过法庭，我也没有过！他有工作，在政府机关上班，我受雇于一家国防工厂，我们都是体面人，这有可能会令我们永远蒙羞！”

法官敲了一下他的小木槌，宣告庭审室里禁止所有的媒体人及摄影师。传来一阵抗议的呼声，他命令他们立刻出去。

我们离开庭审室，进到法官的议事室。

“我被告知你因打扮成个女人而被捕”，法官说道。“那你现在怎么穿着这些衣服来的呢？”

我解释说这些衣服是我大太给我带来的。

“当他们通知我时，这是第一件我想起来的事情。”梅梅说，

法官让逮捕我的那个警官把那些女装放在他前面的桌上。

“你从哪里搞来的这些衣服？”法官问道。

“它们是我的。”梅梅毫不犹豫地答道。

“这是真的吗？”他看着我。

“是的，法官先生。”

“你丈夫经常干这事吗？”他向梅梅询问道。

“哦，没有！之前只有过一次。”

他给我一个赞许的目光。

“你可以相信她，法官先生。整个过程我都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撒谎？真相难道真的有那么糟糕吗？假如一个人有着男人的外壳但觉得自己就是个女人，这难道是什么反社会的罪恶吗？除了我和我自己的家庭之外，有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被此影响到吗？我认识到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法律系统之上的，法官的作用是解释法律，但是真的有哪条法律能深入人类心灵的情感世界吗？”

“你们结婚多久了？”法官的下一个问题。

“二十四年了。”梅梅回答道。

“他一直与你生活在一起吗？”

“那些年的每一天，都与我和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

法官叹道：“我能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女人，你丈夫看起来也是个很善良的人，我把他的监管权判给你，带他去贝勒由（Bellevue）医腕吧，让他在那里的精神病科接受检查，明白吗？”

“明白，法官先生。”

“假如他们给出一份对他有利的报告，我会扔掉这些指控，他重获自由。假如不能，我就不得不采取别的措施。现在你能保证听从我的指示吗？”

“绝对会的，法官先生。”

“你必须亲自把报告送来给我，我给你五天时间。”

“我们会来的”梅梅向他保证道，“谢谢你，很感激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第二天是个星期五，上午我和梅去了贝勒由，她被要求在外面等着，我在一间小小的、四面白墙的办公室里独自面对着心理分析师，我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认真倾听他的提问，一边想着我儿子保罗，给出假如是我儿子我希望他会给出的回答，我伦敦出身的身世背景很管用，我为自己的早年生活发明了一个戏剧界的职业，我谈起那些音乐厅，那些在一个又一个省份间巡演的表演秀，从未去过英国的这个人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些故事。

“我结婚后就放弃了表演生涯，你懂的。”我充满怀旧情绪地说，“对一个有家室的男人来说，那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我猜我从来就没有甘心过。”

我解释说，有时候我会被那种不可抗拒的装扮起来面对观众表演的欲望淹没，对我来说妻子的衣服就是戏装，那也就是我碰巧穿着它们就出门的原因，这次不幸的事件，我也很震惊。

我下结论道，“我并无伤害任何人的意图，就是个玩笑，在英国并不违法，这你知道的。我绝对不会再穿着戏服出门上街了。”

“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这位心理分析师微笑着说，“我对西班牙语略有所知，在南美某个国家是一个完全无害的词汇，但到了另一个国家就变成相当可怕的意思。不得不当心点。”

“那也正是我想做的。”我赞同道。

“这就行了”，他说着，一边把他的报告递给我，“这应该能够把问题解决了。”

随后的星期一，我们回去见法官。

他读了报告，放下后说道：“米勒先生，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你自由啦。”

但在放我走之前，他还有更多的话要说。“我真诚地劝诫你，别再穿着女装在纽约的大街上被人看见，假如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对你可就不妙了，你知道男扮女装的惩罚吧——六个月的牢狱之灾。”

他给我那种撒马利亚式的表情，温和地劝诫着一个任性的罪人，我鄙视那种表情，很想点醒他，大自然高于人类及人类的法律，自然造就了我这样的人，六个月牢狱之灾也不能令此有任何改变。

终于结束了，当我们再次回到家时，梅梅忍不住甩出了一记狂暴的舌鞭。

“我们越是倾尽所爱来抚慰你，你越是恨我们！”她如此指控道。

“恨你们，梅梅？”

“你肯定是的，否则你不会这么成心故意地摧毁所有我们试图构建起来的生活！这么多年来，我为你、为这个家抗争，养大我们的孩子，想要生活得体体面面！但是还要与你抗争，那就太过分了！你以为我有多么坚强？你没完没了地玩那个极端丑陋的扮女人的游戏！那既可怕又危险，可你就是不放弃！直到毁了你自己以及你身边的所有人！”

一个游戏。她这么叫，那就是她所理解的我内心那种强烈到不可控制的本能。多希望能够揭开蒙住她眼睛的罩子，让她看看我是个女人，跟她一样的女人！

我把这整个悲惨的经历都怪到芭比头上，因为她戒备着我、与我争执不休、烦扰着我，才导致我在那个不幸的夜晚，发疯般地、不计后果地冲上大街。她也为所发生的事情而不安，但并未感觉到任何愧疚，我的秋后算账只不过引发更多的吵闹，大喊大叫和狂呼乱叫持续了好几天。

一天早晨我怀着郁闷的心情去上班，一整天都无以自拔。我去到洗手间，站在窗前向外眺望。帕特随后进来，他是看见我来才跟着进来的。

“这几天你好像真的被什么事困扰着呢”，他说，一边点燃一根香烟，“拉尔夫，有什么事我能帮上忙的吗？”

一年多来，我已经知道帕特，还有瑞克，都是热心肠的人，他们是我在这个办公室里仅有的能当作朋友的人，但经验教会了我，还是把自己人生的细节保留给自己为好。

“瑞克和我曾经谈论过好几次，拉尔夫，我们认为你是个好人，都喜欢你，但这里周围有一些流言蜚语。”

“关于我的？”

“你知道有些人是啥德性，他们可以是充满恶意的。你知道当你去卫生间方便时他们也在观察你吗？”

“你在说什么呢，帕特？”

“他们说你跟女人一样坐着方便，有个人从隔间门下往里看过，他发誓说看见你穿的是粉色内裤，女人的内裤。拉尔夫，为自己着想，我觉得你最好当心点。”

“说起来好像你也见过似的。”

“我是见过。有天你解开衬衫领口，我看见了里面穿的什么。”他把手搭在我肩上，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并非想打探你的任何隐私，仅仅想要你知道，任何时候你需要帮助，都可以找我。”

无论我有多么想与人分担我的重负，那天我还是没有对帕特说更多，也许我在害怕，假如我和盘托出，他就不会再如此急切地想称呼自己为朋友了。

在我被捕的随后几个星期，芭比在她反对我着女装的抗争中，越来越变得像战士一样充满挑衅。

“只要我在这座房子里，你永远别想穿上另一条裙子！”这是她的誓言，每天不是重复一遍，而是数遍。

这变成一种促使她抡起榔头进行攻击的强迫症，好像她整个的人生都押在这上面似的。她还鼓动梅梅也这么干，不能再穿女装对我来说是最严酷的惩罚，我厌恶男装的程度，跟厌恶身上的男性印记的程度不相上下。

一个星期六，下雨使得芭比和盖尔一整天都待在室内，保罗在午后回家来，把自己关在我的卧室里学习，连在自己卧室的私密空间里“易装”都不可能，我陷入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之中。这绝不是一个与芭比来个回合的好时机，然而我们还是交上手了。

“你认为你了解我”，我发难道，“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看不见！我对你就是个陌生人。”

“你是我的父亲。”

“只有上帝知道那是怎么发生的！”

“这事的发生都是因为你是个男人！别的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男人！”她一遍又一遍地对我吼叫道，“一个男人，一个男人，一个男人，一个男人，一个男人，一个男人！”

她很知道要想激怒我，那么干是百发百中，这次我的反应甚至更为激烈，我嚎了又嚎，直到我觉得脖子上的血管都要爆开了。

我从她身边跑进浴室，打开药品橱柜，拿出一瓶碘酒，我把打开盖的瓶子握在手里，肥皂盒旁边有一刮胡刀片，我拿起来捏在另一只手里，试图决定用哪一个。不想再继续前行了，时候已到。

我把门留了条缝开着，留心听着另外那个房间的响动，一切都归于平静。我是真地想这么做吗，还是装腔作势才是动机？我把碘酒瓶往唇边送去。

门被转开撞在墙上，保罗向我走来，芭比一定是产生了怀疑才把他叫来。是的，我想，这正是我打算好的，但是现在我不会装假，我要真的去做。

在保罗伸手把瓶子从我手上拿开之前，我尝到一滴碘酒。他还没看见刀片，争斗中我的手包住了它，导致四根手指被深深地割伤。酒从瓶子里飞洒出来，有些溅到我嘴上，我舔起来试图咽下去。

保罗捏住我的下巴，手指伸进我的喉管，我哽咽着，碘酒涌上来。他给了我火辣辣的两巴掌，将我从歇斯底里中拉出来，然后把我按坐在浴凳上。

当他能说话时，他发出来的声音听起来跟他还是个小男孩时一样，“爹地，爹地，为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为什么这么干啊？为什么？”

芭比站在门口，被我手掌冒血、满脸碘酒污迹的形象吓傻了。她清醒过来，打湿一条毛巾帮我擦手，一边号啕大哭。

“我们爱你，爹地！噢上帝呀，我们爱你！你知道我们都爱你！我们所有人，不管我们说什么！为什么你会认为……噢不，求你啦，别干那样的事！”

她从我眼睛里看到了什么，眨眨眼，然后转过脸去。我觉得就是在那一瞬间，她确定了，她和我是再也不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了。

好几个小时后梅梅才回来，我在那之前已把脸擦洗了好几回。她第一眼就看见我脸上苍白的印迹，然后低下头看到我包扎好的手。

“今儿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她探询着我们所有人的脸问道。

我离开房间。

之后她向我显出那种看穿一切的表情，但没说什么。

当只剩下我俩在卧室里的时候，她静静地问：“假如你愿意，我陪你去看医生。”

我说：“我一直在找，但从未找到哪个医生我能再回去第二次的。”

“我们需要的是一位好的精神科大夫。”

我们熄灯之后过了一会儿，她说：“拉尔夫，我们对你来说难道就真的如此无足轻重么？难道你的那个傻劲儿就是那么至关重要？重要到足以让你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也许是你的丈夫、你孩子们的父亲，梅梅，但我是个女人。”

“你经历了可怕的一天”，她叹息一声说道，“好好睡一觉吧，晚安，拉尔夫。”

几天之后芭比宣布，她要离开这里去洛杉矶，而那位华特，只等把工厂关闭了，也马上随她而去。

-
1. 这个片段是篇幅为一本书的自传《我是一个女人》之一部分，作者为克拉拉，一位职业作家在协助地写作，假如有感兴趣的出版商想看整本稿件的，可以联系本书的作者。关于克拉拉的更多资料包含于第131页开始的C的案例中。

变性欲者的自传：一名女性变性欲者自传¹

作者：乔

编者按：乔是一位女性变性欲者，继接受了手术及激素治疗之后，已在法律上获得男性身份，并已有数年快乐的婚姻生活。这位病人从很早的童年起就感觉自己是个男孩，这导致她在三十岁那年企图自杀，之后两年接受精神病治疗，但那丝毫未能缓解她想要改变性别的欲望。然后病人开始接受激素治疗（雄激素），此举极大地改善了她的精神及情绪状况。随后她又做了乳房切除术，几年之后做了全子宫切除术。法律上的性别改变也获得了，乔可以自由地结婚了。这桩婚姻，包括性关系对两位伴侣来说都很满足，他们的结合看起来很稳定。下述文字便是一份相当浓缩的关于这位病人的生活的描述，以她对自己目前状态的自我评估开始。

从法律上以及一切可能的角度上来说，我现在是个男人。我已与海伦结婚七年，并且在法律上能够缔结婚约之前，我俩已共同生活三年。在1965年的此刻，我写下这些文字之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变性”了足够长的时间，可以很自信地说我无丝毫悔意，没有任何愿望要返回那个我现在已抛诸脑后的不幸的人生。

正如在我那本篇幅更长、大约写于十年前的自传中所述，以后还会提及，我不相信自己想成为一个男人的愿望，源自我父母所做的任何事情，不论在襁褓里，还是在孩提时。那种种的渴望——穿男孩的衣服、玩男孩子的玩具、当个假小子——凡此种种，全属我自己所为。

我父母从未表示过他们想要个男孩，而非一个女孩。我的家庭环境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我在家里以及学校的生活也很平常，跟那些社交圈里相似条件的差不多。我被送到私立女子学校，接受过精神科医生帮助，并且作为女性结过两次婚。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摇我个人的确信无疑——我就不是生而为女人，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改变我想成为一名男性的向往和欲望。没有任何已知的治疗能消除我的欲望或是令我改变心意，从我还是很小的孩子时第一次有意识地产生那个欲望直至今日！

八年多以前，一位善解人意的医生给我打了激素针剂，其结果是我的声音降到一个更低沉沙哑的男性的声线。这个过程在打了激素针剂的几天之后开始，而在最初几针之后我再也没来过月经。之前我的月经周期非常不规律。再后来，我通过手术来削减乳房的大小，好使它们与男性的更相像，虽然我的乳房一直就很小时。再再后来，我感觉很有必要，又做了全子宫切除术。尽管有身体结构上的限制，我现在的性生活还是令人满足的。

在激素注射之前，我身上除了那些女性正常的体毛之外并无别的体毛，脸上也没有。但这种状况很快发生变化，快速长出的浓密体毛很方便地遮掩、藏匿住了乳房手术留下的那些小伤疤。

脸上的毛发长到我必须每天剃须的程度。激素注射的另一个结果是，在臀部和大腿及别的那些女性身上通常是肉嘟嘟的部位，我的脂肪组织的分布也在变化，换言之就是说，我的身体曲线正在向男性身材转变。

一边接受激素治疗并任其影响着这个变性过程，我一边继续居住在德克萨斯州一个相当小的、半似乡村的社区里。在海伦来此与我共同生活之后，整个变性过程我们一直居住在这同一个社区。等我的出生证明改过之后，海伦和我结了婚，所有一切都是通过完全合法的途径解决，在我们的家乡或出生的城市都没有引发任何关注。

我们两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知道我之前和之后的状态，都显示并表达出一种理解的接受，同时还承认对我的变化感到相当惊奇。我们现在居住在别处，但还是不断回去探访从前那个社区，并且发现我们仍然被那些朋友、熟人，以及生意伙伴们接受，“没有探问”，没有“皱起的眉毛”，或是别的诸如此类的事，尽管我在外表及变穿男装上体现出巨大变化。

如今在那些“知道的”老朋友之中，海伦和我像任何一对正常的夫妻一样被热情接受。我们参与社交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体育运动。我对只穿游泳短裤、裸露着上半身感到完全自在，正如在舞场上与我自己妻子或别的哪位男性的妻子跳舞时那样的自在。

其实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两个家族的成员或朋友里，没有哪一位我认识的不赞同我的变性，我没有因为变性而失去任何一位。至于我自己，是真地感觉终于找到我人生中合法的位置，那原本应该是与生俱来的，但是被大自然的什么奇诡的怪癖所拒，现在终于被我称之为奇迹的内分泌学重新找回。

我再也没有那种挥之不去的受挫感，那种感觉经常使我紧张而愤怒，并且倾向于让我变得幼稚又冲动。我之前害羞的毛病也大半没了，那显然只是一种防卫机制，在一个我全然迷惑、找不到自己定位的世界里，用于自我保护的掩饰。现在我终于已经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此我永远感激科学，是科学为我凿出的这个位置；我尤其感谢那些医师和外科医生们，他们“牵着我的手”，引领着我走出那个我人生的相当长时间都迷失其中的深渊。下述我的自传，写于1956年，诉说了那些我的迷失。

我出生于1920年新英格兰一个中等城市，是家中四个女儿之一。我的父亲是个推销员，成长的过程中他很多时间都出门在外，主要是我母亲带大的我们。从很早的童年时代起，我显示出两种一直伴随着我的特质：喜欢男性的东西，热爱动物。

很小的时候，我拒绝玩洋娃娃，而是要求布绒动物当玩具，后来是电动火车。（当可以骑自行车的年纪到来时，我要求并最终得到一辆男孩的而不是女孩的自行车。）我尤其喜欢狗狗和猫猫，但从未被允许养过宠物，因为父亲不喜欢动物。从三岁到大约十一岁、我会扮成狗狗玩——四肢着地爬、嚎叫，要求被“喂食”，诸如此类。

五、六岁时我经常跟一个叫乔治的同龄玩伴一起玩棒球及别的男孩子游戏。一天出于好奇，我们“躲进灌木丛中”去对比我们的性器官。我的这个好奇心是由来已久，因为知道自己是个女孩，一直就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是个男孩，以及男孩和女孩究竟在身体上有什么区别。知道那个区别后我产生了这个印象，就是也许我仅仅是“长得短”而已，因此试图给自己造出一个像乔治那样的阴茎来——我在我的阴唇上系根细线，试着往下拉伸，希望它能最终长成一根阴茎。我会经常哭泣，寻找着自己为什么不是个男孩的答案，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具有所有那些男孩子的性格特质，但没有对头的身体特质。不管怎样，什么事很不对劲，但作为一个孩子我没办法找到这个谜团的答案。

我五岁时开始上幼儿园。那时在家里我企图穿男孩衣服，但去学校时不得不穿女孩衣服，所以我选玩伴通常都不会从同学里选，而那些玩伴看见我打扮得像个男孩，都会问我这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就会回答说！“男孩”，然后他们就如此接受了。玩“过家家”的游戏，我扮演丈夫的角色，玩“医生和护士”，我总是那个医生，当我父亲出门在外时，我就会拿他的衣服来穿，甚至穿上他的鞋，在房子里游行。

大约七岁时，母亲给我买的衣服就是男孩的而非女孩的了。平时我一般都是穿T恤衫和套头装，但星期天我被允许穿白衬衫、西装裤、系领带，在家里以及城里进进出出，甚至去童年朋友的生日聚会我都穿得跟男孩一样。穿着像男孩从来都是被我母亲和祖父准许的，父亲在他为时不多的待在家里时候接受我穿男孩衣服，最大可能是因为别人也接受。我上学的日子不得不穿女孩衣服，就为这个原因我恨学

校。

父亲离家在外的日子太多，对我的姐妹们和我都没什么太大兴趣，把我们的教养大部分都交给母亲了。即便如此，我们一向就是个紧密团结的家庭，生活在一种宁静友善的气氛中。母亲和祖父是我们（新教）教会的忠实支持者、我们这些孩子定时地去主日学校。节假日通常是合家团聚，充满节日气氛的时候。

所有的运动都让我高兴，我很小就学会了游泳和滑冰。我叔叔曾两次帮助我获得过宠物。第一次是只豚鼠，我把它藏在叔叔的谷仓里，但它后来被老鼠们弄死了，之后又有一条狗狗，但父亲迫使我抛弃了。然后又是非常非常后来，我有过两条狗，但一条跑掉了，另外一条被车碾死了。之后便再也没有过别的宠物，直到我“独立生活”。

九岁时父母送我去一间男女同校的私立学校，在那我可以受一些手工训练，代替那些专门给女孩子开的烹饪之类的课程。因为听力问题，我的功课通常都很不好，拿回家的成绩单都很糟。父亲就会惩罚我，叫我“笨蛋”，告诉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没用的东西”。我的糟糕表现以及来自父亲的责骂一直持续到我转入一所公立学校。最快乐的时间是与我的叔叔共度的，我们去钓鱼、打猎、野营、在森林里漫游。在野外活动是我最大的快乐，我也穿着短裤或牛仔裤玩球，或是去钓鱼。另外一些我喜欢的活动包括制作木偶、骑我的男式自行车、在地窖里一个我自己造的笼子里养几只老鼠。

十四岁时，因为功课是如此之差，我被送到一间私立的女子学校，同时暑假期间还要接受特殊补习。我很喜欢骑马，除此之外一切都一如既往的糟糕。正是在这所学校，十六岁的我第一次“迷恋上”一个女孩，我们有过一些拥吻和轻抚，但没有任何行为我认为与性有关。我仅仅是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以及被同性所吸引，因怕被拒绝而不敢有任何性方面的举动。

十七岁时我注册进了另外一间女子寄宿学校，与两个女孩同寝室。一如既往地，我逃避集体活动，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亲近的朋友，主要因为害羞和自卑。我与住在宿舍另一楼层的一个女孩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形影不离的友谊。在此期间这个叫凯西的女孩与我沉溺于很多的“抚摸”和“拥吻”但并无性关系。第二年凯西和我被允许住进同一间寝室，这令我很吃惊，因为我确定校长知道我的同性恋倾向，那些一小时又一小时的校长就凯西与我的关系向我所做的说教就是明证。那些说教只是令我更加沉默寡言，坚信自己是个变态，这种自我感觉极大地困扰着我，我因此不断地与自己较劲，想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另外还有让我悲伤的是，学校有一种制服，这使得我想穿男孩的衣服成为不可能。

十八岁那年，虽然凯西和我仍然同寝室，还是好朋友，但我对她的欲望已极大地消减。同时因学校有这么一个传统，那就是分派高年级女孩去帮助新生，好让她们适应学校的日常生活，我因此被指派去照顾卡伦。起初我并不喜欢她，然后就被她迷得五迷三道的。她感情极其丰富，完全不像我那样安静害羞，而是活泼又淘气，我盲目地跟随着她，违反了各种各样的规定。正是与卡伦我才第一次经历了充满激情的性行为，导致了之后长达一年的恶梦般的惩罚和威胁。这对我们俩都是第一次，我们在性行为上差不多能做的都做了，在先前完全没有经验或阅读知识的情况下，自己发现了各种方法。

那年暑假卡伦邀请我去她家渡了两周的假，我在那儿的时候我俩之间爱和性关系的本质在她父母看来昭然若揭。结果就是卡伦没再返回学校，我们本来还计划着同寝室的，而我一当回家之后就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尽管我不断写信给她。然后卡伦的母亲给我的母亲写信，说要是我再试图去看、打电话、或是写信给卡伦，她就会让我被送进精神病院。十足的恐惧、迷乱，以及知晓再也见不到卡伦了，我的情绪被撕裂成碎片。

高中最后一年我独处一室，逃避每一个人，充满绝望地试图搞清楚自己的状况以及所有的事情。我以将

将及格的成绩毕了业，然后在母亲的坚持下注册了一些特殊的关于作曲的音乐课程，因为对作曲我似乎有些天份。我很犹豫地接受了这个，虽然更加愿意学习动物保护和训练——这是我的家庭拒绝听到的。

我的音乐学习只持续了几个月，不论在家里还是学校都很悲伤。爹地不断地挑我的刺，我开始逃课去远足。在家里我尽可能长时间地待在自己屋里，我尤其痛恨吃饭时间，因为爹地会在饭桌上贬低我。我哀求他们把我送去学校——任何法子，只要能离开这个家就好。但相反的，当我所有逃课的行为曝光时，我被责骂得最后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病倒。然后我被送去见一位精神病大夫，这让我觉得原本该是盟友的妈妈，也背叛了我并试图入侵我的欲望及麻烦。我怀疑那个精神病大夫把所有我告诉他的事都转告给她，那又使我更深地缩回自己的壳里。最后终于事情糟糕到一个地步，逼得我自己谋划出一个计策来，那就是跟一个一直喜欢我的男孩子结婚，而且这个男孩我确定他能够使我再搬离我叔叔很近的地方。我一直就觉得至今仍然如此认为，我最亲爱的朋友皮特叔叔，从未被我蒙住过，而是一直就察觉到并且很包容我想要成为一个男孩而非女孩的欲望。也正是他开始要所有的人叫我Jo（女子名，Josephine的昵称——译者注），对此我一而且我认为还有他一知道那个名字真正应该拼作Joe（男子名，发音与Jo同，Joseph的昵称——译者注）。

我的计划成功了，我的儿时朋友杰克和我，经过所有正常的仪式结了婚。所谓的蜜月开始之后至少过了十天，我才鼓足勇气让杰克完成圆房。与大多数女孩不一样的是，我从未让哪个男孩跟我滥交过，我厌恶与男孩子们有任何那种方面的接触。我以为也许等我结婚了，“自由了”，我就能怎么样地适应妻子的角色。所幸杰克是个有耐心的、不具进攻性的男孩，若非如此我一定已经出于自卫逃掉了。我发现性交无论怎么看都最令人厌恶，在我们的婚姻里我总共就履行了两次这个职责。第二次过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随后在第三个月时流产了，但不管流产还是怀孕我都对杰克只字未提。之后不久我离开了他，再之后不久杰克加入了海军。

随后几年我与女性有过好几段亲密关系，大部分都是柏拉图式的。然后就滑进了一伙人之中，我开始沉沦于喝酒和聚会，这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有一次我很显然是被下了药，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跟这伙人中一个叫乔尼的男人睡在一张床上。作为这次厄运的结果，我再一次发现自己怀孕了，为即将出世的孩子着想，正确的作法是乔尼和我结了婚。不到四个月之后我第二次流产，再几个月之后我又搞定了这桩仅仅是便宜行事的婚姻的解体。第二次怀孕的经历，是我终于在几年之后强烈地想做完全的子宫切除术的原因之一。

就我所知，我是直到差不多二十六岁时才第一次遇见和我一样的人，那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还有成千上万的跟我一样的同性恋者。但是即便跟他们会面之后，我也从未感觉自己和他们属于同一类别，我觉得自己的“个性”不知怎么与他们的在一些重要方面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结识了越来越多的他们，但并未特别地寻求他们的陪伴或是乞求他们的友谊，因为我自己忙着规划、建造及工作。我已搬家，这次是搬到西南部，并且开始做养育纯种牛的生意。

在这个成功的生意里，我自己设计牛桶和设备，活跃在几个志趣相似的群体里。我遇见了一位叫芭芭拉的青年女子，不久后她就搬来与我同住，帮我打理这里。我们的性生活并不频紫，性行为只包括我对她用手指，而从未允许她回报我。即便如此，也有一些时候我冲动到最后达到性高潮的程度。但芭芭拉被证明是个酒瘾极大的酒鬼，会在一群朋友面前令我难堪。有时在很多次烂醉如泥的状态下，她会毫无怜惜地痛揍我，但我从来不曾还过手，不管出于报复还是自卫。假如不是因为一些非比寻常的环境条件，我打从头就绝不会挑选她为伴侣。

芭芭拉与我在一起待了好几年，然后在同一横穿全国旅行时，我遇上了芭芭拉的一位朋友海伦，她最终成为了我的妻子。回家后我与海伦开始了通信联系，与此同时我与芭芭拉因她的酗酒问题而产生越来越

多的麻烦。我已完全放弃了喝酒，希望这能引导芭芭拉同行，但是毫无作用。

结果就是我的身体完全被拖垮，不得不因情绪崩溃而住院治疗、芭芭拉返回她在东部的老家，这段给我的生活引起混乱的情事就此结束。

在恢复健康期间我遇见卡特夫妇，他们给了我许多帮助及道义上的支持。他们是同性恋者，多丽丝（即卡特夫人）陪伴我去夏威夷渡了趟非常需要的假期。她与她的丈夫纯粹是为了方便而结婚的，很快就清楚了多丽丝爱上了我——这份爱我没法全部回报给她。她想与我有性关系，而且是攻的那方。她坚持要我在她身上“往下去”，但我发现所有与她的做爱都令人厌恶，一有机会就会恳求不做。但是不管怎样，多丽丝是位好伴侣，对我非常好。

回到这个国家后我再次与海伦相会，仍然觉得她极其令我向往但她那会儿有一个女友相伴，而且我猜测她们之间有“隶属关系”。由于我不愿试图侵犯别人的关系，那次与海伦的会面收获不大。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安爱上了我，我是第一个她觉得被吸引的女人。一天晚上她要我与她做爱，我发现自己也很想，我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女同性恋”的性行为，那使我们获得了共同的满足感。她搬来与我同住了一个月，但某个晚上她喝醉了，打了我，我就叫她离开了。我已受够了这种事。

另外一段短暂的情事也结束得很难看，我发现自己的心思越来越转到海伦身上，与她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终于我去探访她，发现她自由了且愿意回报我的挚爱，就把她带回来与我一起生活。我在她的老家待过一阵，见过她几乎所有的家人，发现他们都准备好了接受我们的关系，没有谁试图让她改变自己的决定——开启这段我们希望能白头偕老的伴侣关系。海伦和我发现我们俩在共同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完全匹配。我们没有骤然地进入这种关系，而是放缓脚步，在那漫长的分离岁月里，通过每天通信往来尽可能地互相了解。我们现在须臾不可分离在这持续的同志关系中体会到共同的愉悦。我们尊重各自的欲望和追求，谁也不会侵犯对方的独立性，我俩都没有任何愿望要改变对方。

我们觉得双方都足够成熟，知道自己想从对方得到什么，不是靠强求，而是靠共识以及一般而言对人生的期望。我们俩都非常清楚自己对我们的家庭及社会的责任，无意违抗社会风俗，只要可能我们会在自己的合法存在不被湮灭的前提下尊重它。同样的我们俩谁都没有只与同性恋者集聚，而把正常人群排除在外的优先性考虑。恰恰相反的是，除了几位高品质的同性恋者算作我们的朋友外，我们更愿意有正常的生活，希望被正常的社交圈子接受，在不因这个事实——我们是正试图入侵正常人世界的“怪异的同性恋”——引起任何关注的情况下，享受同样的追求和快乐。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并非总是易事，有时我们会处于一个自身即是人们扬眉惊奇目标的位置，也许还会听到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是“什么”的推测²。

我的情况是在公共场所非常尴尬地不知道该用哪个洗手间。当着男装时，假如用男士洗手间的话，我就把自己置于可能因“假冒男人而被捕的境地”。用女士洗手间的话，里面别的女人可能会把我当作侵犯她们隐私的男人。所以就此而言，我一直有这个难以解决的、有潜在危险的问题。别的一些麻烦也可能发生，比如在开车时被警察拦下来的话，我不得不出示一个女人名字的驾照，尽管我看起来是个男人。

另外在极少的时候，我因为绝对的必要性而着女装，这时我内心里会觉得自己是戴着一张女人的假面具。当我着男装时从未有过这种假冒别人的感觉，相反我觉得很自在，感觉与我人生的一部分和整个外观合拍了，并且一直被我的家庭现在又被大多数的朋友和熟人所接受。

在我们的性关系中，海伦和我尝试过所有同性恋的性行为，并非是在实验各种花样的意义上如此，而是在表达我们对彼此的爱的意义上，因为我们能够而且愿意如此表达。我们既非性兴奋的寻求者，也不会为了性且只为了性而挑逗对方，它仅仅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是爱的表达。我们共同的愿

望是将来能够合法地结婚，不用再摆出这种骗人的、同性恋夫妻的架式，最终能像正常人一样平静生活，享受幸福的婚姻。

要探究我的人生、我的意识以及我强烈的欲望，我不得不实现男性化，我感觉自己打扮成男人从来不是为了夸耀与众不同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打扮成男人以及举止像男人对我来说最自然，但若试图以任何其它形式生活，都给我假冒别人的感觉。我充分意识到，假如达到可能的男性化程度我会面临许多的问题。但我对此考虑了很多，远超过一般水平的多，不仅考虑我自身的福祉，还有对我的家庭及我周围人的影响。我得保护这些人不要受到我变性带来的后果的影响，或者让自己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或者编造出什么别人能接受的理由。

当反思所有这些时，我回想起母亲在我童年那些年里，经常因为准许我打扮成男孩而遭受非议和质询因为她公开地同意我穿男孩的衣服，只有偶尔被要求时才出尔反尔地突然把我塞进女孩衣服里。我现在不能假定她仅仅是在投我想扮成男孩的所好，而也许是在我还一无所知（很晚了才意识到）时，她就比我自己更知道我其实是个男孩，天生如此，尽管身体结构上不是。我也一直觉得，我的叔叔把我当作侄儿而非侄女，因为是他给了我“Joe”这个昵称，而且在我们那些打猎和钓鱼的旅行中他更多的是把我当作男孩伴侣，而非女孩伴侣。我相信皮特叔叔很清楚地看穿了我的第一次婚姻是个逃离的手段而非真正的婚姻，但还是祝愿——也许用一个“交叉的手指”（中指和食指交叉的手势，意指祈祷、祝愿——译者注）那种态度——它在一桩正常婚姻的伪装下能成功及永久。当回头去想那第一次婚姻时，我觉得即便是他知道会失败，但也许又期盼着怎么样不要失败。我感觉他应该是完全没有信心的，以一种最出人意料、最心胸开阔的方式。不管怎么解释吧，皮特叔叔一直都是最善解人意的。

终我一生，经历过那么些认识并在一起生活过的女人，我一直就想归属于被社会接受的那一类。我一直想追求那种生活中正常的方方面面，不必为入侵正常途径而感到耻辱。但是很自然的，我感觉自己必须追求的那种社交生活，一定程度上被我的同性恋倾向扭曲了，男人作为同伴或是生意场上交往，我都很喜欢，但是一旦他们把我当女人追求，不管是求婚还是示爱，我都只有厌恶。我一直觉得最自然不过的是，男人就该把我当作他们的同类接受，不管什么时候他们对我产生对女人那样的兴趣，都觉的不自然。

回望过去这些年，我现在想起来大约十岁那年，我的叔叔说过这样令我吃惊的话，“Joe，难道你不认为自己现在就刮胡须有点大早了么？”很显然他猜到我一直在用他的剃须工具，因此警告我小心其对我女孩子的皮肤的影响，意思就是我长得太好看，不该冒此风险。即便我那时还很小，但就我所记得起来的，他理智的话语渗入人心，我因此克制着自己好长一段时间没再剃须。之前约十年来，我又恢复了剃须，清理脸上长出的一层淡淡的绒毛。在此又是如此，意识到自己被迫扮演一种双面角色，我不时为了加强自己的男性外表及着男装时的自我保护而剃须；但同时又听从我叔叔的警告，假如继续经常剃须的话，我也许最后把自己搞成个丑八怪。

虽然母亲在我大约十四岁时就已经教给我全部的性知识，并解释了月经的秘密，我从那时起就不断祈祷，希望自己永远不会来月经，不管是因为什么奇迹发生或是撞上好运。但当十八岁初潮来临时，我还是痛苦地大哭，直到因其在内心引发的情绪上的困扰而恶心欲吐。尽管母亲警告说月经期间不能去游泳或做其他运动，但所有那些我都干了，而且就是特别为了让人们不会怀疑我中了这个诅咒而于的，我估计也是一种对我有月经这个事实的否认。至于我母亲教我的关于性交的知识，仅仅是想着自己作为女人在性交时处于接受的那端，就令人厌恶。相反地从五岁时起到如今，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要有阴茎，并且嫉妒所有的男人，因为他们有而我没有。我就嫉妒男人的外表，强烈地希望自己也有那种宽肩窄臀，而不是现在这种宽厚得像水桶一样的女人臀部！

至于说那种我作为女人不得不怀孩子的想法，我绝对是无比憎恶，那两段不幸婚姻里的两次流产，我都觉得自己是特别地被上苍保佑了。那对我来说似乎就是命运的安排，尤其是我并未做任何事来引发流产！当我知道自己怀孕时，曾认真地想过与其面对那样的未来，当个母亲而非父亲，还不如自杀呢。我不曾想过走打胎这条轻松的路，因为良知告诉我，自己应该对把自己搞到怀孕的愚境地一事负责，且我并无权毁灭未出世婴儿的生命。

因前述那些我提及的事所产生的各种混合交错的情绪，贯穿我的整个人生，促使我去搜寻、去经历我内在的极大的矛盾，希望能找到原因并使自己与这个事实达成和解，而不应该让我的问题主宰我的人生，不能让挫折感使自己一事无成。随着年岁日长，我多少已经能够更好地应对内心的骚乱，而不像年幼时那么心烦意乱。但从根本上来说，我知道那些混杂交错的情绪仍然存在，而且会一直存在着，直到它们被这个或那个方式解开为止，我现在正在进行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对我来说，就是提起并揭示出那些有时我几乎对自己都不肯承认的秘密。我那么做是寄希望于抵赖也许能使我更快乐，我从未真正感觉有任何人，即使是个医生能够理解如此混杂交错的情绪，因此从未泄露过它们，部分原因是害怕别人会认为那只是一种什么古怪的痴迷，甚至会因此把我归类为精神失常的人。

现在我已经找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医生，能够说出来了。命运似乎再一次地对我出手相助，通过与June（一位男性变性欲者）相识将我引领到这样一位医生面前。是June第一次给了我提示，那就是对男性可能的变性也许对女性也有相对应的办法。

在关于变性的想法中，我很自然地希望所有手段都用到（甚至包括手术，假如必要的话），能给我所有那些男性的特质，包括性器官、胡须、更低沉的声音以及一切的一切。但是假如我不得不满足于不完美，那我还是希望能得到所有那些可能给予我的男性特质，即便其中并不包括男性性器官。在所谓的白日梦里，我经常都能形像地看到那种满足感——我拥有一支阴茎，并能以此与女性正常性交，而不是参与同性恋的性行为。即便是这样的白日梦也给予我些许快乐。

尽管如此，在那些同性恋的关系里，我从未退而求其次地使用过人造阴茎或是别的什么人造器具，作为我不能拥有的阴茎的替代品。对我而言那可能是种非常糟糕的替代品，涉及太多自个儿跟自个儿开玩笑。另一方面，我一直对一个事实心存感激，那就是所有那些与我有过关系的女人，都接受了这样的我，都对因自身条件所限我只能进行同性恋的性行为感到满足。

至于做子宫切除术的考虑，我一直就嫉妒那些因医学上的原因做这个手术的女人们，并且一定意义上来说希望自己能因什么小问题而做此手术。但同样地我在此自己与自己争执不休，完全清楚没有任何理由是我可以向别人表达的，同样的问题也会浮出，“什么样的医生会愿意施行这种手术，当他看不出任何明显的原因时？”然而它对于我的问题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解决办法，虽然子宫切除术本身不能帮助我达成完全的男性化，但可以消除我的月经及怀孕的可能。我能理解一个因便利的原因而做的子宫切除术，对一些人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没有明智原因的自残行为，但我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想要的，尤其是它能对我达到男性化有所助益。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我一直以来想当一个正常人并为别人如此接受的愿望，是多么深切而强烈，这点能追溯到我有记忆始。这种不可抗拒的想打扮成男性并以男性面目示人的愿望，有时逼得我去同性恋酒吧或一些类似场合，但这些对我并无什么吸引力，我将它们视为低层次的同性恋者：深受挫折、深陷迷茫，只具有在其他跟他们一样悲惨、放荡的人中寻找同伴的能力和倾向。我个人并不认同那些一般的同性恋者所过的放纵的生活，因为他们只是寻求肤浅的、无意义的生活的快感，或是迷失在一晚接一晚的酗酒、淫乱放荡的纵情酒色中，与无数的那些他们在游荡中遇到的其他人一道。并不是因为我对他们没有同情心，而是因为我感觉只有极少数他们的同类在为达到事业成功而努力工作，因而得到他们所处社

区里其他人的尊重。我的感觉是不管是不是同性恋，一个人都应该力争有所作为，走一条更好的人生道路，而不是弯路。

现在我似乎正站在那个可能将我带去那期盼已久的变性的种种治疗的起点，我身后留下思绪万千以及别的对将要来临的结果的准备。我读过所有能找到的科学文献，以期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我的状况的可能性。我考虑过自己的行动可能造成的所有后果，不仅对我自己，也对别人尤其是我的家人。我完全相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愿意接受一位我信任的医生为我提供的诊断和治疗，各个细节都如是。

-
1. 参见第83页本杰明关于此位病人的阐述。
 2. 这位病人当然是在她接受变性手术以及改为男性身份之前写作此文的。

人物生平简介：C¹

男性变性欲者。年龄67岁，58岁时接受变性手术，现成功地以女性身份生活。

C于1899年秋生于伦敦的一个犹太家庭。他是十三个孩子中的第十一个，“原本应该是最后一个”。C出生时他父亲41岁，母亲33岁。

父亲是个皮毛商，生意时好时坏，他想当个作家而非生意人，仅仅靠着母亲的推力和坚持不懈才避免了破产，父亲虽然英语讲得很流利，但只用意第绪语写作，最终他出版了好几本长篇小说，还有剧本上演，但从未能够以此谋生或是以作家身份获得多大名气。

父亲非常善于讲故事，能令朋友们听得如醉如痴。虽然性格不如妻子强势，但他还是被当作一家之主，他妻子对此也很支持，因为双方都相信这是作为丈夫合适的角色。父亲可能有轻微的易装欲倾向，因为他会戴上女帽，扭扭捏捏地走着小碎步以让女性客人们开心。

这对夫妇的头生孩子不正常，科学家们研究之后声称，她在两岁时就“有个成年人的大脑”。这孩子三岁时就死了，一位德国专家预言了她的死，基于她的大脑发育远超过身体发育，这个大脑被取出来保存在一所大学里，这孩子曾对那些医学及别的鉴定者向她提的问题给出过非凡的答案。

这个家庭有两对双胞胎。第一对是一男一女，女孩出生时就死了，所有的存活下来的兄弟姊妹，直到C的出生都是且现在还是正常的。但是这最后一对双胞胎，在C之后出生的一男一女，却是“不正常的、变态的、堕落的色魔”——C的描述。俩人都被描述成在很小的年纪就变得无比淫荡。双胞胎男人结过六次婚，一次在他母亲探访问时，他掀起他妻子的裙子，当着母亲的面表演舔阴。这个弟弟喜欢催促别的兄弟姊妹们“走出门去，跟我一样去操去干”，他还经常声明自己喜欢舔阴甚过性交，他的双胞胎姐妹也是一样的口无遮拦，滥交无数而且从不加以掩饰。

这位母亲早已打定主意C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完全拒绝承认这对双胞胎。C是她的宠儿，她几乎不能让自己承认这对双胞胎存在过。怀上双胞胎那时，这位母亲还以为自己已经到更年期了，她在15岁结婚，在十六，七年时间里已生下头十一个孩子之后，本来应该已达到一个“早熟的更年期”。

当他5岁时，一个姐姐劝告C说，他“太漂亮，不该是个男孩，穿男孩的衣服”。她把他打扮成女孩，只要他们父母不在家，她就再三再四地这么做，还把扮成女孩的他带出去散步。

也是在5岁那年C得了白喉，九个星期时间里徘徊在生与死之间。

6岁时他说服那个年龄与自己最近的姐姐跟他交换衣服穿，他说记得自己这么想：“也许我真的是个女孩，但没人知道这点。”与这位姐姐交换衣服的活动持续了好几年。

孩子时（虽然不是成年时）C展示出明显的女孩气，他避开别的男孩子，只愿跟女孩一起玩耍。他的举止引起父亲的担心，父亲试图强迫他参与男孩子的游戏，当C拒绝时，父亲会生气发怒并打他，母亲会站在C一边，声称他会“随年龄增长而改正的”。

去上学让他害怕，但终究还是习惯了，别的男孩子“本能地”不喜欢他，他有着长长的卷发，看起来像个女孩，即便是照男孩打扮的。别的那些男孩会抓他的头发，取笑他，有时C还会挨同学的揍。他从来不能够迫使自己抵抗，只会站着哭，他的消极顺从及明显的对别的男孩们的惧怕，等于在鼓励他们折磨

他。

随着 13 岁生日临近，C 按惯例该以犹大人传统方式受坚信礼，但他父亲因他的女孩气而拒绝准许。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生日来临时 C 感到深深的耻辱，哭了一整晚。

14岁时他穿上姐姐的衣服躺在床上，第一次感觉好像自己有阴道和乳房，想像着一个男性情人亲吻着自己、跟自己做爱。他以为当他从床上起来时，就会是个女孩，阴茎就会消失。当它没有消失时，他开始了一长串的努力，试图“靠意愿去掉”他的男性生殖器。

他数学颇有天赋，想学会计，被认为是个超出平均水平的学生。尽管如此，他的学业在 15 岁那年结束，他去为父亲的一位也是做皮毛生意的朋友工作。

C 说在这个工作地他被性侵了，有天晚上工作得晚，他被同事中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制服，被迫与俩人都发生了性关系，他将此事件告诉了父亲，警察被打电话叫来，C 的那两个施暴者每人被判五年监禁。那个女孩在监狱里过了两年就死了，男孩服完了刑。

16岁时 C 越发沉溺于扮成女孩的欲望中。此时他虽仍然是母亲最宠爱的孩子，但几乎已完全被父亲嫌弃。这方面多少有些证据暗示着父亲是在性的意义上被 C 吸引，嫌弃他也主要由此而起，父亲在看见他化妆及着女装之后曾多次告诉他：“你看起来跟你母亲年轻时一模一样”。父亲不管什么时候逮住 C 扮成女孩，都会立刻勃然大怒。

在他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C 偶尔会在晚上打扮成女孩出门去。一次他被一个男孩看中，对方亲吻了他，还握住他的手，那是 C 的第一次罗曼史，俩人继续约会，直到几个月之后男孩求婚，C 到那时必须得讲实话了，男孩虽然表示同情，关系还是终止了。

还有别的一些时候，也是当打扮成女孩时，C 被别的男人们看中。他们并没有同性恋的性交，只是些道晚安的吻别。他想与那些男人性交，但只能是作为一名女性才行——也就是说，他得要有阴道。

也是在 16 岁那年他去看家庭医生，要求把男性生殖器切除。医生表示同情，但把他母亲和父亲召来开了个会，这位父亲在得知他儿子的要求后，把这男孩痛揍了一顿。

17岁时 C 离开伦敦前往纽约，那里他的一个哥哥已建立起自己的生意，这位哥哥尽管起初反对过，但很快就允许 C 打扮成女孩，有时还带着他的“妹妹”去参加聚会。

1918 年 C 成功地加入了美国陆军，他想“把自己变成个男人”，但是军旅生活被证明难以忍受，他在一个姐姐帮助下逃跑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再次服役之后，他承认了这次逃跑，并未为此受到处罚。）

1919 年他第一次因假扮女人被捕，之后因同样的罪行而被捕过三次。只有一次他作为被告上法庭，然后又成功地避免了被判入狱。

第一次被捕之后不久，C 再次去看医生并要求把男性生殖器切除掉，医生拒绝了，C 随后进行了多次并非全心全意的自我阉割的第一次（用刮胡刀片很轻地割进阴囊）。

1921 年 C 回到伦敦，他罹病的父亲在同年过世。他留下来帮助母亲照料生意，但责任在身，使得他脾气变得极坏，时常会勃然大怒。但是他生逢其时，尽管与员工的关系很糟，生意还是风生水起。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他遇见另外一个也是渴望变成女人的男人，这位跟 C 一样，也是很抗拒成为同性恋或是参与同性恋活动，这个人知道在意大利有位医生会摘除男性生殖器，他们合计一起去意大利，但是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事情阻止了他的这次旅行。

1923年他遇上一位女孩，觉得自己在肉体上被她吸引，她那时17岁，在母亲的压力下他与这个女孩订了婚，发现自己能够亲吻她并乐在其中，那年晚些时候他们俩结了婚。

他们的新婚之夜是个灾难性关系的开始。一个小时的前戏过去，他还是没法成功勃起。新房里黑漆漆的，他下了床，穿上他妻子的丝绸衬裙，然后仰面躺下，让她骑在自己身上，用这种方式他才圆了房，而他妻子“太年轻、太没有经验，因此没发现关于我们肉体的结合有任何奇怪之处”。

但很快这位妻子就开始抗议这些实践活动，但性交在任何别的条件下都不可能完成。大约三年时间内他们零星地有些性生活，C总是躺在下面，身穿一些女性的服饰，想像着自己是女的，而他妻子是男的，由她当那个进攻者，主导所有的行动。任何别的方式他都不成。

到第三年末性交完全终止，再也未恢复过。但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了一儿一女。

这位妻子在性生活上强烈的受挫感、不能接受自己丈夫的易装欲、以及他关于自己是个女人的声明等等，都使得这桩婚姻陷入长期的矛盾。后来孩子们也同样强烈反对他们父亲的易装欲，但他坚持在房子里穿女装，有时还如此打扮好出门去散步。

但是不知怎的，这桩婚姻在那么强烈的紧张感和压力下，居然存续了三十多年，最后才在一个初步的手术（摘除睾丸和阴茎）——这手术一次性地也是永久性地终结了C继续以男性身份生活的必然性——之后结束了。

在此如此漫长的婚姻里，C获得性满足的唯一途径几乎都是与他自己造出来的人造男人之间的性交。这个人造男人是个人体模型，装有一条里面有段木头使其能“勃起”的“阴茎”。模型被紧紧地绑在C的身体上，制造出一种紧紧拥抱的幻觉，它的阴茎插入C的两腿间，然后他会模仿女性那种骨盆运动，结果就是他能在大约两分钟内就达到高潮。在这些“性交”中，C会完全意识不到自己阴茎的存在，会觉得自已有个阴道而那个人造男人的阴茎正在穿透它，他认为他自己的阴茎在那些时候是勃起的，但声明并不能确定。C在他的自传《我是个女人》里这样描述他与这个人造男人的关系：

独自在家的星期六对我而言是特殊的一天，是进行我的秘密仪式的日子，梅梅（他的妻子）很早就去办公室了，她星期六工作半天，然后去买东西或是犒劳一下自己。那个半天属于她，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一样。

把芭比（他女儿）和保罗（他儿子）打发出去玩或是去看电影之后，我会先做完我的那些家事，然后公寓里只有我自己了。我首先要洗个长长的豪华的淋浴，然后一步一步地遵循我的梳妆打扮的仪式。没有哪个情人为她的骑士的到来做过比这更加精心设计的准备工作。在一面长镜前，我穿上一条干净的丝绸内衣，包括一件当然是最仔细地垫好衬垫的文胸。到那时我已经是个相当不错的化妆艺术家了，标准严格，最后还要戴顶妥贴的头套，这个过程的余下部分，打从在伦敦开始——那天是我的哥哥里奥在我床上发现了我——之后就少有变化。

在某一个那样的星期六里，我突发灵感：为什么不制造一个更加真实，可触摸的情人呢？我收集起所有能找到的旧衣服，然后把它们做成一个男人的形状，给它穿上一件男人的衬衫、一条裤子，一件外套，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最后他终于完整了，相当的完整。我制造出一个人造男人，一个能与我做爱的情人。

接下来那个星期六，我怀着越来越强烈的兴奋做着准备工作。我格外仔细地为自己的角色打扮，用胶带在身上造出一个阴道的效果，我的无生命的伴侣也相应地装备停当，收音机调到一个高亢的音乐台。

我把自己的手绑在人造男人身上，好使他紧紧拥抱着我。现在当我闭上眼睛，脑海里的画面变得栩栩如生，第一次的经历非常成功，比以前我所知的任何经历都更完全，这是我与这个人造男人之间历时漫长的关系的开始，之后许多年，一周又一周，每个星期六他都活过来。

一天晚上，这么的一个约会之后，梅梅在六点之前回到家来，芭比和保罗已经回来，在他们房间里玩耍，我在炉台旁准备晚餐，梅梅欣喜地闻着煮食的味道。

“闻起来不错，她说道，你煮的是什么？”

“自己看呗：，我说，她走近炉台，我揭开锅盖给她看里面的东西。

梅梅抓住我的胳膊，“拉尔夫，那是什么？”

她一眼看见我的手腕，那天下午我用人造男人的绳子绑在手腕上，绑得有点太紧了。

“我不知道，什么都不是。”

“这不是第一次了，我看你的手腕上有那种印记。”她抓住我另一支胳膊，看了看，然后放下，“每个星期六我都看得见，你在对你自己干什么呀？”

我试图蒙混过关：“可能是松紧带的印迹，我在孩子们房间的地板上找到的。”

“你骗不了我，你在干什么本不应该干的事，你是个自甘堕落的人。”

“这是什么话呀？”

“我哪天总会搞清楚是什么。”她一摔肩膀离开了厨房。

那个时候梅梅让我好担心，我怕死了地会发现我的秘密。假如我的恐惧成真，我不知道自己会干些什么。

另外一次我刚刚跟人造男人放松下来，门铃就响了，是位朋友来造访。我被打断很不高兴，几乎就在访问者刚刚离开，梅梅就回来了，我因情绪受挫而极度紧张不安，她立刻就注意到了。

“你干什么这么烦？”她问道，“难道是你的甜心今天拒绝你了吗？”

我纳闷她说那话是什么意思，她不可能是指的那个人进男人吧。我一直坚持要有一个自己的壁橱，我把它很严实地藏在那里的。我的壁橱后面有个小小的储物箱，箱子上面有几个装满邮票的盒子，我多年来一直集邮。人造男人就塞在那一堆箱笼下面，每次把它拿出来都殊非易事。

假如梅梅哪天找到了他，我可能会杀了自己。

许多变性欲者在一定意义上都有男性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但这不应该跟那种精神病学文献里所描述过的双重或多重人格混为一谈。更准确地说，这种双重身份其实是一种应对现实问题的很实用——假如很奇怪的话——的方法：男性身份通常是这个人在与别人打交道时不得不装出的，而女性身份则是他坚信的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在私底下或打扮成女性时想象的。

对 C 而言，他的问题列成公式就是，拉尔夫=男性=身体，克拉拉=女性=精神，二者之间时常互相对话，这在变性欲者中并不罕见，现在的克拉拉这样评价说“拉尔夫现在（自打手术后）已死，可怜的拉尔夫，他是那么努力地想成事”。拉尔夫曾经“努力想成为一个男人，但从来就是女人”。而克拉拉在那些日子里“是个女人，但因被囚禁在男人的身体里而扭曲变形”。不管什么时候拉尔夫穿上女装，克拉拉都会完全地接替，而拉尔夫就会终止存在，但是克拉拉永远都能意识到拉尔夫的存在，而且惧怕着那一刻的来临，她不得不再次让位给拉尔夫，也即不得不回到现实里假装是个男人，履行男人的职责。

拉尔夫永远都是为着那一刻——当克拉拉能够再次接替，痛苦的假装能够结束，哪怕是一小会儿——而生的。当变性欲者做过手术后，这种对立和对话都告结束，因此也可以说是达成了一种融合。

手术九年之后的今天，C 已经与一个男人保持关系达六年之久，这个男人与其妻分居，但因宗教原因离不成婚。C 对手术的结果完全满意，那个人造阴道在大约九个月之后就工作良好，超乎所有预期。C 声称与普通法意义上的丈夫已有过多次性高潮。这个男人比 C 小约15岁，是个嫉妒心极重的人，对他妻子从前是个男人这事一无所知。

C的工作很好，手术后就一直有工作。他与同事们相处良好，从未有人质疑过C是否是个正常的女人。他并不愿意坦白自己的过去，对情人或朋友都如是。他也不会愿意与一个知道他变性经历的男人有关系。有段时间他与另外两名变性人有联系，但后来都断了，因为他并不需要他们，害怕他们会泄露自己的秘密。

此病例中的内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们都曾数次反对过手术，因为他们担心C作为女人可能很难让人信服。但他们错了，C 给人充满活力的印象，有着与一般六十岁左右的女人一样的吸引力（尽管他已六十五岁）。他的手和胳膊相对比较粗壮，声线较低，但这些事实并不足以毁掉他女人气的感觉。

在变身为女人之前，C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变性欲者普遍对女性持有的理想化，但是与女人们同事，分享那些关于她们内心思想和欲望的亲密谈话，使他有着更为务实的态度。C认为一个女人真正的满足、最高的成就应该是生育孩子，而这个生育孩子的能力是唯一一件令C不能完全成为女人的事情。C还说他知道自己的副男人的骨架，但是接受这个现实，“我几乎不能指望他们把我的骨头一片一片取出来。”

在那些为数不多的知道他背景的人们之中，C寻求着慰藉，那就是他的外表真的很女人气。他倾向于夸大自己的吸引力，转述许多与自己外表有关的恭维话，那些他声称是从别的女人那得来的。不管怎样，总体来说他比做手术之前快乐得多，适应得好得多，从来没有一瞬间后悔过变成女人，而且假如没有能够变性的话，他极为可能已经自杀了。

1. 参见始于第113页的这位病人的自传选篇。

人物生平简介：H¹

男性变性欲者，年龄38岁，27岁时接受变性手术，现成功地以女性身份生活。

H的父亲是个有才智但性格消极的人，不止一次在不同的生意上惨遭失败，被他积极进取、控制欲极强、相当男性化的妻子左右着。这个家族在他们那个小小的新英格兰社区里地位相当重要，父系的祖辈们是传奇人物，也给他家留下足够的资产，承受住了父亲在生意上的失败。

据 H 本人及其父母的说法，两岁时 H 就拒绝穿男孩的衣服，不管什么时候若是被强迫着穿，他就会大耍孩子脾气。父母屈从于他的意志，允许他打扮成个女孩子，他母亲假如说并未鼓励 H 成为一个女人气的角色的话，肯定也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更有甚者，他们的家庭医生还建议允许他打扮成个女孩，至于他长大到放弃这个欲望的时候——这位医生推测也许会在青春期。

在左邻右里间，H 在家里家外都打扮成个女孩，他的玩伴们知道他是个男孩，但并没有骚扰或排斥他。在学校他的成绩很好，并且与同学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很女孩气，他在家庭之外的所有社会关系，居然非凡的没有任何矛盾。

当该上高中时，H要求自己被充许穿着女装上课，学校当局拒绝给予这个许可，H于是就中止了自己的教育，待在家里做事。他阅读广泛，其中包括与易装欲、男性变性手术等等有关的各种著作。他在青少年时就要求过阉割手术，并且旅行到东边一个城市去见一位外科医生，这位医生他听说会做这种手术。当他没法找到这位医生时（他已离开该市），H返回家里，变得越来越暴力。他的受挫感和绝望情绪导致他陷入狂怒、咒骂、砸碗碟家具以及乱扔东西，最后暴力攻击父母。他因此被送去青少年管教机构，不久之后被转送至一家医院，在那里他的病例被许多专家研究过。这个令人精疲力尽的研究结果是建议做阉割术及阴茎切除术，并建造一条人造阴道。然而找不到任何一位外科医生能够做这些建议的手术，他于是又被送去另外一家医院，在那里虽然他的心理女性化被很不情愿地承认了，但手术却被拒绝了。

H在他13岁那年的末期自发地开始自慰，虽然他从未听说或读到过此活动。他一周大约做四次，做时都是想像着与男人一起，经常是带枪的士兵，他还想像着被鞭打（像小孩子）及被强迫着穿男装。

他是五个兄弟姐妹中的第四个。他与比他大十七岁的最年长那个姐姐互相不喜欢，二者间不断地帮矛盾。她断然拒绝接受作为女孩的他，反对他穿女孩衣服，把这视作对她自己社会地位的威胁。由于父母站在 H 一边，这位姐姐离开了家，并且从此拒绝与他再有任何干系。

与另一个年长他十一岁的姐姐，H 有着充满温情的关系，他与其同床共枕直到青少年时期。这位姐姐一直到大学毕业都继续住在家里，拒绝去找工作。一天当H和他姐姐单独在家时，她遭受了“急性精神分裂症似的崩溃”。精神病学家们怀疑这二者间有性游戏。这位姐姐相信自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且其使她受孕。她被关进一家州立精神病院，数年后仍被关在那里。

H被年长6岁的哥哥吸引。他说这位哥哥会拥抱着他，跟他保证说他的状况不会影响他们的关系，每当此时他都会经历勃起。

他的第四个兄弟，比 H 小三岁的弟弟，彻底地拒绝了他，明显将他视作对家族社会地位的威胁。

H表达出对两位父母的感情。他敬佩母亲的“勇气、独立及主动性”，报告说父亲总是对他充满温情——这位父亲在他20岁之后还安顿他上床，并亲吻他晚安。

H的病例特别的有趣，因为除了被泌尿科、性学及妇科医生检查过外，他还被数目众多的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研究过。对于H在心理上女性气质多于男性气质这点，从未有过任何的争执。

在A医院，即他在没能做成手术的失望中陷入暴力后被送去的那家，H几乎激起了那里所有医务人员的兴趣，一直不断地接受面谈和测试。数次全体医务人员会议专门用于讨论他的病例。在最后一次超过三十名人员出席的这样的会议上，多数表决支持变性手术。这家医院针对这位病人出具的报告包括如下内容：

在使用硝胺三硝基甲苯钠（sodium amitol）的麻醉分析法中被提升至角膜麻醉的程度之后，他在慢慢恢复时的反应是女性的，他女性化的矫揉造作包括声音、防卫性动作等等比在清醒时还要显著。他像以前一样重复着自己的故事（直至彼时他的生活细节），只增加了三岁时他觉得姐姐们得到更多的玩具和更漂亮的衣服，而且因为是女孩受父母的宠爱更多。他否认了有幻觉、错觉、控制的想法、堵塞或是参照（他人）的想法……。

此病例在某州立医院和精神病院以及某大学心理学系的专业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心理学教授某某博士。精神病学教授某某博士曾数次与该病人面谈，此医院神经精神病科的全体成员及州立机构的其他医生们召集了两次全体会议，讨论该病例的问题及其可能的治疗方案。如下事实作为为此份病例记录的一部分，便是基于这些集体讨论的结果。

该位个体已经在很长时间内习惯于他目前的情绪上的极度的矛盾。因为这个家庭没能在该个体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纠正一些倾向，他现在已经完全被条件作用到目前的状态。没有任何精神分析疗法或是任何别的医疗手段能够说服该个体，他必须承担这个男性角色并且以此男人的身份度过一生，所有那些矛盾及对其家庭毫不隐瞒的行为，都是该个体不愿意假装男性的表达，过去一年里他的行为所显示的公开的叛逆，是将来可能发生的潜在危险的警示。该位病人曾表示过，他宁可自杀也不会试图承认其男性角色，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该位个体直至今日曾有着很奇特的性生活，假如对其未来生活有什么预示的话，那一定是作为女性身份才能使其与生活协调。虽然该位个体绝对具有同性恋的所有特质，但他未表现出明显的可能与法律相冲突的性方面的行为。

经过那次超过三十人出席的医务人员会议上的自由讨论，大多数与会者都表决赞同手术干预，认为那会使得该位个体更大可能活到他的自然寿命，并且在不与法律冲突的前提下更好服务于他的个人利益。需要指出的是，医务工作者必须把病人的福祉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当没有适当的治疗病人就会处于发展出严重的精神异常甚至自杀倾向的危险之中时，我们的职责就是采取直接纠正或者干预此类复杂状况的治疗方式。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该位个体以目前的状态不能融入社会，他永远不会作为男性参与社区的社交生活，任何也许能够直接缓解他目前状态的治疗方式都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因此站在社区或是全社会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义务来坚持要他以男性身份生活。

结论：这是本所医院资深医务专家们的意見，也是大多数参与了这起病例讨论人士的共同意见，该位个体应该接受手术治疗，以使他更好地在精神上及情绪上调整自己，以防止任何比目前存在的更加严重的精神困扰的发生。该起病例的唯一可替代方案是延迟采取行动，之后假如该位个体发展成真的精神病，就可以被关进精神病院了，该位病人拒绝任何可能摧毁他目前具有的想在精神上保持女性化欲望的脑部手术。应该指出的是，任何一种这样的脑部手术都可能同时推毁一定的人格特质及个性，导致该位个体在将来的自理方面无效或无能。假如我们认可该病例中我们主要的目标是缓解该位个体的困扰，使其更有可能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么

解决方案不言自明：阉割及整容手术——这是我们这些医务人员的判断，在该位病人将来面对其问题时，这些手术是对其自身利益而言最好的办法。

随之而来的就是寻找一位能施行如上所推荐手术的外科医生。但在本地没能找到这样一位外科医生，因此推荐他去医院 B，希望在那里经过更进一步的精神上的评估后手术能够施行。如同在医院 A 时一样，这位病人在医院 B 也被全面检查、面谈，他们的报告包括如下内容：

精神状态：第一次面试时，这位病人（时年23岁）打扮得很干净利索，穿着一件蓝色方格花纹外套、一条深蓝色裤子（丝绸的）、一双丝绸长筒丝袜、一双黑色绒面革系踝带的低跟鞋，戴着手套，拎着手包，还戴着耳环。另外一些时候这位病人戴一顶带面纱（很小，长度只到鼻子）的平绒昵帽，穿一条人造丝长裙配蓝色衬衫，还有一次穿着一双用蕾丝系的高跟无带女鞋。他的打扮很青春，有时像个年轻的女大学生，有时又像个“大城市的时髦女郎”。这位病人戴一顶浅棕色假发套，发式边分，夹杂着几绺发卷的头发呈柔软的波浪状垂下来，发卷有时用别针别着，他修饰眉毛（有时新长出的很明显），抹厚厚的粉底霜和胭脂，涂口红和指甲油，然而在灯光下看得出明显的胡子的阴影。病人起初呈现出一个愉快的、微笑着的、愿意合作的外表，态度很奉迎，但是人们很快就会感觉到来自病人的巨大的压力。假如有任何一点不是全心全意把他当作女人接受的暗示，或是一点点他的要求也许不能全部得到满足的示意，他就飞快地变得疑神疑鬼及表现出公开的敌意。他期待并且要求别人为他做许多的事情，同时又对也许他能为自己做些什么的观点感受到极度威胁。

这位病人对于他所要求的手术这个想法几乎陷入痴迷状态。虽然口头上说他并不相信手术会使他变成真正的女人，但他有许多关于获得一个已婚妇女身份的幻想和白日梦——有丈夫、孩子、美丽的家等等那些他依恋并心怀希望的东西。对于手术的结果，或是假如做了手术他的将来会怎样，他并没有一个务实的想法。他对人们的反应很幼稚——假如别人接受并认同他，他就喜欢他们，反之就不喜欢。他有个倾向，就是极度夸大别人尤其是男人对他的善意，并且在思想中把那些善意想像并戏剧化成特殊的关注。他天真而脆弱……

身体及神经系统方面的正面发现：病人拒绝由一位女人对他做身体检查，所以最后是由男人做的。体检时发现这位病人具有男性体型，体毛分布除了阴毛的盾式分布顶端齐平外，其余属正常男性；乳房轻微肥厚，乳头内陷，乳晕呈粉白的瑞湖色。胸膛上生长繁茂的体毛被部分刮掉，面部、胳膊及腿部也如此。后脑部的头发有约六英寸长，头顶正在开始脱发。阴茎很大。身体特征在男性的正常范围内，习性却是非常女性化。这位病人戴着头套、带假乳的纹胸、紧身腰带等等完全女性的装束。他脸上化着厚厚的妆，指甲涂成红色。

心理学上的研究：全面的性格及职业性检测已完成。所有因素考虑在内的证据表明，目前为止在此项研究中已经发现的这位病人的心理特征，趋向于那些平均水平的女性远甚于那些平均水平的男性。那些态度、兴趣以及其它特征看起来形成一个充斥全身的、内在的、一致的系统——而所有被研究过的因素，没有一个表明他看起来更像典型的男性，而非女性……

问题的简洁陈述：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模糊不清的父母角色认定、充满暴力的兄弟姐妹间的相互较劲、以及对性所怀有的巨大的犯罪感——凭一种孩子气的、不择手段操控别人的性格，靠着装扮成相反性别的一员，一直在家庭生活中取得胜利、获得奖赏；现在靠着医学界对他的兴趣和关注，仍然继续谋取奖励。

有偏执型妄想症的趋势，对此的防护很微弱，因此假如加诸这位病人身上的压力太大，不能低估精神病的风险。他所要求的手术的影响也应该从这个角度加以考虑，因为性格上的力度变化

仍不清楚。

治疗方案：这位病人因关于他要求的截肢手术的评估而被某医院接受。在这段专题研究的时间里他很合作。他的病例在由一位资深精神病专家主导的关于精神分析疗法的集体会议上提交出来，以下是一些评论：

这位病人作为女性并不真的令人信服到他是毫不含糊地想成为个女人的程度，这就引发了关于他的性别状况及这位病人潜意识里的愿望及矛盾的问题。一个病人传递的信息往往跟他的言语表达有差别。这位病人有偏执型妄想症的趋势，他对阉割手术的要求从各方面来说跟一个病人说的“我知道你就是摘除掉我的胰脏也没事”毫无区别。还有必要指出，此类病例中的一个问题在于，那些与病人变得过于亲密的医生们，潜意识里会感觉这对他们的职业野心是个挑战。这个手术不应该施行，这位病人应该住院一年接受精神分析疗法的治疗。住院治疗可以消除社会经济方面的压力，将病人置于一个依赖性的地位，这对于精神分析疗法会更加行得通。

病例总结及结束语：我们同意，这位病人不可能治愈，但通过娴熟的精神分析疗法症状可能会改变这位病人，使其能更好地适应真实的世界。应该鼓励这位病人谈论除手术要求之外的任何别的问题。总体来说治疗会沿着对一般偏执型妄想症患者的医治进行。

门诊部的一位咨询医生数次在面谈时见过这位病人，他觉得鼓励这位病人穿男装的企图毫无意义，因为这位病人永远不可能在社会上装得像个正常的男人。他认为手术也许会对病人有益。

某某医生、某某医生及评估此病例的分析师召集了一次非正式会议，他们同意，从文献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病例看来，这位病人所渴望的手术可能对他并无益处，理由如下：

即便是完全摘除了阴茎，可能那些第二性征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性欲仍然会有，但假如只做个简单的阴茎摘除术，就再无可能通过生殖器泄欲。

没有任何类型的手术能解决深层的心理问题。

病人不会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变得女性化，而会变成一个阉人。

建议是：不建议施行手术。

应该对病人讲实话，而不是“引导”他去对什么不可能获得的东西抱希望。

这位病人被告知这个决定后，变得极度生气烦恼，痉挛性地哭泣，前后摇晃。但是这位病人在约一个月后又回来，为他的情绪问题要求帮助……面谈持续了四个月……。

诊断：变态型人格，非精神变态，而是变态的性欲。易装欲；神经性妄想症状。

最后一次就诊状况：没有变化。

就本书已提供的资料而言，对于以上内容已无需多言。很不幸的是现在所能获取的数据在彼时却还不存在。

大约在医院B的检查和治疗的四年之后，H在瑞典的一家诊所接受了阉割及阴茎切除术。外科医生们认为手术是成功的。H返回美国之后，手术的心理效果被描述为“非常好”。

数年后在欧洲的一家医院，一个人造阴道被构建。自那后我与 H 再无联系。

1. 参见第43页上本杰明的阐述。

人物生平简介：K

男性变性欲者，年龄28岁，26岁时接受变性手术，现成功地以女性身份生活。

K出生于太平洋西北部，是五个孩子中的一个，有一个兄弟和三个姐妹，兄弟姐妹们显然都很正常且已成婚。他母亲“想要个女孩”，而K“从最早的童年时代起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女孩”。他母亲对他的女性化角色认定加以鼓励，父亲并未强烈反对。K五岁父母离异，母亲随后再婚。直到8岁前，K都被允许打扮成女孩。

8岁以后K偶尔还打扮成女孩，他更希望能打扮并被别人看作女孩，但他的继父提出强烈的反对。他一直被继父拒绝，直到手术之后不久，现在继父已经接受了他的“新女儿”。

15岁时K有了第一次性经历，是被一个成年的同性恋者从后面攻击，这导致了严重的肛门括约肌受伤，也许还有心理创伤。

16岁时K读到关于克丽斯汀·约根森案例的报道，马上就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跟约根森的一样。他主动约见了一位医生，该医生同意帮他摘除男性生殖器。手术本来可能会施行的，但在最后一刻，他的继父干涉了，他拒绝对手术签同意书并坚持K应该等到过了21岁生日再说。K从未有过或从未想望过异性恋经历。他说自己直到18岁才开始自慰，而且很不频繁，也没有太多满足感。第一次的同性恋经历（不是前面提及的那次袭击）也差不多发生在同时期，这些也是“不满足的”，主要是为了从性伴侣那“获得柔情和喜爱”。

K对自己性取向的迷惑在变性欲者中并不鲜见，他们感觉自己并非同性恋者，但是也知道与自己有接触的人大多数都把自己视作同性恋者。“假如整个世界都认为你是同性恋者”，K说道，“那不让这个形象强加于你头上并在内心里抗拒它，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变性欲者也许会因自己的困惑而参与同性恋性行为，但跟K一样，都发现同性恋生活并不能为他（或她）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也是在18岁时K开始了变装艺人的工作——一份他追求并获得一定成功的职业。两年时间内他受雇于夜总会以及一个包括其他表演者的巡演剧团。在台上他总感觉自己是个女人，但在台下继续作为一个男人生活的必要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尽管如此，K在20岁时参了军，此举代表着一种全力以赴的“让我自己成为一个男人”的努力。他成功地完成了为期四年的海外驻防，极大范围内证明了他所具有的自我约束能力。但整个服役期间他总感觉自己是个女扮男装的人，就是说自己是个假扮成男性的女人。尤其在开始时，他严格地压抑自己所有的女性化特质，试图压低声线等等。之后当他已经“使自己作为一个人被接受”时，他发现可以免去大部分的“表演”了。在这四年的“被套住”期间，他从未因女性气被取笑过，或是被指控为同性恋，或是以任何别的方式被他的士兵战友们区别对待过。

从军队荣誉退伍后，K重操变装艺人的旧业。这次实验他知道是失败的，自己是个女人的感觉与之前一样强烈。他于是开始接受激素治疗，让头发长到齐肩的长度，并开始像个女人一样生活。他找到个富有的情人，此人同意支付变性手术的费用。¹

除了阉割术、阴茎切除术以及一个人造阴道的构建，K和许多变性欲者一样还用电蚀除毛法来除去他的胡子和体发，以及在鼻子上做了手术整容。另外引起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个在当时是唯一施行过的手术，

他摘除了喉结的一部份。后面这个手术的结果，除了术后大约一个月时他的声音暂时变得低沉之外，K将其描述为“极好的”，没有任何并发症。手术已带来持续的心理上的满足感，而美容上的需求并不紧迫。

在变性手术大约五个月之后，那个用翻转的阴茎皮肤铺设成的人造阴道变得有反应了——也就是说在性交时能体验到高潮，目前平均三次性交能体验到一次高潮。阴道“完美地令人满意”，人造润滑油并非必需，因为据K所言，有足够的内分泌液（汗液？）让阴茎毫无障碍地进入并完成性交，且未引发令人不舒服的摩擦。（这一点若属实的话，非常罕见，几乎普遍的报告都是需要用到一些润滑油。）

K在手术之后不久（阴道尚不敏感时）的数月里参与了一些卖淫。他是因“心理上的理由”才干这事的，想要“证明给自己看，我真地是个女人”。但是一旦当阴道变得有反应，卖淫就变得令人憎恶，因而被抛弃。他现在觉得当个妓女极度讨厌。

手术之后K的外表变得越发女人气且具吸引力，乳房发育仍持续着。K经常性地作为销售小姐被雇用，而且还作为时尚模特做过一些摄影工作。他与数年前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有着引人瞩目的相像之处。

在一趟回家探望他的母亲和继父的旅行之后，K“作为女儿赢得了他们完全的接受”，自那以后他与家人的关系保持良好。他有时认为自己应该“搬回家去帮助照看”已年过六旬的父母；但在他手术后第一次探亲时遭遇到的一些不幸的、未经要求的知名度阻止了此举。

K的主要目标是“结婚并安定下来”。他很愿意嫁“一个带着几个需要母亲的小孩子的离异男子”，他有着“一种强烈的母亲冲动”并且“愿意给这些孩子们当一个好妈妈”。假如他嫁的男人并没有如此这般现成的家庭，那K希望能领养小孩。

K直到最近都有一位他计划与之结婚的男朋友，他们的“订婚”从未正式地撤销过，但现在看来，成婚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了。这两人有性交活动，包括口交和阴交，每周约三次。K不允许哪怕只是用手指爱抚其肛门，更不用说肛交，他说：“我经历了这么多（变性手术、别的那些手术、及其它所有）不是为了能够像同性恋者那样性交。”

K在一位职业作家帮助下已开始写作一本书，关于他的变性、他作为一名变装艺人的生活以及许多他与之保持着联系的变性欲者的经历等等。K与他那一群变性欲者之中的大多数相较，给人一种更加稳重成熟的感觉，在他那个城市生活着的约十五位变性人中，扮演着一个类似告解母亲及顾问的角色。他同时还通过书信往来与全美各地的变性欲者都保持着联系。结果就是他在此领域有着很多相当有价值的信息，其中有的与那些由医生或别的职业性采访者诱导出的信息有差异但可能更为准确。他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的变性欲者试图通过告诉医生或采访者“他们以为他想听的话”来赢得接受。而且他还觉得，“他们知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有着同样的经历，他们要对我说谎或是糊弄我很难”。

在K经常性保持联系的十五位变性欲者中，他检查过所有十五位的手术结果。他说就他自己的以及他能最大限度地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与做过手术的变性欲者性交的男人们，并不认为那种感觉跟与正常女人性交有什么区别。他认为自己每三次性交有一回高潮的体验比较典型，多次高潮据说“并非不频繁”，高潮“倾向于随时间而变得愈发强烈”（手术之后）。这些性高潮一般都比那些在男性生殖器被摘除之前的个体所体验过的任何高潮都更为强烈。

在K那一群十五人中，他说大约有十位是规律地有性交活动，或者是能够如此的。有四位的阴道太小；有一位在手术后发生阴道壁粘连。（这种状况是手术后阴道没有适当地保持扩张，病人因不当心或是与医生之间的交流有误—这点可能归咎于语言障碍——而未能做到。他还报告了一起案例，一位变性欲者以极大的热情过度扩张阴道，以致于它变得太大而不能令人满意地性交。所有这些状况，当然都需矫

正。)

在K所知的案例中，没有一起是阴道的深度有问题，当有问题时总是“宽度的问题”。他不知道有任何一起案例，包括那些阴道不能正常工作因而需要更进一步手术的，发生过有人后悔做了手术或是假如可能，想要将自己的男性生殖器修复的状况。

他很坚持地说，有些不能进行阴道性交的变性欲者，能够在“男人完全不能分辨”的情况下进行肛交。他说人造阴道与肛门离得很近，“女孩们只要把腿抬得更高一点”，男人就会认为自己是插入的阴道。读者需要对此说法——有些别的变性欲者也做过同样陈述——的合理性做出自己的评估。

K（如同许多其他变性欲者）为他的能力——比大多数女人更像女人、能够“以一种最能激起男人性欲的方式表现自身的性感”、知道怎么“给予一个男人最想要的东西”——而自豪。他说变性欲者曾经是男性，相对女性而言“有个优势”，那就是他知道男性身体以及什么能给予男性最大的快感。（我们可以将此说法与女同性恋者的声明——因其对女性身体结构的更深了解，她们能比男人更好地令一个女人满足——对照着看。）

在K手术前所接受的预备精神测试中，他被描述成具有“一种一定程度上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有效的反应”并且引导着“一种相当孤立的存在，自始至终没有任何温情的人际关系存在的证据”。他在变性手术后的心理-情绪状况，因此看起来是大为提升了：现在K的性格给人一种温暖友好的印象，他对别人的问题展示出非凡的宽容和同情，并且如前所述，是另外那些精神状态不如他稳定的人们力量的源泉。他自身精神状态的稳定性在手术后那段时间绝对是提高了，并且作为一名女性，远比他作为男性更为有效地在社会中发挥着作用。

-
1. 此案例的精神病学报告写道（部分的）：我相信对他来说，精神分析疗法产生任何可能助益的机会都将是最小的。对于一个有助于提高他在适应社会上已经多少是底线问题的整容外科手术，我未见有任何精神病意义上的禁忌。

参考文献

本参考文献由Richard Green医学博士整理，作者在此对他的贡献表示感激。

下面的参考文献并不完整。许多变性欲者的案例在医学著作中被当作“异装癖”对待。尽管有一些这样的文章已经列在这里，但异装者相关的文献的范围，以及将特定案例区分为变性欲者的难度，使详尽列出所有相关的文献的目标变得难以达成，所以本人只能尽力而为了。

- **Abraham F.**: Genitalumwandlung an Zwei Maennlichen Transvestiten. *Z. Sexualwiss.* 18:223-226, 1931.
- **Anchersen P.**: Problems of Transvestism. *Acta Psychiat. Neurol. Scand. (Supp.)* l06:249-256, 1956.
- **Anastasopoulos G.**: Hypersexualität, Wesensänderung, Schlafstörungen und akute Demenz bei einem Tumor des rechten Schläfenlappens. *Psychiat. Neurol.* 136:85-108, 1958.
- **Aubert G.**: Trois cas de désir de changer de sexe. *Dissertation.* Lausanne, Tavannes, Imprimerie, 1947.
- **Bittig A. F.**: Beitrag zur Frage des Transvestitismus. *Dissertation.* Zürich, Buchdruckerei Fluntern, 1952.
- **Benjamin H.**: Transvestism and Transsexualism. *Int. J. Sexol.* 7:12-14, 1953.
- -----: Transvestism and Transsexualism: Symposium. *Amer. J. Psychother.* 8:219-230, 1954.
- -----: Sex Transformation. Letter to Editor. *J.A.M.A.*, 158:No. 3, p. 217, May 21, 1955.
- -----: Nature and Management of Transsexualism With Report on 31 Operated Cases. *West. J. Surg., Obst. & Gynec.* 72:105-111, 1964.
- -----: Clinical Aspects of Transsexualism in Male and Female. *Amer. J. Psychother.*, 18:458-469, 1964.
- -----: Transsexualismus, Wesen und Behandlung. *Der Nervenarzt*, 35. Jahrgang, 11. Heft, November 1964, S. 499/500.
- -----: Seven Kinds of Sex. *Sexology* 27: No. 7, Feb., 1961.
- -----, and MASTERS, R. E. L.: A New Kind of Prostitute. *Sexology* 30:446-448, 1964.
- **Binder H.**: Das Verlangen nach Geschlechtsumwandlung. *Z. Neurol. Psychiat.* 143:84-174, 1933.
- **Birker H. & Klages W.**: Transvestism, Socio-Medical Problem. *Z. Psychother. Med. Psychol.* 11:12, 1961.
- **Blacker K. H. & Wong N.**: Four Cases of Autocastration. *Arch. Gen. Psych.* 8: 169-176, 1963.
- **Boquist W.**: Altering of Sex in U.C. Surgery. *San Francisco Examiner*, August 6, 1964.
- **Bowman K. & Engle B.**: Medicolegal Aspects of Transvestism. *Amer. J. Psychiat.* 113:583-588, 1957.
- **Boss M.**: Sinn und Gehalt der Sexuellen Perversionen. Bern, H. Huber, 1947.
- -----: Umwandlungs Operation. *Psyche* 4:230-233, 1950. Rundfrage über ein Referat, *Psyche*, Vol. 4, 1950-51.
- -----: Psychopathologie der Liebesstörungen. Bern, 1952.
- **Boysede E.**: Considerations sur la bisexualité, les infirmités sexuelles, les changements de sexe et le chevalier ... Chevalier d'Eon. Paris, Editions du Scorpion, 1959.
- **Bremer J.**: Mutilerende Behandlung au Transseksualisme? *T. Norsk Laegeforen.* 81:921-923, 1961.
- **Brian M.D.**, & Morgenstern, F. S.: *J. Neurol. Neurosurg. Psychiat.* 23:247-249, 1960.
- **Brown D.**: The Development of Sex-role Inversion and Homosexuality. *J. Pediat.* 50:613-619, 1957.
- **Bulliet C.**: Venus Castina. Famous Female Impersonators, Celestial and Human. New York, Covici, Friede, 1928.
- **Burchard, J. M.**: Struktur und Soziologie des Transvestitismus. *Beit. Sexualforsch.*, Stuttgart, F. Enke Verlag, 1961, No. 21.

- -----: Psychopathology of Transvestism and Transsexualism. *J. Sex. Res.*, Vol. 1, No. 1, March, 1965.
- **Bürger-Prinz H., Albrecht M. & Giese H.**: Zur Phänomenologie des Transvestitismus bei Männern. *Beit. Sexualforsch.*, Stuttgart, F. Enke Verlag, 1953, No. 3.
- **Burns E., Segaloff A. & Carrera G.**: Reassignment of Sex: Report of 3 Cases. *J. Urol.* 84:126-133, 1960.
- **Cauldwell D. O.**: Psychopathia Transsexualis. *Sexology* 16:274-280, 1949.
- -----: Sex Life and Sexual Problems of Trans-Sexuals. Girard, Kan., E. Haldeman-Julius Pub., 1950.
- -----: Sex Transmutation ... Can One's Sex Be Changed? Girard, Kan., E. Haldeman-Julius Pub., 1951.
- **Costa M. A.**: Reverse Sex. London, Challenge Publications, 1962.
- **Cowell R.**: Roberta Cowell's Story. New York, Lion Library, 1955;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4.
- **Daily Express**, London, October 4, 1951.
- **Daily Mail**, London, March 25, 1958.
- **Delay J.**, et al.: Le Transsexualism. *Encephale* 45:41-80, 1956.
- **De Montyel M.**: De la maladie des scythes. *Ann. Med. Psychol.* 1:161, 1877.
- **De Savitsch E.**: Homosexuality, Transvestism and Change of Sex. London, Wm. Heinemann, Medical Books, 1958.
- **Diamond M.**: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Ontogeny of Human Sexual Behavior. *Quart. Rev. Biol.* 40:147-175, 1965.
- **Don A.**: Transvestism and Transsexualism. *S. Afr. Med. J.* 37:479-485, 1963.
- **Dorey R.**: L'inversion psycho-sexuelle avec travestissement chez l'homme. Dissertation. Lyon, Imprimeurs-Editeurs, 1955.
- **Ducheyne W.**: Problem bij de behandeling van transseksualisme. *Nederl. T Geneesk.* 104:571-574, 1960.
- **Dukor B.**: Probleme um den Transvestitismus. *Schweiz. med. Wchnschr.* 81:516-519, 1951.
- **Ellis H.**: "Eonism," in *Studies in Psychology of Sex*.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6, Vol. 2.
- **Erickson T. C.**: A.M.A. Arch. Neural. Psychiat. 53:226-231, 1945.
- **Fogh-Andersen P.**: Transvestism and Transsexualism: Surgical Treatment in Case of Autocastration. *Acta. Med. Leg. Soc.* 9:33-40, 1956.
- **Fortineau J.**, et al.: Idées de transformation sexuelle et travestissement, chez deux delirants chroniques. *Ann. Medicopsychol.* 97:51-55, 1939.
- **Friedreich J.**: Versuch einer Literargeschichte der Pathologie und Therapie der psychischen Krankheiten. Würzburg, 1830.
- **Gilbert O.**: Men in Woman's Guise. London, John Lane, 1926.
- **Glaus A.**: Sexuelle Störungen und Militärdienst. *Mschr. Schweiz. Sanitaetsoffiz.* 9:1951.
- **Glaus A.**: Zur Lebensgeschichte eines Transvestiten. *Mschr. Psychiat. Neurol.* 124:245-258, 1952.
- **Green R.**: "Sissies and Tomboys: A Guide to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Sexual Problems in Medical Practice* (C. WAHL, ed.).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6.
- -----: "Transsexualism: Mythological,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Aspects," in *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 by H. BEJAMIN. New York, The Julian Press, 1966.
- -----: "Cross-Gender-Role Behavior in Children," in *Encyclopedia of Homosexual Behavior* (A. ELLIS and D. CORY, eds.). New York, Citadel Press, 1966.
- -----, & MONEY, J.: Incongruous Gender Role: Nongenital Manifestations in Prepubertal boys. *J. Nerv. Ment. Dis.* 131: 160-168, 1960.
- -----, & -----: Effeminacy in Prepubertal Boys. Summary of Eleven Cas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Case Management. *Pediatrics* 27:286-291, 1961.
- -----, & -----: Prepubertal, Morphologically Normal Boys Demonstrating Signs of Cross-Gender Identity: A Five -Year Follow-up. *Amer. J. Orthopsychiat.* 34:365-366, 1964. (Abstract)
- -----, Stoller, R., & MacAndrew, C.: Attitudes Toward Change-of-Sex Procedures. Read at the 121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n., New York, May, 1965.
- -----, -----, & -----: Physicians' Attitudes Toward Transsexualism. Read at the 7 Western Divisional Meeting,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n., Honolulu, August, 1965.
- **Greenburg N., Rosenwald A. & Nelson P.**: Study in Transsexualism. *Psychiat. Quart.* 34:203-235,

1960.

- **Grotjahn M.**: Tr ansvestite Fantasy Expressed in a Drawing. Psychoanal. Quart. 17:340-345, 1948.
- **Gutheil E. A.**: The Psychologic Background of Transsexualism and Transvestism. Symposium. Amer. J. Psychother. 8:231-242, 1954.
- **Hamburger C.**: Desire for Change of Sex as Shown by Personal Letters from 465 Men and Women. Acta Endocr. 14:361-375, 1953.
- -----, Stürup, G., & Dahl-Iversen, E.: Transvestism. J.A.M.A. 152:391-396, 1953.
- **Hampson J. L. & Hampson J. G.**: "The Ontogenesis of Sexual Behavior in Men," in Sex and the Internal Secretions (W. C. Young, ed.). Baltimore, Williams & Wilkins, 1961.
- **Hertz J., Tillinger K. & Westman A.**: Transvestism. Acta Psychiat. Scand. 37:283-294, 1961.
- **Honig J. & Torr J. B. B.**: Karyotyping of Transsexualists. Br. J. Psychosomat.Res, 8:157-159, 1964.
- **Hoyer N.**: Man Into Woman: An Authentic Record of a Change of Sex. New York, Popular Library, 1953, and E. P. Dutton & Co., 1933.
- **Huelke M.**: Ein Transvestit. Z. Kriminalistische Wissen. 3:91-92, 1949.
- **Israel L. & Geissmann P.**: Le Désir de Changer de Sexe chez les Invertis Psycho-Sexuels. Canad. Psychiat. 14:91-114, 1960.
- **Jones K.**: Effect of Stilbestrol in Two Cases of Male Transvestism. J. Ment. Sci. 106:1080-1081, 1960.
- **Kissel P.**, Hartemann, P., & Laxenair: Le trans-sexualisme: à propos d'une observation. Rev. Med. Nancy 86:68-78, 1961.
- **Klotz H., Borel E. & Colia R.**: Le Travestissement Heterosexuel Habituel. Sem. Hôp. Paris 31:3438-3444, 1955.
- **Krafft-Ebing R.**: Über gewisse Anomalien des Geschlechtstriebes. Arch. Psychiat. 7:291-312, 1877.
- -----: Psychopathia Sexualis. Chicago, Login Bros., 1931.
- **Lukianowicz N.**: Transvestism and Psychosis. Psychiat. Neurol. 138:64-78, 1959.
- -----: Survey of Various Aspects Of Transvestism in Light of our Present Knowledge. J. Nerv. Ment. Dis. 128:36-64, 1959.
- **Marcuse M.**: Ein Fall von Geschechsumwandlungstrieb. Z. Psychother. Med. Psychol. 6:176, 1916.
- **Masson A.**: Le Travestissement. Dissertation. Paris, Le François, 1935.
- **McCully R. S.**: An interpretation of projective findings in a case of female transsexualism. J. Proj. Techn. & Personality Assess. 27:436-446, 1963.
- **Melicow M. M. & Uson A. C.**: A Periodic Table of Sexual Anomalies. J. Urology 91:402-425, 1964.
- **Miller A. & Caplan J.**: Sex-Role Reversal Following Castration of a Homosexual Transvestite with Klinefelter's Syndrome. Canad. Psychiat. Ass. J. 10:223-227, 1965.
- **Mitchell W., Fakoner M. A. and Hill D.**: Epilepsy. Lancet 2:626-630, 1954.
- **Money J.**: "Factors in the Genesis of Homosexuality," in Determinants of Human Sexual Behavior (G. WINOKUR, ed.). Springfield, Charles C Thomas, 1963.
- -----, Hampson, J. G., & Hampson J. L.: Examination of Some Basic Sexual Concepts: Evidence of Human Hermaphroditism. Bull. Johns Hopkins Hosp. 97:301-319, 1955.
- -----, -----, and -----: Imprinting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ender Role. Arch. Neurol. Psychiat. 77:333-336, 1957.
- ----- & Pollitt, E.: Cytogenetic and Psychosexual Ambiguity. Arch. Gen. Psych. 11:589-595, 1964.
- **Nixon E.**: The Chevalier D'Eon. A Case of Double Identity. History Today 14:126-134, 1964.
- **Northrup G.**: Transsexualism: Report of Case. Arch. Gen. Psychiat. 1:332-337, 1959.
- **Olkon D. M.**, & Sherman, I.: Eonism with Added Outstanding Psychopathic Features. J. Nerv. Ment. Dis. 99:159-167, 1944.
- **Ostenfeld I.**: Genvin Transvestisme. Ugesk. Laeg. 121:488-496, 1959.
- **Overzier C.**: 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of Male Transvestism. Z. Psychother. Med. Psychol. 5:152, 1955.
- **Pauly I.**: Male Psychosexual Inversion: Transsexualism. A Review of 100 Cases. Arch. Gen. Psych. 13:172-181, 1965.
- **Pauly I. B.**: Female Psychosexual Inversion: Transsexualism. Read before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 St. Louis, May 1963.

- -----: A Case of Female Transsexualis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Plate F.**: Drei Fälle von Transvestitismus. Dissertation. Bonn, R. F. Wilhelms-Universität, 1958.
- **Petit-DuTails D., Christopher J., Pertuiset C. Dreyfus-Brigac & Blaine C.**: Rev. Neurol. 91:129-133, 1954.
- **Pokorny H. & Bondy M.**: Rapport sur un travestite qui demandait une operation cosmétique. Rev. Neurol. 2:701-702, 1933.
- **Randell J. B.**: Transvestism and Trans-sexualism. A Study of 50 Cases. Brit. Med. J. 2: 1448-1452, 1959.
- **Redmount R. S.**: A Case of a Female Transvestite with Marital and Criminal Complications. J. Clin. Exper. Psychopath. 14:95-111, 1953.
- **Rubenstein L. H.**: "Role of Identifications in Homosexuality and Transvestism in Men and Women," in RosEN, I.: Pathology and Treatment of Sexual Deviation. London, Oxford U. Press, 1964.
- **Schneider S. F., Harrison S. I. & Seigel B. L.**: Self-castration by a Man With Cyclic Changes in Sexuality. Psychosom. Med. 27:53-70, 1965.
- **Schwabe A. D., Solomon D., Stoller R. and Burnham J.**: Pubertal Feminization in a Genetic Male. J. Clin. Endocr. 22:839-845, August 1962.
- **Schwöbel G.**: Ein Transvestitischer Mensch, die Bedeutung seiner Störungen und sein Wandel in der Psychoanalyse. Schweiz. Arch. Neurol. Psychiat. 86:358-382, 1960.
- **Sherwin R. V.**: The Legal Problem in Transvestism. Symposium. Amer. J. Psychother. 8:243-244, 1954.
- **Sinclair Abby**: I Was Male. Chicago, Novel Books, 1965.
- **Solms W.**: Zum Problem der Selbstbeschädigung mit sexuell metabolischer Tendenz, Wien Med. Wschr. 102:983-986, 1952.
- **Star H. J.**: My Unique Change. Chicago, Novel Books, 1965.
- **Stockhammer J.**: Contribution a l'étude du travestisme. Schweiz. Arch. Neurol. Psychiat. 90:118-168, 1962.
- **Stoller R.**: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Gender Identity, Int. J. Psychoanal. 45:220-226, 1964.
- -----: The Hermaphroditic Identity of Hermaphrodites. J. Nerv. Ment. Dis. 139:453-457, 1964.
- -----: "Passing and the Continuum of Gender Identity," in Sexual Inversion, (J. Marmor, 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5.
- -----, Garfinkel, H., & Rosen, A.: Passing and the Maintenance of Sexual Identification in an Intersexed Patient. Arch. Gen. Psych. 2:379-384, 1960.
- **Stürüp G.**: Transvestisme I Klinisk Kriminologi. Nord. Med. 56:1226-1231, 1956.
- **Taylor A. J. W. & McLachlan D. G.**: Clinical and Psych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Transvestism. New Zealand Med. J. 61:496-506, 1962.
- **Thoma H.**: Männlicher Transvestitismus und das Verlangen nach Geschlechtsumwandlung. Psyche 11:81, 1957.
- **Tolentino I.**: Transvestitisme e transsexualismo. Riv. Sper. Freniat. 81:909-940, 1957.
- **Troques R.**: Liberté du changement de sexe. Presse Med. 70:357-358, 1962.
- **Turtle Georgina**: Over the Sex Border. London, V. Gollancz Ltd., 1963.
- **Vague J.**: Le désir de change de sexe. Presse Med. 64:949-951, 1956.
- **Westphal C.**: Die Conträre Sexualempfindung, Arch. Psychiat. Nervenkr. 2:73-108, 1870.
- **Williams E. G.**: Homosexuality: A Biological Anomaly. J. Nerv. Ment. Dis. 99:65-70, 1944.
- **Wood R.**: Male into Female. Sexology 20:28-32, 1954.
- **Worden F. C. & Marsch J. T.**: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Men Seeking Sex Transformation: Preliminary Report. J.A.M.A. 157:1292-1298, April 1955.
- **Wyrsch J.**: Selbstverstümmelung eines Transvestiten. Schweiz. Med. Wschr. 74:657, 1944.
- **Zuger B.**: Feminine-like Behavior in Boys Present from Early Childhood. Unpublished.

图集



年轻的男性变性欲者，24岁

照片A:

一位非常阴柔的男孩子，摄于1963年



照片B:

几个月后拍摄的一位平平无奇的女孩子
(未术)。



另一位病人

未使用任何医疗手段的变性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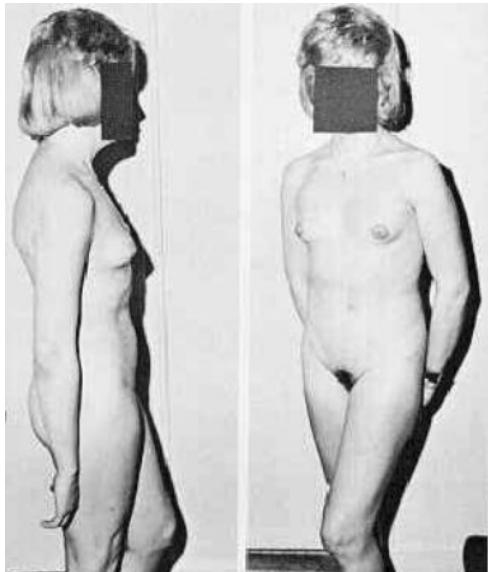
三年后的同一人，摄于梦寐以求的医疗手段开始之前。



作为女性而生活的同一名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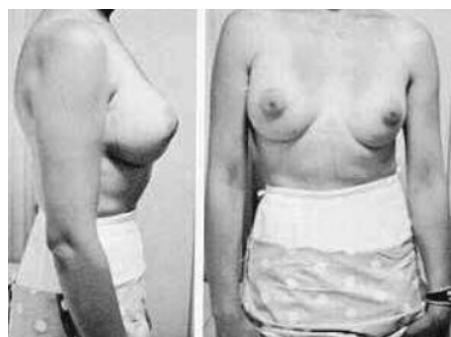


在接受了隆胸手术和两年的雌激素治疗之后的同一名患者（夸张大小的乳房假体植入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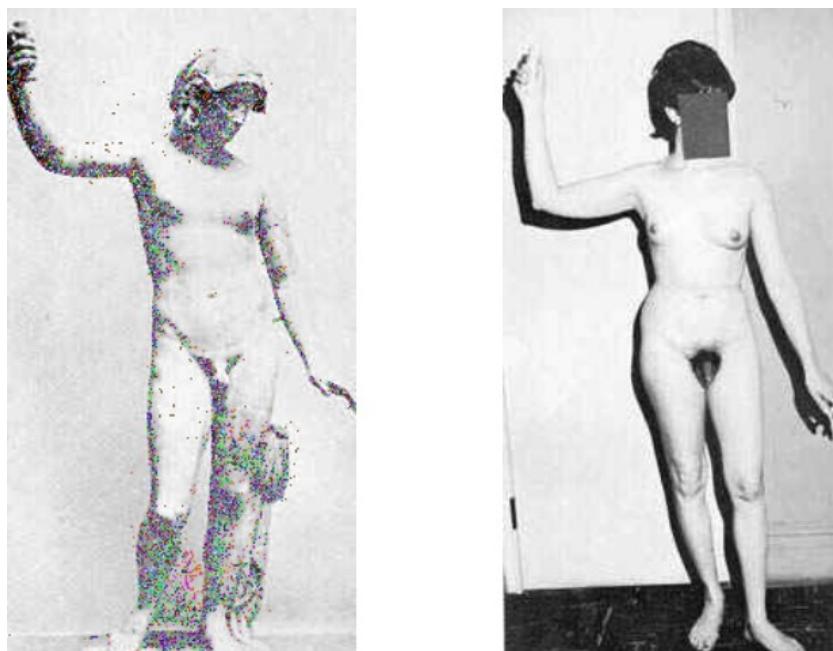
另一位患者

接受了激素治疗和变性手术的男性变性欲者。



做了另外的隆胸手术之后的样子。

另一位患者





雌雄同体的雕像

“这惊人的怪物，从仙女与半神的淫欲之中孕育，通过奇石的瑰丽展示着他暧昧的形体。”

——D'Annuncio, 情欲

H. Lewandowski, Römische Sittengeschichte, Hans E. Günther Verlag, Stuttgart, 1964